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提要

臣等謹案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錄是書記南唐一代事迹以陸游書為主而以馬令書及諸野史輔之凡陸書所無而增入之傳則以補遺二字分注其下蓋略仿裴松之註三國志之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提要

而稍變通之書前引唐餘紀傳年世總釋諸說大抵欲以李氏紹長安正統仍由陸游之謬說不知知誥為徐溫養子得國後始自言出自唐宗其世系本無確證即使果屬建王嫡系而附庸江左奉朔中朝亦斷不能援昭烈蜀都之例以此而學郝經蕭常之書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者也然其他更定陸書義例者如鍾惺李延鄒等於本紀摘出別列

忠義傳以旌大節頗合至公又張洎等之列

入唐周宋臣傳樊若水之列入叛逆傳亦深

協春秋斧鉞之義其間文獻闕遺詳徵博引

亦多所考証視江南野錄江表志諸書實遠

勝之故糾其持論之紕謬而仍取其考古之

賅洽馬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唐書合訂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序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
 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
 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
 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鈔板與諸史並行之越
 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達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烈
 祖系出憲宗四世間閔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
 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為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二

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
 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錯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
 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揜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
 迹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宋契丹雄盛
 虎視中原晉漢之君臣事惟謹顧獨拳拳於江淮小國
 聘使不絕嘗獻橐駝並牛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
 者久服唐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亡也宋承五季
 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馬元胡康

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疏

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
 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辨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
 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
 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殿大學士奎章閣大
 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

南唐書題辭

按陸游新修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八卷又
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著名以他書考而知
之不知劉仁贍傳論甚明更無疑者何必他書然以陸
視馬令書雖少十餘卷而艾維禕穢折衷諸家殊得史
氏家法如三主直稱曰紀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
傳若宋太后不許臨朝聽政亦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
一事潛置耿先生傳宋齊邱老而無子馬謂其有窺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題詞

之計因斷其譽之太過周后誅詞馬書全載從善傳馬
不錄登高文陸則翦誅附文益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
死於使周馬有肉臺盤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
飲事陸皆棄而不載益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
有如柴克宏有陳果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
夢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臆中人掌孫忌謁淮南王廟
事俱以怪誕獨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贍無夫人五日
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無宏翼行鳩刀彥能無

子衍孫約徐錯傳家家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
屠令堅之誓死報國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鄒延之不
草降書見殺段處常之面誚契丹死敵中趙仁澤之不
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征張義
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錫高遠之料楚難守
陳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
疎陋可見而陸之史筆足貴矣沈士龍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題詞

南唐書題辭

余始得馬令南唐書以為政可作酒後談資耳及得陸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稗官迥自懸別未可以偽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徐主李章韋建孫鈞康仁傑周彬夏竦松許賢顏誦鄭元素姚景魯崇範馬文義許規張宣李德柔褚仁規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實于潘賁羅頴卬旭黃戴湯悅張洎徐鉉沐平和尚李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題詞

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北僧張遇賢諸佑劉澄劉從劾閻王氏楚馬氏建國譜世系譜等四十九篇陸視馬書則益周鄴陳曙徐遊宋匡業申屠令堅為匡舜高遠廖居素張義方歐陽廣廖偃彭師曷張易龔慎儀郭廷謂陳起周惟簡鄭彥華仲宇御厨史守冲段處常趙仁澤張雄陳褒浮圖契丹高麗等共二十八篇陸又併徐主於李建勳傳李德明於鍾謨傳夏竦松於劉洞傳李徵古於陳覺傳劉茂忠於申屠令堅傳李

家明於申漸高傳小長老北僧於浮圖傳張遇賢於邊錫傳凡合併九篇其若王會即馬書王安因名犯南漢祖諱改賜名會查文徽傳有李弘義即馬書李仁達五代史十國世家云元宗更其名曰弘義而孫忌張彥卿李貽業即馬書孫晟張彥能李夷業但訛一字耳大都馬之所餘皆在可略陸之所增皆不可無者即如馬分義養義死等傳如徐溫一傳最為可笑夫烈祖既嘗父事之矣置之列傳可乎使冠之首則徐李異姓千古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題詞

冊無此義例劉彥貞壽州潰敗遂失江北之地朱令贇以軍資數十萬一鼓盡之江上而唐社旋屋二人雖脫身猶當顯誅以謝誤國之罪何得以辱義死至於潘佑李元清之忠槩入誅死歸明與鍾謨劉承勳輩同列豈不寬哉馬又謂後主詠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四人是括元宗景遂景達景暹尤為乖謬四人蓋謂從謚從謙從度從信耳世寧有稱父及諸父為兄弟之理乎宜務觀痛為刪翦足稱此書一大快也胡震亨題

唐餘紀傳序

唐餘者李唐氏三百年世祚之餘也漢四百年而亡昭
烈立於益州為漢之餘梁五十年而亡宣帝國於江陵
為梁之餘唐氏統御四方傳祀三百天祐而後朱溫篡
弑唐遂亡矣莊宗名興復而沙陀則非類明宗號續紹
而養子則非派天子弗弔唐燼靡燃幸烈祖以憲宗之
裔建王之支崎嶇流竄養於徐氏經營勤勤積三十餘
年而始有江淮數十州之地開國續號歸姓前李立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七廟上祀神堯蓋擬諸蜀漢而可企儷諸江陵而特優
者也自歐陽氏作五代史全以正統歸偏閭之國故於
南唐列之僭偽生則名而弗主逝也卒而弗殂嗚呼過
矣夫史遷之立紀傳蓋謂君國事繁故撮其體要繫之
年月而名紀臣人事簡故述其尤異備諸簡牒而名傳
至於世家要皆神明之曹聖賢之後保姓受土各有家
世故本其所自而立名若周之吳魯燕齊諸國是也歐
陽氏以吳越荆楚受命中朝列之世家斯則可矣至舉

當時敵國若南唐蜀漢例名世家何與借謂烈祖稱唐

於故朝則族屬不明在當時則僭偽相若事涉非正筆
難曲隨然則義帝與其為共主更始正其為漢君綱目
亦可議矣且朱梁以盜賊後唐晉漢以夷外郭周以伍
卒崛起類同篡弑相踵固非神明之後與有拯世之功
也彼為正統全其帝王之尊此以偏據鄙為僭偽之國
其與帝魏寇蜀不等為駁見哉南唐書亡逸久矣秋官
馮先生謫居吾邑間示予殘本且曰是雖舛編猶良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某當任梓子受而披繹知昔之作者以得前蘇丞相言
謂來紀不足以定帝制遂於三主之事舉稱本紀廟號
之揭立崩之制全用一統法雖持矯歐史之偏然未協
綱目無統平書之例燕居之暇用網羅遺佚補輯殘闕
去舛訂是別為一書私謂交泰之末內附於周後主之
世職貢於宋君稱國主配稱國后其自貶亦著矣故雖
妄改世家之稱亦復少避帝紀之目三主始末定為國
紀臣人行實猶為列傳有所論辨亦間附其下名其編

曰唐餘紀傳嗚呼商周而前先代之後備為三恪故遺餘之名無自而立漢魏而下亡國之裔翦為仇讎故遺餘之緒幸其可存君子觀唐餘之遇周宋而世宗太祖之君度可見矣陳震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南唐書合訂序

南唐之於唐猶西蜀之於漢也綱目大書章武改元以紹建安之絕業數百年以來無有敢問其鼎者而昭烈之統遂定南唐在五季時諸史等夷諸僭偽之列雖嚴如紫陽猶惓惓於異類之沙陀獨於憲宗之後裔則不敢明目抗詞揭昇元以繼天復又何也曰正唐則不得不熙梁晉漢相承宋紹周後不得遂為正統殆有難為詞者是以敢於帝漢而不敢於帝唐蓋曰後有知我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章武其例焉爾寥寥至今恨無一人能解此者而南唐遂以不顯何蜀之幸而南唐之不幸也雖然陳壽志三國而西蜀一書尤稱簡略先主雖享國日淺而知人大度彷彿高先諸葛練習朝章日旰忘食政績必有可觀當時史官失於紀載遂使名臣良將受其詆訶不亦誣乎南唐舊有馬元康陸游諸紀皆引喻失倫蕪穢不治映碧先生潛精史學杜門纂述余嘗與之討論諸書非但識其事兼能舉其詞長河滾滾竟日忘疲聽者無不

厭服以去而獨於南唐一書三致意焉曰此紫陽氏之心也夫爰是折衷衆家以陸為正而以馬書羣史附之嚴其義例校其謬舛又彷彿小司馬二裴之意而為之訓詁唐史以後歐陽五代以前竟可自成一書視三國蜀紀固為加詳矣予讀而悲之曰嗟乎南唐亡後六七百年嘗過秦淮弔故唐宮址久已邱墟往來東都問故里衣冠孰為苗裔雖李氏之血食不在當日之江以南而卧榻不存風流尚在作者其有深思乎覽三朝之本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全訂

其祖孫溫文仁厚國統垂三十餘年視他國之恣睢篡弑歲一易主者為優地跨江淮控帶荆楚財賦甲天下視諸國之竊據一隅者為大禮任中州士大夫而文獻雍容舊章猶昔視五季之橫磨大戟輦路藍縷者為美南取延政西平馬氏契丹稱兄高麗納貢視他國之稱孫臣北者為武系出建王恪後世次甚明視他方之螟蛉義畜者為親然則直以昇元遙接天復而以其書繼踵唐書雖沙陀不得與焉不亦今日一大快哉至於樊

若水叛臣一書冷眼直筆鐵案如山比之春秋趙盾許世子止之例為得其衷尤綱目之所深予也同里叔向顧士吉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全訂

黜朱梁紀年論 附圖

宋實頴

余讀五代史至梁太祖本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歐陽公良史也於是紀真失春秋之志矣公之言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余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不知四君者非魯衛鄭之適子皆其君之公孫介弟也為其君之公孫介弟則社稷無隕猶愈於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之他人而朱全忠者為唐之何人乎問其始則盜賊也問其終則弑昭宗弑昭宣弑太后也此其罪比於王莽安祿山尤為過之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朱全忠獨得為梁乎春秋之於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則五代史於朱全忠亦當正其名曰盜而何得大書特書子之以帝王之名哉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在焉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譬之有千金之家宗子遇非常之變或

偶無後則支庶之賢者皆可以理其業而繼其祀可曰

宗子無人矣而付之於盜賊之手付之於盜賊之手矣後之君子又不正其罪曰盜賊而飾其名曰是即我家督也有是理乎歐陽公之不偽梁何以異是欲不謂之大失春秋之志豈可得哉余故黜朱梁之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年經月緯發凡起例始於天祐之四年至唐莊宗之同光元年而止此十六年中朱梁之惡熟矣天報之以淫烝子婦刃出其腹灰飛烟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苗裔蕩盡所謂富貴赫奕者在謀臣將相者在奉冊袞冕者何在而安得大書特書與以帝王之名哉惟不與以帝王之名而後之亂臣賊子如朱全忠者可以悚然而懼矣若晉岐蜀淮南之系於唐後猶夏之少康周之共和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又何疑焉又何疑焉

黜朱梁紀年圖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甲 天祐元年

乙 天祐二年

丙 天祐三年

丁 天祐四年

辰 天祐五年

巳 天祐六年

庚 天祐七年

辛 天祐八年

壬 天祐九年

癸 天祐十年

甲 天祐十一年

乙 天祐十二年

丙 天祐十三年

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偽國號梁偽年號開平廢唐帝為濟陰王淮南四川移檄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朱全忠弒昭宣帝

六月偽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偽梁靈州大敗梁人

偽梁遣兵襲鎮州取梁冀鎮定推晉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

偽梁改號乾化春正月朔日食

春正月晉師及鎮定兵伐幽州

二月朱全忠救之大敗而還六

子朱全忠為子友珪所殺

二月朱友珪殺友珪而自立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四

丁 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 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 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 晉岐吳天祐十七年

辛 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 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 晉岐吳天祐二十年

甲 同光二年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同光二年

右論與圖見檀几叢書不在合訂本之內以有涉三

唐傳授說故附錄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四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龍德

晉王李克用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入大梁

唐弒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唐弒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唐弒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南唐書年世總釋前論

李清

司馬溫公之著論也以漢昭烈稱中山王勝後與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比誠見屬疏世遠均疑耳迨紫陽氏帝蜀而昭烈始信非驟於信劉而急於黜曹也夫曹氏何以黜哉一逼主二弑后三戕貴人皇子憤甚與進慕而憤寧進正而疑祀夏配天堂堂乎云勝後則勝後耳必欲求世系實之鑿矣彼南唐烈祖何以異焉夫非灼見其果唐後又果應帝而獨恨同時石敬瑭之必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帝也無論叛主臣北聲實俱醜而幽薊之地割貽契丹致金一囓食半元再囓食全迄今追念靖康之遽與屋山之覆猶髮指多於心傷而豈知皆敬瑭基禍哉不帝曹何帝石若南唐株守江淮唐裔自命猶正且免晉而兄南唐者誰吾進凡不進免曰猶有唐名耳存疑也雖然亦未盡疑也今讀歐陽史世家絕不及南唐厲而薛居正一史馬令陸游二書則咸云唐後何私乎彼皆宋人也尤可思者以周世宗招討淮甸指斥甚厲而獨其

正詰使臣則猶云爾主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他國非愛亦非憚何言此然則資治通鑑所云始欲祖吳王恪繼欲祖鄭元懿而終複祖恪者游移乃爾非實徵乎夫吳王恪太宗子而建王恪憲宗子烈祖祖建不祖吳以名同訛耳未正訛安辨贗則謂他語皆文可矣吾進之徵信也吾進之不妨存疑也亦曰正而疑猶勝屈而醜耳唐亡而後唐興以同光絕羣稱之天祐而朱溫黜逆一快也後唐亡而南唐興以昇元接巧湊之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泰而敬瑭黜汙二快也南唐亡而宋興以開寶接新收之江南而無令賢明如宋祖猶以太原未下有終身不得統之謂三快也彼戚光年世總釋已先叙及此而續綱目於宋滅南唐後即大書開寶明乎宋得統於唐耳夫欲早正宋宜直承南唐以東西周之寄食猶統也

正統辨

議者謂北漢四主遠兼郭周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閔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則南唐先主常立大唐宗廟自稱憲宗五代孫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辨

三唐傳國圖譜序

陳宏緒

余友吳山賓淵沉嗜古於史學尤深嘗依春秋之旨作三唐傳國圖譜示余其所繫天祐之十九年則正統之唐也起同光迄清泰譜之曰後唐起昇元迄開寶譜之曰南唐當南唐去帝號稱國主統固未嘗絕故雖奉周宋正朔而猶以南唐繫至入汴方絕而不書書成山賓為之說曰莊宗雖族本沙陀然冒姓實出朝廷之賜其改元也建唐高祖太宗懿昭四廟並稱七廟則已祀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配天矣李昇固憲宗第八子之裔舉高曾故業復十一於千百誰曰偏據不正山賓可謂晰於君臣父子之大義矣夫堯以一旅崛起勦羣雄而錄隋子孫其得天下甚正傳十四世歷二百九十年而遠絕之孰與夫傳二十帝歷三百四十二年而徐絕之之為厚也且夫一方一郡一邑足係人心尤甚於天下共戴之日於共戴之日則以不祧尊之於一方一郡一邑之崎嶇顛沛幸九鼎猶懸一絲乃欲以未能混一遠絕之能無悖於春秋

之旨乎山賓誠可謂晰於大義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三唐傳國圖譜前序

吳非

名者聖人不輕假人者也假其名稍近於正者始予焉
此春秋之大法也矧名與實並有者乎唐自天祐四年
丁卯梁建元開平矣晉王並梁立國始以梁叔天子遷
都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迄梁滅唐復稱天祐四
年至二十年癸未是為梁亡之龍德三年乃即帝位號
後唐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唐高祖太宗懿宗昭
宗為七廟正其始矣而名存焉若曰吾猶奉唐也史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唐人竊傳國寶歸於唐以視封天子為濟陰王者有間
耶無間耶莊宗族系邈其先世未耶明宗廢帝皆養子
冒姓本於懿宗之賜故立高祖以下四廟不忘唐也然
則唐亡而未亡矣蜀稱天復七年吳稱天祐十五年而
止耳亦遂改元不得與晉同其終也廢帝崩丙申晉以
立而吳即以丁酉禪南唐李昇為憲宗裔與唐之祖伯
陽為玄元皇帝同非賜姓等也舉高曾故業復什一於
千百間誰曰偏據不正乎乃作帝系圖者必先梁於唐

且置南唐不與列余故更為之圖繫晉於唐繫唐於天祐所以存哀帝也存唐也存哀帝存唐晉志也次後唐次南唐迄宋而以諸國之不屬唐者附余敢謂春秋是法哉論史者或彼善於此之說有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三唐傳國圖譜後序

吳非

嗚呼建元紀年未有僭亂於唐末者也歐陽公十國世家年譜見其舉矣歐陽主五代起梁開平丁卯盡周顯德己未一本舊史而獨以東漢不屈於周為異於九國此所謂筆削者耶然使李克用不破黃巢巢亦儼然國矣惡知齊之金統不並書於譜若梁遷唐於洛陽時晉岐楚蜀吳五王皆欲討梁果其羣以討也固義舉欲存其為梁可得乎改元天祐梁為之晉之始稱天復而卒以稱天祐者不以唐空名子梁也余因從唐論世斷自晉奉天祐丁卯存其名於後主丙子入汴著其實而諸國之後先附於下莫可考者闕焉嗚呼交泰戊午以往亦不復有二年而南唐之國賤矣然猶未至遽絕故更續之作三唐諸國年譜契丹外不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序

愚按非所著圖譜不出成光年世總釋範圍故不另錄

南唐承唐總論

邱鍾仁

唐自受命歷二十王而繼以後唐南唐至宋開寶八年唐始不祀若朱梁之篡唐統中絕者十二年不過如夏有有窮漢有新莽况其時稱唐天祐年號者尚三四大國則唐居然未絕也作書者謂當大書唐號以待後唐興不當尊梁後唐亡而南唐適受吳禪唐宗廟復立又不當尊晉若漢若周此甚彰彰也特以宋藝祖初有國恥已統非正乃命薛居正次序五代以明上有所承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晉不得不以魏承漢隋不得不以後魏周承晉而皆非其公也歐陽氏司馬氏皆以宋臣因而不改雖朱子作綱目以繼春秋然亦未敢顯著本朝之失遂推後唐繼唐而仍列為五代以示宋統所遞承亦其時為之非朱子意也然綱目於朱梁時猶先標晉吳岐之稱唐號而後及梁則是十六年者固顯以予唐而奪梁矣及後梁亡雖先標晉漢周之號於前而南唐改元獨各稱其主之廟號於天福三年又標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噫是可

以知朱子之意矣乃余又讀朱子感興詩而知其寓意之微也夫唐絕於武后與絕於朱梁一耳雖一則廬陵尚存一則昭宣已弒然天下當武后時已忌嗣聖之名不若朱梁時尚存天祐之號今讀朱子詩有曰云何歐陽子秉筆遂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正言歐陽氏作新唐書五代史其帝周既為不公則帝梁亦如之故言凡例也昭烈為中山後通鑑亦謂其疎遠不可攷即南唐先世果如通鑑所云亦正與昭烈同例况其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系尚有書傳可攷綱目既以昭烈繼漢自當以烈祖繼唐今讀朱子詩又曰晉史自帝魏後賢曷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後悲傷言晉史自宣帝魏喻已為宋人不得不帝周以遡及石晉而深望後人之更張云爾後唐雖非唐後然既已賜姓收之屬籍而又有大功於唐室則系於唐可也况南唐為唐後一時未聞有異詞其疑為非真者乃出於後世執簡之人然既以李姓祀唐配天何至不如秦之為呂晉之為牛哉且魯連以不帝秦而

朱子思之今舍南唐不帝反帝契丹所立之石晉此正魯運所以甘心蹈東海而死者朱子之意必不然矣然則朱子而生於今日如之何曰於朱梁時必將大書天祐以絕弒逆於後唐南唐必皆大書年號以臨諸國至開寶唐亡之日而始繼以宋耳是說也映碧李廷尉稱咸光年世譜已序及之而余見近世李槃作世史類編亦推南唐為正然終不能大書其年等於正統不過分附某年僅改綱目之先石晉後漢者先南唐而已且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

事皆稱國號與諸國無別則終非大居正之義槃又祖李純卿之說謂朱子事偏安之南宋始表偏安之蜀漢夫南宋自與東周東晉為例不待表蜀漢始尊表蜀漢正南唐之例耳是皆槃說之陋者也故余獨取朱子之意為綱目唐總論

南唐書合訂凡例 計十二則

一此書以陸書為正餘增入諸傳皆以補遺二字別之其繁言贅字俱量節註同但陸書內位置不倫今盡為刪正庶使觀者心開目朗耳

一引用諸書俱依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例但裴注所引諸書甚富而此書自資治通鑑及正史外如徐鉉江南錄劉恕十國紀年路振九國志王壺野史皆覓不可得僅得馬元康南唐書江南錄江南野史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二

部南唐近事唐餘紀傳鈞礮立談五代史補五國故事數種皆摘入他如吳越備史及諸雜記有相涉者量摘

一諸人姓名既見本紀又見列傳者仍註列傳下謂紀體宜約也至三國志無名者裴注亦牽入此則另為補遺一類庶觀者不以混入眩目

一本書所載異代人物止約注始末餘因事見者就事注之外不濫及彼裴注所引前後漢晉書上及諸

臣父祖下及諸臣子孫皆詳列事實者贅也

一裴注引入諸詩俱擇高妙此所引馬書內詩新麗居多從時也惟庸淺量刪其濫詞艷調如風光好及韓熙載客詩亦不取

一裴注所引諸書如列異傳搜神記之類奇僻可喜者亦博採無遺今做是

一諸注所引諸書稱謂不一俱照原書惟呼三主名者量易之示有尊也獨徐知誥係烈祖未復姓時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九例

故不諱其陸書內有某皇帝與王師來討等句以宋人尊宋者亦量改

一晉漢周宋四國每逢易代改年則做南史書元魏後周例書某年後以南唐嘗臣周宋且漢晉皆中原故耳非正四國而偽南唐如馬書膠也

一本書內如鍾嶠李延鄒時厚卿周弘祚高彥馬承信兄弟皆無傳今特於本紀內摘出旌節也

一李建勳本附父德誠傳鄭文寶本附父彥華傳查

元方本附父文徽傳劉茂忠本附申屠令堅傳今皆

割而別之行不同也鍾謨女劉澄女做此

一內有一事兩紀者疑則闕若謠舛有據則量加駁正做裴注例也

一陸書各卷後不盡用論無獨見而沿成例套也魏澹注元魏書曾作此解今仍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九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一

明 李清 撰



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

憲宗名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弘志等

所弑

欽定四庫全書

恪生起早卒

南唐書合訂

卷一

馬令南唐書曰恪先主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

淄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弟師道可符節詔恪為鄆州

大都督平盧軍淄青等節度大使以師道為留後不

出閣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嗣史亡其名後有

李超者或以為建王後懿僖時宗室世遠與異姓之

臣雜仕至流落民間

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

喜從浮屠游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

龍家江南野史曰榮有器度不事產業志結豪傑屬

時亂盜起朱溫篡位楊行密亦專據江南榮感憤欲

圖興復聞海賊夏詔眾咸往說詔曰僕大唐後遭世

多難先業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子孫

必有興者吾夙蘊壯志聞公英雄欲因立事詔感其

言從之遂率眾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

眾數千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敗行密聞之自帥師

欽定四庫全書

往攻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

通鑑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居正五代史並云知

誥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李昊蜀後主實錄云

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

落江淮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知誥本潘氏湖州

安吉人父為安吉砮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

州虜知誥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

假予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知詰始事神福後歸

温故冒李氏以應讖劉恕十國紀年云知詰復姓附

會李氏吳越與唐讎亦非實錄并少孤遭亂莫知其

祖系其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知皆附

會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

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

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

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愚按烈祖二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諱既同義祖祖諱奚事撰撰則非同也且既欲撰何

必有司拙於自撰乎抑拙於諸心腹臣之代撰乎若

執塗人而告之曰予膺則亦屬有司而詔之曰若撰

然否至吳王恪太宗子而建王恪憲宗子邈不相

及蓋緣五代君臣欲統自命正則系指人膺不盡聞

南唐有祖恪詔即詳文其非而於吳王建王同名異

世之分尚未晰也涑水氏踵而書之誤哉

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

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為子

江南野史曰榮被族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

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為弟子為徐温所携與

此不同歐陽修五代史曰行密廬州合肥人唐乾符

中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

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拜廬州刺史淮南節

度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

率兵數千赴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駢行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竊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師鐸奔東堂遂入揚州

是時城中饑行密不能守而荅州恭宗權遣其弟宗

衡掠地淮南已宗衡為偏將孫儒所殺攻行密行密

走宣州拜宣州觀察使取蘇常潤州取滁和州楚州

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驅

衆渡江久之兵飢又度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行

密復入揚州拜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頌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

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顧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唐昭宗在岐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卒謚曰武忠溥僭號追尊太祖武皇帝

行密子渥惡帝不以為兄弟行

渥行密長子嗣節度使所行不道在位三年為左衛都指揮使張顥右衛指揮使徐溫所殺溥僭號追尊

烈宗景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

馬令書曰溫海州朐山人唐末大亂販鹽為盜從楊行密起合肥以功遷右衛指揮使行密病出長子渥為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為謀他日名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泣謝溫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

告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符猶存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殺隱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典衛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顧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衛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心憤未能發溫顧益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弑渥立渥弟隆演未幾溫又殺顥及紀祥等歸以弑渥罪溫專政隆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備位而已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齊國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歙池黃六州為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溫喜為智詐尤得吳人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米作粥食餓者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

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温又請溥即帝位未許適病卒
追贈齊王謚曰武烈祖受禪追尊太祖武皇帝 愚
按烈祖所據之地行密故地所紹之業温成業也故
於二傳特詳

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爾遂冒姓
徐氏名知誥

陳彭年江南別錄曰知誥少孤為義祖所養有相者
謂義祖曰使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七

夢為人引臨大水中見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
獲一龍而寤明旦得烈祖

帝事温盡子道温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

江南別錄曰烈祖從義祖征伐不如意杖而逐之及

歸拜迎門義祖驚曰爾在此耶烈祖泣曰為人子舍
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温由是愛之 堯

山堂外紀曰先主為徐温養子年九歲作咏燈詩有
主人若肯勤挑撥肯向尊前不用心之句温嘆賞遂

不以常兒遇之

及長身長七尺方額隆準脣上短下語聲如鐘精采鑠
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

馬令書曰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

温有疾與其婦晨夜侍傍不去

江南野史曰烈祖娶婦能柔順温帝卧疾惟先主躬
侍左右扶掖出入或通宵不解帶或夜聞謦欬乃率

婦同往數四温聞人至問為誰對曰知誥在斯又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八

彼更何人對曰知誥婦温見其篤於孝養曰汝雖異
族吾無親疎先主聞之益謹未幾温愈婦病卒温感

嘆久之 愚按此婦疑即後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

為順妃者是

温益愛之行密亦謂温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逮也
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

軍使治戰艦於昇七年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
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

夫專事軍旅帝獨優庶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
 大夫傾身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
 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翊主論議曾禹張洽孫飭徐融為
 賓客馬仁裕周宗曹煥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
 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
 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
 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
 失衆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
 五年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
 五年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九

馬今曰知訓溫長子怙溫權勢多不法溫出鎮潤州
 留知訓輔政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
 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叅軍隆演鸚衣
 擊髻為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且
 泣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追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
 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年長不足
 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行

殺德誠并取其妻爾初學兵於宋瑾力教之後求馬
 於瑾瑾不與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及數人瘞舍
 後知訓知曲在己隱不問俄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
 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
 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路遂斬知訓 五代史曰瑾宋
 州下邑人僖宗時拜泰寧節度使後為梁太祖敗奔
 淮南楊行密屢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
 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十

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
 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
 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
 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拜知訓方答拜瑾
 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
 庭中知訓入釋馬使相蹶鳴故外人莫聞瑾携其首
 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所

知遠起入內瑾忽然以首擊柱提劍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

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

馬令書曰知訓死溫啟其扉有土室繪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家冕正坐皆署其名

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由是內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十一

全活甚衆死者猶數家溫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他人因留輔政宋齊立曰潤州之命果天贊也 五代史補曰朱瑾死後解甲去備以待溫至溫

喜

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

吳王名隆演行密第二子嗣兄渥節度十一年乃建

國稱王既非所樂多酣飲稀食二年成疾殂溥稱帝

追尊高祖宣皇帝

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剝亂後曾未期歲而紀綱憲度粲然並舉

資治通鑑曰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主盡恭接士

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命悉蠲天祐

十三年以前通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

除奸猾杜請托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

不悅服 馬令書曰知誥秉政起延賓亭待四方之

士引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為館客士有羈旅於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十三

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調

給之盛夏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

尚多暴露我何用此

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屬帝

江南別錄曰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己害而烈祖勤於

侍養故不忍陳夫人嘗曰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

富貴負之非理也 馬令書曰越人寇毘陵溫伐越

知誥以王府兵會戰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

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吳越為梗因此請平兵遂戢 資治通鑑曰知誥請率步卒三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爾言也遂引還吳宣王殂弟溥立加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

有徐玠者為溫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押闔密說溫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十三

居中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

資治通鑑曰吳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有疾知誥恐其言及繼嗣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溫請以所生子為嗣又溫子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 馬令書曰知詢溫第二子也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

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為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為人臣而畜乘與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親吏嘗偽款烈祖時得烈祖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

詢以廷望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十四

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一空後數歲復起為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僚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江西卒於任論曰徐溫之投養子知誥政也人謂其巧於窺國而拙於謀子致業歸携養不知正奸雄狡算而前鑿楊渥近鑿伊子知訓禍以有此深謀也夫當楊行密疾時環觀諸兒子皆豚犬耳乃不用周隱謀以國託劉威而用溫與張顥計以國界子渥然渥卒以不道弒

而大權移溫吾不鑒於渥而用適子知訓執政則禍
吾若不鑒於知訓而用次子知詢執政則亦禍何也
以皆溫不才子也夫自古姦雄竊國成則王與帝相
逼而不成則身與家俱成不成要問子才不才耳
若任知詢以不才則事終敗吳不亡而徐氏先亡若
任知誥以才則事終成吳亡而徐氏不亡故熟計而
審處之界知誥政非憤憤也今讀徐可求言曰二郎
君非徐氏子推賢下士人望頗歸非暗諷且明規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豈終憤憤者誠見知詢與餘子知諫知證輩皆不才
也不然胡溫沒而政奪如弄嬰股掌而知詢不能報
知諫輩不敢爭若輩伎倆溫覷破久矣脫以政委成
乎敗乎吾奈何以人為刀俎諸子為魚肉又奈何以
已瞑目一軀為王敦駝斬續則惟知誥才可耳且不
獨才也又才而仁夫才故不為人下而仁則不忍負
我故知詢之奪溫知其必奪也讓皇之篡溫知其必
篡也義祖之推溫知其必推也知證之封江王知諤

之封饒王與女徐氏之封廣德公主溫亦知其必王
必主也最後為徐玠感始遣知詢奉表江都因留輔
政此亂命也溫將死矣然初意則否意若曰與任親
子政而身絕血食寧任養子政而家延炊食云爾於
何知之於其答知詢請代執吳政曰汝曹皆不如也
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
乃遂止溫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江南別錄曰其夕宋齊立與術士通微同宿聞鼓聲
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義祖殂 五國故
事曰徐溫嘗入覲知誥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父忠
孝有素而節鎮入覲無以兵仗自從例請以臣父為
始乃命溫悉去兵仗而入又溫好被白袍知誥每遇
溫生日必獻或詣溫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斥之
謂溫曰令公忠孝一旦感諸佞之說聞於中外無乃
玷垣赫之名願無聽邪言溫亦然之知誥慮溫急於
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嗣故為是言內謀其家外謀

其國勞心役慮數倍曹馬矣

知詢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爭權

資治通鑑曰知誥患之內樞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

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

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温喪知誥

稱吳王命不許

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

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十一

馬令書曰吳王即帝位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

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又封東海

郡王 南唐近事曰上以諸將跋扈非老成無以彈

壓遂服藥變其髭鬚一夕成霜 資治通鑑曰知誥

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談

議時事以國中水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

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會大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備

吳帝命開大帥元府

吳帝名溥行審第四子嗣兄隆演王位七年乃稱帝

十年禪位於唐餘事見後

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資治通鑑曰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

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歛常江饒信

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丞相尚父殊禮不受建大元

帥府尋詔齊王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知誥始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十二

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陵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

以左右司宋齊立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

內樞判官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制吳

主又使宜陽王瑒如西都冊命受冊赦境內冊王妃

曰王后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

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時吳

內樞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致任令謀曰齊王大

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誥受禪 南唐近事

曰烈祖將禪讓一日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人

引劍斷吾頸意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於我甲申即皇帝位改吳

天祚二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

節尊吳帝為高尚思立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

詰

江南別錄曰李德誠周本皆楊氏舊老言吳主已遜

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七九

之事非朕志也 資治通鑑曰讓皇宮室乘輿服御

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改東都宮殿

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以唐主上

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 江南別錄曰受禪

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為李信州李生連理初吳

武王諱行密謂杏為甜梅及是復呼為杏故老有泣

下者

遺尊考溫為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

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

改尚書省為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

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

戊子降吳太子璉為弘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

吳王溥稱帝封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烈祖受禪

以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稱疾罷歸永寧宮

江夏王璘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

吳王溥稱帝立子璘為江夏王

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

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為國君甲午立王后宋

氏為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

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楊公濛為

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

資治通鑑曰濛吳王隆演次弟封廬江縣公見徐專

專政嘆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溫聞而惡之

出為楚州團練使隆演殂温忌濛前言越次立其弟
溥徙舒州溥稱帝立為常山王又徙封臨川知誥將
纂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於
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監之濛殺宏詣周
本為本子祚所執被殺誥稱溥詔追廢為背逆庶人
絕屬籍侍衛軍使郭崇殺濛妻子誥罪悞貶池州

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

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二

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為順妃丁巳追封長子

景邁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為清訟院立

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邁為上饒郡公景邁為桂陽郡公景

邁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

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

守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為秦州割鹽城泰

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郊建康從之

五代史曰從誨陝州硤石人嗣父季興為荆南節度

使時南唐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
臣諸國皆目為高賴子歷後唐晉漢世或臣或叛乾
祐元年卒贈尚書令謚文獻

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翰來賀即位

王諱元瓘武肅王鏐第七子在位十年卒謚文穆

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邁妃吳上饒公主為燕國君謚

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

以下皆為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三

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是歲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

昇元二年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

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下追

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容省使朱文進

來賀即位

閩及朱文進等皆見後滅國傳

夏五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

事有請

漢獻帝名協禪位於魏封山陽公都山陽之濁鹿城

隋恭帝名侑先封代王即位二年禪位於唐封鄴國

公出居代邸

戊午改潤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

皇使已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

漢自節度使劉隱據嶺南隱卒弟巖嗣始稱帝更名

襲至是遣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

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

馬令書曰以王與為浙江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為丹

陽宮使嚴兵守之 江南野史曰吳王恭默勞謙一

日謂左右曰孤克已雖勤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

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安歸乎遂泣下數行宋齊邱

聞之乃語先主議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

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禪位 愚按諸書所載皆禪

位後方徙丹陽宮野史誤

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日

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

州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平侍郎柳勳律來朝

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為平章事八月戊寅

陞洪州淵灘鎮為靖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祿

盧古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祭未新羅

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十

二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

舉哀

馬令書曰令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謚曰睿 通鑑考

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

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投終不罹篡殺深於機

者也十國紀年曰唐人欲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

陳寔唐餘紀傳曰讓皇徙居丹陽宮是歲冬使命

至徙所讓皇方誦佛書於樓使者趨前讓皇以香爐

擲之俄報卒 愚按自劉裕弒零陵王後禪主鮮善

終者烈祖之篡雖同而不貶王不異表於故主猶存厚何必強詆以弑豈五代諸臣苟筆與綱目書卒有以夫

是歲徙吳王璟為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

資治通鑑曰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

宗廟 馬令書曰帝謙抑不忍忘徐氏下其議百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五

癸亥右丞相齊邱平章事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

宗等表請復姓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邱等議宜

如所請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

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

馬令書載帝語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夙夜祇畏常

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

廢徽號禮

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茅而不斂桑殖而弗蠶衣食日

耗朕甚憫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

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已卯帝御興祥殿

復姓為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

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

事委宋齊邱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

資治通鑑曰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縗姓李

俱不許李建勳妻廣德長公主假縗經入哭如父母

喪 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五

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乃

從之

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諱

文宗初封江王敬宗遇弒即位開成五年崩

乃名晃或曰朱全忠名也

朱全忠本名溫昭宗賜今名後篡唐更名晃乾化二

年為子友珪弒

又更名坦御史王鶴言字從旦犯睿宗諱

睿宗先封相王中宗廢立為帝尋為武后皇嗣中宗復辟仍為相王中宗崩復以少帝廢代立先天元年稱太上皇開元四年崩

庚寅詔更名昇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

蜀自孟知祥叛後唐稱帝卒子昶立至是遣賀

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

皇后曾祖昶曰成宗孝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惠宗孝安王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

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宮于間夏四月庚

辰朝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神堯帝名淵隴西成紀人受隋禪武德九年禪位太

宗稱太上皇貞觀九年崩

用上辛也

馬令書曰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張居詠李建勳等

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

於圓立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

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為肇

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

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

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

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

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

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如畏馬

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江

南野史曰是時上旬月當三更没升壇之際皎如日

禮畢而落計月延三刻云資治通鑑曰詔百官議

二祖合享禮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

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

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

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鼎
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
敢言

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
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
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弗類以差
高祖太宗之遺業

太宗名世民初封秦王立為太子受高祖禪貞觀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十三年崩

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
馬令書曰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聰明
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帝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
瑞何為哉皆抑而勿揚

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誼韓王知諤梁王辛亥進
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為諸道兵馬
大元帥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

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於玄武湖西熒惑犯
月秋七月丙午赦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
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
閏七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
頒中正歷歷官陳承勛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
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
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
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
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月熒惑填歲星聚於南斗壬
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贖內外諸軍
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
幸東都

資治通鑑曰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

幸江都

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

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泣然流涕不已遣

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

兢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

以廳事為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為乾元殿英武

殿為明光殿應乾殿為垂拱殿朝陽殿為福昌殿積慶

宮為崇德宮西都崇英殿為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為昇

元殿後為雍和殿興祥殿為昭德殿積慶殿為穆清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

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惇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

鄭翱闕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巖未賀仁

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資治通鑑曰時欲遂居江東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

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

衆中外疑懼乃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五月戊辰

契丹使來秋七月詔曰右侍郎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監修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瀆

龔章其罷歸私第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尺七十日

沒遣使振貸黃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

遣使振恤安集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單閼月甲申

朔改天長制置使為建武軍庚寅漢使盧延保來聘癸

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

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知尚書省

事初齊邱累求預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

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兩省事許之

通鑑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是年夏四月唐人遷讓皇

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

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云讓皇子五歲遣中使

拜官賜朝服即日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

稱臣上表慕仁厚名若惡楊氏滅之而已何必如此

之迂也他書皆未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

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六月常

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

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匹大蝗自淮北蔽空而

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巳禁

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

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定條

資治通鑑曰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法甚多至

是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條三十卷行之

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

墜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

苛政與吾民更始

馬令書曰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

為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

軍蔣蟠來賀仁壽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五

是歲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重貴立仍稱天福年號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

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

馬令書載遺詔曰廼公廼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

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

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隆命罔後天不爾謀祐

於有德厥位艱哉

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美永陵帝臨崩謂齊王璟曰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五

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

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

江南別錄曰大漸嚙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

忽也 江南野史曰殂日四方黔首皆涕泣輟食

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

休息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盪暑月寢殿施青葛帷

堯山堂外紀曰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

相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

馬廐中物呼金奴左右竊曰烏舅金奴正堪作對
左右官婢纒數人服飾樸陋

資治通鑑曰嘗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此行甚精

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
為羹某日市肉為葷何云蔬宦者慙服

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為宮惟加鷓尾設欄檻而已終不
改作元宗為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

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五

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拓土帝太息曰吾少在軍旅見
兵之為民害深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吳
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敝
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

釣磯立談曰烈祖一日內譙將相有詔曰知足不辱

道祖之至戒草廡則裂前哲之元龜討伐之議勿復

關白後吳越大火宮室器械皆空宋齊邱乘間進言

吳越與我唇齒股不附髀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願

勿失機烈祖愀然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橫生屠戮

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古之道也又曰大臣議廣土

宇皆謂當自潭趙始烈祖一日召宋齊邱馮延巳等

俱入元宗侍側上曰朕承楊徐遺業撫有東夏如繪

事窮於邊幅手筆無所縱放馮延巳越次對曰王潮

餘孽負固閩徼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刮地重斂荆楚

之君國小而夸皆將肇亂當先事三國上曰不然錢

氏以奉中國為辭犯之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以兵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五

半歲乃下恐所得不償所失况其俗怙彊喜亂既平

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孟子謂

齊人伐燕恐動四鄰之兵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

入君臣共為節儉四封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

國乃外蔽也况邊廷不警則寬刑平政得施統內如

此數年國必殷足一旦中原有變朕將投袂而起此

平僭竊寧又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折簡可致也

資治通鑑曰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

主不許

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聖賢之風焉

五國故事載宋齊邱挽辭云宮砌無新樹宮衣無組

繡宮樂盡塵埃皆其實也 唐餘紀傳曰初唐天祐

中布衣錢亮寓居於昇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

有申生子應運於此至先主與郡亮謁之退謂左右

曰即郡侯是也徐溫心忌徒先主於潤因廣修解署

潤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也既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

先主受禪竟於此建都先主生戊申即申生應也

江南野史曰烈祖時饒州餘千民母因抱攜其孫失

手墜地其子怒拔刀斫之刃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

地先主命作潤刃鏟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

詣土神岡禱廟求旱為暴雷震殺 徐鉉江南錄曰

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不以富貴自處身為宰相

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嘗責

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接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

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奉事必厲聲

訶責羣臣或正色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慰勉之旬日

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秦法文

武亡歿子孫隨才斂不限資蔭或營其婚嫁幼不堪

任與無嗣者內帑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

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全俸故士無貴賤悉無身外憂

資治通鑑曰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

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三

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耶分遣使

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

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又

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 馬

令書曰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

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

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

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

近而興起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

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

略而深沉寬裕本於天性幸丁中原撥攘故數年間

有足觀者 唐餘紀傳曰先主以憲宗遺胤得國江

左僅延一脉祖孫纔四十年而宋滅之是珍唐祀者

不獨未溫也宋承周後以周為正統故謂南唐與故

朝族屬不明紹續非正斥為僭偽大抵主於紹周立

論如此疑未足憑也予少仍前書之文畧變綱目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三

漢繼統例自先主而下列為國紀俾後之追修前史

者得有據焉 南唐別紀曰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

案其刻有大家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

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趙太祖受

命曰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斯刻之出殆若識

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下元康

謂之書恢謂之載紀

本書音釋曰馬令字元康祖大學博士世家金陵多

記唐事未成而卒故令於崇寧間繼成南唐書三十

卷胡恢金陵人宋莘州推官嘗篆大學石經博物強

記臧否人物能詩 案南唐諸書有烈祖開基誌十

卷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己丑止昇元癸卯烈

祖實錄十三卷內闕二卷吳錄二十卷並高遠誤遠

傳書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六十卷宋太

宗以徐鉉湯悅皆唐舊臣命撰之江南別錄四卷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四

陳彭年撰吳唐唐主簿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傳三卷

並鄭文寶撰江南野史二十卷宋龍衮撰凡八十四

傳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皆不足以史稱

而衮尤甚已上并馬胡二家凡十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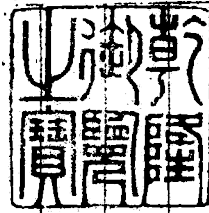
蘇丞相頌得恢書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

綱要繫於歲月屬於時君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皆未

嘗有天下而史遷著於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紀以

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閔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

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
之自烈祖而下皆為紀而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一

四十一

南唐書合訂卷一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編 修臣 羅修源

校對監 生臣 鄭 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

明 李清 撰



皇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
風度高秀幼工屬文

馬令書曰元宗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
弱化龍形狀已依稀江南別錄曰義祖幼而器之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曰諸孫中此子獨賢

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

馬令書曰吳讓皇見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又曰太

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拜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

加諸道副都統居中輔政六年召至金陵為鎮海軍

節度副使

烈祖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

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

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

此烈祖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

子復何憂救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

南唐近事曰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

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視蜿蜒如故上既寤使

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偵上安否問其至止時刻

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成吾家事其此

子乎旬月間遂正儲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七月二月烈祖病疽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

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東閣是夕烈祖崩秘

不發喪詔帝監國大赦頒養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己旬日帝猶未嗣位

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衾冕衣帝曰大行

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

愚按馬書謂為侍中徐玠未知孰是

是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踰年遽改元識者非之

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

節度使宋齊邱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閔

使來弔祭升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齊

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居東

宮景達為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

卯立弟景邁為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思討

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

曹景全斬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為

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

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

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

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侯賈崇叩閣請見

南唐近事曰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使殿責曰朝野

謂卿為賈尉遲何面自至此崇言朱元既叛大軍失

律城孤氣寡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長流撫州

愚按崇立朝剛正禦敵首鼠若兩截然一耶二耶陸

書馬書俱無崇傳故附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四

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

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疎絕如此

馬令書載崇表曰深居遠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

入隧道也 愚按江南野史以為宋齊邱表未知孰

是

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

馬令書曰始以手札批喻儼等曰是天不弔降此鞠

凶越于小子常恐弗類於厥德用災於厥躬故退處

恭默思底於道而壅隔之弊以為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所下之令遂寢

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於蓋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五

明一統志曰吉安府城南柵門外岸上有鐵鑄十字題云保大二年五月某日置重千三百斤下有潭水或時清淺亦見一十字世傳南唐造戰艦以此繫纜云 是歲晉主重貴開運元年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

冬十月皇太后宋氏崩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為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

馬令書曰二月命建州製為乳茶號曰京挺騰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 夏四月葬元恭皇后於水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六

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

馬令書曰是歲梁丹滅晉中原無主方疲兵東南不暇北顧

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為南州

馬令書曰以泉州裨將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

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為南州後思安被殺復為漳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

南唐別史曰元日大雪命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賦
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建勳方會中書舍
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
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為前
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真容高冲古
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余崇嗣主之圖成
皆絕筆也 江表志曰元宗御詩云珠簾高捲莫輕

遮徃徃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
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比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
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
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灑玉池初放仗密沾宮樹未
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
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如

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獸難分影輕綴青旂始見
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慙余幸侍金
門詔願布堯年賀萬家義方詩云憐當歲日紛紛落
天讚瑤華助物華自古醉僂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
花密飄粉蓋光同冷靜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
興味狂歌醉舞一千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從燕王景達為齊王拜諸道兵
馬元帥徙南昌王弘異為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
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
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

馬令書載遠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
吾主欲與唐繼先好冊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
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
惠錫行人受賜多矣他不敢拜命因嘆曰閩後憊矣
其能抗衡中原乎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請命使者
如長安修奉諸陵契丹亦不從

三月己亥興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收績
 諸軍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
 帥皆赦不問已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斬
 州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
 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
 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
 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跡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
 辰乃没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
 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九

馬令書曰冬十有一月壬子辛酉癸酉雨木冰者三
 是歲漢主劉知遠稱帝追稱晉天福十二年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國軍節
 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

守貞河陽人晉出帝時契丹入寇以杜重威為招討
 使守貞為都監與重威降契丹漢高祖入京師拜太

保河中節度使隱帝時反城破與妻子自焚 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

野史載表略曰臣之先世乃唐遠裔昔黃巢犯闕僖
 昭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有臣生於梁末遭世多難
 迨能執戈捐身事晉祖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俾典禁
 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泊少主厄運遂沒
 戎虜晉鼎覆餗天下橫流臣不勝忿惋欲誅鉏蛇豕
 恢復先業功未及立兇黨俄臨眾寡不敵遂罹圍迫
 臣躬當矢石悉力固守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
 不虞古之善教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
 暴弭亂推亡固存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
 忝宗盟敢罄誠款乞君王憐顧本枝逼強附順爰遣
 偏將出師東援苟獲全濟實君之惠

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
 師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是歲漢主知遠更名暉改乾祐元年尋殂子承祐立
 仍稱乾祐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侯皇甫暉將

軍張靈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
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夏六月癸酉
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泉
州刺史劉從効凡南州刺史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
州自稱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
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

馬令書載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索木冰可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一

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
心之仁愛而謹告之也朕甚傷焉曩者兵連閩粵武
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為窮蹙以至又征子餉上違
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
民無告者大賜粟帛

二月福州遣謀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
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
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

金陵秋七月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尚書
郎周濬等三人奔漢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請
師

江南野史載表略曰昔先王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
命之夕令兄弟以天倫紹立無何嗣君不延永命奄
棄社稷計告三日臣即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出用竭
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孽暨構隙間離我戚屬汨
亂先序潛阻兵戎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二

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輸大
國之威武許出兵援庶俾盜黨免弄凶器
詔如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
敬洙帥師援之冬十月吳越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馬希廣楚
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彥溫彥瑫俱見後滅國傳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

物

資治通鑑曰希萇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唐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乃密圖進取

愚按光翰光輔二名必有一誤

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侯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

討淮南饑夏五月辛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

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執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三

州節度使馬光惠歸於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為朗州

留後

五代史曰言吉州廬陵人遠武陵人言先為辰州刺

史希萇攻希崇陷長沙使遠以靜江兵營緝之因兵

愁怨擁歸武陵遠光惠迎言為帥遠自為副南唐遠

馬氏於金陵召言不從降周拜武平軍節度使後為

遠襲殺周因以遠代言世宗征淮南命遠攻鄂州過

岳州刺史潘叔嗣待遠甚謹遠聽左右言面罵之叔

嗣慙恨以兵襲武陵遠還戰兵敗見殺

來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萇命邊鎬出洋

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

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平

南漢來攻郴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

師從之

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拜秦軍寧節度使

隱帝時周太祖兵犯京師彥超入援戰敗奔兗州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四

祖入立彥超降已不自安謀反城破見殺 是歲北

漢主崇立仍稱乾祐四年周主郭威篡漢稱廣順元

年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清江萬載

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流陽周人執我指

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畔

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郭瑗貽我壽州劉彥貞

書其詞曰大周潁州圍練使郭瑗致書於淮南壽州節

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為常事招誘吳中多士母乃淺圖帝頗愧其言

璦平州盧龍人歷仕後唐契丹皆有功漢乾祐中為

潁州團練使仕周及宋累官右領衛上將軍卒

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

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為左僕

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

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五

知全州張密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命統軍侯訓帥五千入會張密攻桂州敗績於城下訓

死之密收餘眾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

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

逢攻潭州

五代史曰行逢武陵人先拜集州刺史王逵殺劉言

行逢謀居多周拜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潘

叔嗣殺逵迎行逢入武陵建隆三年卒

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

鏞棄城遁辛丑劉言將潘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

軍任鏞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鏞於

饒州斬宋德權任鏞於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於都

門外平章事馮延巳孫忌皆罷延巳左僕射忌右僕射

十二月寧都令趙暹奔周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

朝留不遣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六

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井

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飢流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

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堙廢者皆修復之於

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為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

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為姦強奪民田為屯田

江淮騷然百姓皆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

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萬安肯不食

捍邊事有大利則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

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延規
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文諧以為擅作威福帝大
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等
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實於西北聲如雷二月命
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於今年
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
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周人也自是契丹遂不至

是歲周改顯德元年正月周主威祖養子榮立仍稱
顯德十月北漢主崇弒子承鈞立仍稱乾祐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問使來告難周
下詔罪狀我

五代史載周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借
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

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應
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沐
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實
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
宋史曰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周世宗伐南唐以
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屢破唐兵圍壽春不下退
守浮梁罷歸闕時壽春久拒守師老咸請罷兵世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命范質等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三世宗
用其策淮南平出穀疏命翰林學士陶穀為贊以賜

宋建隆元年卒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李穀征淮南
以彥超為前軍行營副部署敗唐軍二千於壽州城
下唐兵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唐兵躡其後會李重
進兵至合勢急擊大敗其眾三萬餘逾北二十餘里

宋雍熙三年卒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李穀征淮南
令坤以侍衛馬軍都指揮從征敗唐兵世宗親征聞

揚州無備遣令坤等襲之令坤先命白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安堵唐東都副留守馮延魯為僧匿寺中獲之送行在宋乾德六年卒 愚按李穀等皆征南唐故止錄其事之相涉者耳宋曹彬等倣此

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十九

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松江巡撫使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

世宗本姓柴氏名榮太祖后兄守禮子太祖無子養為子太祖崩即位顯德六年崩

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敗績彥貞戰死

馬令書曰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

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洶懼

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闔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於參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於周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願以凡事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卯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蔡行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二十

犒軍請罷兵

馬令書曰請割壽溱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答謨等皆留行在 予嘗論曰南唐之失淮甸不失於周世宗兩駕而失於元宗一表何也氣先折也夫當周兵初至時僅劉彥貞一敗皇甫暉再敗耳謂背城借一當以三文鼓胡忽兄周又忽臣周兄之耶是宋人弟遼之遜步也臣之耶是又宋人臣金之導步也噫餒矣獨不念人主臣而將相俱陪臣耶若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謀是謀大君也若外抗是抗大君也吾恐沒世不振者非敗軍之氣而此日餒主之氣耳是故以克宏之銳而天以仁贍之忠而破以太弟景達之剛毅而潰皆一鼓再鼓而其氣不起者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以人主作人臣稽顙奉表不獨股肱皆婦人並元首亦女子耳獨怪忠梗如夢錫文筆如熙載口辨如鉉胡不以侃侃數百言啟胡銓封事之先而寂然無聞皆餒耳易帝而國主則餒去年號而顯德則餒又浸淫

至後主世而貶唐為江南則愈餒其亡也忽焉氣盡故也不然以劉氏之據太原彈丸耳不獨仇不屈即不仇亦不屈不獨不攻不屈即攻亦不屈何也以弱支強由氣湧於力也若南唐已無氣安問力先北漢而亡豈有他哉人以氣生死而國亦以氣存滅耳宋不知此故稱臣奉表以祖南唐不振嗟乎高宗之為氣幾希矣

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周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馬令書曰廷範盡殺其男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梳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令腰斬廷範歸以專一殺之罪 江南野史曰嗣主泣謂左右廷範之死乃成濟之徒與朕如之何 愚按歐陽五代史云周世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聞之遣人盡滅其族而王炎午生祭文天祥亦云景昇孺疑盡滅其族夫合烈祖元宗為一人祭文誤若族楊氏者尹廷範元宗無罪五代史亦誤

周師陷秦州刺史方納棄城遁帝遣問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

愚按資治通鑑載唐使陳處亮至契丹求援而本書列傳內亦載段處常奉使求援豈被執後又一遣再

造耶不知當日執者誰也

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請為外臣

資治通鑑載表曰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三

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疋

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周刺史張紹遜還丁酉周師陷舒州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潤州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廷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

釣磯立談曰周師之出也敵無柶糧廩無留藏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響殆無炊烟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成團馬令書曰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械紙為鎧處處保聚號曰田軍周師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五

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秋七月復東都舒斬光

和滁州惟壽州圍愈急

馬令書曰天子駐於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

冬十月周人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

遣邊錡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

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禪

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邊錡

許文稹楊守忠餘眾悉奔潰景達亦遜歸金陵是役也

所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

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於周辛亥晝海雨沙如霧

夏四月周帝北還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十二月濠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五

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

馬令書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並進軍中作檀耒之

歌聲聞數十里

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民江南周師

入揚州

五國故事曰保大年間有狂人徧游揚州罵市人曰

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

類時後周太祖廣順年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南

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其號至三年丙辰師入淮

南時侍衛韓令坤太師白重遇並為帥師既入將屠

其城而二公載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眾悉如狂

人言

丁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是歲北漢天會元年

保大十六年

是年丙辰改元尋去年號稱周顯德五年

春正月改元中興丙

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五

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

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州天長縣也三

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為天策上將軍晉王

立燕王弘冀為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師次揚州辛

卯遂至迎鑿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

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為附庸周

帝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答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敬

問江南國主

愚按司馬光資治通鑑與馬令書皆云是年春三月周遣李德明等還附書江南此云始答帝書恐誤

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汝川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買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文泰年號稱顯德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唐餘紀傳曰在本國則仍舊稱 愚按歷代小史曰南唐自周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國中士大夫恥之故江南諸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但書甲子觀此則唐餘紀傳之言非也

置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

周信祖諱

周本書太祖郭威即帝位追尊高祖景廟號信祖

告於大廟告廟日金陵大霧通夕不鮮左僕射平章事

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傅已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資治通鑑載國主手表謝曰天地之德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報父人何答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五代史曰又請降詔書同藩鎮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延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國主皆不復用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正月亦幽死

馬令書曰昇元初括定民戶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

元宗十七年

稱周顯德六年

愚按近世李樂脩世史獨正南唐猶稱是年為中興

二年不知史當存實既去胡稱况先改中興繼改交

表則亦不當以中興稱若陸書徑題顯德六年則又

無南唐矣故予為酌年世總釋註變其文若此

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

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

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元宗十八年

稱宋建隆元年

春正月遣何莅誅鍾謨於饒州誅

張繼於宣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五

宋太祖受周禪

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受周禪開寶九年崩

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鑄鐵錢三月遣使朝

賀於宋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於宋貢乘輿服

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萬計

宋史曰建隆元年二月唐主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

兩賀登極及澤潞平又貢銀五千兩賀七月還京又

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紬千匹絹五千匹又

遣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至端午

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繒帛片茶為貢每

唐及吳越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唐主

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

十以為常制

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

宋史曰重進滄州人周太祖甥世宗征淮南命先赴

正陽大敗唐兵代李穀為行營招討使唐人以重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十一

色黔號黑太王尋破壽春令移鎮青州不自安與昭

義節度使李筠通謀起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以閩太

祖自征之兵敗盡室自焚

來求援不許十一月丁未宋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

嚴續攜軍蔣國公從鑑戶部侍郎馮延魯朝貢

宋史曰遣馮延魯貢金銀買宴并伶工五十人作樂

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絹

皆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

元宗十九年稱宋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於南都

馬令書曰初謀遷都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

又住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

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從豫章據上流而制根

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錡贊成之宋

史曰初唐主襲父位屬中原多故盧文進皇甫暉之

徒皆奔於唐跨據江淮三十餘州即山鑄錢物力富

盛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觀觀中土心自世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

京城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偽作商人

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

亦挺身來歸獻平南策唐主聞益懼太祖命斬著於

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唐主乃安終以國境感弱

不遑寧居遂遷豫章

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

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

當塗

馬令書曰會齊王景達於廬山歷觀勝境與從臣談

宴浹日乃行

至宋家泐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

舟奔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宋以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

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國主亦悔遷北望金

陵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

五代史曰唐主悔怒不已唐錡慙懼發病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

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為墳

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貫於南都庚申殂

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遷秋八月

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哀於宋請追復帝號

許之

後主二年稱宋建隆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

書便騎善射在位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宇

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不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感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江南野史曰先主將受吳禪有善相者至使相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南唐近事曰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按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

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常目宋齊邱為子蒿李建

勲為史館皆不名 江南錄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

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輒咨嗟嗟傷

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

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為厲階晚歲悔之已不

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即命於廬山

瀑布前構書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

為開先精舍常惠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為節制驅

游惰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羣鶴翔於空雙龍據殿

幄遂奄然而殂 江南別錄曰元宗神彩精粹辭旨

清暢湖南使至歸語親友曰爾識東朝官家南嶽真

君不如也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李璟時朝中大臣

多蔬食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

之半堂食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揚楚秦五州又

割獻滁和廬舒斬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

堂食之應也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

隙可乘而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不能出世以為恨

子謂不然唐有江淮比之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

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

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

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

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

且陳覺馮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爭天下與秦晉趙魏之師戰於中原角一旦勝負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馬令書曰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守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雍而夕楹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

三五

南唐書合訂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三

明 李清 撰

後主本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頽豐頽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軍思經籍

宋史曰少聰悟喜讀書工書畫知音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一

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

江南野史曰周世宗怒不割地帥眾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眾獵野嘆曰彼有人馬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

元宗十九年遂立為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機奏

後主元年 即元宗十九年 稱宗建隆二年

愚按後主奉宗正朔原不改元獨續綱目於建隆三年下分註唐後主元年既存其實亦遵踰年改元故事耳然攷年世總釋記後主在位十五年以是年為元年方符其數非謂元宗改昇元七年為保大元年而以後主踵誤也

六月元宗殂太子嗣位於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

南唐近事曰後主嗣位初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二

惡之及宗陷金陵以補闕楊知讓知府事

赦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

為國后徙信王景遇為江王鄒王從善為韓王立弟從

鑑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為昭

平郡公從度景暹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

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

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奉表於宗陳襲位

宋史載表曰臣本於諸子竇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

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徒因伯仲繼沒

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

連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

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

續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

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宏

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

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既嗣宗枋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

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

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情況陛下懷柔義

廣煦姬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況帝力下撫舊

邦克獲宴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敵土

近似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節曲

終不先有浸漁免結讐嫌撓干旒宸仍慮巧肆如簧

之舌仰成投行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鑑燭

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貢金器二十兩銀器

二萬兩紗羅絹絲三萬匹

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

馬令書曰七月罷諸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

征由是佃民絕公吏之擾

秋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樞密

承旨王文來賀製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

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後主二年稱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泉州節

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劾卒子紹鑑自稱留後夏四

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推金陵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六月遣客省使程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

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彞入貢於宋

宋史曰詔後主應朝橫海飛江水聞懷順諸軍親屬

在江表者悉遣命渡江

後主三年稱宋乾德元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

宋出師平判湖國主遣使犒軍

宋史曰後主每聞朝廷有克捷及嘉慶事必遣使犒

師修貢其大慶節更以買宴為名別奉珍玩為獻吉

凶大禮皆別修貢

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思漢自稱權知軍府來

告國主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宋命國主遣還顯

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後主四年稱宋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雜

銅錢四而行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

值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

馬令書曰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宮泉布既竭遂鑄

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致

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仔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

錢以一當十文曰未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

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

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不用銅錢民間

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

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眾至末年銅錢一當鐵

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

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

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

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六

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莅其事五人皆見黜

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

宋史曰詔江址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

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址置權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

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薦饑特弛其禁 愚按宋史

既載是年弛禁陸書又載是年設禁恐以追叙往事

為今事陸書誤

九月立于仲富為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

仲宣卒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華亦卒十一月宋遣
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

宋史曰丕相州人南唐國后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

觀其意趣後主邀丕登昇元閣賦詩丕為朝宗海浪

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累官左驍衛大將軍卒

後主五年 稱宋乾德三年

馬令書曰春葬昭惠后於懿陵

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七

兩沙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

祭

宋史曰是年獻銀二萬兩金銀茶酒器數百事

後主六年 稱宋乾德四年 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

約與俱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馬令書曰九月葬光穆后於順陵

後主七年 稱宋乾德五年 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

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後主八年稱宋開元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

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宋賜米麥十萬石冬十

一月立國后周氏

是歲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漢亡 猶有繼恩繼

元也何言乎漢亡螟蛉也北漢者漢之餘與南唐類

故錄之書亡則不再錄

後主九年稱宋開元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待

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宗義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後主十年稱宋開元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後主十一年稱宋開元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於

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

宋史曰是年後主以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

上又遣弟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為貢且買宴數皆

倍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

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

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楚之國主懼不敢從

後主十二年稱宋開元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

為教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

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大理

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宋初

金陵殿闕皆設鴟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後主立遇

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

王者皆為公從善楚國從鑑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

洎言泌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

王倫等五人

南唐近事曰揭榜之日夕有程負者夢人報已與王

倫等五人及第負驚喜詣省門遇楊遂張觀曹覲謂

曰榜在雞行階何忽忽至此即寤遂等三人中選其

夏後主疑佖任私命張洎覆試再放王倫等五人乃

知洎雖矯佖之契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

難行之慮也

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戶部

尚書馮延魯謝從善壽命延魯至宋疾病不能朝而歸

宋史曰是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為常又貢

米麥二十萬石 五代史曰後主常快快以國盛為

憂日與臣下酣飲愁思悲歌不已

後主十三年

稱宋開寶六年

夏宋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一

宋史曰多遜懷州河內人使還言江南衰弱可圖遂

興師累官兵部尚書 別史曰多遜艦舟宣化口使

白國主以朝廷修天下圖經獨缺江南為言國主令

錄一本與之因得十九州也戍遠近戶口多寡遂有

用兵意

國主聞宋破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

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

與戶部侍郎李平厚國主以為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

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郎

後主十四年

稱甲戌

秋國主上表於宋求從善歸國不許

宋遣閭門使梁迥來使

宋史曰迥博州聊城人內貪冒外務矯飾初至南唐

雖饋食亦不受既而奉以貲金值數萬緡迥即大喜

過望登舟縱酒繼日宴歸及歸戀戀不發人多笑之

王師發金陵迥與戰宋石殺獲甚眾累官都巡檢使

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二

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

答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

將以仲冬有事圖丘思與卿同聞犧牲且諭以將出師

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

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

宋史載穆答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

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宜熟思無悔穆開封武陽人

後累官叅知政事卒

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

宋史曰翰大名入太祖將征江南翰以行營先鋒使

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猶拒命翰攻之五月乃陷屠

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億萬計偽言欲致盧

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

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使淳化三年卒

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

田欽祚率舟師繼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宋史曰彬真定靈壽人太祖發江南以彬為昇州西

南路行營馬步軍戰都部署屢破江南兵進圍金陵

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

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

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

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

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

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輕肆者 漢瓊河南洛

陽人王師征江南自新春攻岐口若斬獲甚眾沿流

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

圍金陵率所部渡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水

若拔之累官檢校太尉卒 欽祚潁州汝陰人朝廷

將議討江表遣欽祚覘之還奏合旨江南所得寶貨

直三十萬悉賜欽祚會興師以昇州西南路行營馬

軍屢敗江南兵累官都巡檢使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遇

宋史曰美大名入朝廷議征江南命美為昇州道行

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

曰美提駢果數萬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

徑度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江南師大敗及采石磯

浮梁成江南人以戰艦二千餘鳴鼓汴流來趨利美

麾兵奮擊奪戰艦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

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權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

軍是夜江南人果來攻皆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金陵危甚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累官檢校太師加同平章事卒 遇滄州貴池人王師征江南以步軍戰權都指揮使破江南兵數萬於皖口擒其將朱令贊等金陵平累官節度使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四

東上閩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

行

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

宋史云茶二十萬斤 愚按白金安得多多如許宜從茶

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

馬令書曰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

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王亦大舉兵遣將犯常潤

宋史曰王名俶吳越王元瓘第九子開寶五年遣使入貢上謂之曰歸語汝元帥江南低疆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當助我及討江南俶率兵拔常州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南唐平來朝宴長春殿命後主及劉鋹預坐尋遣還太宗時復來朝上表納土許之累封許王之國以生辰賜宴其夕暴卒 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五

史紀事曰俶既受命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何以衛

社稷乎不聽

國主貽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

江南野史曰時盧絳出師水戰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一校甚武或說之曰若對官家善辭必免裨校抗聲曰彼一國主何言官家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且懼因問北軍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宜趨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六

一城延命如吾輩何足問後主默然久之令出為圍人所刺校大呼曰吾恨死不得所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以飲食藥餌迨瘞引見各給曰官家慈悲如佛臣等無以答願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絕之迨旦皆割賊而至後主喜賜而再遣之不復至矣故城中虛實皆被測

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

又以徐元瑀刁衍為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

元瑀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

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

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視之勝者給綵帛銀椀馬令書曰謂之打標舟子

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為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婿號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七

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無賴凶命號自在軍至是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相率拒敵以紙為甲以農器為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後主十五年稱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

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善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

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

以城降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
勝兵十五萬赴難與宋師遇大潰金陵益危感宋師百
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者相枕
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皆不報

王偁東都事略載表曰臣猥以幽孱僻在幽疎惟將
一心上結明主比蒙號召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
不克塗窮道迫天實為之今一城生聚吾君赤子也
微臣軀命吾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露號咷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一

咽盍見舍于臣仰受獎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
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為囚虜貽笑天下取辱
先臣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為亦聖君不忍令
臣為也臣聞鳥獸微物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傾
忠能無憐乎倘令宗社之失不在臣身臣死生之願
畢矣皇天后土實鑒斯言 宋史侯陟傳曰時江表
未拔南土暑熾軍卒疫死方議休兵以為後圖陟適
從揚州來知金陵危甚上急變求見時被病令掖入

即大言曰南唐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班師上屏左
右召升殿問狀遂寢前議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城陷將軍馬承信
及弟承俊戰死勳政殿學士鍾蒨光政殿右內史侍郎
陳喬死之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
降於軍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十九

儒林公議曰初有寫太祖御容至者主見天表神偉
益懼 筆記曰後主落花詩云鶯狂庭有限蝶舞已
無多未幾亡國 堯山堂外紀曰後主在圍城中擬
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江南別錄曰後主欲自殺
左右涕泣固諫乃止 馬令書曰昇元寺閣崇構因
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為瓦棺閣至
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
少婦避難其上迨數百人吳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
天一旦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宮門門開後主跪拜
納降彬答拜盡禮既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愈

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

裝裱將梁迴田欽祚力爭彬笑而不答固諫彬曰彼

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

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

敢蹉跌 王陶談淵曰曹彬潘美平江南後主白紗

衫帽見彬美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彬使

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體彬美

先登舟名後主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後主登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徘徊不能進彬命左右翼登既一吸謂李即辨裝語

且會此同赴京來晚如期赴始美甚惑之彬曰舟邊

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馬能取死 馬令書曰

後主舉族冒雨乘舟百官司屬僅千艘後主渡中江

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

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

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

閒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

緇帛甚眾

明年二月辛未至京師

江南野史曰後主初違朝旨拒命不行常謂人曰他

日宋師見攻當躬環甲冑背城一戰如其不獲當聚

室自焚宋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必無其

志果能如是孫皓陳叔寶何作降虜至是果然 宋

史郭守文傳曰曹彬等平金陵守文護送歸闕時後

主以拒命頗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國家止務恢復疆以致太平豈有後至之責耶後主心

始安 宋史紀事曰曹彬俘後主還汴帝御明德殿

後主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後主君臣白衣紗

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

宋史曰召升殿撫問

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談淵曰太祖一日小宴顧後主曰聞卿能詩可舉一

聯後主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從官嘆服 葉夢得

石林燕語曰他日復燕後主顧近臣曰好一翰林學

士

太宗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宋史曰後主自言其貧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

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縱觀謂之曰聞卿在

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

主頓首謝 王鈺然記曰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辛卯殂

馬令書曰公病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數四翌

日薨 趙葵行營雜錄曰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

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

春意將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

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

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默記

曰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

曾見舊主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上曰卿第見言朕

令卿往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鉉

言奉旨見太尉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取

舊椅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

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上鉉辭賓

主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理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

主相持大笑默不言忽長吁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平鉉公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

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

就如牽機狀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

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

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 愚謂太宗果欲害後

主何必假此為辭且親臨其喪大抵默記所載半齊

東也 徐鉉墓誌曰後主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

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

五國故事曰後主每七夕延巧必取紅白羅百疋以已為月宮天河之狀一夕罷乃散之
贈太師追封吳王莫洛陽北印山

魏泰東軒筆錄曰吳王莫詒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者而奏曰知吳王事莫若徐鉉太宗詔鉉撰碑鉉遠請對泣曰臣舊事吳王陛下容臣存故主義乃敢奉詔太宗悟許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遺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五十四

南箕扇疑投抒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嘆異曰復得鉉挽詞三首尤加嘆賞今記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莫北印江南錄乃 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

謂吳越王錢俶也 宋史曰南唐保大中有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僧寶誌於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為偈大字書於版帛畧之是時名士陸倕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其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字皆小篆徐鉉徐錯韓熙載皆不能解及後主歸朝識者解云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五十五

以丁酉襲位乘雞也開寶甲戌江南國滅跨犬也王師圍城時曹彬營其南子建也潘美營其北安仁也吳越王錢俶東鄰也家道闕無錢也隨虎戊寅年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覲明興也 江南別錄曰後主初即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語曰君自金陵來新主何以為理一曰以仁孝為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

果以乙亥歲國除又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
跣足升正殿御坐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

氏將敗此殿為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 宋史曰

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

曰此物屬趙寶子又後主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

露下色愈鮮明後主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

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

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江南野史曰初宋師將興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二十七

康城外一大樓航吼如人聞十數里後主降杖決之

又見鳧雁千群自北飛至城側叫嘯悲鳴又廬陵男

子曾氏將娶婦忽化為女嫁之有子其怪識多類此

辛亾國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

位初屬保大軍興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為

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

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糾繩過許者皆寢不下

論決死刑多從未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
許之常獵於青山

李昌齡樂善錄曰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

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之勿

殺是夜果生二狙

還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

音釋曰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因得減死

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因圖非車駕所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二十七

幸請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狙

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廟度僧尼

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故頗廢政事又置

澄心登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揄元樞兄弟居

其間中旨由之出中書察院乃同散地兵興降御札移

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後夜出萬人斫營

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皆澄心堂直承宣命

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惶怖欲死後主方幸淨居

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
隱士周惟簡為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
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止
師已老將適後主甘其言益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
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施為率類
此故雖仁愛足感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江南錄曰嗣主諸子皆孝後主特甚兼睦親族唯以
好生富民為務常欲羣臣和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有糾謫稍許者皆寢不報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
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 唐餘紀傳論曰後主於宋
頻煩朝貢事大之禮不為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
不為不恭願受封冊求延宗祀乞哀之誠不為不切
使周世宗處此將必恢弋君度憐其盡禮而諒其無
罪雖未必盡全其國亦未必斷滅其祀嗚呼何李氏
所丁之不辰也自古帝王正統三代後惟漢唐與宋
得全餘皆閔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結在李唐之全

而不在郭周之閔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始
其統而殄其祀視殷周存祀宋霄壤懸矣且楚子入
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與其
存亡宋於此魯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哉
借曰卧榻之側難容鼾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
損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徒為庸城建為方
國使之事守少延官使粗備存神堯一脉倘有宋三
恪三載則玉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三

亦何遽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視均僭偽罔論其胄
難而滅之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立國者宋觀此
舉措去仁厚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泐舉亭進
師之際遣十臣於元庭求封小國元卒不許厓山帝
屍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嗚乎後之滅人國
者視宋可監矣 歷代小史曰神宗幸秘書省閱江
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而徽宗生時夢
李主來謁然其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

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 五行志野史曰宋主
以乙亥命曹彬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
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主降後帝熈亦丙子為元所
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三

南唐書合訂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四

明 李清 撰

后妃諸王列傳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
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滕得幸
馬令書曰宋氏幼為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
會先主喪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乞汝 愚按江南野史所載與馬書同且列祖本紀
既云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為順妃何又云娶王戎
女恐陸書誤

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
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
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

馬今書曰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
之常况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

在我先主大悟因寢行

烈祖為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為后從容裨贊多所矧
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
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眾及崩中書侍郎孫思
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
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

武后名聖高宗后高宗崩臨朝稱制後自稱皇帝國
號周長安五年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元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

馬令書曰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
及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福也

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

愚按帝后一也烈祖本紀書崩而宋后書卒何大軒
輕今改之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
俄得幸

馬令書曰种氏通書計常靚妝去飾而態度閑雅入
宮久不得幸宋后數薦引既承寵服御亞於后諸宮
人罕得進

生景暹烈祖以受禪後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
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
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解
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
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箒珥幽於別宮數
月命度為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

馬令書曰烈祖殂种氏泣曰人彘骨醉復見於今矣

元宗即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景暹宮封王
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

愚謂漢高處戚夫人不如烈祖處种夫人為得愛割
衽席而怒解宮閨所以幸免子母於虎口也若漢高
知此戚夫人如意不死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四

家自尚書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

昇元中封齊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

馬令書曰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

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如然後及中宮嗣主樂

推諸弟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多

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數月

後主即位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

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五年十月殂是日雨

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柱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莫順陵

愚按本書於鍾后亦書卒今改為殂以元宗降稱國主從本紀書殂也

後王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嘆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

馬令書曰燒槽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燔材而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五

或謂因焚而存之

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

馬令書曰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

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鬢

孕之妝人皆効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

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機綴譜喉無滯音筆

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

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

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

馬令書曰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

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注繫手新音清越可聽

於是開元天寶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

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

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

馬令書曰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

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六

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卧疾已革猶不

亂

馬令書曰后病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

解帶累夕后謂後曰妾幸託君門乘華十載所不足

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耳

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

乃沐浴妝澤自內舍玉殯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

後主哀甚

馬令書曰后自為書請薄葬後主哀苦骨立柱而後

起

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

燔與之訣自稱鰥夫煜辭數千言皆極酸楚

馬令書載後主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

悲嘆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賢盈世逸樂豈愁殿

沉鳥遲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丘新闢景頽岸

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說夢高唐誕誇洛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七

構屈平虛亦憫終古况我心推興哀有地蒼蒼何辜

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頽然破碎

柔儀俊德孤映鮮獲纖穠挺秀婉孌開楊艷不至治

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髮節造次有章

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澗春嬌

愛語風香瓌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

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昏燕爾情好媒無勞詞

筮無違報歸妹遯終咸交協兆俯仰同心綢繆是遺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乎哀哉
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情眇眇
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易凋連城易脆
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
同心曠世嗚乎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
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茲爰質奇器傳華
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
織際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違樂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華
常調法移往度剪遏繁態繭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
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
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
有類今也則止永從遐逝嗚乎哀哉該茲碩美鬱此
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
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
接色蝶落亂花雨晴寒食接鞦韆歡是宴是息合桃

薦寶畏日流空林彫晚箝蓮舞疎紅烟輕麗服雪瑩
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
吟愁槐愁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宴我心無憂物莫
能亂絃爾清高艷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
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
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
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為疇曩嗚乎哀哉孰謂
逝者往苒爾疎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燬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乎哀哉萬物無心風烟
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
房櫳孰堪其處嗚乎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
未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
無際歷歷前懽多多遺致綵竹聲悄綺羅香香想渙
乎切但恍越乎憔悴嗚乎哀哉歲云暮兮無相見期
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
兮不如斯嗚乎哀哉神之不仁兮飲怨為德既取我

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麝香兮何日嗚乎
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曠空暖暖兮愁烟起娥眉寂寞
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乎哀哉日月有時
兮逝著既許蕭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輶一駕兮無
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乎哀哉木交柁兮風索
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
無極嗚乎哀哉瘵瘵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
此心隳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未遊兮長垂嗚乎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十

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救血撫輓遺子何所苟雲路之
可窮莫傳情於方士嗚乎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
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
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
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娥眉皆
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
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
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澆寒泉

誰料花前後娥眉却不全又云夫却烟花主東君自
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書靈筵手巾云浮生
苦憔悴壯氣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
背云佻日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
在檀槽觸物寓意類此

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
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至
死而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掩其跡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十一

馬令書曰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其餘制度尚未減
損如元宗之葬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羣臣
國人皆稱皇后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

馬令書曰后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

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

馬令書曰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

八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

華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

馬令書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謂夫婦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遊病疽鉉慰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馬令書曰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搗代白鴈被以文繡使叩書及親迎觀者咸登屋至有墜甕者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馬

馬令書曰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祓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后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諷後主不之諱

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

五國故事曰宮中以銷金紅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榻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花間設朱畫小木亭子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

默記曰后歲時例隨命婦入官朝謁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涕泣罵詈後主嘗宛轉避之愚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後主遣弟從善朝宋留不遣從善妃屢詣後主泣後主聞其至輒避之何巧合乃爾據王鉉默記所載謂后事見龍哀江南野史及得野史讀之果妃事后傳不載蓋緣妃事與后傳相連故默記因訛也元人好事者乃繪后被淫圖且題其上云江南刺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寃乎寃乎

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殂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偏裨

馬令書曰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

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

馬令書曰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獨不遭讎

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

南史曰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年十二時王獻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十四

吳興太守甚相知愛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仕晉及

宋累官至中散大夫元嘉十九年卒

後主學柳公權

新唐書曰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書法結體勁媚

自目一家文宗嘗嘆曰鍾王無以尚也宣宗召至御

座前書紙三翻作真行艸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

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

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累官常侍進至太子太保卒

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

李氏藏書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累官太尉繇工正隸草八分尤長正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

不傳輒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

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輟臥則

以手畫被被為之穿 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十五

人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

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

楓隄小牘曰宋時有內庫書金棋子有李後主手題

云梁孝元謂王仲宣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書

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

知其班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

盡今夜矣何荆州壞書焚二語先後一轍也噫不料
後主復然

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唐餘紀傳曰喬氏喜書居金陵宮中嘗出家奉佛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之及入宋掖庭聞後主卒乃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五

經捨相國寺以資冥福書卷後云故李國主官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所賜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詞極悽惋後江南僧持歸故國見者悲之 洪邁容齋隨筆曰東坡後主去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城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奴云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默記曰宋代江南大將獲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炬云烟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燭耶曰宮中本闕每至夜輒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耳愚按默記載後主寵姬閉目事乃陳後主事耳其記類如此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五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馬令書曰元宗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王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為景遷教授賈其聲聞齊王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元宗盛稱景遷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為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

齊正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
為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罷齊正以為已副景
遷猶總大政

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
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卒年十九
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及是始悟術
士之妄

馬令書曰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六

江文蔚為碑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
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暹也景遷不與焉

愚按後主當日無稱父及諸叔為兄弟理所謂四
人蓋指從鑑從謙從度從信也胡震亨題詞得之

景遂任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淡有
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
觀者聳嘆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
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會謂不可乃叔所下詔

久之又以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

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

身退之意自為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

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

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起碎玉杯於坐景遂推

謝無逆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士

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

元宗報之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七

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

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

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

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

左右諫止初景遂出鎮弼翼為太子

資治通鑑曰弼翼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

東宮者立斥之

嘗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

忿謀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子弘冀刺知之令親
吏持配遺從範使毒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
漿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飲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
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妾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
帝命我代許旌揚

唐順之史纂左編曰許遜許昌人嗜神仙修煉術晉
元康初起為蜀郡旌陽令既久知晉將亂棄官歸舊
隱日與弟子精修至道昇龍車仙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元宗始少解故被醜竟不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
勞七月既望霄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
雨師稍長神觀異邁異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
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

五國故事曰知誥疾革以景達類已欲立之時景達
居守東都乃密為書召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庭紹知
其將終且召景達遂密告環使追回其書俄知誥殂

環即位後吳庭紹送為內職人罕知其由

烈祖殂景達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
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羣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
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
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
舟初不善泗遽躍入水負元宗出人以為精誠所感性
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
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五

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已愧二帝之命不出於已欲
以虛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恚
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乃已張易語景達曰
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懼而自謀豈易測
哉景達悟自是畏袖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
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
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亦不能
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已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

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

馬令書曰景達自淮南敗績日酣飲及至鎮委任寮屬急於視事

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為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以諷行於世

景暹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為仁壽節景暹以是日生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謚宋后鞠養景暹如已出

馬令書曰烈祖以其母嘗請改立故封爵不加遠嫌也

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度人安其政賴令卒尉印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

張樂宴飲景暹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暹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暹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并逸其名鍾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末民間相傳識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識又有識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持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普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

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師歸則部下必亂
歸欲何之弼冀善其言聞於元宗

馬令書曰冀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報
國

即日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士心元宗使龍武
都虞侯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

薛居正五代史曰楊昭憚長沙人父謚事馬殷爲節

度行軍司馬謚仲女爲衡陽王希聲夫人希聲襲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四

昭憚遷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

子爲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

沙兵亂陸孟俊曰楊氏怙寵滅義爲國人患久矣於

是族楊氏 宋史韓令坤傳曰錢俶受詔攻常潤圍

毘陵反爲南唐所敗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

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兵蜀岡逼揚州令坤棄其城

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

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初南唐

遣邊鎬破湖南以馬希崇分司揚州及令坤克揚州

希崇以妓楊氏獻甚嬖之會擒孟俊將械送行在所

楊氏於簾間窺見即拊膺痛哭令坤怪問之楊氏曰

孟俊往年入潭州投我家二百口惟妾爲希崇所匿

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詰孟俊孟俊具伏乃殺之

愚按資治通鑑載孟俊本楚王希萼牙內侍衛指揮

使在國時習見楊氏橫故乘機族之耳

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義代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五

克宏歸弼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弟前戰吾當拒守

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

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

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弼冀

以時方危難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

專殺不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

奔潰南歸獨弼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

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弼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

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球杖笞之曰吾行名景遂弇冀大懼故景遂遇醜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弇冀使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惟心豈可高謝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十一

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從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敵國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弇冀國信以為常元宗十七年七月弇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鈞磯立諛曰太子少有遠見力諫元宗不如息兵養民不聽太子忽忽自失以至暴亡已兵屢敗上痛自懲父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

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

馬令書曰洎冀所薦進士

謂世子之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啣弇冀專殺其說出於揣摩元宗果大然之改謚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弇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侯封安樂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賦詩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十二

樂初弇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弇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弇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弇茂僧書九十一以獻及卒年十九馬令書曰太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瞻禮元宗召見於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太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觀動靜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太平

曰即君聰明智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二字予
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繼以乙者乃
乙其九十而為十九也 南唐近事載木平言曰即
君聰明智預知六十年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
七蓋反語以對也 又曰茂雅言俊德未冠薨上深
軫悼或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煉形於太陰之
中上泫然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甲

元

宋太祖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

著單州單父人仕周累官金部郎中知制誥後復仕

宋至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開寶二年卒

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
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還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
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
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
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太祖已

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奉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
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興國太夫人

愚按前元宗太子叙次內言鍾后生從善此又言凌

氏為其母不知何據

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
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
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
多罷不講嘗製却登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餽菜房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元

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
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衰乎予告之曰昔予之
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繫樂恣驩賞忘勞惜心志於金
石泥花月於詩驗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膏量珠
聘妓紉綵維艗被墻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
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
被翠為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
大德於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懷焉而切切愴家艱之

如燬紫羅綺之鬱陶陟彼岡兮歧予足望復關兮睇予
目原有鴛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
淒心躑躅兮淚漣漣無一驪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
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
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

馬令書曰上命從善遺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
兄嗣守宗廟陛下許入朝實千載一遇遂為書前以
上意後主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十一

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
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宋太祖親征揚
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從主宴
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自為序

馬令載後主序畧云秋山滴翠暮空澄空愛公此行
暢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悽
悽之句君臣廢賦可為盛事徐鉉詩云禁裡花光似

水清林烟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
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
上題詩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為警策

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伐後主遣從鎰貢
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時兵已南渡從鎰留宋館
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閭門趨隨班入即吏亦謂當
有貢獻其介潘慎修

慎修父承祐馬令書曰承祐晉安人王延政僭號以
為吏部尚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為僕射承祐力爭
遂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禮致之元宗以為衛尉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十二

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
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以禮部尚
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 宋史曰慎修字成德為秘
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
師征江南後主遣隨其弟從鎰入貢及後主歸朝以
慎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後主表求慎修掌記室許

之後主殂改太常博士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卒
先是江南舊臣多言後主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
以問慎修對曰渠或昏理若此何享國十餘年他日
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修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
深嘉獎之

以為國被侵且匹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待罪
宋史曰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鑑即奉表請罪

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和制誥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穆送從鑑歸國諭指令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
俟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鑑從後主北歸改名從
浦卒

從諫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

馬令書載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
語爭先名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

虞滄滄海未深

後主賞嘆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吾王及貶制度降鄂

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
為安遠行軍司馬後失其所終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後主四年封清源郡公歸宋授右千牛衛
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過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
賜積瑠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
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士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
三十七子正言亦好學早卒無嗣後主之後遂絕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

遺民間之猶為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封宣城公三歲誦孝
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
後主四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前有大琉璃燈為猫
觸墮地剽然作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
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增劇數日絕

馬令載後主挽辭曰珠碎眼中珍花凋世外春未銷
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

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畧同正
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
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
後主恐傷昭惠常默坐飲泣為詩寫志云永念難消
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
思昏濛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咏數四
左右為泣下

烈祖義弟六人皆義祖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十四

諤及受禪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
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
王江改王魏

江淮異人錄曰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惟夫
妻一日夫自外歸求沐浴浴換新衣坐繩牀終妻曰
君死即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知證

因並塚葬之

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
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為節鎮代知詢為金陵尹
資治通鑑曰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遊燕廢
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諤聞之怒召知

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諤曰忠武王最愛知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三十五

以後事傳公往年知詢夫守議論至今未息借使知
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諤感悟待之加
厚

烈祖初封僊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
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
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枕朱冠金冢文彩煥
爛如生

馬令書曰朱冠紺毛金冢星眼飛禽之枯首也

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皮為大幄號虎
 帳與宿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誇
 憚而歸湯沐數日卒平生嘗語客曰人生七十為大限
 惜生長再探窮極惟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
 知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七
 中錄以表鬼皮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
 所
 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閭中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四

五

南唐書合訂卷四

總校官編 修臣 具裕德
 編 修臣 羅修源
 校對 監生 巨恭本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五

明李清撰



齊州高安人仕州為小校黃巢為亂傅以兵擊賊

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

傅節度使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平王天祐三年卒

高駢表傅為洪州節度使

駢字千里以都護平安南拜靜海軍節度使歷劍南

西川荆南鎮海淮南數鎮為牙將軍師鐸所殺

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邨好學善屬文尤善縱橫

長短之說烈祖為昇州刺史齊邨因騎將姚克瞻得見

江南別錄曰齊邨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



行歎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也齊邨
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即時至此不遣即
有所闕也齊邨感之及貴納為正室 五代史補曰
齊邨素落魄父卒家計盡蕩時姚洞天為淮揚騎將
素好士齊邨欲謁之囊空無以備紙筆於逆旅杜門
坐如此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邨曰秀才何
以不出齊邨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何吝相示乃
惠以數緡齊邨為詩詠投洞天其畧曰某學武無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攻書失志歲華踏蹬身事蹉跎胸中萬仞青山壓低
氣宇頭上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
廢地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步黃之辨有出鬼
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邨窘急乃更
其啟翊日復至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如為鬼
又云某為誠懇萬端只為饑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
加拯救 馬令書曰齊邨初館於娼妓魏氏藉其資
給遂以為正室後封國夫人

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

馮令書載鳳凰臺詩曰嵯峨歷洪泉峯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工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威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燂燂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磽确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鴛鴦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三

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威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舍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窻窄天陰鬼敵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曝曝我栽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福劣同尺護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

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畧我欲烹長鯨四海為禹護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矰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音釋曰令石刻王紹顏奉勅書貞竹無威衰媚柳先搖落一聃小異昇元中勅立

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難常參秘書

五國故事曰知誥聞謀於齊邨齊邨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四

令公當以諸子入代知誥立從之温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

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租賦多見聽用資治通鑑曰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量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邨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令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邨曰安有民富而國貧者知誥從之

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許載
吳唐拾遺曰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宋齊
卿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現錢
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求火撓水求清飲火滅
水清可得乎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

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則至徹之獨與齊邱議事
常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幃

吳唐拾遺曰於揚州孝先寺菩薩院建一堂既高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五

敞徹去屏幃中置灰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
灰為字旋即平之 堯山堂外紀曰先主欲諷動僚
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
齊邱徐融在坐先主舉盃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
起齊邱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先主遽曰
明朝日出爭奈蕭何先主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自
是惟齊邱與謀
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

高祖諱裕小字寄奴彭城人受晉禪永初三年崩
南史曰穆之字道和仕晉為宋武帝所任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內外諸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參涉昏曉舉累官左僕
射卒

然齊邱天資躁褊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
已義祖獨惡其為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沈浮下僚十餘
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六

五國故事曰齊邱既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時齊邱
寓石頭大師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吾兒
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不以忠孝為務命石頭察
之齊邱聞其事遂晨出暮歸歸必大醉或以花間柳
曲歌謳之辭示之石頭乃謂溫曰宋措大狂漢耳溫
由是不介意
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
欲自請出鎮齊邱請徐之儀義祖祖自殿直軍判官握

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為相齊邨自以資望尚淺或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為大將軍烈祖以吳帝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邨託不得已而起

江南野史曰嗣主與齊邨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

遂拜中書侍郎遷左僕射平章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七

資治通鑑曰齊邨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及除左僕射致仕更名應天寺曰徵賢寺

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邨左右之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帝謙恭無失德

江南野史曰吳主宮禁內嬪御貴戚聲效嘆輒之微齊邨莫不知之以陰聞金陵

烈祖懼羣情未協欲待嗣君與齊邨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邨齊邨默計大

議本由已今若遽行則功歸於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為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同爭纔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邨遂頗見疎忌留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闕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齊國建猶以勳舊為左丞相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邨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八

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為侍中李建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邨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

馬令書曰齊邨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遞詞喻之不為改官

嘗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邨不悅

因出齊邨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邨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為公侯絕吳太子璉婚

馬令書曰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

久之表言情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

資治通鑑曰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又自陳為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邨歸第白衣待罪而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九

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朕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瑒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浸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邨陰謀間契丹使與晉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果隙齊邨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特判傳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邨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

因詔與宴飲齊邨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足矣

資治通鑑曰乃言朕烏喙如句踐雖與共安樂有之乎

齊邨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怒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十

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

江南野史曰改其故里為受親里坊為衣錦坊 資

治通鑑曰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與烈祖愛之屢欲

以為嗣齊邨並稱其才以齊王年長止王由是怨齊邨

元年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邨之客最

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大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邨時謂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邨為鎮海軍節度使齊邨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

堯山堂外集載齊邨表畧曰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朵峯壘永作乞骸之客 資治通鑑曰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

知公故不奪公志 江南野史曰嗣主深居宮禁大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訂 卷五

十一

失統馭齊邨每犯顏諫正陳以昧且之微馭朽之危不從以為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多肆排毀加以年既衰暮自負歎舊不能折節隨時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所謗乃嘆曰烏盡免死弓藏大烹矣因乞表歸九華舊居 愚按常夢錫江文蔚皆直臣何概指為謗野史多黨齊邨故云云非實錄也

賜號九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

資治通鑑曰齊邨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忽悒尤甚 鈞磯立談曰齊邨初佐烈祖招徠

俊傑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引用羣邪一日孫晟見齊邨曰比日所除羣聽不愜齊邨曰令大業草

創實藉衆俊晟曰不然昔墨子見染素絲者歎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

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夏傑染於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訂 卷五

十二

羊辛岐踵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為天下戮今九重淵深四聰之路不宜壅塞若左右前後至至霧集或移乾斷君方挈其契領無及矣又數日韓熙載入見曰今日出郊見羣兒為飛鳶之戲緩急在掌或上或下及空迴風迅羣兒縱去線索如鼓危絃其聲琮琤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滄洲杳渺之外羣兒躡斷緒窮荒徑盡日不得令世事大

似此齊邨曰吾方思之及馮陳黨成齊邨不得已避於九峯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

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邨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眾乃收所下詔

馬令書曰元宗心既悟齊邨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 愚按陸書本紀內言宋齊邨蕭儼極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十四

不聽賈崇乃叩閭請見此言齊邨之諫在上心既悟後恐亦惡齊邨者故沒其善也

或謂齊邨先帝舊勳不宜久棄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

李弘義始末見陳覺傳

覺至福州不敢言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邨上

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

鈞磯立談曰齊邨復得政柄更思自完首開拓境之說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蒙晚舉全國之力頓兵旼閩徵發芻粟四境騷然李建勲賦詩有粟多未必全為策師老防須有伏兵之句已如言

齊邨方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使復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邨為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齊邨固讓仍為太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十四

江南野史曰齊邨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初援壽春齊邨聞之曰斯乃蹴鞠射括之徒焉能總眾以禦勅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因表乞急詔還不從

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饒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

齊邨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為德於是周兵皆駭
正陽而壽州之圍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徽
古同為樞密副使皆齊邨黨專肆無臣禮自度事定必
不為羣臣所容若齊邨專大柄則可無患覺乃乘間言
宋公造國艱危陛下宜一以國事委之元宗意謀出齊
邨大哂之會鍾謨使還扶周為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
善李德明欲為報屢陳齊邨乘國危竊懷非望且黨與
眾謀不可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五

馬令書曰齊邨居權要三十年惟欲人順已一言不
同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
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給之相傳言齊邨少時曾夢
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
黨輒言宋公之為有不善則曰不用宋公之言每舉
一事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卒以
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邨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
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

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
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
之以餒卒

江南野史曰齊邨初囚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
資治通鑑曰唐主命鎖其第穴墻給飲食齊邨歎
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江
表志曰齊邨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
令公捐館方供食家以人絮塞口而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六

縊醜繆覺徵古皆誅死
唐餘紀傳曰初齊邨用啟事投贄有云城上之鳴嗚
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豈
堪憂悵萬端無奈饑寒二字識者占其必殁死至是
如其言 南唐近事曰齊邨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
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
引退庶幾保全果餓死 馬令書曰齊邨為文有才
而寡學議論詭誕自以古今獨步札不工而亦自矜

銜嗤鄙歐虞馮延巳工書遠勝齊邨而佯為師授以
求媚齊邨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
虞世南何堪也其狂替如此

未幾元宗燕居見齊邨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

江南野史曰嗣主至南都宴百僚殿上忽見故太傅

齊邨自陞趨進惡之入而得疾遂殂

後主立名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邨敗時年七十

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七

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非富貴滿溢猶不知
懼狃於要君闖於知人罅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

馬令書曰齊邨之事果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

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

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

又要敬於我又冥禍於我其意以社稷之功自任也

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

竊之計萌矣伐南闔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遂常夢錫

韓熙載江文蔚以問其忠言然則齊邨之死自速辜
爾

論曰世言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堑可當十萬國老宋齊
邨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邨以反
間死

江南野史曰孫忌使周世宗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

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餘萬未易可圖世

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八

忌曰精甲利兵雖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

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

老宋齊邨智謀宏遠機變如神乃王猛謝安之徒斯

亦可敵十萬之師世宗聞而惡之又曰唐遣鍾謨使

周世宗使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難定然宋齊邨

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邨之死亦由是

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

大澤之間不以仕為得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邨擅衆

譽於江表觀其人識時之治亂矣周師犯淮南齊卹實預議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卹機變而問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卹殺之故其黨附會為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卹事盡黜當時受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周宗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使閑於賓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仗恩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日洽烈祖鎮金陵為都押衙

馬令書曰義祖卒於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遠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靦顏而已

時用宋齊卹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官馬步都虞侯蔡弘業為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

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宗請問曰若主上西遷

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卹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代禪亦請諭齊卹齊卹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將還留與飲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大悔懼後數日齊卹馳至金陵為儉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乃已但黜宗為池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

五國故事曰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

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內樞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卹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燕道舊為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卹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

為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躋躋猶為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摺襟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三

馬令書載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於成績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戲國之安危惟茲准向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

馮延魯代為留守會周隔廣陵延魯自斃而逃見執於周人束縛桎梏僅免死

五國故事曰宗阜於財每自淮上通商市中國羊馬及世宗謀渡淮乃使軍中蒙一羊皮執一馬偽為商旅渡浮橋而繼以兵甲遂入臨淮

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為異俄宗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大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為後主后

馬令論曰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况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畫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三

貞抗周宗豈足識此 愚按此言未盡彼畫錦朱輪 翔翔大一世之統者而今安在亦戲事耳

徐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為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為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

烈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至是察知詢必敗友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叅代吳秘計

唐餘紀傳曰周宗自金陵來東都以禪代事告宋齊邨齊邨請斬宗先主將從之玠力爭曰齊邨欲罪宗嫌議非已出功歸他人耳今天人之望已協如斬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五

誰復倡言者且業成在一旦而敗於齊邨一言非計之得也不可先主大悟然以阻齊邨不得已黜宗為池州副使未幾玠與馬仁裕等定議召宗還金陵復舊任仍諷吳重臣李德誠周本等奉表勸進玠與吳攝太尉揚璘奉禪詔至自廣陵 資治通鑑曰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揚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而謠邪之夫專事改更咸非急務陛下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

馬令書曰玠妻楊吳武王女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又曰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仇為天及觀舊治乃感憤卒向也不能即死以全節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從一而終者異矣

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五

五

不復預政老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為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南唐書合訂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六

明李清撰

張李嚴游列傳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為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六

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為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跡進禮部侍郎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為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年才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屬

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

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猶工詩父德誠為潤州刺史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二

江南別錄曰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

江比明德誠盪救兵已入城

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六

江南別錄曰義祖見之嘆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

婁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

徐氏為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事所交皆寒峻裘馬取

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策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

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

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烈祖雖

從之未有命建勳遽命舍人草制

資治通鑑曰建勳疏言事意留中既而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

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馬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

南唐近事曰建勳鎮臨川與寮屬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訴以赴鎮日近闕器用儀注建勳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莫作循

州刺史看

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為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泉石

馬令書曰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妻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致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

澄懷錄曰建勳嘗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或談及猥語則急起擊磬數聲曰聊代清耳馬令書曰建勳因為詩見志有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句
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

他日斷碑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及國
亡公卿冢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邱當國
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
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亡
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
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
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帛以贖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嚴續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後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
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

資治通鑑曰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請以
廬州刺史劉威權主軍府行密不應及將佐入問疾
行密曰留幕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
何時行密子渥為宣州觀察使行密曰吾命周隱召

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語隱隱未出見牒猶在
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如宣州召之渥尋至廣
陵行密薨渥嗣是為景王 馬令書曰溫與張顥謀
弑渥約分其地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
之間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
易為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
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莫敢
對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可然恐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
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事公否不若
輔立幼主漸以歲時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敕
納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敕宣之乃
渥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
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
者感動顥氣色皆沮隆演乃得立是為宣王顥由此
與溫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說溫曰今捨牙兵出

外禍至矣溫憂之可求因說顓曰公與徐公同受顓托議者謂奪其衙兵是將殺之然乎顓曰右牙欲之事已行奈何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顓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以一飯况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佯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由是不行顓覺可求附溫將殺之可求詣溫謀先殺顓及紀祥等歸以弑渥罪

宣王建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五代史曰溫徙鎮金陵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能用及知誥秉政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征伐四方常以復興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能屈節乎宜先建國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 資治通鑑曰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以女

妻其子續

可求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

十國紀年曰宣王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溫曰吾若自取張顓之亂嗣王幼弱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迎丹陽公溥監國隆演卒溥即王位是為讓皇 愚按通鑑以可求無是言故不取然可求前後所謀不知有吳止知有溫未必不有也 資治通鑑曰可求復屢與行軍副使徐玠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可求等屢言之不已溫將從之會疾卒不果 太和二年卒 愚按可求生平知畧甚多止就本書所及與烈祖相

涉數事節錄之耳

續十餘歲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未出池州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齊邱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九

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卒為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螭蟬賦譏之湘山野錄曰江文蔚作螭蟬賦譏續畧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眾以橫行之句續深報之

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

馬令書曰續晚歲猶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真有學識性方言直動多忤物續薦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屬疾遷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游簡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十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叅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眾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林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譴決杖流饒

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

歸於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賁以敗盟吳越王怒挾其口

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

簡言簡言不辭時其子遜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

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

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惟嵬元

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微後福意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

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

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

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親事卒

年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六

十一

南唐書合訂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七

明 李清 撰

徐喬陸高等列傳

徐鍇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

昭宗諱睦為朱溫所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十二

無學士草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詞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為其佐

元暉少賤不得其系著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黨於朱全忠弑昭宗後為宣徽副使王殷等所譖全忠命斬於市追削為凶逆百姓

延休棄去依鍾傅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江都少尹卒

青箱雜記曰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為義興縣令
縣有後漢太尉許馱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
滅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
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曰談馬言
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
重字数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辨齋白之比
也

二子鉉錯遂家廣陵錯四歲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二

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
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耻之杜門不求仕進鉉
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
於烈祖未及用而崩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
奏授記室時殷崇義為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錯與鉉
竊議之崇義方得君証奏錯泄禁省語貶為江尉歲餘
召遷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
望至淺不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

元宗愛其才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

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

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

錯久次當選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

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

居清要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錯頗快快簡言徐出妓

佐酒所歌皆錯詞錯大喜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

歸以告鉉鉉嘆息曰汝癡絕乃為數闋歌換中書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

乎錯比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序

馬令書曰錯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君臣上

下互為資飾

士以為榮錯酷嗜讀書隆冬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

周載齊職儀

愚按周載史皆無傳惟隋唐經籍志載齊職儀五十

卷皆註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又隋書載齊職儀志五

卷註徐勉撰而不言周載宋經籍志內亦無此書

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條對無遺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

充山堂外紀曰常言集賢院即吾家

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嘆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錯及鉉嘆曰二陸之流也

晉書曰陸機字士衡雲字士龍俱吳郡人號曰二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四

吳平入洛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後俱為成都王穎所殺

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

韓信淮陰人以功封齊王彭越昌邑人以功封梁王

俱作謀反族

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手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

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年餘國破遺文多散逸

裨史曰鉉與弟錯同事南唐天性友愛飲食起居必共鉉以直諫見逐錯思念不已遂病心狂其母請於後主曰今鉉竄而錯病欲死是兩棄之也誠不忍其相繼殞歿願令錯鉉俱取後主憐之召鉉遂錯病尋愈 邵思野說曰錯曾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猫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五

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錯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而已

喬匡舜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膳稱烈祖輔吳用為祕書省正字開國宋齊並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並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

氏者意齊且舉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工每相與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工出鎮豫章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名為薦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搖動人心流撫州然卒不能行也後主嗣位復起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又滯名場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六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縣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為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遠索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

斤昭符亦不憂色徐命舉索納庫中十六年元宗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為進奏使置邸大梁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宋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

五國故事載昭符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

太祖笑因置不問時後主數貢宋幣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名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宋師來伐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後主降罷奏却不得調卒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七

高越 附兄子遠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

南唐近事曰鄂帥李公優待之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書題鷹一絕於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

告而去 馬令書曰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
薦詩誦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翻未肯平原淺草飛
盧文進鎮上黨其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
越又從之遂為之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
女學士因以妻越

馬令書曰越聞而慕高往謁文進以女妻之

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
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
越上書訟之出為蘄州司戶叅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
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
徙廣陵令選判吏部歷任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
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
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不徙官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
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
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世嘆其清

遠字攸遠父操素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冲淡遇事
有奇節杜門力學烈祖受禪招徠四方秀傑得遠以為

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

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成府書檄累官

至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瀋修吳史未成而

卒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

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叙事詳密後主嗣

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九

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所

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

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在者遠有精識方遠鎬

入潭州湖南恚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

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為過後如所料

乃服其先見

愚按馬令書以為高越言未知孰是

李貽業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

蔚舉進士拜監察御史累官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書侍郎孫忌草遺制

愚按宋后傳云孫忌懼魏岑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此云大臣欲之命忌草制則是大臣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非忌意也宜辨

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為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

唐餘紀傳載貽業言曰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語

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議乃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

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事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踈豁大抵如此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

五代史曰習趙州昭慶人少事趙王王鏐常遣習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兵從晉張文禮弒鎔晉遣習討文禮不克用他將破之拜天平節度使明宗立徙鎮宣武以太子太師致仕卒

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

江表志載韓熙載江北行狀略云某竊思幼雅便異諸童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怯議圍授豹畧於瑯琊方酣勇戰於是攫龍領編虎鬚連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勁敵不攻

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推聖壘不過良時

孰能言志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急賢共理倂漢

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說學而又鄰邦接吟

敵境連封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

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

言武畧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命將拉龍

使兵合虎勳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化舉六宇地方

千里慢洒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

沆氣况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賓是敢輒述

行藏鋪畫毫幅况聞烏有鳳草有芝魚有龍泉有醴

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乏人理足以副

明君之獎善恆聖代之樂賢云云

時烈祖撫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

和常淦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

在京洛早負才名獨落魄不偶亦不介意烈祖受禪召

為祕書即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踈

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

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

即位

馬令書曰烈祖殂元宗即位改元保大熙載上疏曰

踰歲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不可為訓時雖可其

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

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

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

北史曰紹宗燕太原王恪後先事爾朱榮及兆兆敗

自歸齊神武神武病篤世子憂侯景叛神武曰少堪

敵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神武崩

景果叛命紹宗討破之

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無所回隱宋齊土馮延巳

等皆側日元宗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

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

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侯我主進

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印為請止削官遣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立談載疏曰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

用又數言齊印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印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十四

議北伐熙載曰北伐本吾意但今已不可郭氏姦雄曹馬之流

武帝姓曹氏諱操沛國譙人輔漢拜丞相封魏王專

漢政宣帝姓司馬氏諱懿河南溫縣人拜太傅專魏

政

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軍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闕於機會經營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

師大事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

五代史曰熙載初與李穀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爾及周師征淮南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為也 宋史曰世宗平淮甸嗣主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後主襲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為兵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十五

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熙載頗自悔 陶岳貨志錄曰元宗時釋熙載請以鐵為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舊錢稍大而輪郭深濶既而是錢大行公私以為便與宋史不同

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益甚

馬令書曰熙載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

以舒雅之徒為門生高第由是月入不供及奉使臨

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訖之

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

其奏云言偽而辨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賚尚

優而謂厨無盈日過與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

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

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疵又憐其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悴免逋欠使資於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

洪粉身未報

蓄妓數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闕然

釣磯立談曰熙載月俸為羣妓分日不能給常敝衣

屨作瞽目者操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

以給日饌陳致雍家屢空蓄婢數十輩與熙載善亦

累被左遷公以詩戲之云陳郎移色如裝戲韓子官

資似弄鈴後主每伺其家宴命待詔顧閣中輩丹青

以進 五代史補曰熙載女僕百人每延賓先令女

僕與見或調戲或毆擊爭奪然後熙載緩步而出習

以為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無不升堂入室與

女僕等雜處後主以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

畫圖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

為千古笑端

周密癸辛雜識曰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載懼禍因肆情坦率破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

樂後人因晝夜宴圖譏之 愚按後主待熙載甚厚

安有懼鴆事避入相為是

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

馬令書曰熙載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畧曰臣

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

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

未報

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嘆曰孤亦無如之何矣

馬令書曰後主笑曰吾今乃知卿心矣

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

馬令書曰熙載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得失書曰皇

極要覽

後主手勅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

曰吾竟不能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九

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

章事

江表志曰時所司以為無贈宰相故事後主曰當自

我始徐鉉祭文云黔婁之食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

入泉扁

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

安字安石晉尚書僕射錄尚書事

著格言

宋史曰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笑其言

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馬令書曰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

譽道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歸焉文既成但叙

其譜裔品秩而已續嫌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却其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九

上寫一關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

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

初熙載嘗使周

馬令書曰熙載奉使為感懷詩三章署於館壁云未

到故鄉時將為故鄉好及至親歸得爭如身不列日

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

歸來窻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間舊居

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

人今作江南客再作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
衣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
何不食剥羊皮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紉故爾時皆
不喻迨熙載去乃晤使追之不及

及歸元宗歷問周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
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馬令書曰熙載才高氣逸舉朝未嘗拜一人中原使
至熙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德况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然喜獎後進每

一文可採輒自繕寫仍為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

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為神仙中

人及卒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

殿又曰宋齊邱自著碑碣託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

鼻曰文臭而穢 江南野錄曰熙載性好謔有投贖

荒惡者使妓注艾薰之使來喫曰子卷何多艾氣

南唐近事曰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攜示熙載

熙載託以目病明請自為吟之曰耳聾加劇恐不聞

陳大雅 補遺

陳大雅不知何許人後主時為衛尉卿宋師圍金陵劉
澄以京口降吳越盧絳傳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議
請降其日後主悉坐群臣殿下問計丞相徐鉉等皆唯
唯陳喬請遣人冒圍悉起上流兵背城一戰大雅舉笏
言曰今都城受圍遣何人犯難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
審已懦者能強為派一行所謂板蕩識誠臣也大雅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拜言曰方今覆水難圖恐不克辦後主曰自割江以來

亡形已見屈奉中朝唯恐獲罪今煩大討旅拒既久暴

輸降款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答然後

請命大雅曰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

州朱令贇志不營私大雅曰令贇懷諫懼非解紛才臣

請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願竭駑蹇若與令贇共事

必無益也後主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談高樓今但欲為

任蠻奴計

陳書曰任蠻奴名忠隋將韓擒虎伐陳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降仍引擒虎入南掖門臺城遂陷

何所託命因歛敵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贊等軍督促即行大雅以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贊亦圍聚江西

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觀令贊倍道星行令贊不能用乃於潯陽口縛大筏載糗糧軍資數十萬計行至石

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幕幕籠罩營上令贊懼引軍行次日至虎蹲洲軍士望見宋師上有氣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

如翔鸞舞鳳狀咸知不敵令贊謂大雅曰僕此頭願決為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歿無益也煩卿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耳北兵氣象如此願明算審敵勿輕舉於是大雅馳還冒矢石潛入若臣相持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其日軍果大潰令贊死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喬維經闕下大雅拜辭後主投殿角井中衣掛井幹不得促決兵入引出之統帥曹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

隨後主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龔慎儀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寶三年宋太祖欲討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

鋹南漢主降宋封恩報侯卒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今敵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入廷則百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

之師不出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大小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承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人違天不祥好戰危事

宋史載書曰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

蜀橋柅曰蜀主孟昶遣使賫帛書通好劉鈞尊為天子為疆吏所獲太祖怒遣將王全斌劉光義等來討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自比孔明人皆笑之及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

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言

逃被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子元詰統之守劍門劍門不守元詰奔還昶乞降

兵莫疆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

宋史曰筠并州太原人仕周累官昭義節度使加兼侍中太祖受禪加兼中書令筠延使者升階置酒作樂遽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泣不已約北漢主劉鈞舉兵曰吾有僊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僊珪愛將善用槍撥汗駿馬日馳七百里故誇焉太祖親征兵敗走

保澤州圍之城破自焚死 宋史載書曰人之情端

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生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慎望福多出於不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五

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之臣獻強國之策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饒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衆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并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饒道畫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洶洶則舟中皆敵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

宋史載書曰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本朝當楊氏建

吳亦貢莊宗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未違以至
交兵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
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繞行萬里之兵頓息患
民和衆於今賴之足下祖德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開
霸業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若介然不移有
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
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
修怨自生讎敵幸而小勝莫保其後不幸違心大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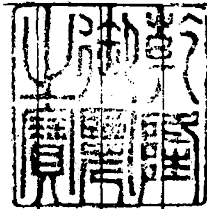
三六

去矣

史館修撰潘佑辭也銀得書怒因慎儀不遣後主表聞
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歸後主之亡也慎儀為徽州
刺史會昭惠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
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
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愚按盧絳入閩猶以不忘唐為名慎儀閉城拒守何
心拒盧者降宋之媒也以其未官遇害故得免列降

附幸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七

三七

南唐書合訂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八



傳

明 李清 撰

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

燧汝州郟城人破田悅平李懷光俱立大功累官同

平章事北平郡王拜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謚莊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仁裕母方孚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
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更烈祖
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
即日渡江定亂

馬令書曰義祖入誅瑾黨騎將李章素善瑾與同六

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

士耶時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後累建功

至虔州節度使為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編 修臣 羅修源

校對 監 生 臣 蔡本俊

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唐餘紀傳曰
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啟禪代宋齊邱問
之先主請斬宗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裕邀徐玠共
爭宗獲免因與玠定議決日行禪召宗復本職且諷
李德誠周本等勸進 馬令書曰烈祖以女妻之是
為興國公主

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烈
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廉平甚得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心

唐餘紀傳曰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嘗晏勲舊於天
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命與本及李建勲埒
未幾復晏齊邱及宗於崇英殿獨仁裕與俱道舊為
樂他將相莫得預

昇元六年卒於鎮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
仁裕任遇畧等宗力贊禪代遂輔政後富盛冠一時仁
裕資長者獨退安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

謚曰匡

仁裕有子文義 馬令書曰文義以廕授千牛備身
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為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
庫爭取金貝文義獨取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民皆
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
妻朱氏大將軍業女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
能率其妻如此

刁彥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
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
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使家人扶其母已俟道左泣
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
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
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
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
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

擁吳王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讎以獻
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
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伏劍土
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嘗從知
訓晏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語烈祖

資治通鑑曰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知
諫以兄禮事之 馬令書曰知諫溫第四子與悟喜

文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嘗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四

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
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知諫以
謀告烈祖烈祖獲免

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使追殺之及於塗舉
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誅書
嘆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為環衛
遷至天威軍都虞侯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
尤被害彥能請築堤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

立出為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
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嘗與
李建勳相贈答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
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晏飲
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

王輿

王輿合肥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校從周
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五

小營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色不欲行本曰爾
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
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自
行今為爾功勞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
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侯烈祖輔吳以
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侯

馬令書曰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猶難其人
乃委輿

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與兄綰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

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毀之帥麾下入辭因斬宣焚掠城郭率眾五千奔後唐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傳拯吳虔州節度使綰之子也 愚按通鑑所載事在唐明宗長興二年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六

書言附梁誤

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心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母與中使遇廷堅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

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聾亦無癱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

馬令書曰初輿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下墜能避富貴及是悟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為使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七

高審思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虔州有功為人厚重沉默烈祖愛之為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畧守堅城何太懼耶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備保大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善守亦審思遺績也

鈞磯立談曰審思守壽春躬率士卒繕完城塹樓櫓渠峇色色整飭或謂其懦審思笑曰兵固多變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耳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後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又為棚車載兵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焚之立盡又為地道潛攻向城而隊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為潛機載勁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行地中逃出北兵前曳薪揚塵全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睨眙皆以為從天墮也審思又發縣門出眾卒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椽史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愚不能及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王會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殪徐納弓設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王彥儔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後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至吾亦叢甲為內應既夜六人如約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詣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誅懼有伏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眾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曰

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邨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兇亂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盧文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李克用養為子賜名嗣源莊

宗過弒即位長興四年崩

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

五代史曰文進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

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弟存矩文進有女幼

而美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心常歎

之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不克遂

奔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愚按此女即前美而文號女學士以妻高越者耶抑另一女也

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五代史曰文進殺行軍司馬馮知兆副史杜重貴送

款於吳吳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

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

丹將士皆再拜為訣乃南奔吳以文進為天雄統軍

宣潤節度使

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失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

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

之名還

五代史曰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奔契丹為後唐患者十餘年及南奔始屈身晦跡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

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先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三

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臨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晝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馬令書曰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壑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

由是自負反覆南北終無挫衄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

五代史曰金全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以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慚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三

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往下詔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暉南走見殺金全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賫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高祖不能詰

晉高祖時

高祖姓石諱敬瑭沙陀人借契丹兵滅後唐稱帝天
福七年崩

為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
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
仁沼至醜殺之

五代史曰漢榮教金全留已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誅
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
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四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
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凡所賜與甚
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廉士也為人如
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
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
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

全節大名元城人卒贈中書令

漢榮懼給告日郵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

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

五代史曰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父寃漢榮大懼給
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不遣仁沼之死其
二子將訴於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
信之遂叛送款南唐

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逆金
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
帥數百人來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五

五代史曰行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
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
安審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裕帥餘兵扼
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殺之

五代史曰馬全節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斬千五百
人以餘兵并承裕獻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
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
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 資治通鑑曰馬全節送監

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於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為出師劉彥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一

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公淮巡檢使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

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敝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能復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王崇文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高烈祖妹廣德公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一

愚按李建勳妻義祖女封廣德公主無二廣德理恐

誤

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

資治通鑑曰李弘義同吳越兵大敗唐師吳越追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陣於崇文後追者乃還馬令書曰福州之役雖為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

下則王建封劉從勳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

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十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

唐餘紀傳載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地屬勳舊盡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賈怨古人不免况嗣君新服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

文不為止

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朱匡業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人故自少得幸從征討功冠諸將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匡業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侯嗜酒使氣

唐餘紀傳曰匡業醉後恣意殺人無敢見者惟妻鍾氏褰幃一呼懾然而止

烈祖優容之出為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罇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間以方畧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南唐近事載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為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皆有

功擢神武都虞侯後主時為吉州刺史金陵破令堅與
袁州刺史劉茂忠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
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
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帳中者踰時卒茂忠知
無助遂降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為濠州刺史
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一

資治通鑑曰吳武昌節度使李簡卒徐知詢時以簡
婿鎮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不從
知詢怒曰劉崇俊凡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
獨不得耶

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
使過淮剽掠美女良馬自奉元宗陞濠州為定遠軍因
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大寧公主然亦惡其為人
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

不解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
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
謚曰威

皇甫暉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

五代史曰暉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留屯
貝州是時唐莊宗失政天下離心暉夜博軍中不勝
乃與其徒謀亂劫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得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一

以先得魏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
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去家思
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過公當與我俱行不
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
主在上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
出此不詳語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
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詣裨將趙在禮從之夜焚貝
州入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

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
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
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
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
終唐世常為刺史晋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
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
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郵我乎不然袍起
坐中在禮懼遂出器幣數千與之飲以酒暉飲自若
不謝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五

契丹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
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
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
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侯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
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
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

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
陣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走入
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逃暉無所歸方斷橋自
守周兵涉水踰城入執暉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五

宋史曰暉鳳衆號十五萬塞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
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列成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
整陣出太祖擁馬頃直入手刃暉中腦并鳳擒之
國尤聞語曰太祖挺身力戰劔血服衲既而擒暉
默記曰世宗親征淮南駐驛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
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
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
也是時唐嗣主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
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
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
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朔日
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

鎮州趙學究即諱王善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微服往

訪之學究曰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與已如何曰非

敵也學究曰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

曰兩軍勝負如何曰彼勝我敗畏其出兵故問計於

君學究曰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

乃山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

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誠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

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五

得志太祖大喜命學究指路學究遣人前導即下令

誓師夜出小路跨馬浮西澗以迫城奪門入既入暉

始聞之率親兵援甲與太祖巷戰三縱三擒既主帥

被擒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

計數遂下滁州

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欲暫卧

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南北勇怯不敵

臣在昔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兵甲之盛昨退保滁

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默記曰世宗見暉於箚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

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

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兩朝大小數十

戰未嘗敗因盛稱太祖神武

世宗賜之馬及衣幣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

默記曰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

查文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五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

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

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盡取去文徽不言

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

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名與語偉其論宋齊

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

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

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

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王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

愚按延政乃延義弟本書作兄誤

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為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剋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

沈括夢溪筆談曰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

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歸語妻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遣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妻夫婦罪當死不致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獨生也詞氣慷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戢兵而入一城獲全

元宗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

吳越備史曰弘義本名達先據福州歸欵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遣其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忠以偽敕使入覲弘義以覺初不宣命不從覺乃與監軍使

馮延魯自建州興師弘義乞師於我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唐師弘義歸我更名瑞賢遣弟孺賓請入覲從之忠遜王即位納駱胡進思言於王遣歸任復貳於我謀歸金陵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擒誅之傳首國城夷其族

偽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

馬令書曰誨曰越人無信未可速信文徽曰久則生

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文

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人

青箱雜記曰王審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刻去文

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

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款歸江南既又叛江

南命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

團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愚按李仁福即李達是一人四名矣福疑即達字

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為治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瘡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詎過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文

邊鎬

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改元

馬令書曰改元永樂

置百官度嶺襲虔州

馬令書曰遇賢庸懦無統御略賊率各以便宜攻剽
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為州兵所窘復告神神曰可
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

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
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率所部討之鎬為監
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
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降語賊衆遂潰其
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三

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為行營招討
洪撫饒信歙州等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纒數
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
洙與鎬進丘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
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騎繚出建兵後與敬洙鎬夾擊大
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
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尤無道
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

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
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
陵

資治通鑑曰鎬趨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欲重賂
鎬奏乞留居金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
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鬩闔
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希崇無以應與宗族
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山谷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三

餘紀傳曰時湖南饑鎬大發廩賑之楚人大悅先是
南唐欲取湖南以鎬多藝便詐為僧游長沙弄鉞行
乞過城恒擲起鉞度門高下及來湖南人頗識之
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
敗績遂失郴州鎬懼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
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
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
我

資治通鑑曰時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

馮延巳為相矜平楚功不欲取費於國專招傲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飯沙門希福

馬令書曰初平建州民所寇獲惟以全活為務聞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邊和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一

紀綱類弛不之問初咸師朗來

資治通鑑曰漢淮北羣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招納之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唐

以所部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圉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

部取草燒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鬪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為將旦亟斬闕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

資治通鑑曰孫朗等奔朗州王遠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眾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十二

遠悅厚遇之

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遠周行逢來攻資治通鑑曰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遠曰唐必伐我奈何遠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

鎬亦備言已聞人謂忠順信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

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
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驗十四年周
師大入齊王景達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兵為大將戰
敗被執世宗命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
請盟乃歸縞卒於金陵

王建封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
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入我
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
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
攻福州李弘義圍之

唐餘紀傳曰以王崇文為招討使建封為副使益兵
會伐

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感危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
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

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
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欲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
遂潰而歸

資治通鑑曰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
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
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
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遁城北諸軍
亦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兵未及治也建封內
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
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
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
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謀進退柄
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冲
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

劉彥貞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武王數有功烈祖受禪以舊恩贈太師彥貞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

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

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稱強濟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

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

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

田皆潤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

價售之乃復醵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

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

然推倡以為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

固位久之入為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

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

里戰艦衝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

受敵燒營退保正陽

馬令書曰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

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為援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

陽

唐兵斷正陽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

陽

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

張延翰咸師朗皆關將無籌畧見周師退以為怯惟恐

不得速戰士未及時即督以追

馬令書曰前軍張全約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

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

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

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攫拳狀飾以丹碧立陣前

號健馬牌又以草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

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於

陣時國家喪地千里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王事議

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不復錄其孤

南唐書合訂卷八

陽

陽

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九

明 李清 撰

柴何陳林列傳

柴克宏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

資治通鑑曰朱全忠攻淮南自申州抵光州使人謂

再用曰下我以爾為蔡州刺史不下屠城再用嚴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

不足辱王威怒若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

東旬日去及攻壽州不克渡淮再用抄其後軍斬首

三千級獲輜重萬計

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為宣州巡檢使

初至城墜皆堙圯不治吏云自田頌王茂章李遇相繼

叛

唐書曰頌廬州合肥人行密據廬州擒趙錞孫儒皆

有功表為寧國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願

至揚州見行密左右求貨不已獄吏亦有請怒曰吏

覲吾入獄耶又求池歛為屬不許始有叛志是時錢

鏐部將徐綰叛迎頌攻錢塘北門圍急行密恐頌得

志為已患召還怒遂叛行密遣將討之軍敗被殺

五代史曰王景仁廬州合肥人本名茂章少從楊行

密起淮南後為潤州團練使行密卒子渥自宣州入

立以茂章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茂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惜不與渥怒攻之遂奔錢鏐梁太祖召之歸梁累官

至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末帝立為淮南招討使卒

贈太師 馬令書曰徐溫弒渥立隆演專政宣州節

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遣徐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

玠乘酒呼曰君入謁是也不爾則反遇怒曰君言遇

反弒景王者誰溫聞之怒以河南節度使王檀代遇

遇不受代溫命柴再用執其少子至城下誘之遇開

門降再用斬之夷其族

無敵為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

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

候好施子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

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大

言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

故不遷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

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

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三

宏所將財贏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

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

何給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

校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台克宏歸以神

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以為克宏可任卒

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促其歸克宏曰吾

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

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

者以狗

資治通鑑曰吳越遣丞相吳程督衢州刺史鮑脩讓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修讓等先戍福州與程

有隙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

幕匿甲士於中聲言中書舍人喬匡舜使吳越今往

迎邏者以告程程曰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妄疑唐兵

登岸徑薄吳越營晟不力戰縱趨程帳程僅以身免

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四

人

馬令書曰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

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

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眾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

帝賊走朱匡業方至克宏善遇之

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

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

莫不痛惜謚威烈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為將徵古抑

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孛戮元宗始用
焉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為言

何敬洙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

簡上蔡入累官武昌節度使兼侍中

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
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寶硯過顧曰孰敢毀此敬洙時
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為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五

曰簡聞硯毀命擒至皆謂必死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
與旬日簡謂已逃亦不問會有烏逐簡噪避之隨至大
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故思之語未畢敬洙
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
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
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益愛之

江淮異人錄曰董紹顏能知人嘗詣簡簡出諸子示
之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雖貴

然不若此平頭也

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侯
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聖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
已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然以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
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
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勞坐
廳事與賓佐譚燕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析曲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六

皆厭服而出

馬令書曰會連歲出師楚州地當供億民不知勞亦
敬洙為之節度也

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
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
度使王進遠領所部舟師入江南境進遠奉詔行且遣
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
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

與兵民俱死於此大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遠狼狽去人重其決

南唐近事曰建隆初故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日

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全吾命得非爾

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翻然下食何掌中

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

上將軍蒞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四年二月卒年

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陳誨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

鐵

馬令書曰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為陳鐵事

長事王延政為將我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

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

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

徽駭異用為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

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

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州

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徽暗而貪功即率

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

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

唐餘紀傳曰誨素善水没入江鑿吳越樓船沉之仍

以木作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

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

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聞人能料閩

情宜先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

曰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

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

獻馬先進於金陵用鄭彥華為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

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為劍州節度使兼

侍中誨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

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

馬令書曰誨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

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為留後名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謙忠烈

南唐近事曰誨嗜鵠馴養千餘誨自南劍牧拜建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九

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群鵠先之富沙舊所無遺又嘗早衙一鵠為鷹鷂擊投誨懷袖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鵠

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族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建州旌節諸子悉至顯官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事闡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為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闡亡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

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承德來爭

宋史曰承德并州陽曲人周駙馬都尉累官防禦使世宗即位徙義成軍節度時承德父穎為隸人曹澄等所害澄奔南唐會議南征承德請行自効許之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十

至壽春大敗唐兵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劉仁贍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承德俸其甘心太祖與承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唐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隴下瞰營中承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唐人果空砦出闕承德亟登隴發伏馳入據之敵眾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唐人開南門遁俄又敗千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千艘唐人多

溺死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授武勝軍節度會出師討
金陵永德以已贊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真宗時
進封衛國公授太子太師咸平三年卒

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
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

馬令書曰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

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捨之而還

及割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十一

後主時常密言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
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請假
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
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日請以臣舉兵
外叛聞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
後主懼不敢從

馬令書曰仁肇素出偏伍雖為將常與士卒均食同
服以故多得士心

時皇甫繼勳朱全贊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中之會國
使自京師回槌使言仁肇密通宋國見其畫像於禁中
且為築大第以待其至

宋史紀事曰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
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
也曰仁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白將以賜仁
肇使者歸白江南主

後主方任繼勳等感其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九

十一

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臭俄
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知

馬令書載喬言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感
未易圖也

至是喬嘆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然
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逾年國為墟
矣

南唐書合訂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

明 李清 撰

張常張江等列傳

張易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

萬福累官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

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長白山又徙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益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

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進士

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

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

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

易至赴其宴先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斝杯推案攘袂

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

不可當也易跪我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披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

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

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陛下有重寶輕士之意

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

南唐近事曰儲后避席謝之

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

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

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

史記曰夫差謀與師伐齊伍子胥諫不聽敗齊師於

艾陵已復伐齊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又北會諸侯

於黃池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長定公曰

於姬姓我長會越伐吳乃先晉

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過曹劉

權字仲謀有江表初用周瑜謀敗曹操兵於赤壁再

用陸遜謀破劉備兵於猇亭

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嘆曰吾參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監以謝曠官俄吳越犯邊出為宣欽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御史臺集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元未成卒年六十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岐王李茂貞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唐賜以姓名累官

尚書令封岐王梁朱溫篡位茂貞開府置官屬莊宗已破梁稱臣改封秦王卒謚忠敬

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

從儼茂貞子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歷鎮宣武天平復為鳳翔節度使卒

襲父位承制補寶鷄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台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馬令書曰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為有識量

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諫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邱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

判官及齊邱出鎮名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

南唐近事曰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五

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史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取為小人所薦固辭不得請為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

馬令書曰夢錫無子以婿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一空奏黜繼沂於虔州

賤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

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逾月齊邱黨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輩

唐餘紀傳曰時馮延巳內主齊邱以取中原之策說嗣主由是有寵日與其黨陳覺魏岑輩抵掌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夢錫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六

元宗博辨曲為解釋夢錫詞窮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耶眾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暗鳴大咤驚其座人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仇讐不敢訾也

張義方

張義方不知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

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

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

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

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

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凌犯傷風教棄仁

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

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

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

臣誠不忍忘君親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札曰朕始受禪任義方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謙

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後卒

南唐近事曰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

年未就會義方邁疾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虵火

吻錦鱗蛇蛇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

瘡瘕而終

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遷取前朝王義方
名易之

新唐書曰王義方泗州連水人擢侍御史會李義府

縱大理囚婦淳于迥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發其姦

義方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問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

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不恨義方即上言義府殺

人滅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

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寵義府恨義方以孤士觸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相貶萊州司戶參軍卒

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為御史彈劾姦邪

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頌爵賞則奪輔相權矣然所

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風惜事跡散落不得盡載云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

為河南府館驛巡官

馬令書曰文蔚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

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

坐秦王重榮事重一作從

五代史曰從榮明宗第二子明宗疾從榮以眾望屬
閔帝懼不得立謀以牙兵入宿衛宰相未弘昭馮贇
等奏其反召兵討之見殺

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
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崩元宗
以喪亂後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

欽定四庫全書

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

馬令書曰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

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

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議葬

禮於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

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

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陳覺

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

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

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

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

封駁之職正言謹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表

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

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

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

欽定四庫全書

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績

國之威里簡位大臣不附姦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

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

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

疑復常夢錫宥家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

與酷吏司馬正彛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

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

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為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殺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彛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木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已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歛怨歸上高雷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臺竊議將率狐疑

馬令書曰延魯所生乃延已繼母

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已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
作為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盡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遁逃歸國鼠姦狐媚護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譙誼譁遠近驚駭進佻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獻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被獨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諂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墜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凶

校所散昨天兵敗劬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醞毒
臣之內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
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
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已不忠
不孝在法難原親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
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尺母以待左降元宗
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

堯山堂外紀曰文蔚治柴車奉母欣然就道作詩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懷沙吊汨羅

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不死延已雖暫罷旋柄用
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
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台還自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
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
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
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
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嘆中書

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街其言執政又皆不由
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
二謚曰簡

蕭儼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秘書省正字
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

南唐近事曰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

落有豪民雨霽曝衣失新潔余服資直不下數十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疑為鄰貧人盜訴官貧人不勝捶掠詐服詰其賦則

言散鬻於市矣長吏聞於朝烈祖命儼覆之儼受命

絕葷茹齋晝夜兼行期雪寃狀至部索業詳閱迄無

他異是夕焚香冥禱願降儼戒將行大辟忽雷雨自

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衣物乃為

牛噉猶未消漬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烈祖晚年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

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

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
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
妓妾輒矯制託稱民貧許贖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
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
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
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
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
斜封其奏林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五

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
臣方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
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
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遂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
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
也景遂景達亦固讓然元宗意愈確不聽江文蔚韓熙
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
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

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
以儼議為當遂用之

愚按韓兵部雜錄以為韓熙載議未知孰是

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
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
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後元宗於宮
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嘆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
少一井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五

南史曰隋將韓擒虎趨宮城自南掖門入尚書僕射
袁憲勸陳後主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後主曰鋒刃之
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既而軍人窺井呼
不應欲下石聞呼聲以繩引之訝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嬪三人同乘而上

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
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
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撤

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語之曰汝欲效魏徵耶

新唐書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每犯顏進諫雖逢

太宗甚怒神色不從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責育不

能過卒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文貞

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國亡

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馬令書曰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欲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之後歸宋以老病居鄉里因詔至郡言辭舛錯郡倅

不知其疾詰之曰江南用汝為正卿不亡何待卒年

七十至無一金 愚按儼言辭舛錯乃善藏其用誓

不二君意也馬書列之歸明傳寃矣

歐陽廣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錡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垂刺大失

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譟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

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明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

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

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

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

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

辭不受而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汪煥

汪煥歙州人第進士後主酷佞佛時有二臣極諫一徒

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

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臺城

梁武帝蕭姓名行受齊禪

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

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此敢死士雖擢煥為校書郎

終不能用卒亡

潘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

五代史曰守光深州樂壽人父仁恭事盧龍節度使

李匡威晉王李克用破匡儔表仁恭盧龍節度後叛

晉討之不克會守光囚仁恭自立僭號大燕皇帝殺

晉使晉王存勗遣周德威討擒之斬守光執仁恭至

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狷潔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七

門苦學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

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

預其間及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

禮援據精博合旨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

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

老莊言賞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詞曰莊周有言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

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

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却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

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歲則失蚤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

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

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兩

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

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

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

為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三

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芸芸是為事事往而記之

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眾實一心之變也始

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

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

耶孰為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

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

列子鄭人名禦寇隱居鄭圃四十年著書行於世其

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多寓言莊子蒙人名周

學無所不闡其要歸本老子之言著書六萬餘言率
寓言也

焚天下之韃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與此吾
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後主十二年史官名
改內史舍人

馬令書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
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
參議佑立論沮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

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嘆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國日衰制用事者充
位無所為

堯山堂外紀曰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植紅梅
作艷曲歌之佑應旨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
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政云
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

雖數賜手札嘉嘆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
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
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諂偽遂使家
國悒悒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

三國志曰皓權孫故太子和子孫休時封烏程侯休
薨皓嗣位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或鑿人眼或剝
人面上下離心莫為盡力天紀四年降晉封歸命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太康五年卒

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
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
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
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
善意佑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所排
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
宋史曰平好神仙修養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

亦好神仙遂相善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罷佑自以為眾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朋比將謀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小校侯英典禁兵後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

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後主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謁乃於家上書自縊死 馬令書曰佑自言母方娠

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

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為上帝所罰因吟詩曰只

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三十六卒

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為泣

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教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任

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憐佑忠起華

於家授政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憤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然為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為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釣磯立談曰徐鉉與弟鍇以儒術名一時惟張洎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佑負其才不少屈及鍇早卒鉉後當國洎因詭與合

共擠佑佑以故不調及直諫死士大夫高其德名爭

作詩誄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貶之

又曰比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或幸佑殺誣佑

泉下佑疏雋為人少法度然平居一言不酬雖刎決

不顧及當大事立危議挺然不回後主既誅佑甚悔

之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徃徃投饋為作感傷文故

書遺後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其謬悠云爾

李平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為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為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歸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宗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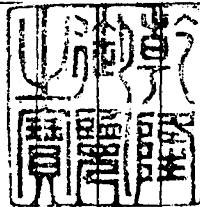
平本與元同歸國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達州節度使召為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為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使後主亦中悔罷之

愚按湘山野錄又以為潘佑益二人共為之也

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

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繼死獄中

江南別錄曰後主後謂左右吾誅佑平思之數月不決益不獲已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

五

南唐書合訂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一

明 李清撰



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
濠州圍練使仁瞻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

祖歷黃表二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馬令書曰韋建先為袁州刺史清淨無所擾郡大治
數年入為統軍以仁瞻代仁瞻敏悟親練簿書時有
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

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瞻帥
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
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
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
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編 修臣 羅修源

校對監 生 巨恭本俊

備以壽州最為要地十三年從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
自楊氏有吳歲募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
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
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
書暴我納李金全授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
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
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

宋史曰張永德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

疲兵誘之偃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
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 愚按此宋史誇
大語耳敗者乃劉彥貞非仁贍事見後

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
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
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上仁贍曰敵
已畏君當持重養盛以俟間若遽求戰而不勝則大事
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邀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

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歿於陣伏尸三十餘
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
之陽徵宋亳陳穎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
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
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墻壁皆動

馬令書曰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水中流
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千竿上施板屋號竹龍載甲士
攻之又決其水砮入淝河攻之百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

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故屢敗仁贍雖知
外援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
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
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
果不佑唐耶吾死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
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
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

馬令書曰是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

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
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

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蕪諸州皆復為我守渦口定
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
之圍獨不解

宋史張永德傳曰時唐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
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
不利唐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四

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風反唐人
稍却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糜以
鐵鑊引輕舡急擊唐人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
數千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
鐵索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石自是備禦益堅矣
俄又敗千餘衆于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唐人多溺
死

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

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餉
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

資治通鑑曰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彭信節度使李繼
勳營於壽州城南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
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歸以邊鎬
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
鬱得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五

五代史曰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
壞其夾道唐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唐之守將廣
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納泗州范再
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唐君臣亦皆震懾奉表
稱臣割地輸賦求救救獨仁贍堅守不下

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
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
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

則劉氏為不忠之門

南唐近事載薛氏言曰某郎妾最小子提攜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義使劉氏之門有不忠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

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我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瞻聞之扼吭憤嘆世宗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六

壽州且下獨嘉仁瞻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瞻已困萬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瞻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瞻至帳前撫勞嘉嘆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瞻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馬令書載世宗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

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

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瞻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瞻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

馬令書載元宗所焚語曰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故吾命耶

是夕夢仁瞻若拜謝庭中

馬令書曰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七

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瞻節也

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瞻子崇諒為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瞻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瞻祀典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常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瞻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卒今傳記所不

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咸熙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蓋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為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遂絕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周弘祚

周弘祚不知何許人為舒州刺史周師攻陷其城弘祚赴水死

孫忌

孫忌高審人一名鳳又名歲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忘去渡河客趙魏間

馬令書曰忌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

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忌為妖以杖驅之易儒服北之趙魏
唐莊宗建號

莊宗名存勗先嗣晉王稱帝滅梁同光三年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遇弒

以豆廬草為相

五代史曰草世名家莊宗即位拜同平章事明宗時罷坐與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夔忠萬歸峽等州賜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畫

草雅知忌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鞏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

馬令書曰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諫忌棄妻子亡命陳宋間安重誨謂教守殷反者忌畫像購之不得族其家 江南野史曰忌窘急落髮為桑門亡淮南

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脫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漱

衣蓋蚤迫者乃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

語忌陽壽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

安厲王長子坐謀反自殺

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

江南野史曰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

姿儀偉重異常僧走庭下喏之忌端坐不答逆者知

之乃聞先主迎置門下命蓄髮

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

寒暄坐定辭辨鋒起人多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

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謹

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

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

有歸化卒二人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

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

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

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

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

馬令書曰忌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

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

人多效之

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

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為司空使周奉表請為外臣

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

知不免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一

孰矣終不忍負承陵一杯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

州城下使招仁瞻仁瞻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運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為唐

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于是遣崇質歸而留忌會署

兩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關使班東省官

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

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

宋史曰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多暴重進短又遣

親信密言於世宗謂重進有奸謀重進聞之自壽陽

單騎詣永德帳命酒飲親酌謂永德曰吾與公國家

肺腑同獎王室今何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乃安

唐人聞之以為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

書於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

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

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

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三

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

誅死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始追

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

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瞻死於封疆孫忌死於奉使皆天

下偉丈夫事雖敵讎不敢議也區區江淮有國僅四千

年覆亡不暇而後世猶謂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

心下士士避亂失職者以唐為歸烈祖於宋齊印字而

不名齊印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

乃已元宗接群臣如布衣交問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

必先遣使謝曰小疾不能著情欲冠帽可乎於戲是足以

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傳曰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信夫

李延鄒

李延鄒鄱陽人為鄒廷謂錄事參軍廷謂守濠州以金

陵無救將降周命延鄒草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為具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三

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

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

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陳喬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

馬令書曰祖岳任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

高祖訖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於世

父睿事吳為翰林學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

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寤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
疎無間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
人淮南兵興元宗憂蹙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
馬令書曰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政太弟陳
覺之後謂元宗曰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
大業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因優游遠處
可以養喬松之壽

元宗怒度群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四

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
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
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
所親見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
馬令書曰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彀
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

馬令書載元宗嘗曰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托之
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

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尤親厚獨不坐遷都豫章
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
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
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

馬令書曰喬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
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
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
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五

馬令書載喬語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
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
實覲面於先帝

後主懼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及兵圍金
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鑑諭指欲後主自歸且
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
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
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子妻子斬之于是人皆知

喬必死國事矣

馬令書曰喬為光政使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常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墜也

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死後主握喬手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

馬令書曰後主執喬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

蘇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大政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

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

馬令書曰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

畢王師遽入後主俘景師太祖責其拒命勞師果以

陳喬固執對喬為人孝弟敦睦宗族貧者分祿給之

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

臣家素貧妾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

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

鍾蒨補遺

鍾蒨字德林不知何許人以屬詞敦行累登臺郎為集賢殿學士

本書音釋曰保大九年蒨以員外赴東府丑尹徐鉉等餞於石頭城分題為詩蒨有賦山別諸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嵯峨

蘇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有意園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

又克復揚州後以蒨輟侍從攝戶正東府鉉分韻賦

詩第錯亦與有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

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漢

無定似鶯蓬我有離群恨飄飄類此鴻蒨之才譽亦

可見矣

宋師入金陵後主帥群臣降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

廖澄補遺

廖澄順昌人後主時為大理評事宋師圍金陵勢危急
校書郎棘特勸與同降澄不可謂特曰吾唐臣也當矢
死不二乃預以身後事屬蒼頭遣之間道歸報其家城
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廖居素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間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
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八

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羸而群臣方充
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
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得手書大字
於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為文吊之以比屈
原伍員

屈原名平事楚懷王及其子頃襄王以直諫屢為上
官大夫所纒怒而遷之原被髮行吟澤畔作懷沙賦
懷石自投汨羅死伍員即子胥事吳王夫差以直諫

為伯詔諫夫差賜以屬鏃之劍自刎死

吁江李觀為之傳云

宋史章望之傳云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
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 愚按
廖居素先死宜列陳喬前以二廖雙節故並之

吳仲舉補遺

吳仲舉興國永興人後主時為池陽令曹彬平江南獨
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十九

死職也彬義而不殺子中復擢宋進士

容齋隨筆曰彭澤主簿吳某不知何許人曹彬破池
陽遣使招降郡縣其令欲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耳
乃殺使者為後主守及國亡某為游兵執送軍中主
將責以殺使答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 愚按
殺使一事宋史以為令吳仲舉隨筆以為主簿吳恐
因仲舉子中復登第故為父巧飾耳當以隨筆所記
為實不然何私於有姓無名之一主簿

樂官補遺

樂官不知姓名宋師下金陵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
葵山中故名其山為樂官山曹景建詩云城破轅門宴
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死南歸結
綬人

梅磔清話曰宋太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
城破日不殺一人載在史冊可考也以名山詩意觀
之果不妄殺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段處常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
元宗命處常浮海乞援契丹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辨
契丹本通於我徒持虛詞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
了無出即意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
面請敵主敵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契丹
資治通鑑曰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
契丹乞兵契丹不能出兵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

口辨久之忿懣數面責契丹主亦不罪處堯又白契
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
於契丹 愚按兩人皆兵部郎中而事實同姓名異
何也豈一遣再遣耶疑有一誤

袁愉補遺

袁愉江西寧都人本袁姓任國改姓袁官至檢校禮部
尚書國亡去官歸山野服黃冠以琴書泉石自娛

鄭文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鄭文寶彦華之子初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
遷校書郎國亡歸宋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
唐餘紀傳曰以是竊棲大梁不預仕列
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萋荷並作漁
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宋進士第
唐餘紀傳曰既後主卒久文寶乃始舉進士中第
任至兵部員外郎宋史有傳
唐餘紀傳曰文寶工詩其過維山及題綠野堂為長

殊歐陽修所贈矣惜諸作不傳又論曰鄭文寶說形而謁故主晦跡而處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而暮楚者相去遠矣雖終於任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士省闈釋褐是宋舉子非唐故臣也故子義其行而異其傳云

康偃 彭師嵩

康偃彭師嵩皆楚馬殷之臣偃處州處化人祖與父匡圖任皆至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

五代史補曰廖氏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凝任馬希範為從事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盛夏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印缺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明一

統志曰凝宰都昌縣以康自守秩滿題詩修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吟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偃少儻善奇節通左氏春秋

左邱明楚左史倚相後受經孔子傳春秋

班固漢書

後漢書曰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父彪以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後闕而不錄乃繼採前史遺事作後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

數十篇固以彪所續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書詔下郡收固繫獄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異之召詰校書郎除蘭臺令史終成前所著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後坐竇憲賓客死獄

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為裨將戍衡山縣殷子希範與弟希崇爭國希崇敗見執師嵩不知其家世自殷時為將資治通鑑曰初蠻酋彭師嵩降楚楚人惡其獠直楚

王希廣獨憐之以為疆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曷常欲為希廣死及希萼與希廣爭國遣將朱建忠與

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曷登城望之

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願

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兵麓後至水西令許

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前軍敗則大軍不敢輕

矣希廣將從之時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可瓊許

分湖南而治可瓊有二心謂希廣曰師曷與梅山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二五

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

萼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

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可瓊或夜來單舸詐

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而約內應一旦師曷見可瓊瞋

目賊棹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請速除之希廣

不信師曷退嘆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而俟也

未幾希萼兵水陸急攻長沙可瓊等按兵不救師曷

戰於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可瓊軍使

救城可瓊舉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師曷投槩於地大

呼請死希萼嘆曰鐵石人也不殺

與希萼有舊怨

資治通鑑曰初希萼入長沙師曷雖免死猶杖背出

為民希崇以為師曷必怨之

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馬

師曷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偃

在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二五

資治通鑑曰偃與李父節度巡官巨凝謀曰吾家世

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輔之

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

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

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為衡山

王

資治通鑑曰時以縣為行府斷江為界編戶為戰艦

以師曷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

縣多應之

請命於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嵩俱從行而偃為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奔希萼流涕曰吾遂於逆豈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嵩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親率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

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六

師嵩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為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嵩之事可謂盡忠所事而五代史則以為馬希崇遣師嵩偃因希萼而師嵩奉希萼為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因希萼之指而師嵩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為師嵩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嵩之計乃無所施是師嵩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

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為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况偃師嵩耶

孟堅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茂勳堅來降

馬令書曰延政與曠有隙堅知其必敗

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擊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五

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漳不得登岸

馬令書曰時旁岫阻漳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射之簣不得施

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處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

馬令書曰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

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

擊延魯大賊棄軍遷堅力戰死延魯雖敗而其黨方盛故堅死不見錄國人哀之

宋史曰時有長劔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南伐閩援

吳宋至戰死子承春時為小校憤將兵者不救其父乃

刺殺之亡不宋任至左藏庫使卒

時厚卿

時厚卿不知何許人為裨將朱元舉寨降周厚卿獨不

從見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一

謝文節補遺

謝文節福建福州人為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

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整甲渡江潛覘敵壘人號為

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歿子德權以父死事署莊宅

副使後歸宋

張彥卿鄭昭業附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使彥卿為

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

宗亦命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潘老鶴河遠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

五代史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備已屢敗唐兵獲水

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

以下淮唐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得又造齊雲

船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

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一

勢如震霆烈船彥卿獨不動及梯衝臨城壘城為窟室

寶薪而焚之城皆摧地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

擊謂之巷闔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殊

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

降者周兵死傷其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

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

縣時陞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圍守聞楚州

陷遂降彥卿馬康元書以為彥卿能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軍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渝雖劉仁贍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名或不同於戲何其重不幸也

張雄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閩人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末宋師來侵擄將無在者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爾輩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

殺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陣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感不復讓贈恤國人哀之

高彥 馬承信 承俊

高彥馬承信承俊皆不知何許人宋師圍金陵城陷彥與承信兄弟師壯士數百力戰死

胡則

胡則不知其家世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

諭後主以手書命鄆縣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

佐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季氏

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知刺史不

忠欲汙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手衆皆曰善乃帥同

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懼逃蒼甯中執殺之

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為壽州裨將

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十一

伍為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

之城帶江買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

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草不能

起城始陷

唐餘紀傳曰翰攻江州閱二年不能下徒增圍俟斃

一日則怒其危人膾魚不精欲殺之其妻諫曰士卒

城守踰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之故殺士乃捨之

庖者夜縱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

不設備庖者引翰兵從西南攻之會則病劇不能戰

於是城陷 愚按則善守孤城安能身家不顧反涎

一膽魚理必危人誣詞

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多死頃則卧牀上翰

執之數其遠命罪對曰天吹非其主爾何怪也即碎置

末鹽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尸以狗

唐餘紀傳曰遂屠則家

并殺宋德明蕞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被命赴注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

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尸投

并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宋太祖薄霽罪徙

知饒州民家皆貸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

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

馬令書曰太祖嘉其盡節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

命之人盡赦之

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唯類矣

馬令書曰適一日矣 唐餘紀傳曰初翰攻城莫能

破有善視地者言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脇

則破至是陷從西南果城脇云 行營雜錄曰則守

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

城中詩曰由來東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

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

之洗城

李元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

馬令書曰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縻紙為

鐘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為

前鋒濠人驚駭不戰潰元清渡江居建業

魏德善走能及奔馬帝步入梁宋刺事後主時以吉州

永新與湖南鄰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

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故敵人動靜皆知

累年邊障晏然

馬令書曰先是夏賦准貢見緣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為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國亡入宋元清不欲仕三國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刀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懸按元清不事二姓志節毅然馬書入歸明傳大枉

趙仁澤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來

錢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十四

侵吳越乘間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瑋仁澤見

與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中興首與先王結好前諸

契地

五代史曰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先主見天下亂久

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

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

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

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忠

德昭本危氏錢唐人忠獻王時拜丞相卒議貞正以良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朱令贇

朱令贇夫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推額鷹目橋技善射

馬令書曰軍中號朱深眼

積遠至鎮南節度使後主末宋師圍金陵召令贇赴難

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

隔進未破敵退絕饋饗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

錢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十五

軍欲俟其至使代據湖口乃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

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糧都虞候王暉乘流

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棧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

將突下斷采石浮梁

宋史王明傳曰朱令贇自上江領衆十五萬連大艦

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為援明率所部舟

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造戰艦三百艘以襲

令贇太祖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圍解矣

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樯狀令贊望見之果疑大軍襲後逗撓不敢進

會江水涸舟楫艱阻宋師得設備

馬令書載或說令贊曰江水淺溢不利舟筏可俟盛

夏天江泛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贊曰業已進俟

盛夏乎

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贊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

舟小聚攻之令贊以火油縱燒宋師不能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六

馬令書曰令贊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

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

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惶

駭赴火死糧米芟甲焚無子遺烟焰不止誓旬日自是

金陵外援絕以至於亡是時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贊

則非也

愚按後主本紀內又稱令贊與戰檣虞候王暉皆被

執今刪之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

令贊繼勳既懷二心而令贊孺子復非大將才使林仁

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

力圍城雖天威臨之豈易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

所以成功者獨秉其任人幸刺而已以此知保國之難

也

愚按朱令贊之赴火馬元康以為死事胡震亨以為

悞國然是時金陵望救迫於解懸若依或言俟盛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一

三七

順流則國邱墟久矣慷慨赴援幾挫宋師乃以風反

自焚毅然燼軀此天亡我非戰之罪與皇甫暉反覆

南北劉孝貞俊諫陽師殊矣故仍附忠義末

南唐書合訂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二

明 李清 撰

循吏例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為祕書郎夢孫數
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施惠於民而後已求為
縣令是時士客於烈祖者率以利名自許而夢孫言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二

如此烈祖初疑不情不許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
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
也何傷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厲不可居夢孫不從
是夕果然

馬令書曰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
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事於此鬼神有祠
廟邱壘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
皆斂迹

南唐近事曰夢孫下車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

案端笏中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蕞爾無所

聞 江南野史曰夢孫為天長令見官槽有馬問之

左右對曰昔部民互競前政未能區別遂繫於官夢

孫曰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忱之馬知故第命逐二

馬郊外視其所如馬奔數十里果入一主家訟遂息

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數

十里還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二

江南野史曰夢孫初解天長歸有群盜掠其家夢孫

巾帶迎候設飲食恐盜疑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并

啗數齋然後與盜食食畢罄室所有異之既行遺一

鼎蓋夢孫追與羣盜盜驚嘆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

是還置所剽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啟戶一無所失

事繼母盡孝早慕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為諸生講

禮

江南野史曰夢孫說釋經義有徒請之曰詩云兄弟

閱于牆將閱于內方禦于外耶夢孫徐答曰此疑間
字疑竹簡訛缺傳者誤耳

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有異同夢孫安敢輕
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
業

姚景 補遺

姚景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見景
畫暝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奇之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二

三

為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
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億滋
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
罷去常俸不給利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
署於紙尾曰諱職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為
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避
政召而杖之

陳起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

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估挾左道自言數世

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里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

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畫

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

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

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媿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

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二

四

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濟
亂人倫不可使遺種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
御史卒

陳省躬 子彭年附
補遺

陳省躬撫州南城人少負才學與徐鉉兄弟友善烈祖
輔政射策入任累官至廬陵承新令在任明察部民交
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情素立分兩造甘愜訟自辨又
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柳衡盜入境暴掠戍卒多

為所殺者躬給府緇市棺殯葬郡下符讓其專省躬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緇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有郡守不能屈部有教人引及知見郡吏勢符命之其人竄逐恐迫其婦婦懼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聲冤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却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悞陷刑者理或可憫嘗哀而出之謂人曰今朝廷識字惟僕與徐家兄弟爾時劉銀跨據交廣絕宋朝貢宋諷後主俾持書諭以省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二

五

躬才辨任為价既逾嶺至韶廣其主使水道進既登舟以重幕暴之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屣步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昇饋贖之物并報書復圍而遣至濱登前所暴舟日夕惟聞牽駕聲然不知其沿沂七八日復至韶還也死舟中者數人省躬雖疾惡然好利故時不多其人入中朝位亦不顯有子彭年

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賞唐後主聞之召入宮命子仲宣與遊金陵平入國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卒謚文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二

六

南唐書合訂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三

明 李清 撰

獨行列傳

陳褒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

京字慶復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再遷給事中尋

罷為秘書少監卒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
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為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魯崇範 補遺

魯崇範廬陵人喜讀書烈祖初建學校典籍多缺旁求諸郎崇範雖宴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進

之薦其名不報以已緡償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

亂藏家世治藏國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

皓謝曰俗吏浼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

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

性廉儉惟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

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

仕

許規 補遺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隄江
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常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
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
愧因獻金如亡兒言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人以規為

長者

黃載 補遺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為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為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至謹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戴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為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於宋而載乃安處印園人皆以為先知會母卒廬墓側哀毀過禮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三

闕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衍注疏肆口成言性頗嗜酒常置罌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錙飲飲外一無所畜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復喜遊市肆當墟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州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死於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芥中載自

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鄰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不知誰氏因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為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將藉此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餽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夢載以已緡償諸生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天禧末卒年七十

鍾離君 補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四

鍾離君失其名

東軒筆錄云鍾離名瑾合肥人 愚按宋史鍾離瑾傳略不及此事疑東軒筆錄誤

保大中為鍾離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窟處泣然淚下鍾離君見之問故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為毘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窟處未改也鍾離驚問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

間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質之復詢於老吏且得其
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
買婢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質粧先求婚
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治裝於吾女俾歸君子可乎許
令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
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何如於是
前令女遂歸許氏

顏詡 補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五

顏詡魯郡公真卿後

真卿字清臣雍州萬年人舉進士德宗時累官吏部
尚書為盧杞所嫉改太子太師李希烈叛杞請遣真
卿往諭遇害贈司徒謚文忠

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迨末
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子侄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
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
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為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

泉石築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遠翠微環列蕭爽之
趣杜絕塵囂

馬令書曰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
蕭爽閑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
山重疊水長流

司農卿何濛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為詩序以旌
幽隱詡聞子弟與客戲未嘗面責手罵韋昭博奕論

昭明文選注曰韋曜字弘嗣三國吳郡人為太子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六

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
命曜論之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
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已緡訟遂
止卒年七十餘

彭李子 補遺

彭李者義門陳氏之傭也喪明已久有子嘗聞陳子弟
言舜為父瞽瞍舐遂致明乃歸效之不數日父目忽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四

明 李清撰

文學列傳

劉洞 夏竦附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

馬令書曰洞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決日不盥

長於五字唐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馬令書曰自號五言金城

自言得賈島法

新唐書曰崑字浪仙范陽人先為浮屠後舉進士當

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皆不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

驢不避呼詰之久乃釋累舉不中第官至司戶卒

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以洞為選獻詩百篇卷首石

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

水流後主讀之感愴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三

南唐書合訂卷十三

受圖洞猶在城中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

馬令書曰洞署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
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

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過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
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
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馬令書曰寶松廬陵吉陽人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
羈旅臥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為德之與處數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年終就其業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
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宿江城詩云

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驥依

前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晚進求師者多輻

輳其門寶松每受弟子未嘗會講唯質帛稍厚者背

衆與議約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

繇是多私賂焉

江為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為屢黜於有司嘗
有題白鹿寺詩

馬令書載詩曰冷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
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為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
引者居懷憤憤求書欲走吳越為同謀者所發按狀伏
誅

五代史補曰福州王氏國亂為有故人任福州官屬

恐禍及將奔江南至建州謁為經數日為與草投江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

章於是收為為臨刑詞色不撓作詩曰衙鼓侵人急

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

之與此不同愚按明興雜記以為孫黃坐藍玉事被

誅作此詩大誤 馬令書曰為嘗吟隋堤柳詩云錦

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

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於時

汪台符

汪台符歛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邱
頗抑之台符貽齊邱書請其疾已才

馬令書曰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請曰聞足下齊

大聖為名超亞聖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

齊邱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沉之石頭蚬蚶磯

下

馬令書曰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

輸以為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亦行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力勝用台符言 江南野史曰宋齊邱鎮南昌日有

故識謾言致之大辟乃勝其門曰毀辱先皇謗訕今

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

郭昭慶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

中獻所著治書

馬令書曰時為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

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遺旨以懲勸褒貶為任其餘

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

補揚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

馬令書曰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防要害備禦之

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

擢著作郎時方臣宋凡歲慶賀貢方物歲表及廷勞宴

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馬令書曰徐鉉徐鉉素嫉之鉉前通謁不署名銜昭

慶怒詬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而師義與鉉姻鉉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於酒

昭慶飲之不疑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卒昭慶所獻

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

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為鉉鉉所匿

伍喬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

瘦童羸馬之歎

馬令書曰喬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

喬取易讀之探索精微

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
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貲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
及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
陞堂置酒時來貞觀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
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嘆其
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
榜出喬果為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六

受喬程文命勒石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崩麓

崩麓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士率不能
自振麓獨以理趣為本

馬令書載麓言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
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為得之矣其餘摘裂
章句鈎校屬耦悅目沃耳則吾不知也

然好飲博不為人士所容迺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

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

硯友人欲而不言麓亦心許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
而歸麓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

馬令書曰時有不給躬謁於人苟愆其期雖固予亦
弗受

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宋擢進士
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麓恥之亟致仕歸隱
廬山數年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七

孫魴補遺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

唐詩紀事曰谷字若愚袁州人司空圖見而奇之曰

當為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為都官郎中卒於家

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
江淮文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
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但得人間
煙火氣多耳魴遽出讓之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

襟蒼虬跡坐久煙消寶鴨香非爐上作而何坐皆大笑
唐張祐金山寺題咏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
和者皆閣筆

唐音曰祐字永吉南陽人或言清河人祐皮日休云

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老大稍窺建安風

格短章大篇往往間出

鮐獨和之時號絕唱

馬令書載詩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

彙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影鐘磬隔翼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咏

處流響絕無人

有詩百篇行於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孟貫 補遺

孟貫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周世宗征淮南幸廣

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

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

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如

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所終

孟賓于 子歸唐附
補遺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

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予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

龜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教數聯譽諸朝由是詩名益

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

零陵從事亦不顯及馬氏敗賓于歸國授豐城簿遷塗

陽令贖貨當死時李昉事宋為翰林學士

彙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初舉進士仕周歷官

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宋太宗時拜叅知政事罷為右

僕射再相再罷薨贈司徒謚文正

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有昔日聲

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句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

俄致仕隱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以水部員外郎

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卒年八十三賓于初歸江南生

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

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主時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古州民掾歸宋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宋朝者指歸唐曰此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羅顥 補遺

羅顥南昌人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後主時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宋師來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國亡顥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名邦十二年崩

顥題詩其落句云媿悔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

史記曰辟陽侯審食其故得幸呂太后孝惠時人或

毀於帝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以言朱建

言於幸臣閻孺為言帝乃得出孝文時淮南厲王有

憾袖鐵椎椎殺之

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

卒顥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顥為未勝既上後主遷顥第二手筆圈其名顥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出之

康仁傑 補遺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句德誠勉命就仕乃薦仁傑於執政者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

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何如人或對曰亦

詩中苦吟者時陳洪進據漳泉名問其風土民俗仁傑

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

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富性循素儉

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

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名喜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

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國亡仁傑

亦卒

邵拙 補遺

邵拙宣城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
醜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

新唐書曰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累官吏

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每言文章自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

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十三

人第進士為御史裏行貶永州司馬其埋厄感鬱一

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久汨不振文思

益深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號柳柳州十四年卒

有詩三百篇尚書即孫邁為序命曰廬嶽集歸宋應制

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

傳文集三百卷藏於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名位不

達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應矣

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胡元龜 補遺

胡元龜廬陵人居承新少有俊才常候本邑宰欲窮其

藝學因新畫屏為戲龍珠命咏之元龜執簡立就諷宰

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為設飲饌盡歡而

罷後有人為宰言宰怒追捕欲苦之元龜亡入金陵吏

曹徐郎以賓館之未幾郎為子娶親迎夕命寮屬設牋

管徐有洞舍郎在坐問曰今夕詩相為誰答曰有螺江

故造士馬郎大吟以題試之元龜頃刻成復命之賦又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十三

連飛數章譏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偽醉去徐薦

於宋齊邱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出授臨川令有

訟婦者元龜目其色曲道兩離之因自娶其夫訟於金

陵免官會赦求叙理不報遂著怨詞三十首朝廷聞而

鳩之

周彬 補遺

周彬未川人杜門讀書不治產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

力田致豐獨玩故紙自困耶彬笑曰非兒女子所知也

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

後制度草創無取士科會有事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

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著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

交辟置門下告歸省母以所賜金玉繒幣陳諸庭顧妻

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事非婦人能知授大理

司直以母憂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

雖朝省直察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

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四

十四

為政廉平鄉里率化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

遷尚書郎卒官

南唐書合訂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五

明 李清 撰

隱逸列傳

史虛白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
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宋齊邱虛白
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名宴設倡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二

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

數人執紙口書筆不停綴

馬令書曰齊邱出詩百咏伴廢焉恣女奴玩肆多方

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

俄眾篇恣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南唐近事曰虛白嘗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

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啓表章或為詩賦碑頌隨

口而書握管者畧不停綴數食之間眾製皆就雖不

精絕然詞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

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食兵俱足

當長驅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

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

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

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

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

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放還山

南唐近事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為

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

尚交游而不止

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

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

詩一聯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

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

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

薪捕麋以養其母不敢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

終謂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畧盡尚留一盃吾死置藜

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

子皆從之

南唐近事曰虛白將卒遺命絕時祀其子每遇節序

修奠蒸紙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自滅遂

不復祀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沈彬

孫溫宋天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愛

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神僊喜

賦詩句法清美

馬令書曰彬與僧虛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遇乃歷名

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

欲取吳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

江南野史載彬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

整頓難與此不同 張鼎思瑯琊代醉篇曰僧齊已

姓胡氏家益陽性耽吟咏而項有瘡贅時號智囊與

沈彬同時

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

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

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

故來元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為秘書省正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馬令書曰彬工詩再過金陵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雁

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

又都門送客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

一條瀟水清如劍不為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

夫

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

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柳製作精麗光

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柳舉棺就之廣袤中

度

江南野史曰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

漆燈猶未蒸留待沈彬來

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

跣行日數百里林棲露宿多在玉筍浮雲二山老而不

衰後不知所終

江南野史曰廷瑞常遊守卑門呼為道者然坦率不

由刺候每直造階坐一日因醉至戲之曰沈道者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日道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

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舍仙骨俗爭

知後卒於玉筍山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視其墳陷

裂寸餘

陳况

陳况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之絕不以動

心苦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

馬令書曰况布裘鹿鞞進止閒肆因獻景陽臺懷古

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
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
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因不受

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
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
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六

江淮異人錄曰蘄州善壇觀道流也人謂為百歲實

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

唐末避地淮南多遊蘄州山中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
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
俟之同日或至數家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
居不設牖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
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
高越召之不肯起

江淮異人錄曰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嘆曰吾
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使者至再召竟不
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
俄淮上兵興人以為預知也

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江淮異人錄曰後過江居於永興里廢觀結廬獨居
常有虎豹隨之人罕見者及卒數日方斂徧體發汗

陳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七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度
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嘆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
馬令書曰陶挾冊長安聲詩愿象無不精究昇元中
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邱秉政自料與不合乃築
室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齊邱出鎮南昌陶志不屈
而齊邱亦不薦辟陶作詩自咏曰一顧成周力有餘
白雲閒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
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晁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

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 江南野史載陶
詩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

保大未有星亭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
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
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心偽言賣鮓至門陶果出

啗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
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憚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

產靈藥陶與妻日刷而餌之不知所終後主時南昌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有一老翁丫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
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

神仙傳曰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六銖黑

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則以

雪中氣出如蒸每城市乞索持大拍板振鞋踏歌云

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事更多朝騎鸞鳳到

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

高嗟噦人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

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有自兒童時見之者

及頽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

醉有雲鶴笙蕭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鞞衫腰帶

拍板冉冉去其鞞衫等亦旋失

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為陶夫婦云

許堅 補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許堅不知其家世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

唐餘紀傳曰堅嘗往來雲泉寺其所居第重巒喬木

人號小金山

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至軒亦無齋裝惟

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浴澗中出而嘆

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

之耳其可裸程乎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

醢鹽熟即啗之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仕舉感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澗步若平地然眾皆神之不知所在

唐餘紀傳曰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灸魚於

池中頃之化生魚逝保大中以異人召堅恥其名不

起性善作詩嘗題幽棲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

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

鶴我欲掣青蛇他時冲碧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毛炳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即沽酒

馬令書曰時彭會好茶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

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嘗宿於酒家大醉悞生爐

炭主人出之翼日尻痛訊之乃知

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

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

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

又有酒禿酒禿姓高氏

馬令書曰名玄叔

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

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叔即日

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

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

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鄭元素 補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廬山青

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剪茅於

舍後集古書至千餘卷元素温韜甥自言韜發昭陵從

誕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

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

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五代史曰韜京兆華原人少為盜降梁為靜勝軍節

度使境內唐諸陵皆被發掘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徒

鎮忠武莊宗滅梁韜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后莊

宗待之甚厚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不聽遣還

鎮明宗時賜死

張陳二將 補遺

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徽攻建州屯

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軍事云占未

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文徽班師復經五夫因召翁與語

齊遺甚厚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五

翁遂為二將卜居於隱仙巖之旁大將村其駐馬之地

曰馬安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地曰劍山

棄旗鼓之地曰鼓亭遂辭文徽文徽表之朝如所請二

將從翁學長生皆百餘歲卒

南唐書合訂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六

明 李青 撰

烈女列傳

吳太子楊璉妃李氏

吳太子楊璉妃李氏烈祖女也及禪代封永興公主宋

齊印請離婚烈祖不聽妃自以為吳室冢婦而國中

懷憤悒聞人呼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六

馬令書曰或問故曰吾為冢婦而廟不血食悲夫諸

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

乃以璉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曰璉固辭請終喪從之

璉卒

學圃憲蘇曰讓皇殂葬寒食節璉謁陵歸於舟中飲

醉一夕暴卒年十九或云左右承風旨為之路振

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卒

資治通鑑曰追封弘農王謚曰靖
妃哭之哀亦感疾卒

學圃憲蘇曰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
不如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
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
長丈餘自口出凡五夕始滅至殮溫軟如生先主感
悼哽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 予嘗論曰
吳太子璉妃李氏傷哉不幸為烈祖女致以永興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六

主封聞呼則泣泣如是止耶溥故吳帝也今改稱讓
皇聞呼讓皇泣否璉故吳太子也今改稱中書令池
州節度使聞呼令公與使主泣否烈祖故吳齊王宋
后故吳齊王妃也今改稱帝與后聞呼帝與后泣否
蓋一時耳矚目擊悽憤盈懷者不知數行幾拭而僅
以公主一呼泣愧父也亦自明也未幾璉以疾逝泣
益甚未幾妃以哭璉過哀亦感疾卒泣其止然未止
馬元康南唐書曰永興公主一泣也陸務觀南唐書

曰永興公主二泣也若朱紫陽綱目一書原心書號
義存改代故陶潛卒宋猶書晉徵士張承業卒晉猶
書唐特進監軍獨妃以巾幗雌流特書無筆致生玷
新封而死斬故號三泣也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則請削公主號仍稱吳太子璉妃妃志也夫

鄭氏

鄭氏余洪妻也洪為閩將我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固不可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六

魯應龍括異志曰建封嗜人肉引所掠婦人百數日
殺一人以食謂鄭曰若懼乎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
不為非禮所汙竟不恐殺
獻之大將查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錄
節義以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乃欲為
禍首耶文徽大慚函訪其夫歸之

聶女 補遺

聶氏太平縣人父早沒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

母為虎攫去蹲踞方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國死女歸告鄰里共收毋尸葬之時年僅十三

鍾女

鍾氏謨女也謨被誅感家禍不嫁為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宋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為道職

劉女

劉氏澄女也澄以潤州節度使降宋光政使陳喬盡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六

其家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乃斬之

吳媛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

新唐書曰兢少勵志貫知經史魏徵朱敬則薦兢才

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

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辟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薦面自誓事舅姑備極

敬謹教所生子為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

龔慎儀二女 補遺

龔慎儀二女不知何許人慎儀奉後主命使南漢諭令臣宋被囚憂悸不知所出乃燃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及歸以宅為寺即今邵武玉堂香巖寺是也國亡慎儀為廬絳所害舉族皆死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二女猶記憶鄉里至玉堂香巖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遂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六

南唐書合訂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七

明 李清 撰

姦倖列傳

陳覺 李微古附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講評古今覺亦與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七

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為佐謂曰吾早暮與賢士相接

資治通鑑載烈祖言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

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

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

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無憚

也景遷卒遷朝為宣徽副使

馬令書曰齊丘薦覺為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

徽使覺妻李氏妒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

三美婢予之李氏無難色事三婢如舅姑晨夕承侍

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慢視耶三婢

不自安求還齊邱第覺唯唯

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

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

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泰州覺兄

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七

馬令書曰仁規廣陵人始為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出

為海陵益監史海陵民好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

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

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以次償故民

不甚怨供億常饒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為泰州選仁

規為刺史政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拮据不已刑

罰滋暴加以奢縱

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元宗

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怒上表自訴元宗命覺馳鞠之

愚按本紀於烈祖昇元五年二月書殺秦州刺史褚

仁規此又書元宗疑誤當以馬書作烈祖為是

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

馬令書曰仁規以承恩被擢不勝忿上疏自陳無過

為讒佞所間辭甚訐斥及聞陳覺充按鞠使嘆曰吾

嘗孤立所知者主上爾覺首構吾事今屬之何以自

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覺竊美威福益始於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邱客徵古

者袁州宜春人

南唐近事曰徵古少賤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潘妻夢

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錯錄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

立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客

非常人也明晨餞酒一鍾贈之金枕枕曰即君他日

富貴慎弗相忘徵古來年至京成名不二年自樞密

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於齊邱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官官齊邱告歸九華逾

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邱

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邱既召歸益以腹

心寄覺欲使立功取柄時國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

鋒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為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

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

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無功矯詔召弘義

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

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置軍法齊邱上

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復

起任事始與徵古為死黨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戎

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

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罷兵世宗不許而

壽州日危感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

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

陵盛稱周兵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邱覺微古素惡
 忌及德明槌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微古因極言德明賣
 國德明知見排大言周師必克遂斬於市覺微古益熏
 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
 大兵拒周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
 戰意未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
 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而微古為副使不以敗自咎方
 相與扶齊邱為耐久計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微
 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為飲酒過量耶乳
 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微古驚然自若司天言
 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
 孰可付耳覺微古遽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
 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
 馬令書曰覺請元宗委國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
 釋老而已
 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憤怒喬固陳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五

元宗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鑿鎮元宗遣覺奉表
 貢方物覺至迎鑿見周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
 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遣其
 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
 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叙感別賜金
 器百兩初覺微古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及是覺
 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微古先出為洪州節度
 副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堪微古傲很常欲斬之自拘
 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邱覺微古罪
 大不可容覺嘗傳世宗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其謀
 出相嚴續當殺續謝我元宗知覺與續宿怨疑之謨請
 至周覈實元宗遣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
 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肯教人
 殺忠臣乎謨還奏元宗大怒齊邱既斥覺亦責授國子
 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微古削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六

馮延巳 弟延 魯附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顯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

馬令書曰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火及令顯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

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附來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七

之於是無居已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為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適足敗國耳延巳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

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

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

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

南唐近事曰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剝也相公其

未替乎旬日果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八

以毋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為大言謂已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記綱類死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益眾而惑人主至譏謂烈祖戡兵以為齷齪無大畧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

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即欲奉行

愚按江南野史以為忌言未知孰是

延巳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藉藉延巳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元宗十八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官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

趙德麟侯鯖錄曰余見一士大夫家收後主書一詞

下云馮延巳三字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難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放紅鴛瓦數行曉日鷹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

馬令書曰延巳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日

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

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送瀟湘客蘆花千里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

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

事

堯山堂外紀載延巳謁金門閨詞云風乍起吹皺一

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蓋關鴨闌干獨

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鶯喜

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

馬令書曰元宗常作浣沙溪二闕手寫賜樂人王感

化曰菑菑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

共憔悴不堪觀細雨夢迴清漏永一作難小樓吹徹

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

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

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日暮接

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

甚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時國幾亡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延歲月而君臣相

詭乃如此延已晚稍自厲為平恕蕭儼嘗廷斥其罪及

為大理御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議者皆以為當死延

已獨揚言曰儼為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

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

更赦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

馬令書曰時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弟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已俱

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勤政殿
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

唐餘紀傳曰杜業不知其家世先主時以兵部尚書

兼樞密使業有心計優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又

能檢身奉公為國蓄財由是保大初帑藏充實 資

治通鑑曰昌業以兵部尚書判省事出為江州觀察

使及還為吏部尚書判省事 鈞磯立談曰業還撫

案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以傳斥鷃寧不使人恨也 南唐近事曰業妻張氏

如業憚如嚴親烈祖嘗命宋后召至內庭諭曰業位

望通顯得置側膝何拘忌如此張涕泣言曰業本狂

生遭時遇主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駕力未竭耳况

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深損將悞於任使先主大以為

賢以銀盆綵段賞之 宋史曰杜鎬字文周常州無

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

兄為法官有子毀父畫像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

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
理入直澄心堂南唐亡歸宋 愚按南唐不知有兩
杜昌業否何官之大小迥別乃爾

聞之嘆曰封疆多難駕馭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
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
其才不以為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
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

前漢書曰平陽武戶牖鄉人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三

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
下當如是肉矣後事漢高六出奇計封曲逆侯

比徧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錄事馮延巳拜舞懷之元
宗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
欲乘勝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為功乃請銜命宣慰
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
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
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

馬令書曰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
至圍城數匝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
各務為己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急莫肯用命故兵
勢雖盛而城久不下

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漳漳
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費不得施延魯曰
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
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四

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
噪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堅戰死
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虛延
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命即軍中斬延魯及
覺會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
金陵

馬令書曰初延魯銳於進取嘗欲用兵邀功名延巳
曰士飭身謹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延魯曰弟不

能惜情持循資為宰相也及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
鑰甚固延已嘆曰弟不肯為循資宰相一至於此

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
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錯上疏論
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
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
窘感自斃衣僧服逃

馬令書曰時謂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五

削髮潛為行脚之僧

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
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
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於行
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
爾國何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
謀未知其詳重進之使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方
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

時反今內外無事乃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兵吾

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言大喜
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
敵神武一臨敵不旋踵況小國能抗天威乎然本國侍
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
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饑道不
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與卿戲耳會捕重進叛
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眾人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六

謂眾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不誅厚賜遣歸南渡之師亦
輟後主嗣位延魯頗伐奉使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
賜之飲固不盡又誦詩及鼓琴以侑之猶自若後主優
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闕下後主
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憐之遣使挾太醫護
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僕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
被黜

南唐近事曰僕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籍秋試問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徐幼文占之曰雖有聲價終至下地洎來春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勝下或責幼文言謬幼文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勝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僕果覆落後與其弟侃儀

益智編曰馮儀為南唐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蕨稍覺飢至食肆求麩久不與乃去肆堅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七

麩金不與訟於縣儀飲以茶洒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食惟蕨耳肆主乃伏罪

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

玄宗諱隆基受睿宗禪天寶十五載以安祿山亂奔蜀皇太子即位於靈武上號曰太皇上元元年崩於西內

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

南唐近事曰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所謂玄武湖

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

新唐書曰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喜談說證聖初擢進士累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扈秘書監天寶初病請為道士還鄉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八

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卒贈禮部尚書

延魯不能對

魏岑

魏岑字景山鄆州項城人善論說學揣摩

馬令書曰岑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

尤為宋齊邱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

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

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

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嘗侍宴自言臣少

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

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

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軍敗

唐餘紀傳曰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崇文

及覺四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尤躁倖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十九

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魯

與戰敗

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

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

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從之因以岑為

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

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

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

並置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

唐餘紀傳曰岑怙寵帑藏取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討

居家厚自奉營建大第亭觀踰侈侍宴之次披猖

無忌出為諛言恬無愧色五鬼中岑尤黠佞

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岑遂肆言稱彥貞為

將如韓白

白起郢人為秦將屢有功以與應侯有隙賜死杜郵

韓信事見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

治民如龔黃

前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渤海多盜

起拜太守至界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器者乃為盜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皆息民有持帶刀

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由是

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後為水衡都尉卒 黃霸字次

公淮陽陽夏人為潁川大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就安全戶口歲增治天下為第一甘露三年卒其誕歎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鍾謨 李德明附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為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浮躁反覆嶮巖朝士側目號為鍾季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為惡則合符券戶部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一

員外郎范冲敏摘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愿詆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别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知其欲以口舌游說大陳兵衛

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他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外裔此何禮也今人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不知朕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二

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肆馬令書載周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黍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夾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

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悉其言宋齊邱力詆割地為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悅敵不可赦

唐餘紀傳曰時同歸使臣王崇質受宋齊邱旨與德明異詞陳覺等激怒嗣主曰德明銜命出使不能伸國威通鄰好而顧輸情於敵宜國之弱且請盡棄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敵是賣國也

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孫忌之死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耀州司馬

馬令書曰謨在耀州以詩貽州將略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

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京師

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於元宗

馬令書曰謨放還國作詩以獻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迴鑿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問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

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為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恨之體貌皆厚馬令書曰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以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事靡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邱陳覺李徽古之死皆出其計又請雪德明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子弘冀叅總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為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俄世宗崩

資治通鑑曰唐主遣謨入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

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謨自按無所恃頗若有夫元宗遇之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魯入為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繼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扶周人以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五

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徽輩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親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魯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乘驛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愴出為宣州副使元宗十八年正月聞宋受周

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魯亦坐誅

馬令書曰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忌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傍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跌大碣半没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奕邁如此

徐遊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六

徐遊知誨子也

馬令書曰知誨温第三子温卒知詢守金陵所為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為多烈祖德之以為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屬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甚喜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綵舟有

婦人漸適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
自愛我今他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
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
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暴卒
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撫棺哭曰弟用心
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
烈祖受禪追尊溫為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
而知誨後特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七

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待
遊及兄汝南郡公遠尤親厚出入官省備顧問預籌畫
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靈政者以兩人為首
後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燕
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
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羨有三
閨狎客之風

南史曰陳後主荒於酒色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閨嘗

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
宴號曰狎客

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以所聞對或遊以疑
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
不悟也遊有巧思敬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
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得之
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充翰
林學士卒贈禮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八

暇日試於玉堂宋太宗聞而取視嘆賞不已方國將亡
徐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篋取已及兄鉉并遊同納
篋中篋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皆疾卒
唐餘紀傳曰金陵將陷有夢州角女子行空中以巨
篋簸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
於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
異之及旦錯死與此不同

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暉子也繼勳少從暉兵間為軍校

馬令書曰繼勳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適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

以父死難擢將軍厯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為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技厚自奉養後主末宋兵傳城繼勳保惜富貴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二十九

宋史曰每眾中流言頗道國中感弱任紹傑亦以繼勳故為巡檢常命紹傑入見後主陳歸命計會有風電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

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彌遍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衛之斯須皆盡

宋史曰紹傑亦被誅後主皆赦其妻子 馬令論曰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其事君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李德柔 補遺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始為小吏善伺人私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猫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眾德柔本無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三十

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然不附姦佞善守職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之士乃俾閹豎得弄文墨耶議遂寢論者避之

張宣 補遺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諫大將柴斐斐愛人載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劉從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侯徙為左街使皆嚴酷為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

罪人罪無大小入無全者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
雪中炭肆相關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
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於市自是率以五十
觔為秤無敢輕重

江南野史曰張崇不知何許人帥廬州所為不法常
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
錢明年又入覲聞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
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愚按張崇不知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七

三十一

即宜否故附此



南唐書合訂卷十七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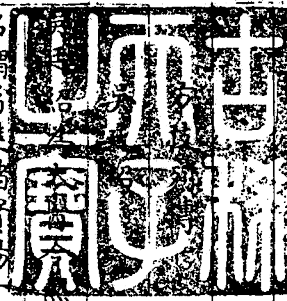
編 修臣 羅修源

校對監 生 蔡本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八

明 李清 撰



名謂當進楮實湯

祖因食飽喉中噎時廷紹尚未知服疾夫去馮延巳苦腦痛廷紹密

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犀醫默識之他日取用

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

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辰

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

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

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筍而已發筍觀二

錫丸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



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殊然曰劍客也

求學其術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錫丸

置掌中俄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錚然

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辰笑引手收

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南唐近事曰辰後欲傳劍術於人一夕夢師怒其所

傳非人陰奪向法既寤不復能劍矣尋病終紫極宮

臨終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矣上從之葬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波園保大中元宗命發觀骸骨迄無異 江淮異人

錄曰辰大理評事潘鵬子少居和州樵採養親嘗過

江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許之時大

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老父曰吾亦有

酒乃解巾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及至

岸謂辰曰子孝兼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術辰自是

所為詭異世號為潘仙嘗入人家見池中落葉甚多

謂主人曰此可為戲令以物澆取置地隨葉大小皆

為魚鳥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常至所親家
同坐者數人見辰過請出一術娛賓辰顧見門前有
鐵砧命假之出一小刀子細切至盡既而合聚之砧
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舉蔽面退行數步
不復見能背誦所未見書或卷而封之置於前首舉
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知所為皆類此
後疾卒

李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三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之會軍旅事興不
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嘆賞之

馬令書曰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怨似

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

冠輒不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

不知所終

唐餘紀傳曰冠每醉輒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慘沮人

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

申漸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為教坊部長

馬令書曰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廣陵市

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
邨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漸高遽進曰此乃兩畏抽
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
雨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鴛酒
賜本本先覺之輒引御杯均酒之半進曰願以此上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四

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為漸高託
佻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並飲之納杯懷中而出
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

資治通鑑曰徐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

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

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

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誚諧

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腦潰卒 唐餘紀傳

曰賜酒事或謂先主賜徐知訓按先主有國時知訓
死久矣且知訓柄吳時嘗欲害先主疑非先主可加
賜者也故從周本為是 愚按周本時已衰耄何足
深忌乃烈祖召徐知詢入朝奪其兵留為統軍時耳
唐餘紀傳以為非知詢誤而又誤當以資治通鑑為
正

李家明

李家明亦優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五

馬令書曰家明詼諧敏給善為諷辭初景達景
邊皆以皇弟加爵恩未及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
為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
官自家何用多拜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恩不外單
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書草字
於便殿家明輒署其上曰宣州自供庫支錢二百緡
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賜之元宗賞花後苑率
近臣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獲家明因進詩

曰玉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
香餌知是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
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間諧曰曾遭密
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
問喘為無人相輔皆慚

宋齊邱止一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
明曰是易喻爾作紙為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
皇百口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六

馬令書曰家明作大紙為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
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个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
何如尹廷範族吳氏齊邱為謀因誚焉 愚按尹廷
範族吳氏事出渡江倉卒何言齊邱為謀所云讓皇
百口蓋指齊邱獻謀烈祖幽讓皇族於秦州而言非
指廷範也

縱之墜其第中齊邱取觀收淚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
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

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
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去

馬令書曰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
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

王感化 補遺

王感化

堯山堂外紀注曰建州人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

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位宴樂擊鞠不輟常乘醉命感化作水調詞感化惟歌

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

唐人李山甫金陵懷古詩云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

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

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

雨花煙草石城秋

元宗輒悟覆杯嘆曰使孫陳二主

孫皓事見前 南史曰陳主名叔寶至德二年於光

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

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

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服玩瑰

麗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

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

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陳二嬪居望

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

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人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

曲調被以新聲禎明三年隋兵來伐被擒仁壽四年

堯追封長城縣公謚煬

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南唐近事曰命厚賜金帛以旌敢言冀日罷諸歡宴

留心庶務

裴長史 補遺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人慕華歸國居建州長史其本國

官稱也後主末金陵危困建通守查元方知其有技術
遣赴金陵行至歙州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儀曰有
狀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有災謚
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舟師氣候不過
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已
皆如言

陳允升 補遺

陳允升饒州人人謂之陳百年昇元中刺史危全諷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九

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夫之嘗夜坐全諷謂之
曰豐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橋泊牢城港今
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
共食之全諷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頗呵責其下允
升曰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
成金後全諷與吳越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皆
諷不悟果敗於象牙潭

錢處士 補遺

錢處士天祐末遊江淮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
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賂我不得眠明日義祖自京
口至金陵時人無知者嘗有人圖處士狀處士見之曰
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悟後僧取其圖置誌公
塔中

史纂左編曰寶誌不知何許人齊梁時發言多奇中
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衲袍俗呼為誌公天監十
三年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云菩薩當去旬日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十

疾終

烈祖又取入官陳於內寢每為識語說方來事言李氏
之祚曰髣髴之間一倍楊初楊氏有江淮凡四十六年
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
彷彿倍之耳

譚紫霄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陳守元者亦道士

資治通鑑曰閩王延鈞好仙術道士陳守元等誘作

寶皇宮以守元為宮主守元稱寶皇命謂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避位受錄道名玄錫尋復位為皇城使李倣所弒子昶立賜守元號天師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議後軍使連重遇攻昶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入殺之

創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

通鑑訂義曰道陵沛豐邑人生天目山學長生術退

隱於廣信龍虎山漢永壽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半崖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出因成二洞崖半曰

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仙秘錄

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與夫人雍氏登雲

臺峰白日昇天

朱墨如新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

心正法劫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

馬令書曰昶本名繼鵬閩王鱗長子弒父自立更令

名後為叔延義所弒代立謚昶康宗

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徽誅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僧闕路有大石堅不可鏤紫霄往視曰易爾索杯水喫之命工施鏡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

馬令書曰歸壘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今言天心法者皆祖紫霄

史纂左編曰譚峭字景升幼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屬

文清麗父洙唐園子司業也訓以進士業不喜獨好

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一旦告父出

遊終南山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不復歸

父馳書責之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慕

之冀益父母父母乃聽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

餘年得辟穀養氣術惟以酒為樂或卧風雪中經日

已斃視之氣休休然又嘗念之遺家僮尋訪春冬必
寄衣及錢帛峭捧之喜家僮纔去便以所寄衣出街
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
曰不衣不食故無憂也每行吟曰線作長江肩作天
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
前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
隱化復入青城山峭常作化書宋齊邱竊為已作行
於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化書後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十三

云鴻濛君曰吾嘗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掩
冊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始居終南山著化書因遊
三茅經建康見宋齊邱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
乎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
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
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
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邱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
授齊邱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

於是杖屨去齊邱奪為已有而序之 堯山堂外紀
曰景升於終南山著化書授宋齊邱作序齊邱醉之
以牛皮累縫拋江中後為漁人所獲割開見先生睡
麪不止喚頗久方覺乃曰宋齊邱奪我化書墜我於
江今天下頌行矣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 愚按峭
疑即紫霄事亦相類故附此

史守冲

史守冲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
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官闕獻丹方潘辰亦以方繼進
烈祖皆神之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奉事往
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
服甫數日已覺炎燥不可常進烈祖笑曰朕服之已久
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十四

資治通鑑曰唐主餌方士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
或有正色論辨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常問道
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

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
簾中稱嘆以為至言凡所賜予皆不受棲霞常為人
奏章唐主欲為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
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俄疽發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
此汝宜以為戒

耿先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十五

江淮異人錄曰先生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
於人復不喜行常使人抱持之

常着碧霞帔自稱比邱先生始因宋齊邱進

江淮異人錄曰上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
曰先生問以黃白事試之皆驗謂先生曰此皆因火
以成不湏火能乎先生曰能上乃取水銀以碾紙重
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持
與上上週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

嘗見宮婢持箕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
鑪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雪令
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
江淮異人錄曰反視其下若重酥滴乳狀蓋初為火
融釋也

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燦然

馬令書曰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
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十六

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
夾謙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

江淮異人錄曰上親封題置酒於側而觀之先生曰

龍腦已漿矣

有頃滲液如注香逾所進遂得幸元宗有娠將產之夕
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

江淮異人錄曰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
已為神物持去

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
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
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
誅死耿亦不得復入宮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

曹仲元 補遺

曹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工畫佛及鬼神仕元宗
為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生意思後棄吳法自
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傳彩明澤元宗嘗命畫寶工石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冠絕當時

董源 補遺

董源不知何許人元宗時官內苑使善畫尤工秋嵐遠
景多寫江南山水不為奇峭之筆後主嘗坐碧落宮召
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人趣之延巳言
有宮城當門立不敢徑進命諦視之乃源於八尺琉璃
屏上繪西子獨立圖也大抵源所畫其用筆似草草近
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婉思如觀異

境蓋意在筆前景生意意外非俗工所能彷彿也

李廷珪 補遺

李廷珪不知何許人初姓吳賜姓李定居歙州廷珪工
造墨後主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廷珪墨為文房三
寶當時有貴族誤墮廷珪墨池中疑為水壞不復取既
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器令善水者下取之并得墨光
色不變表裏如新緣是人皆知寶云

楊鐵崖集曰廷珪墨可割木入水火不壞 賈似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悅生隨抄曰後主常買一研山徑長纒逾尺前後聳

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
為研 歐陽修試筆曰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
選善工命以九品之服月給俸廩號硯務官歲為官
造硯有數其硯之四方而平淺者南唐硯也石尤精
製作亦不類今工侈竅 雜揚志曰後主好蜀紙嘗
求紙工於蜀中既至使行境內惟六合之水與蜀同
遂於揚州置紙務命守臣歲貢時六合正屬揚州故

也 繪妙曰後主能文尤善書畫書作顛筆樛曲之
狀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山水人物禽鳥
墨竹皆清爽不凡別為一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八

十九

南唐書合訂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十九

明 李清 撰

浮屠列傳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
可鑒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
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
大齋七會為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九

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贊烈祖名豫章
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
十部奩映附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境內此事佛
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為姦利遂出之國人
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
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
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置宮
奉事甚謹其徒因夸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

且有喪不三月烈祖崩及元宗後主世好之遂駕幸
臣徐遊專主齋祠羣臣附和恐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
餘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
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
瘡贅

馬今書曰後主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類少有芒刺
則再加修治

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九

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舍之
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為驗
謂之命燈未旦而滅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官官
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

陸游入蜀記曰韓熙載於己巳歲撰頭陀寺碑有云

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年
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是歲距其
亡六年耳熙載大臣不覆亡是懼而矜詡乃爾雖欲

久存得乎

八年有北僧號小長者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
賂貴要為與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
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鑲金絡羅後主疑其非法答
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耗
其帑度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
饌有食不能盡者明且再具謂之折倒蓋改造不祥語
以搖人心及宋師渡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九

冷齋夜話曰宋將伐江南後主用謀臣計欲拒師法
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因作偈諷之曰
穠毳對芳叢
由來趣不同
髮從今日白
花似去年紅
艷曳隨朝露
馨香逐晚風
何須待零落
然後始知空
後主不省師
旋渡江

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
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
石塔乃知其為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

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師小却

後主以為佛力合掌嘆異厚賜之下城軍民皆誦救苦

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

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

共乞受甲出關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

墨莊漫錄曰王師攻金陵城垂破後主倉皇中作一

疏禱於釋氏願兵退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

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數多而字草蓋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九

四

宮中書也 馬令書曰淨德尼院凡八十餘眾皆官

人出家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

院庭後主與約曰如有不虞官中舉火為應吾與汝

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尼

遙觀其烟燄遂燕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

及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玉塔施金帛猶以

千計其後弟從鑑子祝髮為僧名惟淨宋景德祥符中

西域獻佛書甚眾惟淨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

官試光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餘習云

江南野史曰烈祖初有禪代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

城皆驚遽旦日召問將斬之僧云夜來偶得月詩因

誦其句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烈祖喜而釋之 馬令書曰僧應之其先

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

士一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

於庸人遂為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九

五

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

僕射馮延巳為序其畧曰首楞嚴經者自為菩薩密

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

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

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曠索隱

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為大賚四方未為盛德普濟

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妄勅應之書鏤版

既成上之元宗嘆曰是深得公權法者吾聞公權嘗

以筆諫穆宗為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丰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善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十九

六

南唐書合訂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

滅國列傳

明 李清 撰

馬令書曰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愚按馬書滅國傳追敘及王審知馬殷等皆與南唐無涉贅也故做唐餘紀傳例止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王延政馬希萼希崇等傳

王延政 補遺

王延政閩主曦弟也曦立

五代史曰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兄潮為福建觀察使以審知為副使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梁世封閩王卒子延翰立後唐同光四年建國稱王猶稟唐正朔為弟延鈞與審知養子延稟所弑延鈞立更名鏐殺延稟始絕朝貢即皇帝

位追諡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麟立十年又為子繼鵬與皇城使李倣所弑廟號惠宗繼鵬立更名昶殺倣三年又為控鶴都將連重遇所弑廟號康宗審知少子延義立更名曦

以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曦淫虐不道

馬令書曰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俛每抑折之曦立俛已死命發塚戮尸俛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詔下御史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之延英進買晏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不賀者皆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嶂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遇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不死以繩繫頸挂於木久乃絕延政屢貽書諫之曦怒遣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兄弟遂相仇敵曦遣親吏葉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拒延政陰事告曦一日翹與延政議事

不叶翹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曦遣統軍使潘師遠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遠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師遠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應之戰權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其眾皆潰引兵欲攻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元宗聞之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普書香爐至福州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曦盟於宣陵然猜恨如故未幾延政自稱兵馬元帥圍汀州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黃敬忠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延政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守亮紹頗皆遁歸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延政延政不受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立皇后張氏以潘承佑為吏部尚書楊思恭為兵部

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殷

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善聚斂增田畝山澤之稅至

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承祐上書陳

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

無節二也發民為兵軍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

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

吏困民五也除道暴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

虛相襲六也括高資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

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

十也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元宗遣使遺曦

及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

宗誅建成元吉

管叔蔡叔事見孟子故不注 建成唐高祖長子先

立為太子元吉封齊王俱以謀害太宗誅

延政復書斥元宗奪楊氏國元宗怒遂與殷絕明年連

重遇弒曦立朱文進為主

馬令書曰曦妻李氏妬尚賢妃寵欲害曦立其子亞

澄會曦以語誚重遇等李氏復構間之遂乘曦出遊

遣壯士拉於馬上弒之謚景宗

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鎮守汀州延政統

軍使吳成義將兵討之進不克文進遣使如元宗元宗

囚其使將伐之會暑疫止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

國事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軍將劉從効詐其眾曰富沙

王兵取福州矣與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

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為刺史文鎮懼以汀州降延

政延政已得汀州即命繼勳繼成守泉漳二人皆延政

子弟也元宗聞閩亂遣查文徽帥師討延政統軍吳

成祐往紿福州曰唐助我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

自歸稗將林仁翰又殺重遇

資治通鑑曰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

殷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仁翰執樂直前刺重遇殺之斬重遇首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愚按兩南唐書五代史皆言重遇殺文進惟通鑑言文進之死在重遇後未知孰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六

遣迎延政都福州延政未即從遣從子繼昌守之元宗以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查文徽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思恭以延政命督戰望曰江南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未定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何面目見陛下望不得已引

兵涉水與我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詳在文徽傳保大三年八月克建州執延政遷其族於金陵拜延政羽林大將軍封鄱陽王以疾卒

馬希萼希崇 補遺

馬希萼馬希崇皆殷子也殷傳位至希範

五代史曰馬殷許州鄆陵人唐乾寧三年拜潭州刺

史四年拜武安軍節度使梁世封楚王開天冊府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七

官屬唐天成二年封楚國王始建國稱制遺命諸子兄弟相繼真劔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卒諡武穆子希聲立卒弟希範立

希萼以庶長出為朗州節度使節度副使希廣希範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瑀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都指揮使張少敵曰朗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下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朗

州不然危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亦曰

恒本姓元避馬殷父名改元魏之後也拓跋其故姓

三十五郎雖判軍府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讓之不

然必起爭端彥瑫等不從稱希範遺命共立希廣少敵

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陰

遣兄希萼書言彥瑫等違先王命廢長立少希萼聞自

朗州奔喪彥瑫白希廣以兵迎於跌石命朗州將士皆

釋甲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見希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求還朗或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乃厚贈遣

還希崇嘗為希萼詞希廣約內應希萼將攻潭州其妻

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為人所笑不聽引兵趨長沙

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當以國讓劉彥瑫等固爭乃以

岳州刺史王贊為都部署戰權指揮使以彥瑫監軍大

破希萼於僕射河贊追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

吾兄贊引兵還希萼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

見赴井死時希萼以書誘辰徽州及梅山蠻欲共擊湖

南蠻素聞長沙帑富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希廣遣指

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希萼又遣羣蠻攻破

迪田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

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希萼表於

漢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不許怒遣使稱藩於我乞師

元宗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

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

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請自將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廣悅以彥瑫為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戰

艦過則運竹木斷後是日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

艦百艘逆戰於涓州彥瑫乘風縱火頃之風回自焚彥

瑫還走江路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

泣或告希崇反狀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遣僚屬孟駢說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

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曹公耶希萼不從留其子光贊

守朗州悉發境內自稱順天王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

不克希萼使人責之贊曰昔亡父為先王將兵破淮南

兵今大王兄弟不容恐唐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

唐辱先人耳希萼慙引兵去至長沙軍湘西步兵及蠻

兵軍嶽麓希廣遣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

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

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

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時朗州步軍指揮

使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楊柳橋敬真望禮營旌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十一

紛錯曰彼眾懼乘亂擊之軍大潰禮被創走於是朗兵

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出清泰門戰不利小

門使楊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

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饑疲退就食彭師鬪戰於城東北

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

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

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及鄧懿文楊滌等皆

囚之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

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

悉以朗人為之鬻食李弘臯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

文於市謂諸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

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答對曰一國

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保大元年正月遣

使貢方物元宗加之冊禮封楚王既得志多思舊怨殺

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

既盡於亂兵籍民財賚士卒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十一

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希崇與楚舊將徐威

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撾隨

之突入其府劫庫兵以縛希萼迎希崇崇襲位亦縱酒

荒淫命彭師鬪囚希萼於衡山將使害之師鬪不從與

廖偃相護視共立希萼為衡山王請命於我元宗為出

師定楚亂時希崇亦來請援詔邊鎬便宜進討希崇謀

拒戰或諫曰近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此舉應之矣不

如降希崇遂降希萼亦來見鎬稱詔撫勞遂禮遣其兄

弟入朝元宗封希萼楚王居之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之揚州周世宗攻淮南揚州陷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我兵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周周拜希崇右羽林統軍餘皆為節度行軍司馬希萼留金陵終謚曰恭孝初湖南既平望氣者言南楚之分氣色猶存當有王姓者起元宗思厭之問將領處南楚者孰為王姓或以永州刺史王温對乃遣使拜温征南將軍賜之印綬巾幘密置毒巾温拜賜著巾俄腦裂死未幾王遠舉兵襲長沙據之蓋其應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十三

悍藩列傳

劉從效

宋史作留補遺

劉從效泉州永春人仕本郡為統軍使朱文進之亂從效殺其黨黃紹頗立閩主王延政從子繼勳為泉州刺史及閩亡從效以兵劫繼勳入朝自領州事元宗即以為泉州刺史及國兵敗於福州從效引兵還泉州謂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仇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

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戎將不得已引兵歸元宗不能詰加從效檢校太傅陞泉州為清源軍拜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周世宗征淮南元宗以兵十萬保紫金山從效累表頓兵老師形勢非便既而果敗江北之地盡入於周從效因吳越奉表貢於世宗以割地故不納元宗十九年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為見討遣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效病卒後主命賜太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十三

靈州大都督初從效遣紹基入貢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人以為二心然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側出則衣之入則復衣敝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又閩主王氏遺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

陳洪進

補遺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從劉從效殺黃紹頗有功閩主延

政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校闕亡歸國從效為清源軍節度洪進為統軍使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鑑與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鑑將召吳越以叛執送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為衙將心不平漢思亦患其專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以告洪進亟去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顯皆為指揮使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十四

論唐後主勉從之宋始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江南平復入貢太平興國二年上表納土匄之留京師累封岐國公卒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視之有魚鯁喉即以手探取魚尚活鶴馴擾齋中數日方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

十五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一

明李清撰

吳唐二臣列傳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後

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佐孫策及權

瑜葬宿松即墓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諫帳下勇冠三

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

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笑自如累遣至淮南馬步使武

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

五代史曰全諷欲舉兵錢鏐適送故吳將王茂章於

梁道過全諷請見其兵全諷陳兵與茂章登城望之

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眾可當其下將

耳非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終以此敗

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授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
至

威慎縣人楊行密表為廬州刺史累官鎮南節度使

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

能下恥之稱疾卧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役

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無專命故無功今必見

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

命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弟為全諷聲援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今先取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

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

資治通鑑曰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

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

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躪溺水死者

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

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玠

資治通鑑曰玠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為吉州刺史

後傅子匡時代立為淮南將秦斐所虜玠請降湖南

楚王殷表玠為郴州刺史 江南野史曰玠廬陵人

以鍾氏吉州刺史強項不降吳為其大將周本所敗

遂連馬氏卒於郴州及馬氏歸南唐餘民皆至惟玠

之子孫恥而不返

信州刺史危仔昌

吳越備史曰仔昌撫州南城縣人任新撫饒信四州

刺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席惡其本姓危乃更元因為錢塘郡

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

晏搗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眾加我十

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

已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用為信州刺史

資治通鑑曰吳越兵攻信州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

利吳越兵圍其城本啟關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

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

中夜解圍去

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

吳越備史曰璋本周儒黨降於我以從征董昌功被

任授衢州制置使武肅王親餞江干徐紹作亂越州

客軍張洪等疑懼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璋璋納之丁

章叛於永嘉宣州田頌使其下招之璋因假道而遣

王聞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事洩璋殺讓

叛初王命璋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王視西門樟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璋非吾蓄也至是驗

越人圖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

本遂以璋還禪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急請擊之

本不可

馬令書載本書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

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擊之

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

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

於旁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眾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

資治通鑑曰蘋洛陽人吳主使蘋奉使嚴可求預料

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歸言唐主荒於

游畋膏財拒諫內外皆怨

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為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

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

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無他才惟軍旅

象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五

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

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

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

厚恩老矣能復推戴異姓乎

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本位望隆重欲使帥眾推戴

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

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

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

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

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

我家即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

濛告之濛遂誅死

馬令書曰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眾至建康勸進

愚按通鑑與馬書皆載本勸進陸書不及明非其心

耳江南錄又載本言於烈祖請降讓皇為王恐亦其

子祚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六

本愧恨屬疾數月卒

資治通鑑曰本以不能存吳愧恨卒

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

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

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列祖以本舊將

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廢

朝五日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以功封汾陽王賜號尚父進

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贈太師謚忠武

詔用之謚恭烈葬給園簿子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為信州刺史畧

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重困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

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典親軍出為滁州

刺史暴猛狼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聞

歷陽公楊濛被執嘆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

卒後任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七

南唐近事曰業信州刺史本子為街使昇元中金陵

告災業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

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

就戮於牀仁望既往亟使往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

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復命見上曰火不

為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

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悞我事仁

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免 愚按本昇元初已先為

太尉中書令矣何猶稱信州刺史且既已昏老何云

方臨敵境豈以平日威名藉其坐鎮耶疑悞

李德誠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鏐為給使吳攻宣

州鏐出降

新唐書曰楊行密圍宣州刺史趙鏐糧盡親將多出

降時行密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鏐必遁給曰將軍

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鏐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八

鏐城上曰劉郎不為爾婿鏐宵遁獲之鏐金忠故人

也發使求之行密客袁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

鏐首於汴

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

拒吳鏐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

愚按新唐書田頌傳云鏐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

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頌乘輕舫追之遂見擒與行密

傳合如此則本書所云出降誤矣何得又使德誠說

降疑訛

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皆異之鏗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為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眾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為汝功即釋弓矢就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九

新唐書曰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屬以騎兵孫儒南略壁廣德貽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以擒儒表為潤州刺史至檢校太保田頌叛行密與仁義連和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善射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皆第一仁義嘗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一瑾梁十不當吾弓一每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角行密遣使招仁義降其子諫乃止茂章穴地入父

子就縛斬揚州市

武王即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

江南別錄曰吳宣王末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義祖以朝使不至應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

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十

南唐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勸進

馬令書曰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其子建勳謀也

初無大勲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為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官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

馬令書曰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

可氏南平

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馬令書曰德誠有子二十八人建勳為相而建封為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

第四子建勳見別傳

子嘗論曰嗚呼此唐二臣也曷若仍冠之吳以其秩高祿久而覲面勸進致舊恩以新寵掩也然則周本之迫於逆祚而父慙恨子嘆憤不當視李德誠稍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一

十一

乎曰亦既勸進矣上不能為顏見遠之絕食次不能為謝朓之引疾父王子節度罪奚辭永興公主之以唐女繫吳志烈也周本李德誠之以唐臣繫吳志愧也若使二臣者以涕易汗先永興辭終吳矣何唐之掛或曰宋齊邱之不署名亦吳唐間與曰始創禪謀終錮楊族而以不署名聞謫也終唐而已矣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二

明 李清 撰

唐周宋諸臣別傳

張洎 補遺

張洎字偕仁滁州全椒人少有俊才博通墳典舉進士釋褐上元尉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元宗遷國豫章留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二

居守即薦洎為記室不得從未幾元宗殂後主立權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還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叅預機密恩寵第一清輝殿在後苑中後主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後主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後主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張必以內史舍人知禮部貢舉洎言其有

遺才於是命洎覆試復放進士王倫等五人

南唐近事曰洎計偕之歲為燕王弘異所薦首謁韓熙載熙載見待之如故謂日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熙載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好衰佑祇罪死洎頗有力宋師攻城危甚洎勸後主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退苟一旦不虞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三

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後主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為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宋太祖召責之曰汝教國主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太祖奇之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事我無替昔忠也以為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

請用為翰林學士太宗以後主殺潘佑洎常預謀心疑

之不許初洎將命入貢作十詩嘗汴京風物蘇易簡時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爭寵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為少屈然以巧宦

竟至叅知政事至道三年病卒洎風儀洒落文采清麗博覽道書兼通禪理終日清談疊疊可聽尤險詖好攻人短後主既歸宋貧甚洎猶丐索之後主以白金額面賜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後主記室洎疑出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三

修教素與善自是亦稍疎之後王子仲寓雅好禡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有言仲寓禡博如故洎遂與絕及仲寓死邳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弔與張泌議事不協遂為警隙始以從父禮事泌既不拜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需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善後因議事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笥若珍也洎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徐鉉 補遺

後山居士詩話曰鉉伐其能謂太祖不文或稱後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太祖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不服以詩請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

鉉仕唐累官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及江南平鉉隨後主至宋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六

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太祖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以為太子率更令初直學士院加給事中散騎常侍

儒林公議曰鉉歸朝儒筆履素為中朝士大夫所重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或問故鉉曰亡國之大夫已多矣

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卒於邠州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

斯楚上蔡人秦丞相 衛恒序篆書曰斯工篆諸山

背銅人銘皆斯書 夢溪筆談曰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柳處亦當中無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謂吾晚年始得螭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隸書亦工平時尺牘士大夫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與湯悅同奉勅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不言其君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七

殷崇義 補遺

殷崇義陳州西華人累擢翰林學士常撰揚州孝先寺碑周世宗親征江南駐蹕於寺讀其文嘆賞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崇義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崇義特為典贍切於世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保大末元宗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展續輔太子留守金陵後主嗣位進右僕射同平章事九年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制度以司空知左

右內史事後主納欵崇義率百官降於軍門入宋以在江南久居文學之任命處之館閣久之諸降王故臣或宣怨言太宗命俱錄館中俾修太平御覽等書浩其編帙豐其廩餼諸臣多老其中崇義其一也崇義入宋改名湯悅與鉉同撰江南錄卒

張必

張必毘陵人後主朝仕為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貶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後主雅好文事雖當末運猶留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科第以必有文使知禮部貢舉其後後主疑必任私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倫等五人必隨後主附宋太宗朝任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必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食臣累輕俸優常過臣飯然止菜羹耳明日太宗遣伺之果然仍皆陶器嘉其不隱遷官郎中人稱菜羹張家

宋別史曰必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後主墓於北邙哭甚哀李氏子孫凌替者分俸贍之

周惟簡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圓問道召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為臣國強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未嘗預聞使指願栖終南山以求靈藥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查元方

查元方文徽子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宋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

奕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傲衽曰江南事天朝
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
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
立斬其使及絳平宋太祖開元方所為大悅擢殿中侍
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
以文行稱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國亡入宋仕至秘書少
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
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卹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一

恩皆與族人以少長為先後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
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為海陵望族
陳霆論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臣事君猶婦適夫也
婦從一曰貞臣不二曰忠是故易主則臣無取改禱
則婦可棄六人者皆恃義在唐以文學之長受中外
之寄首宰政次法從內朝貢外牧守其平時受眷如
於諸臣而臨難背君俛首新主斯二心之夙懷而三
嫁之不恥也別而傳之使異唐諸臣豈過哉曰唐改

節者衆如郭廷謂之出降龔慎儀之懷異盧絳之就
招鄭彥華之自全皆恃者子不彼之責而獨不貸於
此六臣何與曰廷謂彥華武夫慎儀淺士盧絳俠徒
又其臨事也廷謂則內稟朝旨慎儀則繼即遇害盧
絳以戕賊而受戮彥華圖再舉而自救是猶有可諉
若六臣者平居誦法孔孟論說詩書君臣大誼講之
不為不熟一旦國亡縱不能蹈殺身成仁之節亦復
不思隱身抗志之義顧貪冒榮寵委身新朝覲焉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二

恥所見曾不如開封逆旅之婦人奚取於文學哉此
而無貶則江總之負陳恩李德林之受隋命皆無足
議矣故今列其行實於伶人之後契丹之前而異其
名曰別傳以為是夫也在人品則居末去夷狄則非
遠例唐臣則不類斯春秋責備意哉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州
國學盧絳蒞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

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

馬令書曰時生徒環立問辨鋒起弼應聲解說雖題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故諸生誠服皆循規

範

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

馬令書曰弼短一足時謂跛子先生

國亡補宋衡山縣主簿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三

象定四庫全書

馬令書曰弼居官廉潔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

子服御寒暄不繼出見衡嶽崇峻有終老志

秩滿求為南嶽廟令卒

馬令書曰弼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殮皆資故人 又

論曰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也唐末大亂干戈相

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南唐

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

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

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

賊子無國無之惟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此亦好

儒之效也宋初離五代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

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

分布三館及學士舍入院讎校精當編秩完具與諸

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知周禮所在且周之典禮

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道矣南唐藏

書何以異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三

盧郢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時命韓德

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

莫不奔避郢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

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拚德霸墜馬歐之敗面傷目

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武帥遇一措大不

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

馬令書載後主言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

亦賴此輩共治汝闕監前必越分凌士耳宜其見歐

遂罷職後鄧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

鄧妹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鄧曰當試為君抒思

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鄧試取美之有頃索酒頓飲

數升復美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服

其工後主亦以為適俊可愛

馬令書載後主謂鉉曰語勢適健似非卿作鉉以實

對鄧由是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四

國亡歸宋知金州卒

舒雅 補遺

舒雅世為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

獻所學於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昔館給之雅

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為忘年交常與雅易服燕

戲出入臥內孫維侍婢入未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

所著格言半雅辭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朝野無

間咸謂雅才為當也歸宋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

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邱旭 補遺

邱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弱冠始讀書學為詞章隨計

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秋試將邇寡

嫂劉氏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

嚮况贊用乎罄索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

厚德載物賦旭名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

暨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於宋補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五

將數年詣南曹叙理會呂蒙正判銓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擢進士累官至平章事卒贈中

書令謚文穆

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為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為第

一蒙正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所集

旭初著文多為人取去訪之書肆獲舊本獻蒙正薦授

令錄遼京秩卒於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為賓朋

宴語行於世詞賦得有唐程度體

程度無考 愚按朱弼四人皆名擢巍科仕宋為失節馬書名曰歸明褒之實醜之也故以類列六臣後若蕭儼李元清之托疾不仕與邵拙黃戴輩之原未仕唐與歸宋而未仕宋者皆改入別傳以滌其汚云

郭廷謂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六

謹約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嘆其忠因大發戰權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

宋史曰周師為浮梁渦口命張從恩焦繼勳守之廷

謂語仁謙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於陸我以舟師銳故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泛濫願假舟兵二千斷其橋屠其城直抵壽春仁謙從之周師大斲死者不可勝計焚其資糧而還 愚按本書言駐軍不進恐周人諱敗之詞耳當以宋史為實錄

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七

宋史曰行德并州榆次人仕周累官武寧軍節度使先是唐末楊氏據淮南自甬橋東南決汴滙為汙澤顯德二年將議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於古隄疏導之東達泗上及親征以行德為濠州行營都部署破唐軍二千餘人於郡境俄遣屯定遠以偪其城為劉仁贍所敗死者數百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保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宋初加至太子太傅太平興國四年卒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

宋史曰周師退保定遠廷謂募壯士為負販狀入定
遠偵軍多寡及守將之名還曰武行德周務勅也廷
謂曰是可圖也又籍鄉兵萬餘泊卒五千日夕訓練
依山衝枚設伏破之周師大潰行德單騎脫走時有
以玉帛子女餉廷謂者悉拒之

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為賞薄又
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

降周廷謂獨還軍濠州治壘繕甲為守備世宗復南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八

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詞請和以俟機

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

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

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諭

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

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國主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謂使

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痛哭再拜乃

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

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

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

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相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

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

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

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惠

愛

愚按郭廷謂歷戰有功請降有禮情似可原哉然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十九

攻天長甘為戎首胡忽背初心乃爾若李延鄒以不

作降表殺誰殺之謂廷鄒忠則不得不謂廷謂叛昔

南燕臣韓範之降晉也猶曰未忍謀燕惜廷謂不解

此

鄭彥華

鄭彥華福閩人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

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

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

濠傍與猶嬖罵不已彥華操長鈞鈞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遞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周師攻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貞以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

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入宋為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彥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

盧絳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初名充慕晉魏絳更焉

史記曰絳事晉悼公使和戎賜之樂卒謚昭子 愚按左傳作魏莊子未知孰是

讀書畧通大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其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諍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一

與諸葛濤蒯龍號廬山三害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去已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為薪自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來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

馬令書曰絳陳京口至潤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數十事

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聳然用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

軍等分將之

馬令書曰絳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
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
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

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後主時密說曰
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鄉導以攻我臣
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宋
見伐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伐叛且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二

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
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
後主不聽

予嘗論曰後主之將亡也其臣林仁肇請復淮南盧
絳請滅吳越人謂不用故亡吾謂用之適以速亡夫
自古禦敵必先揣彼己乃宋太祖之英既近邁周世
宗而後主之柔亦近符元宗謂元宗非世宗敵則後
主又太祖敵否若以相則陳喬柔張洎黠何如趙普

達惟曹彬潘美輩其奇畧蔑聞視仁肇疑雌耳雖然

以宋太祖自將至則將更雄矣仁肇請復淮南安恃
不過謂宋滅蜀平南漢師旅罷敵故欲乘其敝耳夫
蜀漢舉而宋強何敵之乘且將雖外悍亦資內籌故
人第知權臣在內則大將不能立功而不知孱主靡
相之為害更甚於權臣何也以其才短而情怯若仁
肇欲行吾志必一戰而勝遂復完疆方無中撓耳然
即完疆果復而宋師大至奈何若全勝後不無小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二

而或君臣俱震追咎開疆甚者縮兵易將曰無怒敵
則敵乘之矣已取而復失則所失必倍其所取是宋
破竹勢也江南殆哉若絳請滅吳越尤為失策夫吳
越自錢鏐啟國與江南世敵若絳伴叛唐乞師而未
知遂坦然無猜傾國助唐否即彼助我襲覆其全師
直抵國都而未知其君臣上下遂膽震風鶴各鳥獸
散否夫以吳越依江負海據有完國牢甚况乎傳序
五君世無失德歷年數十民咸見恩而忽以羈旅孤

軍深入重地我怯敵奮倍猶未也若救兵雲合絳自滅耳乃云滅吳越大言哉故仁肇之言曰吾復淮南宋人來援必不得志絳之言亦曰若吳越滅則宋必不敢動不知正其仗義執言動而得志時也唐其早亡乎雖然仁肇醜而絳遠唐何以遂亡二將材不用其身故亡耳若不用其言則又不亡夫用其身而并用其言終亦必亡而已矣

及宋師來侵以絳為凌波軍都虞侯沿江都署守秦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四

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

馬令書曰絳率所部百艘為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

麾兵三戰越人三北 鈞磯立談曰絳粗名驍勇人

心倚為固陳喬因與爭言曰後主遣率所領援南徐

絳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宋師知其必死開圍

縱之自是孤城坐困

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陣潤州城下北軍不

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

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忽刺史龔慎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

江南野史曰絳聚將校議之其麾下玉川軍之徒皆

厲聲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五

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卒降至宋

江南野史曰太祖問絳卿何不早降絳曰臣食李主

祿只知事李主未知事陛下上以為忠宥之

授冀州團練使遇龔慎儀兄子贊善大夫頴於朝詬絳

曰是殺我叔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

其才可用願宥死使自效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

留也斬西市

青箱雜記曰頴先事唐歸朝為侍御史常憤絳殺其

叔慎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頴遽前以笏擊踏之太祖問故頴曰臣為叔復仇耳因叩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誅絳而赦頴

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括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已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者

五代史曰繼恩本姓薛父釗為卒漢高祖弟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承鈞無子養繼恩為子承鈞嗣位卒繼恩立為供奉官侯霸榮所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六

故太祖深惡之

馬令書曰絳先病疴且死夢白衣婦人頗有色歌菩薩蠻詞勸酒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數閣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及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如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

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夫死通前婦子與絳同斬江南野史曰絳夢白衣婦人呼為太尉又贈以詞一緜詞曰清風涼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坡上鈞再來相見是佳期絳驚覺果獲其緜由是自負與此不同

劉茂忠

劉茂忠吉州安福人少為羣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滿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戮無遺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得罪奔先示以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衙後主時為袁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七

馬令書曰初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衝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畧至澧陵而還潭衝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燕飲乃率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塞皆遁候騎告急茂

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
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
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
戰迫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
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傍遇伏兵腹背擊之殺
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
州刺史

國亡與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不以主存亡二心會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一

堅病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恣燔州縣軍興科
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
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
也叱令執杖庭叅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
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
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瘡卒

馬令書曰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家都城茂
忠守袁州金陵城破亡其妻女茂忠意為軍士所畧

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諸營得其狀遂取還之後
因據枋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忠茂忠以
枋自捍連舉數四而枋追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
軍巡按斬之乃畧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
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
中者皆洞臂脇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
數日卒

芳儀 補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二十一

芳儀者元宗女夫其行第封號後主失國隨族北遷寓
宋汴京嫁為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疆都監挈之行
太宗下太原乘勝取幽州已遣兵大至宋師潰武疆失
守芳儀被擄遼主悅其美且詢知其家世遂納宮中俾
隸樂部封芳儀蓋遼人內職名也生公主一人按元宗
享國日嘗修廬山九天使者觀刻施財者氏名於石內
列太寧公主永嘉公主

澠水燕談曰江南國主鍾愛一女諭大臣曰吾止一

女姿識異人卿等為擇佳婿或曰洪州劉生為郎叅

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

令召至見之大喜遂命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

出入禁闈甲第珍寶竒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

主卒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

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夫但其所死

者太寧耶永嘉耶抑他主耶不知孰為芳儀云 愚

按芳儀以故國王姬執帚虜廷無明妃之怨而辱身

維均非文姬之才而毀節則等彼張洎等朝唐暮宋

曷異焉吾故冠以洎終以芳儀作一等觀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二

三十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三

明 李青 撰

北狄列傳

契丹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

之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五代史曰德光契丹主阿保機次子後唐潞王時石

敬瑭反唐討之求救於德光敗唐兵立敬瑭為晉帝

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

子猶父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高祖每遣使聘問奉

表稱臣德光約不稱臣稱兒皇帝高祖崩出帝即位

用景延廣言不稱臣稱孫德光怒屢犯邊及杜重威

李守貞等舉軍降出帝亦降封負義侯置黃龍府德

光入汴居晉宮漢高祖起太原德光懼北歸行至灤

城卒於殺胡林 遼史本紀曰謚孝武皇帝廟號太
宗

及其弟東丹王

遼史曰義宗名倍太祖長子也初立為皇太子太祖
破渤海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為人皇王主之太祖討
至倍奔赴知皇太后欲立太宗乃讓之及即位見疑
浮海去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鎮滑州太宗立石敬
瑭加兵於洛李從珂召倍害之世宗即位謚讓國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帝廟號義宗 愚按東丹王乃德光兄見遼史五代
史甚明本書言弟誤

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
其價市羅紩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舟入貢
閩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
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
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
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為文

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鴻荒以降驟步相侔耀武以
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
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
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珠
方異產充庭納賚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
紀美烈於續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
臣職在翰墨親觀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
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
德光遣使獻馬百匹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政
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
而復元宗嗣位

江南野史曰契丹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
其一使言語通中國嗣主問故曰臣本范陽人晉高
祖割幽州五城入蕃令臣事北守職為即嗣主曰契
丹為治何如使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嗣主曰朝見

何如使曰詔則呼漢兒蕃家嗣主曰既無翰墨何以徵兵賦使曰畜地不產穀故無征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准或傳徵兵以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嗣主曰何以限日使曰以皮為約築隘巷以一皮藉之兵騎過而踐之以糜壞為度

遣使者公乘銘航海繼好既至契丹主兀欲被殺

五代史曰兀欲東丹王子德光死瀋城兀欲於中京

即位立五年被殺 遼史曰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弟述律遣元宗書曰

遼史曰穆宗諱璟小字述律太宗子也封壽安王世

宗遇害即位十八年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為近

侍小哥哥等六人所弑

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賁朝使公乘

銘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

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

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

篆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銘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

回止俟使風即令引道而銘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

銘自去年六月離罽油七月至鎮東闕遣王朗奉表契

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

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

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

妻并命

遼史曰察割明王安瑞子安瑞嘗使奏事太祖曰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子日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側世宗即

位封泰寧王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帝

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割與耶律盆都同率兵入弑太

后及帝時壽安王及耶律屋質以兵圍之又遣人弑

后於樞前王遣耶律敵蠟誘察割降嚮殺之 又曰

牒蠟封燕王察割弑逆牒蠟方醉其妻扶入察割幕

因從之明旦壽安王討亂脅從皆降牒蠟不降凌遲

死 愚按五代史以為燕王述軌與大寧王哱里僧

合從遼史

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
至幽州館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識唐皇帝面
乃引見倣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
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
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
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
條起此事道路所聞心亦憂恐乎斟一玉鍾酒先自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六

乃勸臣令飲酬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
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散號子歸聞奏散號子不知何
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聘我歸
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朝從行匿之濠州

宋史曰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感弱挈族歸來給
田亳州之蒙城因家焉太尉高瓊其子瓊孫女為宣
仁后

於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

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地視之失其首
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
思遣客刺之以間唐

罕儒冀信都人仕晉漢周及宋累官至晉州兵馬鈐
轄

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劍客田英得之即給
賞如約仍屏人語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二千緡英果
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救暴我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七

首以交通契丹誘致邊患為名方石晉父事契丹而契
丹每凡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
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
撓中原皆虛辭也

高麗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
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躬又晚年

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
去大封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天祚
二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於羅鐵勒東夷諸國
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
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
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畧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
自相媒許俗重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
昇元二年遣使貢方物所上書稱歲大畧云今年六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
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
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歷數在
躬遂傳玉璽夙惟庸陋獲托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
浪濶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
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
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
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

郎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攷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三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四

明 李青 撰

叛逆列傳

此皆唐臣也曷不繫以諸臣叛逆則不臣矣故外之

樊若水 補遺

樊若水父保大中為漢陽令父卒家池州屢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祝髮為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為竅及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石浮圖月明繫繩於浮圖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

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

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太祖然之遣使往

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

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不聽權若水

右贊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叅預或請誅其父母妻子

後主不敢但羈置池州若水又自陳母妻在江南宋太

祖命後主護送後主雖憤終不敢違厚贈而遣之及宋

師南下以若水為先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已若水

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成不差尺寸

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釣磯立談曰國人恨若水入骨發其先壘投骨江流

初後主聞宋作浮梁語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

為梁之事後主曰吾亦以為兒戲耳至是乃驚若水尋

奉太宗命更名知古累官戶部轉運使以輕脫出為四

川轉運使賊李順陷成都知古走東川以本官出知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州慙死

朱元

朱元潁州沈邱人本姓舒少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

同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

元既留事我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

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

越錢塘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

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

馬令書曰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

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戰誓眾詞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致死赴敵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鎮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學本縱橫不可信不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三

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被元計事元憤欲自殺

宋史曰元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唐欲自殺

其客宋洎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諸軍皆潰邊鎬許文鎮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至是誅文徽累表乞貸不從

馬令書曰元宗署其表云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

遂被斬尸於市元妻年少有國色

以珠祠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邱遂迎養宋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四

取兩州於周兵將遜時固未為雋功而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俘累以去而唐遂失淮南雖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當於是觀之

劉澄 補遺

劉澄宣城人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為太子監國署澄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侯及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

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親信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有難當散此圖勳後主聞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立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為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方入城圍復合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將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五

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偽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都城受圍日急若不守守此何為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惟絳爾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出圍澄

徧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但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遂屠之故澄以此脅之於是率將吏開門降宋命誅其家

劉承勳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六

儒林公議曰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良隅掘地求數百斤鬻備供帳其地乃唐德昌所遺鉛華之灰積也李氏偏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之永其可得耶 愚按德昌官乃帑非官也以淫色言誤自吳建國有江淮地比他國最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

南唐近事曰昇元初許文武百寮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多之終尚書郎 愚按烈祖所為何厚於羣臣而吝於子且杉木視金帛孰重無非小物示儉不欲啓儲宮以侈端耳

然德昌官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為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之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

唐餘紀傳曰保大末國弱財窘後主未年至鑄鐵錢贍國倍民絹充貢咸斥承勳為盜臣之靡云

宋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國欲預結宋為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宋首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七

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四

八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五

明 李清 撰

志補遺

陳靈曰南唐疆土始有楊吳之舊南接五嶺而界於虔北抵淮泗而限於淮東距大海西連鄂岳此大勢也虔之內向則有表吉筠撫饒信江洪而洪為都會其北則海泗光為兩淮之外藩淮之內甸楚秦通楊障其東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五

揚為東都雄濠廬壽舒黃蘄擁其西北南面濱江則滁和二州為江南之屏蔽秦以海陵縣升建雄以天長六合縣割置此則受代之後分創於昇元保大之世者也絕江而南其鉅鎮則昇潤池雄遠雄遠古當塗郡宣歙與之聯屬蓋東西相倚為輔東南距吳越則常為邊境西鄰湖南則鄂從畫疆保大初出師平王延政凡得建汀漳泉四州繼割延平劍津之地創州曰劍湖南平後奄有全楚其要劇則潭朗岳三州坐歸版圖南據宜桂計前後

規模亦雄張矣已福州竟入吳越泉漳亦乘勢崛起相

繼自擅雖授之節鉞羈縻而已先是保大中偏師平楚

勢幾振惜邊鎬非材全楚復失岳州雖夙據亦併沒交

泰初周師卒伐折北不支淮甸之地為州十四志表獻

於周其外在江北者蘄黃漢陽漢川亦行割隸自是與

周畫江為界地褊勢迫止限一水乃遷都洪州是為南

都未幾元宗歿後主嗣立金陵南都遂罷東都廢燬於

淮南喪師之際入周後改為節鎮終唐世相與始終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五

惟金陵之西都而已唐之有國雖肇跡於楊實樹本烈

祖比其盛也二都並建列郡聯輔長淮外限大江內阻

於時天命未一中國有故用能據形便以定基扼險塞

以固境屬兵將以威侮自中朝視隱然南服一敵國也

迨保大未淮甸入周稱藩內附於是國勢頓弱亡形著

矣後主繼立雖以文雅飾國仁厚結民奈何酷奉浮屠

廣營塔寺園用耗竭朝政無章如一病痿人曾不能振

起故地險可以固國而人事不能保邦君臣係縲國社

竟屋有可咎云

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曰唐為昇州徐溫建節陞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元宗十六年東都入於周以州建南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五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諱以天長置天長軍

鄂池饒信四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楚州順化軍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泗州靜淮軍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滁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和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光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黃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舒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蘄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廬州保信軍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壽州清淮軍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海州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秦州

昇元元年置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濠州定遠軍

元宗十六年入於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陞永安軍節度俄改忠義後降軍事

汀州

保大三年置

劍州

保大三年置

彰州

保大三年取改為南州俄復舊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

保大三年取焉庶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

保大九年失

澧州

保大九年失

朗州

保大九年失

岳州

保大九年失

道州

保大九年失

永州

保大九年失

邵州

保大九年失

全州

保大九年失

辰州

保大九年失

宮闕志

附考

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其地相傳內橋為宮之正門所直南宋行宮亦在此地改

內橋為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步有東虹西虹二橋東虹自上元縣左北達娃娃橋有石嵌右河遺蹟西虹在盧妃巷大西穿人家屋而北達園地亦有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是也自盧妃巷北直走里許又有一橋名虹橋而東虹西虹兩橋北達之水環絡交帶俱縮轂於此想當日宮內小河四周相通形跡顯明第近多埋塞不復流貫耳

都城志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五

五

南唐都城南止長干橋北止北門橋蓋其形局前倚雨花臺後枕雞籠山東望鍾山而西帶冶城石頭四顧山巒無不攢簇中間最為方幅而內橋以南大衢直達鎮淮橋與南門諸司庶府拱夾左右垣局翼然當時建國規模其經畫亦不苟矣因思宋陳同甫言臺城東環平岡以為安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青谿以為阻而地當南唐宮之東北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花牌樓等地陳魯南金陵圖考證六朝大司馬

門在中正街接六朝都城東阻於白下橋即今之大中橋也中正街距大中橋甚近臺城偏倚一隅恐難立止記又言六朝都城北據雞籠覆舟等山亦恐誤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並在雞籠山下若城帶諸山恐無倚城起陵之理余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玄圃華林樂遊諸苑或是城外離宮未必盡括城內也

五行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合訂 卷二十五

六

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



南唐書合訂卷二十五

校	總
對	校
監	官
	編
編	
修	修
臣	臣
羅	吳
修	裕
源	德
生	
臣	
蔡	
本	
俊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提要

臣等謹案國史考異六卷不著撰人名氏以所引諸書證之蓋明末人也其書以實錄野史及諸家文集碑誌參證同異斷其是非而攻駁鄭曉今言者最多所考止於洪武永樂兩朝其或為纂而未竣或為竣而佚闕或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提要

太祖開基草昧稗官每異傳聞成祖倡亂革除史氏曲為忌諱故訂訛正舛祇以兩朝均未可知第據此六卷觀之大抵引據賅洽辨析詳明如建文遜國一條不以自焚之說為信亦不以從亡之事為真謂胡濙奉使鄭洽逮治建文之為存為歿成祖亦在疑信之間後來孰從而質實但既鴻冥而去自必潛蹤滅跡不可復尋又豈肯到處題詩暮年歸國

自踐不測之危機疑以傳疑持論最為平允

至於張玉沒於濟南之戰史有明文而云鉉鉉但困守孤城未嘗出軍拒敵景清先降自不列於姦黨而疑姦黨榜不載其名不免小有疎舛張統已推戴新主仍長六曹後以懼罪自經不因殉節而云張統之一死足以謝方鐵諸公持論亦小有出入要其辨誣傳信可取者則已多矣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提要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卷一



朱氏諱元璋字國瑞濠之鍾離東

時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

者世為大族人號其里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祖熙祖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季時熙祖始徙家渡淮

居泗州父仁祖諱世珍元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勤儉

忠厚人稱長者母太后陳氏生四子上其季也自德祖

而上世次既莫能明而三祖諱字亦無所表見至嘉靖

十年行大禘禮推帝者所自出或謂宜禘德祖或謂宜

禘顯項上皆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論者咸

服宸斷周詳而惜當時禮官無能追發祥之自以佐末

議者豈果不可考耶抑記注者之疎略耶剪勝野聞載



太祖自叙世德碑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

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

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七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

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曾祖考四九公娶

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

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

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于他方先祖困

于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

家日消繇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

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

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娶徐氏

徐氏當為陳氏
傳寫之謬也

泗州人長

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

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

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

絕嗣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

氏某托跡縹流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龍鳳元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復可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唯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

也按碑中所序統系昭然自德祖而上尚有仲八公一世其墓皆在朱巷而諸書俱未之及時以太祖追崇之典僅及四代故闕而不記耳非果無可考也一統肇基錄載皇陵碑原文較世德碑稍略內言朕長兄諱生于津律鎮仲兄諱生于靈壁縣三兄諱于虹縣及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甫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孤庄村亦與前碑異此即洪武十一年御製碑所

云儒臣粉飾之文不足為後世子孫戒者也解紳大明

帝典謂高皇帝系出顓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淳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仁祖暨陳氏習夢于休天歷元年戊辰九月丁丑誕帝夫世德碑明言仲八公之上不復可考而帝典遠祖司空淳何據且以句容為丹徒尤為乖舛嘗讀承休端惠王統宗繩藝錄云九二一公姓朱氏諱伯通漢時山東兗州府仙源縣興賢鄉人漢未有此府縣名傳十五輩至南齊時有諱永昌者拜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四

著作郎又傳二十五代至宋初因兵徙居建康句容縣榨油為生家凡二百九十六口重八公太祖之五世祖世居句容之朱巷通德鄉子三長六二公次千十公次伯六公是為德祖子二長四五公次四九公是為懿祖子四長初一公是為熙祖次初二公次初五公初十公公熙祖子三長五一公是為壽春王子四孫六兵興相繼而沒次五二公次五四公諱世珍是為仁祖子四長重四公諱興隆是為豫章王即南昌王次重六公諱興

盛是為盱眙王重七公諱興祖是為臨淮王太祖諱興

宗後諱明是書纂自藩府必非無所徵信而敢為撫

入者其大略與世德碑相發明獨所稱九二一公世次

荒遠非聖祖闕疑慎微之意也重八公即仲八千十公

即七二傳寫異耳然碑稱祖考妣子二長五一公次即

先考無所謂五二公者天潢玉牒亦云熙祖二子長壽

春王次仁祖溥皇帝而繩蟄錄獨言熙祖子三其敘熙

祖攜仁祖及壽春王遷泗州又不及五二公亦不言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五

有子無子或疑五二公幼而殤庶幾近之鄭端簡以壽

春為仁祖之弟誤也永樂七年二月遣官祭皇伯祖壽春王見寶錄周氏刻天

潢世系又以壽春安成蒙城與仁祖並列而為四不知

所本夫安成之號未之前聞蒙城則壽春子耳豈可躐

之兄弟之列耶洪武元年正月詔追封皇伯考為壽春

王皇兄為南昌王為盱眙王為臨淮王皇從兄為霍邱

王為下蔡王為安豐王為蒙城王皇姪為山陽王為招

信王皇從姪為應寶王為六安王為來安王為都梁為

英山王今太廟兩廡侑享十五王是也繩蟄錄載壽春

王四子長重一公是為霍邱王次重二公是為下蔡王

次重三公是為安豐王次重五公是為蒙城王霍邱二

子長高沙王寶哥次寶應王鐵哥安豐四子長六安王

轉免次來安王記免次都梁王驥免次英山王潤免蒙

城無嗣按世德碑載高沙王未祔享追封之詔亦不及

詔書獨遺高沙者蓋定備享之後追削之耳故今言謂霍邱唯一子寶應王

耳高沙而下六王即碑所云兵興以來相繼寢沒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六

而或祔或否不得其說又考繩蟄錄南昌二子長山陽

王聖保次大都督文正盱眙一子招信王旺免與碑稱

先兄有子文正及重六重七俱絕嗣者不合豈山陽招

信亦幼而殤者耶寶錄書法既略而有司漸失其傳天

潢世系遂謂霍邱等王之出壽春寶應之出霍邱六安

等王之出安豐皆靡有確據不亦疏乎

二

寶錄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等起

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辛丑亂兵焚皇覺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太祖紀夢云壬辰二月二十七日臨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廬舍則濠城之拔即在辛丑焚皇覺寺者亦其兵也俞本記事錄云至正十二年正月定遠富民郭姓者燒香聚眾稱濠州節制元帥十一日起定遠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縣所紀克濠之日較紀夢止先一日耳當從御製集為是又實錄謂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七

固守旬月而後有故人相招迫脅之事以及子興留侍左右尋命長九夫皆用皇明本紀原文以皇陵碑紀夢及天潢玉牒參攷蓋先有相招迫脅之事而後決於神迨入濠被收為步卒兩月餘纔為親兵耳史雖稍文其詞然不若據實直書之可傳信

三

實錄壬辰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帥彭早住趙均用率餘眾奔濠癸巳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自稱永義王錢

氏羣雄事略云滌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紀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為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癸巳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為正又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均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既敗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八

則彭大當與均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甲午六月上取滌陽之後云實錄此際在癸巳六月非甲午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均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于丁酉歲書均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均用吞併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于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均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及

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蘇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均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均用既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稱彭大之子早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九

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攷耳此條援据極詳但既以僭稱屬之彭大斷在癸巳冬而又以其夏吞併而亡者為彭大則所謂以矛盾盾無一可矣實錄于癸巳五月附書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又于六月終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王今謂亡者彭大非早住而其吞併之期計亦不久則是冬稱魯淮王者彭大耶抑早住耶余意彭趙本以窮蹙來奔既脫鋒鏑之餘坐擁專城之柄志得氣張遽萌僭擬稱王之

舉即在壬辰彭大奔濠之時而不必在癸巳元兵解圍之後此亦草竊嘗態無可疑者惟以彭大稱王斷在壬辰則癸巳之歲彭大先亡而早住襲其遺號臨盱泗據淮安至丁酉以後始沒不見如此文從事順於理為長考平元錄均用稱王在壬辰之十一月則彭大亦以此時自王明矣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十

鄭氏今言云滁陽王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為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即谷庶人又云王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任實要回鄉守祀依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鄰人貢童兒註誤出走十七年上諭張來儀撰王廟碑遂云王無後命滁州衛千戶王傑等二十三人供祀事二十八年老舍還

鄉為費謙所發解黑窰場做工上面諭放回命一年一

朝京師

南京太常寺志云二十八年太祖命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于黑窰職于四川侯蜀王

老

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

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錄前所記則滁陽三子皆

張夫人出無所謂老舍者錄後所記則止有大舍老舍

二子而所謂陷沒與陰謀伏罪者又何人也按實錄洪

武三年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仍繪三

子從祀

南京太常寺志云王三子未娶俱亡

此王有三子之明證也俞本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十一

記事錄云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為降人所陷即

郭元帥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滁陽王廟碑亦同今以諸

書參之王長子戰死當在濠州起事之初實錄載王為

孫德崖所執太祖與王二子圍孫氏破械而出皇明本

記亦言以次夫人攜二子往告早住通紀又載二子置

酒謀毒太祖事則此時長子已前卒故名不傳耳次子

名天敘記事錄云乙未四月郭元帥卒衆奉其子天敘

為都元帥張天祐次之上又次之十月郭張二元帥督

兵繇城塘經同山進攻建康之東門陳也先自板橋直

抵建康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也先遣郭元帥飲

殺之擒張元帥獻于福壽亦殺之陳基撰福壽勲德詩

序云官軍與也先表裏合攻遂生擒偽元帥郭張二人

實錄俱略不書第云戰死蓋所謂陷沒及為降人所陷

者即天叙也幼子名天爵記事錄云丙申三月毫都以

故元帥郭天敘弟天爵為右丞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

謀叛誅之所謂陰謀伏罪者即天爵也然則三子之始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十三

末甚明而老舍之說何自來乎王氏二史攷以為老舍

必滁陽之族年少長者若其幼子則在洪武四年時當

尚少而何以曰老舍使果滁陽王子是不昨茅土之封

必罹金罍之賜矣寧能晏然而已乎此亦臆度之論未

及深究也老舍事見于歷朝實錄者甚悉如宣德元年

正月己亥書賜滁陽王之親郭昇等鈔嘉其來朝也正

德八年七月壬辰書革滁陽王墳奉祀郭琥職王無後

國初以蜀王之國掌滁之衛事者主馬琥定遠人弘治

間自言為王後孝宗賜以冠帶又授楊徐二王例乞奉

祀亦許之廟戶王璽等數辨其妄今言云弘治癸丑璽

成奉旨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璽又至是璽復乞署印下

吏禮二部議曰王奉祀典禮定于聖祖勅諭非所敢更

其曰無後見于所製碑非可攀附先帝假璽以祠職繇

覆議者失詳今乃求請不已宜奪其職上是之曰王祀

禮悉遵皇祖所定璽仍如先帝初命以冠帶榮其身如

再奏擾當重治之嘉靖十五年七月書高皇帝時滁州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一

人郭老舍以里開布衣被眷厚或曰滁陽王第四子弘

治中老舍四世孫郭璽遂以冠帶奉滁陽王祀後為宥

世傑奏革世傑始祖曰興者滁陽王廟戶也其子仁卿

洪武時與同戶濮僧奴等犯法仁卿被誅僧奴等充雲

南大理軍郭璽憾宥氏之奏革其奉祀也因奏宥氏抵

大理軍以相報復至是璽子厚與宥孟貞者各奏許下

有司覈實兵部覆議郭老舍為滁陽王子無據宥氏異

姓不應抵軍詔行雲南除孟貞軍厚以奏事不實論罪

今言云正德辛巳璽復奉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靖元

年奉旨郭璽准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

俱誤繇此觀之乃知老舍為滁陽王親非其幼子宣德時

去王未遠故所記最覈郭璽詐冒成案昭然鄭氏未見

國史故姑為存疑之詞耳乃剪勝野聞又載太祖微時

為郭氏五男所惡嘗以事幽之空室中其語尤為無稽

不足置辨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四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臺城諸將奉上為吳國公通紀諸

書並同嘗疑太祖以乙未三月始承宋檄為副元帥位

在第三及攻集慶郭天敘張天祐皆死之然後太祖專

制軍事暮年之間僅得太平建康鎮江廣德三四州郡

耳一時諸將皆故等夷特以事權相下安有偃然建號

而中外推戴無異詞哉及攻俞本記事錄是月毫都陞

上為樞密院同僉尋陞上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已亥十二月克處州毫都陞上為丞相同僉辛丑正月

毫都陞上為吳國公所記封爵次第甚詳是吳公之建

號在辛丑而非丙申明矣劉辰國初事蹟紀太祖克婺州之年五月太祖為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即已亥之五月也與記事錄合但繫月不同耳趙汭撰汪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請住金陵遂見相國此時未置相國蓋指太祖為平章而言也錢氏辨證謂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孫炎書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五

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末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帝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早晚為重輕哉史臣于是為無識矣余謂俞本所稱毫都者宋也史臣于龍鳳間事多所避諱故凡除拜位號之制俱削不載至以吳公之封為出諸將尊奉不幾誣乎太祖自序世德碑云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祖考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

吳國公先考為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國公妣皆吳國夫人蓋當時宋制如此此在救安豐之後太祖尚不以稟命為嫌而史臣遂欲盡沒其實何耶宋濂誌王愷墓云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于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朱升作鄧愈勳德頌在丁酉秋亦稱江南行省平章朱公不聞其稱吳公也非特此也實錄許瑗本傳上取婺州瑗謁上但稱閣下此非即為平章時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六

卒丑七月宋思顏言事始稱上為主公十一月劉基勸伐漢亦稱主公則知是年已開吳國矣自甲辰以後省臣移書及王禕許存仁等進對皆稱太祖為主上然則自公而進王即稱號之間約略可見孰謂文獻不足徵哉

六

實錄丙申七月徐達攻常州張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來援遇伏馬蹶為先鋒刀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

二將軍九六即士德太祖御製徐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按碑後有朱善劉三吾跋語意必屬二臣視草非盡御筆也而宋文憲撰趙德

勝神道碑云丁酉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

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天潢玉牒亦云

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按取

江陰在六月攻常熟在七月此牽連書之耳皇明本記則云破其兵于宜興

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湖橋在常熟虞

山西北通福山港為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十一

其曰宜興傳聞之誤也以諸書叢之則知士德之擒當

於丁酉常熟之役而不於丙申常州之戰矣實錄丁酉

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宋

文憲撰碑則系之丙子先一日故知德勝本從大將軍

縛士德而實錄脫之耳臨海陳基有望虞山弔張楚公

詩錢氏辯證引之以訂實錄之誤其略曰實錄是年十

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

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為士德

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弟而聳懼又以母命而

請和其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高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

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詹季乃

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

師既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

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臨杭州楊旺札勒

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

往以諸書互攷則士德臨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十六

八月輟耕錄士德入杭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

史張士誠請降詔以士誠為太尉士德為淮南行省平

章政事時士德已為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

士德丙申七月就禽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

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創造

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

陳基輩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載

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史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

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

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

子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元追封士德為楚國公擢淮省都

事子辭不就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遂以元之

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為俘虜逢雖欲緩

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紀丁酉歲士誠屢為楊旺札

勒所敗然後乞降士德被禽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

月則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歸元以謀我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九

乃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禽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

降元之事故曲為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然此事所

以傳謠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禽張湯二將軍十一

月又禽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

傳既久即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

是正耳余謂此論最嚴但國史全用劉辰事蹟原文失

之不考故也輟耕錄云長興臨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

禽縛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

無降意豈所云間遺書士誠俾降元者緣此事傳會耶

常州被圍至丁酉三月始下則士德斷以其年被禽平

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禽即在丁酉三月蓋皆誤以常

熟州為常州也高岱鴻猷錄謂戊戌十月廖永安擊士

誠于太湖戰敗士誠囚之上欲以所獲將士三人易永

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上不許此

又與劉辰母痛其子之說相似然士德既為謀主上必

欲留以誘士誠未肯遽取而甘心也如岱所記則士德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二十

至戊戌冬猶存安得直書伏誅于被禽之後耶更考之

七

實錄丁酉七月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

將楊旺札勒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

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旺札勒遁去九月癸酉朔元婺源

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巴哈不協以總管王起宗

等詣雄峯翼降上命皆仍其官錢氏辯證云徽州城下

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

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旌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為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國勝神道碑載汪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

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在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按徽州之戰諸書所載互異皇明通紀云丁酉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拔其城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九月元苗帥左丞楊旌勅自杭州率兵數萬欲復徽州時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與鄧愈奮兵出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于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卒等旌勅遁去夫汪同之降

實錄謂在九月皇明本記亦同而通紀以為七月蓋據趙訪所撰汪同傳耳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繇宣來取徽踰三日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特穆爾多尼繇婺源攻其後李克魯本以進士為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刺克魯抱止之即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

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郡城然則汪同至徽郡在七月而見相國在九月即實錄所云上命仍其官之日也程國勝神道碑云歲丁酉天兵下徽州衛國公發同與公等詣京師上大悅命同還守婺源而以公等從征伐十月苗軍楊旌勂部兵十萬薄徽州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藉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禽其將胡卒等二百人楊旌勂僅以身免觀此則鄧愈之功即國勝之功耳元史丁酉八月以

楊旺扎勒為江浙行省左丞先是旺扎勒守嘉興與張士誠相拒未遠遠略士誠既降元旺扎勒以功晉左丞乃始泰然無後顧之憂盛兵入犯覆于堅城之下其事在十月十一月之交明甚然而國史所以錯互者蓋謂汪同以婺源元帥降于九月而越國新廟碑載其攻婺源還師破敵故疑為同未降時事不知汪同先以都元帥鎮休寧既降而特穆爾等尚據婺源至明年正月鄧愈遣王弼孫虎與同等率兵拔之遂以同鎮婺源則越國之攻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

婺源為特穆爾等耳于同何與錢氏能辨城下之戰在十月而不能辨汪同之降在七月甚矣考覈之難也

八

實錄庚子七月乙丑陳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與饒州辛同知有隙出兵攻之辛同知走光等遂遣人以浮梁來降命光等仍守其地既而友諒遣其叅政侯邦佐復攻陷浮梁于光等敗走辛丑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侯邦佐棄城走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

降命仍其官守饒州十一月己未命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宋濂誌于光墓云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為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事之耶是時皇上定鼎建業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據此則光為徐氏鎮鄱陽而未嘗為陳氏守浮梁然又言以浮梁降與實錄合何也鄧愈本傳則云庚子守饒州饒城濱鄱陽湖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

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城愈督兵拒之屢敗其衆辛丑拜江西行省叅政總制各翼軍馬是時饒之境內岷強者尚懷疑阻愈示以恩信衆皆請降神道碑云等皆實錄不書鄧愈守饒州事而本傳特詳之攻太祖諭朱夢炎有曰愈歷鎮八州有功無過謂廣德宣徽嚴饒撫南昌襄陽也則愈之鎮饒無可疑者程國勝神道碑云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守將辛甲而據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州來

附鄧愈神道碑因之蓋陳友諒自立之後以辛甲守鄱陽而移于光守浮梁故光怒而攻甲遂來附耳實錄乃以饒州之降歸之吳宏誤矣攷開國功臣錄吳宏餘干州人任友諒為江西行省叅政守餘干上取江州遂全城請降壬寅上至龍興宏率衆來見遂改鄧愈江西叅政宏代守饒州通紀亦書餘干守將吳宏請降餘干新志又云至正庚子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鄧愈撫之遂通欵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章吳宏營升堂拜毋盡歡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五

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以諸書參之乃知吳宏自以餘干降耳非饒州也實錄壬寅正月戊辰吳宏率衆來見而鄧愈神道碑載江西叅政之命則正月四日宏之代守饒州當在是春而實錄併記于辛丑八月可謂錯互之極矣又實錄癸卯二月都昌盜江爵等陷饒州先是守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爵因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國初事蹟云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為江西叅

政特遣楊憲齋印信令光開設分省于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疑即吳毅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光遁走浮梁宏之守撫光之守饒事關疆場史皆不載何以傳信

九

實錄辛丑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命樞密院

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國初事蹟云太祖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左都督又云命親姪文正為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按此時

未置左右都督文正時樞密院雖改為大都督府而先鎮江西在壬寅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五

任官在外者尚仍其舊十月戊寅朔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各一人甲辰三月戊辰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吳元年十一月乙酉定大都督府官制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按太祖以辛丑春為吳國公諸子尚弱獨兄子文正壯勇故特設大都督以重其事權維時官制草創府僚未備而樞密之官尚

襲舊名亦間以授人如趙德勝以壬寅四月起授僉江
南行樞密院事見于神道碑此非樞密院未改都督府
之明驗歟官制之定蓋自甲辰三月始也是歲太祖已
為吳王矣正月置中書省官三月置大都督府官文武
並建規模已具然大都督之職自文正而後未有繼者
猶宗人府之不備官耳至吳元年更定品秩遂以左右
都督為長官矣都督專掌戎機非親信之臣不授國初
任斯職者馮勝康茂才等二三人而已馮勝之入都府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自丁未以前史皆不載致勝本傳癸卯從伐陳友諒大
戰于鄱陽湖勝功居多甲辰陞同知樞密院事乙巳從
左相國徐達伐張士誠丙午取湖州轉大都督府同知
洪武元年正月加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所載
功次官爵亦多踈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癸卯士誠圍
安豐從上奮擊敗敵陞同知樞密院調擊廬州與本傳
不合然考鄱陽之役勝以從行舟覆遺還建康安得謂
勝功居多則勝自以安豐功陞非以鄱陽功也事在甲

辰三月未定官制以前故仍樞密之號耳實錄乙巳十
月辛丑書同知樞密院馮國勝等率師取淮東至丙午
三月諭徐達等則稱副使馮國勝蓋以高郵之敗敗一
官也不稱樞密者時已定官制其改都督副使明矣後
十一月徐達遣國勝徇下湖州遂有同知都督之轉異
姓諸侯傳云丁未召還治軍府事叅知政事張昶陰事
覺勝鞠誅昶以平吳功陞右都督國初事蹟云昶心懷
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極刑實錄于吳元年六月書叅知政事張昶謀叛上令
大都督府按問則知是時治都府事者勝也吳元年九
月又書平吳師還論功行賞名都督馮宗異康茂才
宗異即馮勝別名時勝與茂才俱同知都督稱都督者省文耳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
祖等于戰鬥賜綵段表裏論曰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
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
獨任其勞亦宜受賞而封宋公鐵券亦云居京師則除
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瓜牙之功蓋按問張昶一事有

深結主知若此矣洪武改元之正月以即位推恩例加

右都督仍同知都督府事是夏勝以本職從大將軍取

陝為征寇右副將軍尋命留守汴梁實錄或稱同知或

稱都督互舉之文耳白洪武元年四月戊午以後俱書都督同知二年七月辛亥又書都督

督十二月辛巳王氏二史改以為勝以平吳功進右都

督至北征復稱都督同知意者初改樞密院為大都督

府其左右都督俱從一品後進一品而同知為從一品

宋公因從品改官耶將有別故鑄秩耶夫更定品秩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九

吳元年十一月而勝之加右都督則在明年正月前後

既不相蒙且初定官制右都督僅正二品後進二品則

同知為從一品安得謂從品改官也若謂別故鑄秩則

勝官時寵任方隆無纖介之嫌即二年平涼之役擅引

兵還上猶以勳舊置之而他何論焉是未知元年之進

右都督祇為加授至三年正月命都督馮勝為右副將

軍征沙漠以後俱稱都督則此時始論北征功實授右

都督耳勝在都府最專且久國史既多錯互而諸書因

之紛紛傳訛皆不考官制之故故備論之

十

元史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臨嘉定等

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明玉珍本傳戊戌二月五

珍破嘉定盡有巴蜀之地則在至正十八年先三年矣

元史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寅明玉珍破雲南五月辛

未稱隴蜀王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稱帝平元錄諸書

並同而實錄紀庚子夏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為帝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十一

珍不與相通遂自稱隴蜀王則至正二十年事也壬寅

三月己酉稱帝于重慶癸卯十二月遣司馬萬勝等率

兵攻雲南甲辰三月鄒勝入雲南四月引還重慶是雲

南之破在玉珍稱帝之後二年錢氏辯證以為元史修

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

本其載記而存之斷以實錄為正是也黃標平夏錄自

王稱帝年月並同實錄惟破雲南在癸卯二月八日引

還重慶即在其年四月滇志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遣

李芝麻帥兵三萬繇八番分陷雲南二十三年梁王遣大理宣慰使段功敗王珍兵于關灘追至回澄關大破之考實錄乙巳十月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遣書戒之則關灘之敗當在甲辰非癸卯也滇載記又云癸卯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此尤純繆不足辯

十一

實錄辛丑八月丙午斬黃廣濟降九月壬子以左右司

員外郎陶安為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甲戌調黃州府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知府陶安知饒州府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上思得

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實錄本傳

無癸卯及改桐城令二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與實錄不合然集

傳謂黃州平以重臣出鎮而斬黃之降則在辛丑不應

至三年後始簡守臣實錄所書殆不妥也錢氏辯證云

陶學士詩集自龍鳳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

陵壬寅歲有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

安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黃州有

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旬抵黃州又值連月雨之

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

為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

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授鄱

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

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紀改桐城令他無可攷

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樞陽詩自注云時遷往

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一

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

海內招文學淮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

安守黃未幾謫為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

也劉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

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

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

較鄧永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

于四沙易鹽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置于黃

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兩腿扒一
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
為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
也俞本所記當不謬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
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
金華也余按錢氏謂安守黃州在平陳理時亦未盡然
攻學士集有悼故妻喻氏詩自注壬寅卒于官舍其詩
云江南開大閘幕下叨備員石城奏雄捷銜命使淮堤

欽定四庫全書

陶文考異

三五

慈親念行子加殫勞氣纏覽焚湯藥深夜更煮餐慎
終禮必誠淺土封亦堅庶冀良人歸中心無悔愆移家
指鳳臺華省初依蓮忽我病二載將謂難久延何意壬
寅冬曠目在我先是時領公務夜宿郭北田此篇自述
履歷甚詳壬寅冬安已官黃州而謂甲辰始出守可耶
詩中奉使淮堤慈親淺土之事皆本傳所不載又有癸
卯閏三月十九日奉旨代嗣寶公詩則離黃還省以後
作也以諸書反覆考之乃知安凡再守黃州一在辛丑

之秋一在甲辰之春蘄黃初附即輟省臣以坐鎮之越
二年召還從征鄱陽未幾復典故郡耳然劄付必至甲
辰始結者時上始為吳王得承制除拜前此有以省郎
領郡事故也果如所言甲辰守黃未久即謫桐城則本
傳何以稱其寬租省徭諸惠政哉列朝詩集謂安歷左
司郎中出知黃州降桐城令移知饒州仍改知黃州蓋
錢氏亦自覺其辨證之誤矣然安再守黃州皆在謫桐
城之前而謂知饒州後仍改黃州又何據耶

欽定四庫全書

陶文考異

三五

亥名知饒州府陶安 家人易鹽之事主敬賢者決不肯
為攻其集中甲辰書事詩首云離家仲冬望泝江至鄂
渚即癸卯從征時也中云可怪近日來點兵忽暴禦快
槳躡洪濤劫貨殺物主登岸拆郵亭伏莽襲商賈則所
云令家人私通敵境者意亦船兵所誣也癸卯十二月
撰至軍前甲辰二月何以復有守黃之命也豈此事之
發在武昌既平後耶國初事蹟謂夏煜犯法取到湖廣
投于江與記事錄合按陶學士集有洪武元年送夏允

中總制浙東蕭巡撫詩則元年允中尚在安得云沉江而死以此觀之命本所紀未足信也

十二

實錄壬寅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謀反伏誅上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上衣異之易服從他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按西寧侯宋晟本傳云太祖起兵濠梁晟父朝用與兄國興隸行伍俱積功至元帥則國興者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五

晟之兄也然不載告變事楊士奇撰西寧侯神道碑則云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濠州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沒命公襲兄職據此則邵榮之異謀發于乙未下太平之時而不在壬寅平處州之後時地相去遠甚而其官止總管非平章也然國史所列邵榮戰

功如於抗湖州之役不一而足皆在取臺城後又豈盡贛誤耶以事勢推之初渡江郭元帥張天祐尚主軍事太祖未正位號榮亦何所嫌忌而欲為不利乎實錄既指宋國興為證而碑稱國興戰沒于臺城下距壬寅已

七年安得復有首告之事攷宋晟本傳晟自以戰功累授千戶非襲兄職則國興之戰沒為虛戰沒為虛則其首告之事在壬寅秋信矣楊公身典國史所勒豐碑之文必按貼黃及家狀而前後乖互若此不可曉也國初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五

事蹟云邵榮與參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宋某以某事首告楊榮撰宋朝用墓碑云國興以功授總管沒於壬寅與此不合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榮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泣下趙某呼榮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獵狗在牀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太祖命縊殺之籍其家榮本蠱悍武夫恃功缺望或有之其為之謀主者繼祖耳然觀其呼榮數語深咎為之不早則所云伏兵三山門者蓋亦國興上變之詞未必盡實不然太祖何以心憐

之而欲錮之終身哉

十三

實錄癸卯三月辛丑朔上率右丞徐達叅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其城闖大軍至極力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擊破之珍與君弼皆遁走上乃還國初事蹟云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林兒棄安豐遁于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十一

守之丙午三月太祖取安豐

史乘考誤引此條作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兒安豐按

諸本皆無安置之語此考誤之誤也

俞本記事錄云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小明王在城中號安陽奕劉太保等饑餓無措遣人求救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邀請小明王

及母妹并臣劉太保悉領五奕官軍棄城詣廬州營中上設鑿駕傘扇迎駐滁洲創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官寺奉之甚厚據實錄則太祖救安豐時呂珍已殺劉福通據其城以諸書考之則安豐尚未破福通尚未死上

親總大軍解其危困小明王以創殘餓羸之餘猶得擁虛器于滁久而無恙者誰之功也史臣于龍鳳事委曲避諱既不著小明王之終故于安豐之役直言劉福通為呂珍所殺而小明王之亡隱然言外矣然考太祖即位告祭文懋舉戡定之地以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立稱則福通蓋非死于珍者也福通不死則其主可知且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為小明王在焉故也誠令安豐已没于張氏則太祖必不親行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十一

高岱鴻猷錄云上至安豐擊呂珍破之珍棄城走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會陳友諒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夫牧豎之說本黃伯生所為劉基行狀原無宋主還金陵一語其云中書省設御座將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者意如今郡國歲時設龍亭拜賀之儀未必宋主親至金陵也岱既誤認又以行狀在庚子年于事勢不合故移于癸卯安豐迎歸

之後影響牽合失之愈遠矣

十四

實錄癸卯七月戊子指揮韓成元帥宋廣陳兆先戰死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定邊不能近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上舟始脫是上舟膠淺在韓成戰死之後而開國功臣錄云上舟被圍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冠冕對人

欽定四庫全書

投水中賊稍止諸將亦來援得脫

實錄韓觀本傳亦不載其父成代死事

諸書豔稱之比于紀信之誑楚然余竊疑焉兩軍相持勝負未有所分而其主將粹然自投于水耳目瞽亂衆心必解而敵且乘其後安肯反自退沮以待諸將之援此與滎陽被圍時形勢絕不類殆好事者為之耳及攷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云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適膠淺公仗劔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公從旁射中定邊虜國

公疾懼來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遠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書法最為詳明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御舟已脫安有代死誑漢事耶以此知功臣錄固出附會而實錄亦未為盡竅也功臣錄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諸臣于康山以成為首凡三十六人程國勝與馬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忠臣三十五人首丁晉郎次張志雄又次成大明會典亦同則成曷嘗首祀康山哉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此最易辯者獨

欽定四庫全書

程國勝之死實錄紀于癸卯四月洪都被圍之初與神道碑不合錢氏辯證以為國勝與牛海龍夜劫陳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泗水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于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

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

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者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修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據此則康山廟祀當併國勝為三十六人按寶錄于甲辰兩廟之祀俱不及國勝而癸卯四月則書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所謂洪都廟者即南昌廟也然國勝不與海龍同死而與韓成同死則祀于康山為宜釐祀典者削彼存此可矣

名山藏載宋國興衣上白袍代死事絕類韓成皆妄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五

寶錄甲辰九月書下中興路及峽州歸州而不書取天臨路于邱廣本傳則載克潭州按元史是月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潭州元之天臨路也通鑑博論亦書甲辰歲廬州中興歸峽潭衡等路悉皆歸附大明今從之又寶錄乙巳正月取寶慶路洪武元年二月乙卯又書取寶慶路其中必有再臨之事而記者失之耳攷元史乙甲六月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

國史考異

甲二

路而寶錄不載但于七月庚申紀辰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黨欲復其城率眾寇辰溪殺縣丞高文貴奪印掠居民又于八月紀周文貴復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西門之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文貴遁去以日月先後考之乃知文貴是時舉兵寶慶進窺辰州而其黨即攻辰溪以應之也寶錄洪武元年正月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永州左丞周德興等擊之文貴敗走蓋文貴自辰州敗後復屯寶慶與元兵合至是為周德興所破而楊璟遂乘勝窮追復取其城耳當依元史補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

續綱目書丙午十二月韓林免卒平元錄亦書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昀皆不言其卒于何地而鴻猷錄謂丙午宋主昀于金陵謬也庚申外史云先是小明王駐安豐為張士誠攻圍乘黑夜疾風暴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

國史考異

甲三

瓜州遇風浪撤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則是宋主未至金陵而沒于風浪有天意焉通鑑博論則于至正二十六年書廖永忠沈韓林免于瓜步大明惡廖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夫永忠卒于洪武八年三月賻遺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國史略無貶嗣何緣定為賜死而野記云永忠侍宴醉後忤旨立擊死國初事蹟云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氏二史攷引永樂中紀綱獄詞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乃知永忠固非令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四三

終者而博論為洪武末寧獻王奉勅編進之書其言又非無徵也錢氏辨證謂永忠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一旦沈林免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上意可謂果于誣上而巧于要君矣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為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

可以襲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斯言也誠辨矣抑攷庚午詔書云楊憲居中書心謀不軌廖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方孝孺撰詹鼎傳亦云憲敗凡為憲用者皆受誅則永忠之誅蓋因黨比楊憲耳非以沈韓林免故也瓜步之事情狀曖昧若謂太祖心惡其不義而隱忍數年信任不衰卒以他事誅之特使天下後世反有義帝江南之疑豈若風浪撤舟之說彰彰可信哉故論小明王事者斷以庚申外史為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四四

十七

宋濂撰章溢神道碑云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繇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觀此則文忠出師在丁未冬繼湯廖之後而實錄紀于洪武元年二月福建既平之時章溢本傳又與碑同攷之野史載文忠取建寧屯浦城以候舟師蓋文忠

以偏師先趨建寧摧其門戶為大軍聲援初未深入也
平閩之後金子隆等殘寇未殄更命文忠率兵討之岐
陽王神道碑與國史專紀元年之役望漏甚矣按封曹
國公誥詞有再入毘閩削平餘寇之語蓋指此耳然則
六王戰功見遺于史者多矣況其他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四十五

國史考異卷一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編 修臣 羅修源

校對貢生 陳煦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卷二



已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六月丙
臣之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取再成華

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祝之仍虛

生者之位六年九月重建鷄籠山功臣廟成七年六月

乙卯命書功臣廟祀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製

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府官祭之堂上各衛指揮祭之兩

廡永為定式十七年改作功臣廟是廟也重建于六年

改作于十七年而位次悉以二年為定無所損益此可

疑也王氏二史攷云國初之封六公韓魏鄭曹宋衛也

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絀之

黔寧是時官不過指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勲而驟登之

此記事者之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

如韓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據永樂初年見在

者而書之也錢氏功臣廟考則謂二年之勅云塑死者

之像九年之諭云報死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令其果有生

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

復于死者耶羅鶴記云鷄鳴山廟祀定于洪武十一年

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于洪武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為

證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

宋頴涼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頴涼三

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

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堯之明年塑像功

臣廟勅太常祀以太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

塑像何以待其堯之明年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

為無之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于何時乎日吾未有

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蓋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夷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生民廟在鷄鳴山南凡本廟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宣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耶致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鄧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

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又云以位次考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鄧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于江國之上斯為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于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於俞統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錄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

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余按國史書法錯綜不一或先事以見意或後事以綴詞故追書二十一人于功臣廟成之下與追書十二位于新太廟成之下其例一也然攷是年十月庚辰命圖徐達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鷄籠山功臣廟所謂論次諸臣之功者豈即以是為據耶南京太常寺志載故功臣廟畫廊紀事正室立碑則中山等六王左則馮國用等七人右則胡大海等八人與今位次適合是其證也志稱初建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四

時高皇帝聖駕日臨命工繕繪以故廊壁堅緻繪事精飭百數十年如新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烟閣二十四人皆寓褒揚于位貌聖祖斯舉亦其遺意而國史因之附會臺合又恐人以生死不同為疑故有塑像虛位之說錢氏既力駁之謂論次之定當在胡蓋二黨底定之後然不能決于何年也攷實錄祔祭文武諸臣亦有正祀附祀之辨二年十二月指揮于光被害後命配享功臣廟六年六月祔祭新

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增祀故
 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一百八人九年正月以
 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是年又祔祭
 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二年七月以海國公吳
 禎等百九十三人祔十三年正月以濟寧侯顧時以下
 二百八十人祔祭如華雲龍吳禎顧時皆與于正祀者
 也雲龍時則先祔而後黜惟禎以功大罪隱故不黜其
 他于光之徒不過侑享其中書名于籍遇祭則製神主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五

與塑像者不同嗣後設廟廡二扁類祀都督以下則概
 舉之矣洪武圖志所稱元勳者似指殿中正位諸臣而
 言未可以為汰除祔祭之據也然考湯和神道碑云二
 十八年十一月詔肖像于功臣祠配饗于太廟實錄本
 傳亦同則知功臣廟位次與太廟配享皆定于二十八
 年圖志之成正值其時蓋至是六王畢二黨熄諸公侯
 先後坐法者既不得祀而長興武定二侯又以生不獲
 與故止于二十一人也然太廟止絀鄖國而此則并絀

永義按逆臣錄諸招徽先伯嘗預藍玉之謀永義之不
 終祀殆以徽先為之累乎乃太廟之祀又何以不絀是
 終未有定論也非特此也死事諸臣自梁國五公而外
 又有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初封二十八侯僅祀
 其五繼封十二侯僅祀其一以褒節義則可矣以旌功
 伐則未也意聖祖末年倦勤大禮大政悉令皇太孫叅
 決繼遭革除之事必有缺不及補訛不及訂者而國史
 會典承襲疑舛無所釐正此豈獨有司之責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六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
 海張德勝桑世傑取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
 幃六間于太廟庭中內設配享功臣位三年三月壬辰
 太廟陪享增常遇春一位八月定功臣配享儀常遇春
 以下凡八位于廟廡各設牌位東向至九年十月己未
 新太廟成以功臣開平王忠武王等一十二位侑于西廡
 按三年配享惟開平王與廖永安等七人共八位而此

增為十二不著爵氏其間增損之詳漫無可稽大明會
典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功臣配享十二壇中山王開
平王岐陽王寧河王東甌王黔寧王統國公蔡國公越
國公梁國公泗國公永義侯意實錄所紀一十二位即
此然九年中山等五王尚存而黔寧之封侯東甌之進
公皆在十年何以逆知其當為元功而虛位以待也若
云五王之外別有侑食者而後或中華則吾未聞九年
以前功臣有能繼開平而祭于大猷者也至廖永安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七

七人二年同命配享六年同賜謚號不知何時汰而為
六也即實錄所列二年配享者七人永安居首而下復
云設青布帟六間問其人則七問其位則六此非記事
者之自相背戾耶鄭氏今言謂九年罷永安紀亦誤蓋
是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鄭國聖祖之追念永安未嘗少
替也錢氏謂太廟之黜鄭國未必出聖祖意如以德慶
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鄭國獨無宋國為之弟而統國
獨無南安為之弟乎斯言近之然而十二位次當定于

何時按諸司職掌修于二十六年三月會典所書配位
本其舊文則為二十六年以後次第論定必矣實錄洪
武三十五年十月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
太廟配享但于本廟祭之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
可見太廟配享為太祖所親定也而實錄追書于新太
廟成之下又不著其人將今後之學者習其讀而問其
傳耳今言又云侑廟功臣位次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
侯靖難功臣各自為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六王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八

羣公之上以為不倫及營國公郭英進祀并兩朝功臣
序爵于是營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列寧國公之
下矣今會典位次與此不符俟詳考

三

實錄洪武二年二月己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
虎都蠻貢象方物辛未遣吳用等賜占城國王書亦云
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而九月丙午占城國
王復遣其臣蒲旦麻都等貢方物是一年再貢他若安

南以六月高麗以八月入貢皆在占城之後而十二月

朔賜安南詔言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

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御祭安南國王

文亦曰諸邦未至惟爾先庭然則占城二月之貢非耶

考是年正月乙卯始以即位詔日本占城西洋爪哇諸

國距二月已已不過旬日間耳虎都蠻之來度詔使尚

未度海夫安知中國有聖人繼天立極而遂稽首歸命

乎且安南貢在六月即封陳日燿為安南王高麗貢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九

八月即封王額為高麗王而阿答阿者獨以十二月封

占城王則其奉表稱臣斷在九月明甚然而二月之貢

何為者曰此必尚循故事通貢于元非為我來也請以

何真之事明之何真為元右丞遣使緣海道奉表于元

遇湯和兵遂改其表請降而朝廷未嘗逆其詐因而許

之何則招攜懷遠之道當如是也占城僻處海嶠未知

正朔故假道甌越通貢于元其事正與真同而太祖方

弘撫納因賜以書嘉其誠意誘接不疑及其貢使復奉

表而來然後賜之冊命俾世守外藩即此可以識興王

駕馭之微權矣觀冊占城王璽書有云朕今混一四海

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而爾能畏天

命尊中國即遣使臣來貢方物則實錄書法贅互不辨

自明令本紀止書九月占城來貢而不及二月以此

四

廣東行中書省實錄不載初置考張以寧文集有送廣

東叅政周禎序云二年三月肇建山西陝西福建廣東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

西中書行省五而實錄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在三月癸

丑陝西山西二行省在四月戊辰福建行省在五月癸

丑不皆在三月也惟廣東行省史失其文而四月戊辰

之下云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為廣東行省叅政禎即以

寧作序送之者與陝西叅政汪廣洋山西叅政楊憲同

日拜命則廣東之置亦當與陝西山西同日無疑然以

寧言肇建行省五併廣東言之而實錄則闕廣東增北

平蓋北平之真定諸府向割隸山東河南者至是始復

其舊故以寧略而不舉耳紀職方者其日月先後仍以實錄為定而廣東行省則據張序補入可也又考國初州郡併折不常如實錄所書洪武初直隸十七府合嘉興湖州與廣東三府計之耳後四年降廣興府為廣德州十四年十一月復以直隸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黃暉蓬軒類記亦云國初浙江布政司領九府洪武十五年割直隸嘉興湖州二府益之而一統志諸書皆不之及則版籍漫漶沿革之不可考者多矣為之三嘆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五

實錄洪武二年九月召山西叅政楊憲為中書省右丞三年七月以憲為左丞尋以罪伏誅庚午詔書期云洪武四年李善長去相位而居公位命楊憲居中書以代之不踰年而威福竝作心謀不軌廖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吳氏炎以為四年正月李善長致仕汪廣洋始為右丞相則代李者汪也而詔書以為楊憲代之且憲誅在三年而詔書則在四年且踰年以後也豈所謂尋

伏誅者亦疑詞耶余考汪廣洋本傳三年丞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叅政先被召入為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嘗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嫌欲逐去之噫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上初未之知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上覺憲姦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當是時李善長徒擁虛號老病不事事中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五

之權盡歸次相憲久在左右怙寵用事即如三年六月書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邁德哩巴喇獻俘于廟夫獻俘重事也實錄首舉憲而不及善長則善長之杜門委政久矣廣洋自陝西叅政再入中書實錄不載而二年十一月庚申書揚思義為陝西叅政廣洋必以此時被代而還實錄今傳弟云三年召為左丞而六月庚辰書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誤也然廣洋旋于十一月封忠勤伯則憲之坐

誅當在其前而詔書列之四年以後此因聖製一時記

憶失真故耳其言憲居中書以代善長蓋代其行事非

代其位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考楊憲本傳憲嗾劉

炳劾奏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上

下炳于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姦狀及諸陰事令羣臣

按問伏誅是劾奏憲者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為李

善長國初事蹟云楊憲為御史中丞

接憲本傳自參政中書省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不言曾為中丞而實錄元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二年四月為山西參政與事蹟合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三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

謂善長曰楊憲為相我等准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

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為姦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與功臣錄合錢氏辨證云國初太祖

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

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憲等故言善長無相

才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陷廣洋

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廣洋也以自救也劉

誠意則因凌說之彈善長為善長解于上前且又嘗言

憲不宜相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姦狀之

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而伏誅故

知盡發憲姦狀及諸陰事者善長也非誠意也余觀實

錄永樂九年十二月上諭御史王會等曰洪武初懿文

太子召中書左丞楊憲不即至皇考聞之震怒未幾竟

坐極刑則憲之姦狀實自東宮發之無論誠意爾時無

舉劾之權彼善長老而避事亦惡敢剪憲以援廣洋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四

憲誅之後乃拜廣洋右丞相而胡惟庸以參政進右丞

于是陰執國命漸起邪謀史稱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

之政御製逆臣錄序亦云楊憲首作威福胡陳繼踵陰

謀當時次相之有權如此

六

實錄洪武三年十一月封鄭遇春為榮陽侯六年三月

命榮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十年五月番首伊蘇托和

齊等寇涼州指揮鄭遇春擊却之十三年七月復封鄭

遇春為榮陽侯而謫降之故則闕不書錢氏辨證以為
遇春與陸仲亨唐勝京俱以多從驛馬降克指揮發山
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九年間事見于庚午詔書及姦
黨錄諸招者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責降九
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而遇春家人揚保免
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

也九年復爵則十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
互其不書于八年九月者為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者為贅誤耶余按遇春與仲亨等同坐事敗于八年自
不待言但取回復爵各有先後庚午詔書云勝宗仲亨
二人降發代縣捕寇期年不獲責禁久之復爵而不及
遇春蓋三人同發山西九年後二人爵而遇春僅得回
京復移守涼州俟其創艾日久且有却敵之功然後復
封耳未可以實錄不書謫降而遂疑十年十三年之文
盡為贅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坐累奪爵踰年復侯
亦臆度之說不是盡信又實錄九年十二月甲戌命復

延安侯吉安侯所食公田歲祿初勝宗仲亨嘗有過上
命停其田祿至是復給焉國初凡列侯奪爵者必收其
公田二人之給田祿則復爵以後事也史臣不暇究責
降始末但見其同時復祿以為嘗有過停祿云爾然二
人復給而遇春不與可為不同復爵之一證

七

實錄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為東勝侯本傳亦
同開國功臣錄云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七

上弗與語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
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鄭氏異姓諸侯傳則云四
年封東勝侯餘同功臣錄錢氏辨證以為合國史前後
觀之則興祖之侯出于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
所載封與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
錄為誣也攷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
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
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

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况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
第二錄載張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所
殺洪武二年後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却將東勝侯
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所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
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
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
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
還則與祖之召還又先于顯也與祖封侯之後以有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七

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
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詔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
脫誤之極矣然則以鐵券覈之三年封侯當為二十九
人併永成為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
十二月與永成竝封而同貶不當併其封而削之也今
幸有詔書券文可以攷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
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
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曹王府左

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可以證
實錄之闕余按興祖本傳叙其歷官甚略自為都督同
知從平中原留守大同僅兼晉王傅又不支祿當時
同列繼踵封拜而興祖獨守舊官歷年不遷聖明在上
有此論功之法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云三年冬封公六
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
一人今以其時考之四年正月出師伐蜀興祖之封侯
與宥罪從征不在三年之十二月則必在其年之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八

海南之謫蓋未至而召還令征蜀圖實封錄其前功而
責其後效此聖王使過之微權也本傳云人有告其罪
者上宥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則殺降之罪固曲貸之
矣視薛顯之例蓋少異云

八

實錄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黜靖海侯吳禎為定遠衛
指揮使七年正月詔以靖海侯吳禎為總兵官率舟師
出捕海寇既不著被黜之事又不言得復之緣然七年

正月既以侯為總兵則其復爵當在六年而惜乎其無
徵也劉嵩撰神道碑云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遼
命公總舟師數萬繇登州轉運以餉之調度有方兵食
克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
公復領沿海兵出捕初不及定遼之黜豈有所隱耶按
禎以五年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
及還賞格不行而反有指揮之降豈因是冬納哈出寇
遼焚倉糧十萬餘石沒軍士五千而追論與事者之失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九

又按江陰侯神道碑云公弟禎亦以勲封靖海侯追封
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實錄因之附書江陰之後而不為
立傳攷庚午詔書禎亦名列胡黨所謂已死不知其反
之繇者則禎之闕傳國史之義例也然詔書列通胡謀
逆者公侯二十二人其子皆不得嗣而禎之子忠則襲
封如故即功臣廟東序之祀至于今不廢非以其兄弟
功大罪狀未彰且連姻相印故終始保全耶史言六安
永城南安三侯皆嘗附胡陳事發為有司所論以死不

之究則靖海之事可知嗚呼孰謂聖祖待功臣少恩哉

九

實錄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孫允炆生皇太子
次子也十一年十一月戊寅皇第五孫允熲生皇太子
第三子也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按史不言惠宗所自
出而諸書皆以為呂太后子是時常妃猶存則呂氏不
過嬪御之流耳朱國禎史概云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
宮人呂氏生子未名常妃薨呂得為次妃雄英又薨子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

為次嫡賜名允炆生已六年矣呂氏以宮人為次妃他
無可考考太常司卿呂本小傳云本無子其女皇太子
妃使呂氏名位素微作史者何敢儼然以皇太子妃稱
之耶革朝志云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洪
武中薨是為懿文皇太子妃繼選呂氏冊為皇太子妃
是生帝帝之生在懿敬未薨前一年而謂繼選呂氏所
生亦誤也且太祖終身不立繼后而孝康安得遽冊繼
妃吾知其必不然矣又永樂實錄為吳王允熲立傳云

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女是允嬭雖幼乃次嫡也何以不得繼雄英而立而大統獨歸于呂氏之子豈聖祖立長之意顧重于立嫡乎然靖難師起卒不聞一言指撻則惠宗之于倫序固無可議也嘗考太祖既冊王保保妹為秦王妃矣復冊寧河王鄧愈女為次妃初無竝立之嫌蓋本支未廣急為嗣續計耳况儲副之重寧拘常制乎故知呂氏之冊為次妃蓋如鄧氏之例而史諱其文耳然寧河以元勳呂本以舊恩其女得敵體家嫡皆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非過也史概不解次妃之義妄謂惠宗賜名在六年後與實錄異不可不辨

十

實錄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等往臨清練兵錢氏辨證曰彬不知其所終攷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攷庚午詔書及姦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鄭曉異姓諸

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傳會以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于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于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于野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于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謬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余按高帝御製集載諭信國公勅云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令人持符詰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其有管領馬匹軍士均調與南安鞏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實錄亦載此勅但改提還為召還則失實矣庚午詔書于彬及河南侯陸聚皆云為胡陳所誘朝廷于禮無欠而實錄不載二人所終鄭氏既誤解下句以為宥彬之詞矣復妄引上句于陸聚傳云坐胡黨上念其為姦臣所誘宥之尋卒然則彼二十二人者孰非為

姦臣所誘者哉割裂文義穿鑿事情亦幾于不知而作者矣

十一

實錄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死于道御史中丞徐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典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按廢丞相汪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一

洋勅見高皇帝御製集實錄本傳亦載之但稍文其辭耳勅云差人追斬其首持賜勅以刑之而實錄云死于道乃云慙懼自縊則知凡實錄所書自縊賜死皆史臣粉飾之語非其質也錢氏辨證以為此時徐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據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為逆而上但以坐視廢典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為廢曰廢丞相汪廣洋

者蓋誅之也余攷正月癸卯詔云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胡惟庸私構羣小實緣為姦因是發露人各伏誅以廣洋與陳寧竝稱則太祖之罪狀廣洋者至深切矣而手勅但摘其佐朱文正揚憲已往之過絕不及惟庸事豈獄詞未具不欲訟言耶國初事蹟云汪廣洋罷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太祖訪得此婦係汝官陳知縣之女太祖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一

不曾與文官因勅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是惟庸等專擅之罪又因廣洋既死而發露無遺也然上既誅廣洋而隱其事及庚午詔書所條列前後坐胡黨者又不及焉則其情罪亦有殊科者哉

十二

實錄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

悖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伴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欣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五

就辭出錢氏辨證云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嘿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如此所以肆謀姦宄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答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

謀已久欲善長為己用兄弟子姪賓客朋舊下及僮僕所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婚姻誼重家門慮深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贖身後之禍而况可責之于善長乎生此族滅豈為不幸哉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所據者善長與存義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詞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五

允也按昭示姦黨錄善長諸招益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揚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即國史所記惟庸西南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為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嘆息而起遂自往而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宣可

以為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據善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據和濟已哈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即去正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令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遙見領首國史叙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于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間也余按昭示姦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乃二十三年命刑部播告天下者而實錄不載所述善長往來情詞約略諸招不免脫誤即解學士訟寃疏草亦似未究爰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者非錢氏鈞考而叅訂之千載而下有不以善長之死為疑獄者哉

十三

實錄胡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按林賢招倭此惟庸逆謀之大者而史不詳其始末皇明祖訓云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逆謀為不軌故絕之大誥三編云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出海防倭接至日本使者

歸廷用

實錄作主庭用九年三月未貢馬及方物

入貢方物林賢移文赴都

府都府轉奏朕命以禮送至京廷用王事既畢朕厚賞令歸仍命林賢送出東海歸本國不期林賢當在京隨駕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及歸廷用歸惟庸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林指揮將廷用進貢船隻假作倭寇般隻失錯打了分用朝廷賞賜却乃移文中書中稟惟庸伴奏林指揮過朕責林賢就賤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廬州人克中書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僂其日本精兵就發雲南守禦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緣族誅了當嗚呼人臣不忠者如此林賢年將六旬輔人為亂致黔黎之不寧豈不得罪于天人者乎遂于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于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是林賢之

獄成于十九年距歸廷用之貢已十年距胡惟庸之死亦六年矣大明會典載日本國頻年為寇令中書省移文詰責自後屢却其貢并安置所遣僧于川陝番寺十四年從其請遣還攷之實錄洪武十三年五月日本遣其臣慶有僧等來貢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上以其不誠却之八月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上命却其貢尋遣使詔諭十四年六月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上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九

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及征夷將軍

二書 見高

皇帝御製集題曰諭禮部問日本國王及將軍今直以為禮部謄告之文亦謬

十九年十一月日本遣僧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却之鄭氏四夷考則云

十二年來貢無衣表安置使人于陝西番寺十三年遣

使招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

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

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

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十七年

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鄭氏所紀歲月多有參差其云十四年遣僧入貢即是瑤也實錄無遣還僧使之說然以會典覈之則亦有不誣者其他實錄所書却貢蓋皆安置川陝與守禦雲南耳未嘗令還也觀高帝諭禮部問征寇將軍書有云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當作十三年今年秋僧如瑤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我至尊弗允則如瑤之來惟庸交通之跡尚未著明故從其請遣還安置諸使迨十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十九

五年歸廷用再至而本謀始露又二年如瑤復至而左

證益明所以林賢之獄遲久而後決也觀大誥之條列

祖訓之昭垂不啻嚴于鈇鉞嗣後閉關絕使築城置戍

所以坊之者甚周而實錄略引其端未竟其事若欲為

國體諱者然非聖祖意也

十四

通紀云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

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

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缺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撻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表甲伏屏惟間數匝上亟及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結洒掃戶六人

墓碑云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

王氏舊丞相府

志云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又以府第醴泉溢為里第石筍發井湧起數尺何抵牾若此第上既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三十一

登城樓親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于涂節之吾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于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為層者三又軒敞無可藏蔽凡皇城直徵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待雲奇之告上之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猶在故西華門外後拓西華而廣之併其第錄故耶錢氏辨證云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堯

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督井即所謂醴泉出邀上臨幸者也雲奇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據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有以覈其實也攷茲黨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伏戶取子中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喜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三十二

近嘗與丞相往來飲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攷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世貞云高皇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為中書省後為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七月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臺為宮

稍庫隘上乃命劉基卜地定新宮于鍾山之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元為南臺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官于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為舊內然則舊內即元御史臺也世貞謂上為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臺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為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二

三

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于宮之兩傍夫上為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既即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詔禮曹繪圖錄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

耶余按丞相府即中書省後為三公府今西華門內門北嚮而堂南嚮者是已左右丞相丞叅政以下公署皆在焉特稱丞相者統于所尊也非以胡惟庸故名也王氏既疑惟庸私第不在禁中而又謂非中書省何耶初太祖為中書平章即元南臺地開行省後封吳公進位吳王皆居之既為吳王別立中書省今其地不可考要之在舊內之傍者近是丙午丁未兩築新宮則中書省自在大內之左非五部地也誠知丞相府之為中書省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二

三

而督井醴泉之妾不攻自破矣雲奇事起于中官高隆等相傳為藍玉時事而何孟春從而附和之以為王未嘗為丞相故又移之惟庸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也然攷之史惟平章邵榮嘗伏兵三山門內欲為變上從他道還不得發與墓碑所稱相類三山門在都城西南與舊內相近上登城眺察因不難悉睹也豈雲奇本守三山門訛而為西華耶或雲奇以衝蹕死而宋國興之告變踵至耶事有無不可知史之闕文其謂是歟

十五

實錄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羣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三

其勿問通紀諸書竝同庚午詔書則云嗚呼善長當羣雄鼎沸之時挈家草莽奔走顧命之不暇雖欲往而無方及朕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俯伏于前其詞曰有天有日矣朕與語見其聰敏時善長年四十朕年二十七語言相契朕復慮其反與之誓詞本人能謹固自守相從至于成帝業吉安侯自十七歲被亂兵所掠衣食不給潛於草莽父母兄弟俱無手持怕一幅裹窖藏臭麥僅一升朕曰來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三十九年前二

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二十三年至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略無所知蓋以罪狀二人明其負恩忘舊而實錄及諸書謬以為上對羣臣曲赦之詞且追書于十三年正月何也錢氏辨證云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于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衰有是理乎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于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慤勇武夫置之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三

無纖芥之嫌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沛故人亦欲為仲亨所為其孰能禁之乎徐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獻始致辟焉特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前之更訊者無佐驗而後之具狀者乃定案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于先而舉首者接踵于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考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

招詞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于十三年善長第
姪之從逆發于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
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
失實于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
三十八年善長招云十三年姦黨事發僥倖不曾發露
十八年弟李四被毛響猶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
不曾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三年以前未
曾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思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
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
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于紀載若此窺其大指不過欲
以保全勲舊揄颺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
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繆哉余惟胡
黨之獄成于十年之後蔓引既衆羅織更密史臣不能
不慮後人之指搥也故略舉善長及仲享等罪狀繫于
惟庸謀反之下以為異日事敗張本而又設為優容不

問之說以甚諸臣之罪然豈聖祖意哉十八年李四安
置崇明事實錄不載庚午手詔云胡陳敗後一向無知
小吏之心先因其弟通胡謀逆罪當族誅善長亦當凌
遲朕於當時念其相從之久不忍合族之誅亦不忍辱
其身本人略不以為重罪率眷屬待罪以謝朕亦不治
之以法洪武二十三年善長于京民合遷之內言辭款
軟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
丁斌朕謂曰前日兄弟姊婿皆同謀反朕宥爾置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問爾亦不謝今既姦深理提伊親弟姪審問爾之胸懷
曾無知謀逆否蓋善長之禍萌于十八年其弟事覺當
族上不忍誅而善長不闔門待罪何以釋明主之猜乎
一旦發怒于丁斌之請衆口一辭指為戎首死已晚矣
錢氏謂二十三年以前未曾發覺似亦少數

十六

實錄洪武十三年九月庚寅永喜侯朱亮祖卒亮祖鎮
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數十事皆

實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
卿未幾以病卒御製殯誌仍以侯禮賜葬于所居之卿
其子選任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功臣錄諸書並同
及致御製殯志則云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
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
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侯禮葬焉則亮祖之死于
杖下明矣錢氏辨證云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三九

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歟亮
祖在鎮不法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為胡惟庸所使擅專
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
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
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附會似
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
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
太祖不諱而國史概從諱詞何哉按亮祖罷職在胡惟

庸伏誅之後此時黨論尚寬故雖身死鞭撻而哀恤之
典不廢焉庚午詔書云亮祖本粗鹵之徒為胡所惑今
與之反耳其緣不知則亮祖生前逆謀未曾發覺之明
證也亮祖有二子次子昱以二十三年提問則所謂父
子俱亡者非暹而誰實錄謂暹先亮祖卒要亦非考終
也

十七

實錄洪武十四年八月癸丑朔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四十一

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追
使詔諭輒為所害負罪隱隱在所必討十五年詔諭烏
撒等處曰雲南梁王允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二
月詔雲南諸夷曰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
納逋逃匿有罪肆侮中華機務抄黃載此詔有
坐受四川之任一語是以特
興問罪之師繇前之諭觀之則重在害詔使繇後二詔
觀之則重在誘逋逃厥罪惟均而其執言則異也夫王
律吳雲之死事在數年之前聖度無所不容而一旦赫

然震怒風馳電掃此必非追既往之咎與無名之師者矣致張統雲南機務抄黃載十五年二月詔書有云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廝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則雲南用兵實因煽誘吏卒而起不獨以其賊殺詔使也又載是年十一月里旨云當初我這裏用兵可為普定安贊招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拏安贊已拏了取雲南的緣故其時為雲南梁王使人來俺跟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兵不曉事甚麼二十一年四月聖旨又云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為不道容納通逃數為邊寇危害生民原聖祖所以再三宣諭者蓋以雲南普定諸夷雖連兵拒命而苟不納通逃為邊患則猶可緩旦夕之誅耳而國史概削其事使廟謨不傳余甚病焉或曰禱雲之死當滇南初附時中朝知而未審故詔書不及云

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二

聖

實錄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不載敬所終錢氏辨證云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上持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沒時黨事未發故身得贈謚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為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為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真不減于春秋矣謹按太祖祭顧時文有朝野無議之褒則黨事未發可知庚午詔書亦云顧時已死不知其反之由錢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二

聖

說是也。逆臣錄載普定侯陳桓詔書言：胡丞相李太師懷遠會寧安慶濟寧雄武江夏滎陽宣寧八侯來家謀逆事。則老濟寧侯之通胡甚明。故詔書餘列謀逆不臣先發露者濟寧侯顧時等十五人名在延安吉安之前。敬不幸不能自拔，又妄欲奏免所親其事。在十九年而發于二十三年，略與李韓國同嗚呼亦可哀已。

十九

實錄洪武十七年三月曹國公李文忠薨十六年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月文忠有疾是年春疾轉亟詔皇太子臨視上復親幸

其第撫慰良久至是薨

董倫撰神道碑云上
撫悼良久翼日而薨

王氏二史

政曰偶見一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

喜也一日勸上內臣太多宜裁省上大怒謂若欲弱吾

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

疾暴卒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余以為不

根之論及政嗣公景隆語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

羣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死

而自終又云爾其戒前人之失戒慎之母汎言母徇勢

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誥絕異然此誥在十九

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之誥又云小心勤慎始終如一

其于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矣豈以親故有所諱

耶抑既封之後始有所聞耶切責及殺門客疑有之史

蓋曲為諱也錢氏辨證引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

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

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

死狀略同胡惟庸之毒劉誠意也奉上命扶醫而往淮

安之侍藥豈亦傳上命耶惟庸之于誠意淮安之于曹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國與夫德慶之于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可相

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

而知之矣余按草木子餘錄云先是上欲征高麗保保

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緩師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

諫宦者太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非汝所

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

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

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

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

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

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誅城

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

人又并殺後宮妃嬪近千人

保保文忠小字

此與王氏所見野

史頗相類然致太祖時無征高麗事宦官即稍任用亦

何至太甚如文忠所諫且因其卒而戮內監并殺後宮

妃嬪又何為者其說謬悠難信但謂族誅侍醫則諸書

不謀同辭淮安之貶上蓋懲劉誠意事也庚午詔書云

華中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豈華中竟以此死于貶所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景隆語有智非智機非機謙非泛愛數者俱無為人所

窺之語蓋中之進藥必有主使者而非上意也又攷國

史文忠守嚴州郎中揚憲言其不法上台文忠至移守

揚州高皇后諫上悟仍令守嚴州卒成克抗之功劉辰

國初事蹟則云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留宿太祖怒而誅

之召文忠問罪以中官言得解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

章說文忠密通使于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

中侯原善掾史聞道謀約降會上以手札召之文忠

猝至京上大喜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充原

善等曰我幾負主上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

伯宗汝章于大浪灘使溼舍醉而縛投于水劉辰嘗受

文忠之辟掌簿書則通使杭州事乃其所目擊安得盡

誣然上既用中官言令文忠回鎮矣亦復何所疑懼而

有貳心脫有之平吳之後踪跡寧不宣泄耶豈文忠之

始終信任特以高后調護之力高后既喪婦寺輩不悅

文忠者因其招納士人遂乘間媒孽之耶然文忠卒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嗣封不替則其得罪必非以嚴州之事明矣

二十

實錄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論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

友德為潁國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

等先為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

二千五百石仍各賜鐵券錢氏辨謚云洪武十二年封

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

皆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

功進封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
 其他多世襲如安陸侯之子傑宣德侯之子鎮則皆以
 十九年四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
 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實錄記之
 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自當與十二侯竝論
 致襲封底簿自明余按十二年冬封十二侯自永昌等
 三侯而外則永平鳳翔安陸宣德懷遠靖寧景川會寧
 雄武也錢氏謂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四七

十二侯皆從征雲南有功也綜其實乃有不盡然者致
 之史十四年十二月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宣德侯
 金朝興率兵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十五年六月遣使諭
 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十
 六年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
 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入此
 則景川宣德安陸鳳翔四侯皆功著南征爵及子孫無
 可疑者其他若懷遠侯曹興往山西理軍務在十五年

十二月永平侯謝成發粟賑蔚朔二州饑民在十六年
 三月而雄武侯周武與永平侯從大將軍巡撫北邊訓
 練士卒召選亦在十六年十月雲南班師之前是三侯
 者皆宣力北方與征南之功不不相及又何從得邀延
 世之賞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于王弼金朝興仇成皆云
 以雲南功與世券加祿五百石而張龍則云十二年封
 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致十二年封典皆食
 祿二千石世襲指揮使龍安得獨異哉通紀載十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四七

春仇成張龍王弼世襲加祿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
 襲鐵券加祿以諸書覈之則十七年進流為世者自實
 錄所紀三侯而外惟景川宣德安陸鳳翔灼然可據餘
 無致者闕之可也

二十一

實錄洪武十八年五月冊前軍都督府僉事于顯女為
 潭王梓妃二十三年四月潭王妃于氏家坐事王不自
 安上遣使慰諭且召之王不喻旨即與妃自焚死無子

國除王氏二史攷云近峰聞略引王文恪公言高帝克陳友諒納其妻闍氏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闍氏語之曰他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簡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舉火闍宮盡焚攜其子投隍塹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按潭王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胞非闍氏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也王生于洪武二年距陳友諒之亡將十載而云遺腹孝慈之崩在十五年距潭王自焚且七載而云后脫簪珥待罪僅免王之焚以妃家坐罪不自安遣使召入朝疑懼與妃自焚而云發兵反王文恪久典國史而孟浪乃爾又何怪于皇甫陳氏之傳訛也余攷俞本記事錄亦有納友諒次姬為妃之說而無闍氏生子事王氏駁之甚正然猶未悉妃家坐事之實也今讀庚午詔書乃知潭王之死亦為胡黨所累耳詔書所列都督五人毛

驥于顯陳方亮取忠于琥琥顯男先在寧夏任指揮時聽胡陳分付將囚軍封績遞送出京城往草地通知消息後大軍克破胡營獲績究問二人反情緣是發覺於顯即王妃之父于琥即王妃兄弟也姦黨錄載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廝拾柴使喚及長有千戶見績總明招為女婿後與妻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權實封言其非惟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必先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即匿不發仍誣罪其人胡丞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己匿不以聞詐傳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鞫問坐死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夏取指揮居持揮於指揮王指揮等處取指揮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邊外人愛族保格等就與馬騎引至和林見唐烏巴哈丞相令兜子莊家送至哈刺章蠻子處將胡丞相消息備細說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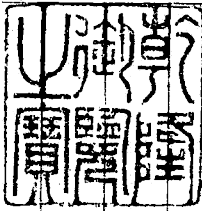
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
事實錄則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命之官不受遣
還鄉又不去請成于邊故惟庸等遺書遺之所紀爵里
與招辭無一合者又不明言于妃家坐事之狀可謂疎
誤之極矣嗚呼呂產薦女竟殺共王韋堅絕昏幸全太
子從古已然當時大獄初起人情危懼于氏父子皆身
為戎首王年少倉卒自殺用婦人忘宗廟無足道者然
而黨禍之惜中于骨內之間致貽千古不決之疑不亦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五

悲夫



國史考異卷二

總校官編 修 臣 吳裕德

編 修 臣 羅修源

對 貢 生 臣 陳 煦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卷三



五月監察御史劾奏太師韓國公

速問詔勿問庚子監察御史復請

按問善長罪并其從于佑伸上不得已下佑伸獄會善

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往來狀而吉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二

侯陸亨嘉努封特穆等亦告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等

皆與惟庸善長結為黨比嘗謀約日為變事皆未發上

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羣臣奏善

長等當誅上又不許復命諸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乙

卯太師李善長自殺善長事敗上詔慰諭之復召詰奉

天門與語開創艱難之際為之流涕復至右順門上謂

羣臣曰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且暮無

以為懷羣臣復奏善長反狀甚明敢以死奉法上曰法

如是為之奈何善長大慚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

矣乃撫遣歸第賜佑及陸亨等死善長遂自經上命以

禮葬之厚卹其家子祺為駙馬都尉後卒于江浦孫茂

今為指揮僉事錢氏辯證曰按太祖手詔云勅錦衣詣

置所提到親弟姓令九衙門共審察覺知情緣踪則速問

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

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而次及存

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即訊則法司何所援據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而有一名李善長之招乎又滎陽侯家人小馬招云今

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蓋指一十三年之閏四

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記事錄云國老太

師李善長為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

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

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于獄佑即惟

庸之塔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

蒙免死發崇明安置存義與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

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
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實錄所載獄辭
大抵援據各招約略相合第據招書及善長等招善長
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反謀十年十月惟庸使楊
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動心至十二
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為善
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
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伏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

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遊說耶
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云胡丞相家商議太師
云若謀反必要幾個大公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自從
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其身頗重自猶豫不肯決
然同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
請吉安淮安臨江滎陽平涼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
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善長文吏姦深何至
矢口狂誇如病狂喪心者所為豈仲謙諸招與夫雜出

於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長巧
偽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覘望曲自抵諱冀
上憐而寬之然以太祖之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
據其抵調之辭以描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
庚午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為正如國史據拾仲謙諸
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載而下回翔繙
閱必有反扶摘其罅漏為善長訟寃者矣按封績招詞
甚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為有人首沙漠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

之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大逆不道第一公案聖
明不以列手詔刑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
何所援據哉攷善長自招云今年不合將應遷送民數
內給付姐姐及將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
綠繇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綠繇則善長之事
縣丁斌發覺明矣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
楊阿李慕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實錄云
善長受姦民贓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為

逆僂其半遷其半於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

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

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

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為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與古

故實錄誤解耳禮章按實錄李善長罪狀凡三變其說

前後各不相蒙其一為封績事則言官風聞之彈文也

或失之誣其一為盧仲謙等所告則家人上變之口供

也或失之雜而最後則有請給姦民等事蓋善長所自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五

輸于上前者也其情漸真而其事漸悉善長之罪狀於

是乎不可解矣實錄載封績事謂蓋玉敗元兵於捕魚

兒海獲績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之下獄訊

得反狀及善長私書蓋善長之罪止存匿封績不奏所

云私書不過平日交關之詞豈真有通胡手跡哉錢氏

以為善長第一公案亦誤也實錄又云先是善長有過

詔累宥之善長益恃恩時京民通胡惟庸作亂者法當

從邊善長受姦民賊數奏請給其親考昭示姦黨錄丁

斌招詞蓋李四父子之反謀因丁斌而發覺善長之逆

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初不為封績事及盧仲謙等

所首告也按丁斌者揚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戶周祥

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

門下叅豫謀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

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沒於西安斌與祥之子

昇食貧無以為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

與其婿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為之歎惜遂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六

命昇襲職除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

與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閣坐

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

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娶吾為主婚以周氏女娶神

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

者李存賢之次子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

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

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

懼禍逃杭州往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為事
處決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未果
為法司逮問詔書所云善長請給親人丁斌者即此也
至善長下獄始末國史雖不明言然亦有不沒其實者
當李伸等下獄之後盧仲謙等復發其與惟庸往來狀
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蓋訊善長等也既
得其實復令諸司讞之蓋覆訊也言亨等具伏而不及
善長者善長老吏柔奸未肯遽服故諸司但按亨等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七

善長則上親詰問即今法司隔別聽質之法也實錄載
左丞相胡惟庸等謀反命廷臣審錄上時自臨問之遂
臣錄載魯威招云涼國公謀反他家裏埋伏馬軍上位
知道拏住了他兒子都廢了只有涼國公上位自問他
以胡藍之獄觀之則善長之招其出於親鞠明矣其言
名詰奉天門復至右順門撫遣歸第蓋古者公卿參聽
王三宥然後致刑之意特國史書法稍為微婉耳又善
長子祺尚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元

年卒於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於家建文初
赦出守北浦北兵入投水自溺致永樂間所纂大明主
塔謂祺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已已則諸書皆妄也錢氏
辯證云按姦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頴之招云洪武
十六年頴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
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住則知祺
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
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大義滅親豈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八

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其論核矣然國史謂祺後卒于
江浦不知何據或疑祺還定遠之後復來京師卒於江
浦然不當云後善長卒也更考之

二

祝允明九朝野記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二十四人
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後於二十年五月初
二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辭播
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忘錄亦同錢氏辯證

云庚午詔書載於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
曉異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概有舛錯其
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二年肅清逆黨此大繆
也功臣次第即定於肅清逆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
功臣次第為十七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
一年十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舛繆
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一年封又何
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九

春榜列勲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
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參夷之日其榜列勲臣所謂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示姦
黨第三錄載榮陽侯楊璟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
月內舍人楊達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
有大罪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則肅清逆
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二年五月明矣姦黨諸錄則次
第列布未必在一時也又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

吉安嘉努封特穆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者也實錄於
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
事延安等三侯既不為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開國功臣
錄於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皆書二十
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既大書其事無
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為變厥罪惟均
既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云亨
等皆具伏又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

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為之辭其必以同時賜
死無疑也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侯招云今蒙提問
胡黨情節從實開招於後又載平涼侯全招則勝宗聚
庸與亨等俱下獄即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
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閏
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
被人招出藏匿江寧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
赴官首告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

平越苗蠻即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即恐胡黨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

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諱詞概云二十六年薨殊為失實世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一

貞曾見國史而于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余謂功臣次第吾學編以為定于十七年也踵野記之謬也通紀以為列于二十三年正月也踵功臣錄之謬也皆不見庚午詔書全文故也詔書列前後所犯公侯都督二十七人而於南雄侯趙庸則言本人之兄先為陷城賜死朝廷於本人並無疑責一體論功封侯後為差往沂州操練回家聽信胡陳說誘故不復命發刑部監收一日即命太師李善長傳命往宥之本人反歸恩

於李善長而怨朝廷遂與通胡謀逆此趙庸與善長結黨情節野記諸書所不載者故附錄之

三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故誠意伯劉基孫鷹襲爵增祿二百五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鷹二十四年嗣伯加祿五百石明年卒列朝詩集云鷹字士端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封明年以其叔閣門使事有連上蔽之貶秩歸里築室於里第西雞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二

山之下命曰盤各洪武丁丑譴戍甘肅越三月太祖上實赦還建文及太宗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某年卒於家公侯伯襲爵底簿據兵部貼黃鷹以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次年九月卒考鷹所著盤谷集及括蒼陳谷閣閣先生傳乃知鷹罷官謫戍本末且永樂中尚無恙貼黃載鷹以襲封次年卒諸家因之皆誤也余按鷹襲爵及卒諸書所紀年月互異實錄載二十三年十月卒已賜誠意伯劉基孫鷹及其次子仲璟金織

文綺襲衣鞍馬靴襪仍令廩還鄉省墓乙酉置閤門使
依宋制秩正六品以仲璟為之而貼黃謂廩以二十三
年十月襲爵致劉仲璟遇恩錄則云洪武二十三年為
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聖旨
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聖旨你
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聖旨便取
得來取誥進欽奉聖旨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
百石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三

爵的事哥有兒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子
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廩進見襲
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繡衣服一套金轡
鞍馬一匹撥南門內房屋一處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我
考宋制除爾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
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
是我在處爾便着傳旨意發故事呵我如今者你叔
姪兩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

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
品欽奉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二十四年二
月回京據此則廩襲封後乃有車服鞍馬之賜而仲璟
以讓爵之義故特設閤門使以寵之迨次年二月祭祖
回京方授世襲誥文實錄設以賜誥之月為襲封之月
耳但貼黃在二十三年十月而遇恩錄以為十二月則
傳寫之訛也實錄不書廩卒貼黃以為卒于二十四年
九月而鄭氏則在其後一年皆不足據考方孝孺集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四

送劉士端歸括蒼詩云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僊馭亦
賓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聞孫三
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
褒錫至尊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為拂衣入
山去盱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愴
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蓋建文中廩
嘗以墓碑為請旋即告歸所云幽州興兵則指斤靖難
之辭也廩之卒於永樂時何疑焉

四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東川侯胡海卒海歸老於家至是瘡發背而卒子斌從征雲南戰歿贈都督同知次觀尚南康公主二十六年七月乙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子觀尚公主詔復給之錢氏辨證云海之卒也史為立傳記工輟朝致祭錮三吾又為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謚恩恤概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玉對胡玉云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五

你家也是為事的則知海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脫象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以託肺腑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觀尚公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書他亦無可考也余謂海之得罪史無明文攷逆臣錄載

東川侯次男胡玉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欽蒙宣王赴京就到涼國公宅內探問本官說我在四川對你說的話近日上位果然疑我必是不肯留的意思如今多有頭目隨順了也只在這早晚要下手你回去有的人都準備下接應又都督爺鼎招亦云本年二月內鼎去涼國公家內本官說東川侯家裡也有好些人你就去和胡二說這意思不怕他不從以藍玉之言觀之則知海自歸老之後諸子驕縱蓄養亡命海不能禁既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六

祿田恐懼重譴遂以憂死耳未必果以胡黨牽連也海之卒祭葬如制而贈謚不及者則以子玉坐黨為之累也不然使其父子名隸兩黨得追門誅已為厚幸又肯於身沒之後復其祿田哉觀尚公主在二十一年四月而實錄于二十六年七月書復賜故東川侯田以為子觀尚公主之故則海之有罪收祿田必在二十一年以前胡黨未發之時也海長子斌戰歿無嗣玉以次嫡伏法永樂中觀之子忠欲援長公主恩為繼襲之地故諱

言玉事而實錄因之豈稱信史

五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召秦王樸還京師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上諭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嚮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覘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九月癸巳皇太子至西安百官及耆民郊迎皇太子慰勞之賜秦民白金及鈔十一月庚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七

戌皇太子運自陝西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七月秦王樸還國鄭曉今言云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遷汴都關中之意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京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盖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姚福青溪暇筆亦云國初欲都中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遷也及實錄洪武九年六月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都關中上覽奏稱善則聖

心之欲遷長安非一日矣顧時未可耳逆臣錄載鶴慶

侯招云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各處公侯都到陝西朝東宮殿下京國公使寧夏衛徐指揮到翼下處密說如令殿下領着京城軍馬并各公侯盡數在這裏且不敢商量着觀此則一時文武將士威儀導從之盛可知朱國禎大政記謂太祖欲徙關中秦王聞之有怨言召入京錮之命太子巡撫父老懼迎曰山河百二復見漢官威儀矣太子悅還奏上亦甚喜計定赦秦王欲改封僅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八

五閏月太子薨實錄不載秦王得罪之詳然考王還國後不給護衛至二十六年乃復給之而賜懿王謚册有不良於德竟殞厥身之語豈尚以前過耶太祖末年大政大議悉付太子暨太孫參決國史際削不紀即遷都之議亦幾于湮沒可歎也

六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惟簿不修伏誅命收其公田錢氏辨證云王世貞開國功臣

表大書於德興之下曰十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惟簿不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脫落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興之下耶或如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禁而併坐德興耶柳國史所記惟簿不修亦史官之微辭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達德興之子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十九

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嘉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又云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據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為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誤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為無稽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於十七年伏誅而

相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余按錢氏於臨川侯及周驥招詞俱削不載蓋為國體諱也然庚午詔書及嘉黨逆臣二錄已條布之矣詔書言胡美長女入宮貴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亂宮禁已將其小塔并二子宮中暗行二年餘洪武十七年事覺子塔刑死本人賜以自盡殺身亡家姓字俱沒都督王誠招云洪武十六年間有男王庸同朱都督男江夏侯男周驥糾合入宮為非是誠彼時明知此事不行禁戒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二十

故縱犯法雖是上位恩宥免問為見在後各官節次事發被誅心中懼怕不安今被涼國公糾合為逆據此則周驥入宮在十六年其後事發被誅或以故縱之罪并誅德興耳否則王誠何為心懼不安耶曰惟簿不修者亦諱之也若如功臣表所書則德興當辛酉征蠻之役年已老矣安得復有犯禁之事耶此二家罪狀並在黨事之外略存之以補實錄之闕

寶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

惟庸事覺伏誅二十六年二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反

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

之反王嘗與其謀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

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

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

伐專恣暴橫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王動止傲悖無人

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十一

師恣作威福以脇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覲陞爵命為

太傅按二十五年十二月以玉無太子太傅此者稱太傅早王怒懷袂大言曰吾

此回當為太師乃以我為太傅及時奏事上惡其無禮

不從玉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通紀諸書並同

按寶錄所述藍玉狠愎專擅之狀皆本御製逆臣錄序

而於謀反始末不過數語殊為疎略逆臣錄乃二十六

年五月勅翰林輯錄逆黨情詞刊布中外者史臣豈未

詳究耶錄中無藍玉招而有其兄榮及男闡兒等四招

以丁僧鬼史敬德所供按之則知玉以二月八日入朝

被收九日下錦衣衛十日伏誅未及具獄而雜取家屬

口語以證成之耳藍榮招云藍玉對說前日靖寧侯為

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上位好生疑我

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我不過不如起早

下手做一場蓋靖寧既誅玉以姻家疑懼謀變則其本

情也而實錄絕不之及又指揮僉事田珍招云二十四

年十一月靖寧侯密與陳指揮說有我舊識蒙鎮撫提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十二

事提下了我怕他指着我的名字我這一回好生憂慮

在後果有本官胡黨事發典刑了然則靖寧之通胡因

蒙撫鎮而發涼國公之謀逆又因靖寧而成以此知藍

黨者即胡黨之流禍也立齋閱錄云藍玉于靖寧侯為

姻家靖寧既生胡黨誅滅玉內懷憂懼二十五年征建

昌回見上覺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上位取我

回來着我做太師如今又教別人做了先前胡黨事發

壞了多少官人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璟川侯曹震等

約以二十六年二月初十五日同上出勸農時舉事事覺
坐誅此書約略諸招頗稱覈實史載是年二月庚寅躬
耕籍田即上出勸農之期也逆臣錄載府軍前衛百戶
李成招云二月初一日涼國公對說我想二月十五日
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筭你一
衛裡有五千在上人馬我和景川兩家收拾伴當家人
有二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
都是能廝殺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這些人馬儘勾用
了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

八

寶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
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繼侍郎傅友文
及諸武臣嘗為藍玉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名之晨夜
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為變約束已定為
錦衣衛指揮蔣嶽所告命羣臣訊狀具伏皆伏誅按御

製逆臣錄序言藍玉同曹震朱壽祝哲汪信等合謀陰
誘無知指揮莊成孫讓等設計伏兵謀為不軌錄中無
曹震招而有震男炳招列於藍關兒等之次則震之黨
逆最力且與玉同時誅死可知也而寶錄顧以張翼為
稱首與爰書名次不合攷景川侯次者張海彭招云二
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景川侯同涼國公吃酒景川侯說
我如今燒窯去你每商量得停當着我那裏燒窯也有
此軍也有些軍器涼國公回言我也說與府軍前衛指
揮千百戶了着他收拾下軍馬你如今去燒窯你也收
拾你的軍等到二月再來板房商量上緊下手他如涼
國和濟察罕已哈諸招皆首舉景川然則涼國之有景
川其猶韓國之有吉安毀鶴慶侯張翼招云三月初八
日有旨宣翼到京為見塔王信兄王禮亦為黨事敗露
提送錦衣衛收問翼懼本官招出情由不便又對塔王
信說你可自去出首也免得我一家老小性命王信依
聽前來出首不期就行等問觀此則張翼情罪自當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

曹震殊科而其伏法亦在三月以後實錄同繫於二月

乙酉之下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藍王謀反上集羣

臣廷議王強辨展轉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王

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殺徽及詩

入王行孫贊考詹徽招則云二月初二日男詹綬傳

涼國公言本朝文官那一個有始終便是老太師我親

家靖寧侯也罷了如今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天

下軍馬都是他掌着教說與父親討分曉徽回說知道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五五

了朝退至長安西門遇見何尚寶是徽對說前日涼國

公謀的事上位知覺了早是我當住兩日未曾掣下你

便去對哥哥說教他上緊下手莫帶累我就報與涼國

公知道何尚寶名宏即東莞伯何榮之弟二月二十一日金吾前衛指

揮姚旺到部徽潛對本官說近日見上位好生疑我必

是連我也掣下當時文武惟徽父子為玉謀主表裏窺

矚王誅踰旬而徽始敗且王未嘗廷鞠也鄭氏所紀幾

於戲矣又按實錄是年七月丁巳調府軍前衛將士之

有罪者隸甘州左護衛既而以負罪者不可為親王扈

從遂徙於寧夏置衛別調兵為護衛以逆臣錄徵之則

府軍前衛將士皆王故部曲約束為變者也若夫錄中

所載番僧內監豪民賤隸之累至數千人其間豈無註

設羅織不能自解者翰林所輯要亦未足盡信也

九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

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五六

仁人以辛朶子禰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

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禰自

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

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

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爽復廢駿無知

縱於酒色與禰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禰位守門下侍中

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

索取馬匹以此譖於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

閩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慘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瑤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於私第擇於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裔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一

自為聲教而祖訓則云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重修會典云永樂元年其國王具奏世系不係李仁人之後以辨明祖訓所載弒逆事詔許改正正德嘉靖中屢以為請萬曆三年使臣復申前請詔付史館編輯今錄於後李成桂系出本國全州遠祖翰任新羅為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為成桂之父李仁

人者京山府吏長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顯無子養寵臣辛旽子禍為子恭愍王為嬖臣洪倫等所弒李仁人當國誅倫等立禍禍位十六年遣將入犯遼東成桂為為副將在遣中至鴨綠江與諸將合謀回兵禍懼傳位於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以國人黜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瑤誅禍昌遂仁人已而瑤妄殺僇國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國事表聞高皇帝命為國王遂更名曰瑠瑤別署終其身按實錄叙高麗世系與祖訓不同蓋永樂初史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一

臣已從其辨明之請而曲為改正矣第實錄藏于祕府彼國無繇仰窺故屢請不已萬曆中重修會典始命採入耳然所記亦有未覈者考東國史略及高麗世紀皆言鄭夢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浚閻等有推戴之心欲乘隆馬病篤圖之命臺諫劾道傳浚閻及桑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祖太宗與李濟等議於麾下士乃謀去夢周下仲良洩謀於夢周夢周詰太祖邸欲覘變及還太宗遣趙英珪等要於路擊

殺之籍其家後太宗嗣位以夢周專心所事不貳其操
贈諡文忠所謂太祖太宗者其國人尊稱成桂父子之
辭也成桂奪國之謀已非朝夕特憚鄭夢周等骨鯁臣
不敢動耳一旦狙擊夢周遂肆焉內嬪而外為恭順以
欺朝廷及舉遼東之役為夢周罪會典雖採其說而不
及夢周欲攻遼東事亦以非公論也列朝詩集云王顯
既弑周公以諫阻北使被放再朝京師深荷優遇寧有

主謀犯遼之事攻遼之役成桂實在行於夢周何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九

夢周之欲殺成桂為其謀篡也非為其阻攻遼也夢周
不死成桂篡必不成既殺夢周以竊國又藉口攻遼委
罪夢周以自解免史官信其欺慢按而書之不亦寬乎
太祖以高麗僻處東裔非中國所治聽其自理成桂因
是以殺夢周放李穡徵福假靈於天朝用以脅服東人
潛移社稷祖訓云云則成桂之弑夢周之寬聖祖蓋已
灼見本末史官拘牽簡牘漫不舉正亦豈聖祖之本意
乎東國之史出朝鮮臣子之手而夢周不附成桂事謹

而書之不沒其實正德中麗人修三綱行實忠臣以夢
周為首國有人焉豈非箕子之遺教歟余謂若夢周者
不愧王氏之韓通矣是時非夢周殺成桂則成桂必殺
夢周不兩立之勢也然李芳遠既除之而復予謚豈亦
心服其忠耶厥後有吏曹參判南袞弔夢周詩云從容
就死烏川子啟我朝鮮節義興其嗟慕如此

十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一

傳友德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等馳驛
還京常昇孫恪後皆不見於史錢氏辨謚云公侯伯襲
封底簿載常茂有弟昇昇生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
而不記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
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
為昇立傳參列於魏曹二國之間今以逆臣錄考之則
昇為藍玉之甥初與通謀玉既伏誅又於三山聚兵謀
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於聖祖之刑儻有是理

乎然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於臨安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其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賞之手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賞其罪則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於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於臨安不應兩年之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常昇之事當以遂臣錄襲封簿二書為正其他革除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一

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為附會不足置辨余按實錄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諭指揮張昶云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以國史不書卒之例推之則昇之伏法於洪武末明甚致都督王誠招云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欽差開國公前來三山等處提調窩場誠因往簿山點坏回相見本官說我舅舅這件事謀不成倒連累了許多好頭目當初舅

舅也曾與我同景川侯眾人說這事來後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處商議如今他每都犯了必然也有我的名字多是親上頭上位容隱着俚你也會去相望他商議來久後好歹把我每都結果了我每做個甚麼見識躲避得這場大難是誠回說且熬將去慢慢的理會在後一向不曾相會不期事發今被孫恪陳桓等供出在官提問又王誠表姪馬璿招云二月內蒙欽差表伯往三山窩廠監工差人來家報說有開國公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二

官又在三山工上商議收拾弓兵要及此則常昇孫恪俱坐黨事之大略也然昇之反狀亦有未明者三山非聚兵之地弓兵非倡亂之人即王誠所指亦未有成謀謀宿約也昇雖不免而其子得戍臨安蓋原情定罪法之平也豈獨以議親故寬之哉

十一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巳人有告燕山中護衛指揮使阿魯特穆爾留守中衛指揮使萬爾巴哈有逆謀

上曰二人之來降也朕知其才可用故任之不疑今反側乃爾何蕃人之心不誠如是乎命軍中察實以聞三月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賫勅諭令上遣人防送至京四月庚寅今上遣人送阿魯特穆爾魯爾巴哈至京以逆謀伏誅按逆臣錄載魯爾巴哈招云正月二十三日蒙古衛指揮法古來說涼國公道我每都是從小裏跟隨上位出氣力的人熬到個公侯地位尚且保全不得你這等歸降的北邊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說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三

早晚安動手謀反教俺准備此好漢來助他次日同法古脫台到涼國公府內拜見本官又說已前有一起北邊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每向前廝殺以此上走不出去你已前都是大官人的根脚如今則得個指揮做若從順了我時久後還着你做大官人瀋陽侯罕招云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邊官乃兔不花等來遞手帕拜壽乃兔不花說如今在這裏上位好生疑我北邊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起他的動靜

也只是弄性命俚未知俺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征一帶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察罕因說這裏雖着俺做公侯不如俺那裏做個小官人儘得快活恁眾人既有如此心腸休着外人知道好歹尋個長便史載是年四月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而不知察罕之為上用繇魯爾巴哈導之也逆臣錄不具阿魯帖木兒招攻之史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成祖至遼都故元太尉魯爾巴哈知院阿魯特穆爾魯爾等皆降閏四月魯爾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四

哈率部落二百餘人入朝留京師此輩窮蹙歸命本非慕義樂放縱憚漢法故一聞藍玉煽誘遂不覺飛揚難制耳但據諸招則魯爾巴哈正月終尚在京師而實錄謂二月乙巳命軍中察實則又似從征北平以後事也先是二十五年四月命魯爾巴哈所部士馬從燕王征沙漠為鄉導故招詞亦有四散調去之語豈其時魯爾巴哈未嘗自行耶若阿魯特穆爾則名隸燕山護衛其在北平無疑招詞不載有以也

十二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詔絕安南朝貢時安南
弒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司布政司自今勿
納其來使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安南遣其臣阮均等奉
表由廣東貢方物上諭禮部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已
諭廣西布政司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
命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二十
八年五月癸丑安南遣其臣大中大夫黎宗轍朝儀大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五

夫裴鑿奉表貢象賜宗轍鑿冠帶賜其從人鈔有差按
黎李韓弒陳煒立陳叔明日焜在二十一年十二月
既而懼誅仍假煒名來貢而上諭以三年一貢毋數遣
使二十三年再貢命禮部止之蓋猶未覺其欺也後三
年正月阮宗亮來貢方物始得弒主罪狀故絕之然二
十八年五月黎宗轍等至則又納之未聞安南之輸情
服辜而忽奪忽予何耶其後前王陳叔明卒來告哀上
曰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煜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廢

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姦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
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
臣而與賊子也觀此則季犛之弒逆太祖猶未悉知故
直舉為陳叔明罪實錄成於永樂中季犛就縛之後然
後大陽坊之事暴露無隱耳黎澄南翁夢錄云陳家舊
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
而同聽政其傳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
決於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藝王叔明即王位廢恭肅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六

子即陳日煜為昏德公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期年使弟恭
宣嗣位而同聽政是為睿王先是占城乘國釁數來寇
睿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
暉嗣位久之暉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
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顯即陳日煜入嗣位是為順王
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於安生山謚
曰藝攷之史陳叔明以洪武五年逐其王日煜自立六
年入貢謝罪令以前王印視事尋以弟端嗣位十年端

攻占城敗死弟焯嗣與夢錄所記名號互異若以恭宣為端冕為焯則不聞焯為端之子也澄言舊例王父聽政嗣王無異世子以季犛自稱太上之事推之是誠然矣然叔明既以其子不才念弟端擁戴之功舉國而授之自端以及焯朝聘征伐無不出於其手已非但傳名器者比也乃因焯之不終復以其子日焜為嗣此必非叔明意也是時權移國相廢立之事季犛實主之而外托叔明之名以兄廢弟以父立子使天討不能加國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

不能議其計狡矣澄為季犛長子宜其曲為隱也雖然太祖之絕安南者豈徒惡其弑逆哉亦以其久假焯名肆為欺君耳然猶謂罪在叔明隱忍不問因其請貢之勤接納如故而於其卒也不復遣弔以示春秋誅亂賊之徵昔卒之季犛遠巡顧望不敢易陳氏夫亦有以陰懾其心矣祖訓深著高麗之篡而於安南無一語蓋僻處荒服從其自為聲教亦猶待季成桂之道也

十三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癸亥前軍都督僉事楊春還京師春率長沙衡州寶慶武岡諸衛兵討富春瑤蠻駐軍於江華縣上以蠻方連歲用兵民勞於供輸故詔春還京師諸軍各還衛屯種攷逆臣錄則春亦坐藍黨者而國史隱之耳其自招云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征北着人寄信與春你在府辦事早晚艱難你又是胡黨久後有人招出來一家兒都是罷了你不如尋個緣故去奏則說你年老管不得事好歹教你在外領軍就和你每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八

會合做一件大事又春在軍前征進時本處軍民招安已定該欽依取我回京春不合設計糾同朱指揮商議將本處蠻人勒要投降金銀馬匹因此逼令蠻人叛逆却着人去奏上位必然又着我每在這裏征守以此不曾回京二十六年永州起程回京沿途聽探藍玉謀事若成了時領軍來接應不期藍玉敗露春在途好生驚怕又令永州衛任百戶星夜回去說與朱指揮如今藍玉事發了我到京去好歹拿了急忙着那蠻人叛了

星夜着人來奏上位必然不孥我必定又差我來征守春回京不合奏說如今蠻人又叛了與朱永定侯去征若准了出外去調此軍馬來大做一場不期事發觀此則春以老將懷奸擁兵玩寇幸邊方有事以自取重其能逃聖主之明見乎故一朝散軍歸屯外示休息士民而實奪其事權春之伏誅猶後以實錄所書殊為未覈

十四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宣寧侯曹泰卒書卒則與坐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三十九

法者殊矣然賻卹槩未有聞其子又不得嗣微諸逆臣錄知泰亦非命終也按薦慶侯張翼招云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有塔王信來汝寧府本家說涼國公着我來說他奏了上位教你出軍去見有宣寧侯賫制諭來收你了他說李太師申國公延安侯衆人都是舊人只為交結胡丞相謀反廢了當初也有外父同宣寧侯和他親家靖寧侯如今他心上也煩惱教你快來陝西與他商量則做個擺布至十三日宣寧侯亦到本家說你便

快收拾去趕上藍總兵他有分付你的話十六日二人一同起程前去東莞伯何榮招云有全寧會寧宣寧懷遠四侯益泰之情狀在鶴慶靖寧之間此正御製逆臣錄序所謂胡陳舊黨愚昧不才一聞陰謀欣然而從者也其身之不免宜矣而其父良臣則侑食功臣廟迄今不替與全寧侯父同嗚呼聖朝所以明從逆之罰與崇死事之報者豈不仁義兼盡哉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一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己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狙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按是年二月己書東莞伯何榮同藍玉伏法而此獨言真次子宏以罪誅又不及黨事及考逆臣錄則榮與二弟貴宏三招並列乃知國史未及深考耳何宏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涼國公晚朝到尚寶司閱

坐對宏說你尚寶司正管着披甲的金牌可取出二百面來我明日教府軍前衛孫指揮來領是宏聽允當同詹尚寶於南櫺內取出禮字號金牌一百面信字號金牌一百面在北櫺頰放伺候謀逆宏以待從近臣陰竊兵符在東莞諸子中逆狀尤著以何榮之招覈之則其父真先交結胡惟庸二弟貴宏懼前事發又與指揮法古私通藍玉榮時往山西抽丁初未預謀其伏法亦當在二弟之後也國史書法殊未明又皇明詔命載是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一

九月十日詔云今年藍賊為亂謀泄捉拏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拏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拏及未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概赦宥之陳敬宗慈世淮翼云永樂初嘗有告黨逆者公言奏上曰洪武末已有赦禁革不宜復舉意即此語也 則九月黨事已解獨何迪嘯聚海島罪在不宥故以叛誅耳迪誅而何氏之支屬盡矣哀哉

十六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友德卒十二月乙亥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卒命本紀事錄云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等為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據此則宋頰二公皆因藍黨得禍史諱之耳王氏二史攷云頰宋二公之卒在藍涼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以鄭端簡吾學編暴卒例之其為賜死無疑但實錄為宋公立傳備言其功至所謂為大將馭眾無紀律自掠邊馬使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二

闖者行酒於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室又蕃王死才三日強娶其女夫夷狄降拊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為罪狀也至頰公尤不可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時立傳却於封公下著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嫌耶定遠亦不立傳女為楚昭王妃以昭王行實攷之蓋亦賜死家至籍也

行實不載此事

宋公二十八年卒見國史甚明定遠黃金為作傳云悉據金陵馮氏家乘內言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朝廷哀悼遣祭勅有司治喪以閏十二月五日附墓子男九皆先卒恐誤興化李氏史論云何喬遠名山藏謂馮勝居家為酒名邑人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盃與戲命廖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訟太祖樊父亦訟勝曰場下有兵器太祖予勝酒歸遂死傳友德因藍玉誅內懼會冬宴從者徹饌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且命名二子友德出衛士傳太祖語曰攜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遂自刎陸采史餘記二公之死與此小異皆浪傳也夫我明篤陸間至肅也安有與人擄請求金銀器盃不得而敢向嚴主訟勝之說真齊東也至友德云云更為無稽夫以上公崇封明刎於朝胡不為李善長自縊諱獨為友德自刎諱且出匕首於袖中者詎止梁冀之帶劍無忌之佩刀雖死宜聲罪而實錄何故代諱况友德二子忠尚壽春

公主為駙馬都尉讓為金吾鎮撫夫歐陽駙馬之販茶干禁也自作之孽僅賜死耳忠何罪獨嬰酷乃爾縱不憐忠身亦忍傷主心耶然則二公之暴卒遂略無據乎予幼時讀一書偶忘其名載宋頴二公死甚悉宋公夫記惟記所載頴公云高皇賜以新第入一門即閉一門頴公不得出以餒卒此與實錄先書賜頴國公傳友德第於鳳陽而繼書友德卒為近之若頴國嫡派則以女為晉恭王妃故隨居山西弘治間晉王魯為其玄孫瑛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請照六王例求襲一職禮部竊其奏彼浙閩滇之附會皆偽也程章按實錄有於卒之下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勝也有不於卒之下而別立傳於封爵之下者傳友德也亦有封爵與卒之下并不立傳者王弼也鄭氏大政記別起一例於友德則曰暴卒于勝則曰卒而王弼之死則闕之蓋友德之死懼於勝而弼之功又微於友德故也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以馮勝傳友德兼太子太師李景隆藍玉兼太子太傅藍玉男開兒

招云父對劉指揮說我征北征西受了多少辛苦如今
取我回來只道封我做太師却着我做太傅太師到被
別人做了蓋指二公言也然則藍玉之逆謀二公必不
與知明矣然卒以不免者豈如御製逆臣錄序所云無
義公侯雖不為首謀危社稷任他所為坐現成敗者耶
二公之卒既非同時其得禍亦當有別而俞本記事錄
則並書之且云家屬悉命自縊按史餘載勝子九人太
祖召入賜宴九子皆暴卒與黃九子先卒之說相似殊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五

不足信而公侯伯襲封底簿載弘治六年九月晉王奏
稱傳友德玄孫瑛啟稱先祖潁國公亦係輔佐高皇帝
平定天下有大功勞之人其子忠尚壽春公主女封晉
定王妃舉家依親隨住看守墳塋乞比照鄂國公恩例
量加一級以奉先祀禮部參看得傳瑛雖係潁國公之
子孫但詔書止及追封王爵功臣與封公侯伯者無與
難以施行現此則潁公實有其後於晉與定遠子孫就
養楚國同例而俞本所記亦非事實也名山藏又謂友

德自刎後徙其家於遼東雲南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

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今按傳鑰行

狀墓誌叙其譜系甚詳初不言為潁公後而良弼之五

世祖添錫則載於雲南通志以為友德第四子遇難相

失果爾世寧有父列上公子典大郡終身不相聞問之

理至謂添錫以知大理衛事占籍雲南則又非以友德

自刎故徙也考楊慎傳云布政高詔聘慎修雲南通志

時卿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流言欲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六

中之慎遂去今通志所載豈慎去後竄入耶則傳所指

卿大夫非良弼而誰故論友德世裔者當以襲封底簿

為信

十七

實錄洪武三十年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

舉人先是禮部會試者侈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

為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

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初不及考官得罪之事列朝詩

集云劉三吾三十年主考會試以多中南人坐罪鄭曉大政記云三十年六月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雷禮王世貞年表皆云是年典刑所謂暴卒者曉之史例也劉學士文集嘗以三十年冬十月奉敕撰黔國公吳復碑安得死於六月集載敕下御製大明一統賦尊稱我聖祖聖后儲君有象賢之器羣倫皆屏翰之英乃建文初奉敕撰者學士之不死於洪武明矣按丁丑會試北士多被黜落諸生上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命官再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七

考或言考官劉三吾白信福囑侍讀張信等以陋卷呈進上大怒親賜策問覆閱取六十人白信福張信等皆磔死三吾以老戍邊世傳春榜夏榜又傳南北榜進士黃瑜雙槐歲抄記載最核而世貞科試考亦因之己自訂其年表之謠矣周藩宗正睦榑作春秋指疑序云永樂中命學士劉三吾修春秋大全睦榑於宗老中最高博洽其言必有所據俟詳考之可也余按纂修五經四書大全開局於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進呈於明年九月

修書姓氏備見實錄三吾果預載筆之夜安得獨佚其名乎睦榑之序殆因三吾書傳會選之編而誤記耳雷禮列卿紀云三吾乞骸骨去年已耄矣而世之傳者多謂其不能保終吉云亦知典刑之說非事實也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永樂辛卯奏復孟子全書略言逆臣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三 四十八

使萬世知所誦慕疏草為蟲鼠所蝕不能全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夫孫芝詆三吾為逆臣雖一時激發之詞然使三吾在時尚在必無默不自辨之理且九年已被內閣君臣所劾又安得覲顏復從修書諸臣之後哉然建文與永樂中殊未有定論也

國史考異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卷四



無記注可考惟永樂實錄所載奉
遜國記差存年月梗槩故取二書

參以衆說而折衷之靖難事蹟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

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榘次晉恭王柵次上次周定王楠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王牒諸書並同王氏二史攷引皇明世系謂太宗周王

為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為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

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為高皇后生而太宗為達妃子亦

非也按革除遺事余考南京太常寺志所載孝陵神位

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

碩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於陵殿掌於祠官三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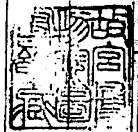
來未之有改者而實錄顧缺不載何耶惠宗固常曰此

孝康皇帝同產弟也豈不知成祖為碩妃子而為是言

總校官編 修 臣 吳 裕 德

編 修 臣 羅 修 源

校 對 貢 生 臣 陳 煦



耶史載洪武十七年十月冊李氏為淑妃攝宮中事則淑妃之為孝康母疑有之而碩妃則他無所考間常質之中官故老皆言孝慈皇后無嫡子初養南昌王文正岐陽王文忠等為子厥後諸妃有子則自子之恩同已出故時中外無間言若然則姦斯麟趾遠配文母矣而京太常寺志所載非無徵也然其中位次淆亂亦多可疑者自二妃而外總設皇妃皇貴妃皇貴人皇美人四位於李淑妃之次皆不書某氏惟繫所生於下若胡充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妃之生楚王達定妃之生齊潭二王郭寧妃之生魯王郭惠妃之生蜀代谷三王葛麗妃之生伊王劉惠妃之生郢王而總稱皇妃胡順妃之生湘王而稱皇貴妃韓妃之生遼陽而稱皇貴人皆不可曉至於周趙慶岷四王之母志皆不載考大明會典云孝陵諸妃俱陪葬惟二妃葬陵之東西又凡陪葬諸妃歲時俱享於殿內其別葬諸妃俱遣內官行禮蓋南京太常寺志所載止據陪葬諸妃享於殿內者而言而其他別葬者則不及也

雖然成祖果為碩妃子則國史王牒何以諱言之吾知成祖於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難師起既已自名嫡子傳諭中外矣及入繼大統何敢復顧私恩以志高皇后均養之德與孝康一體之情故於奉先殿則缺之於陵殿則祀之此亦恩義之不相捨者也嗚呼其與光武不考南頓君之意何以異哉余友吳氏炎又為余言周王亦非高皇后生也考之史洪武七年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捕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勅皇太子及諸王皆服期有司營塋厝於朝陽門外以李淑妃碩妃之事觀之則孫貴妃疑即周王母也孝慈錄序第言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而其敘服篇則并及慈母注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與周王之為孫貴妃服似不合竊謂是時高皇后尚在故不欲明言生母以傷其心而等慈母之服於生母則名實兩全矣且慈母之服重於嫡母之恩禮逾重此聖祖之微權也孫貴妃之薨孝陵尚未營建故別葬朝陽門外而

周王初封吳王

陵殿之享亦不得與推此則趙慶岷三王之母其為別墓無疑矣今言云太祖陵不知附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則南京太常寺志所載特其有子而陪葬者耳

三

靖難事蹟云初懿丈太子以柔弱牽制文義不稱太祖意又聞其官中過失太祖語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成帝業今長子不稱吾意如何皇后曰天下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考異 卷四

重妻不敢與知惟陛下審之太祖曰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畧能撫國安民吾所屬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禍之也太子聞之密以語涼國公藍玉玉先征北敵納哈出歸至北平以名馬進上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之豈所以尊君父却之玉慚而心不懌至是聞太子言曰臣觀燕王在國撫衆安靜不擾得軍民心衆咸謂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上聞殿下之憂太祖注意於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後晉王與上皆來朝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上內懷憂畏疾增劇遂懇求

歸國按孝康在儲宮二十餘年無纖芥之過聞於中外亦不聞一日失歡兩宮而事蹟謂高皇與孝慈有廢立之謀何其誣也且孝慈之崩在洪武十五年而藍玉討納哈出在其後五年今謂玉先有燕王却馬之嫌聞太子言而進讒先後倒置不辨自明作史者豈以藍玉自陷大逆不難加之罪乎又洪武實錄於晉恭王之薨稱其聰明英銳多智數而事蹟謂其忌燕王出塞功與太子比而沮之亦未必盡然王氏二史考謂高廟錄成於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考異 卷四

文皇時使晉王有陷文皇意不應無貶詞乃爾豈文皇以親故為之諱耶抑其時濟煇濟熿之交謗未行恭王之謀尚未露也余考胡廣之重修高廟錄正濟煇兄弟訐奏之時泰王果有陰謀安得不露而本傳未嘗輕訖則事蹟所書妄矣事蹟又云太子薨長孫弱不更事上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長孫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為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

托翰林學士劉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且皇孫年長可繼承矣太祖默遂立允熉為皇太孫遜國記則云懿丈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皇太孫夫懿丈之葬在八月而太孫之立即在九月聖祖曷常少有遲回不決之意哉蓋立嫡立長家法最嚴深合春秋大居正之義初非以三吾言而定也列朝詩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六

集謂三吾教習修書屢忤上旨以老獲宥上之禮遇視金華諸老殆懸絕矣史家謂其備顧問與密議抗論建儲皆附會之語嗚呼諒矣

三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名上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齎勅符令上歸國及太祖大漸問左右燕王來未凡三問無敢對者已酉太祖崩是夜即斂七日而葬皇太孫遂矯詔嗣位

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踰月始訃告諸王且止毋奔喪夫以成祖之至淮安為出太祖密召此即前屬意建儲之說也且皇太孫矯詔嗣位是何等語耶而遜國記云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厚詔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三月成祖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燾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按史載元年十一月上還北平上書於朝有曰自皇考賓天之後臣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七

六月駐龍潭上又曰此為奸惡所禍不度此江數年此則成祖自淮安歸國之後未嘗奔喪入朝之明證也考其時朝廷已命謝賁張昂覘察王府動靜猜疑之形已著成祖安得束身入朝輕試不測之險而又傲然行皇道不拜自干祖訓授權臣以口實耶以成祖之智而嫻於禮決不為此王氏二史考引傳信錄云高帝鼎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

宮中敘叔姪之情此出玉堂清話為宋杜審琦內宴事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韶傳云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侄之倫之言聞者駭愕此與傳信錄龔叔安事相類但鳳韶傳之言藩王入覲未嘗指斥燕邸遜國記何所據而大書特書耶朝野彙編引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貽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住坐以挈張為功陞職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為燕王來朝之證不知潘安即事蹟所云齊泰等令人齎勅符令上歸國者也安得以淮安之事誤繫於明年乎事蹟又載元年三月世子二郡王高煦三郡王高燧皆在京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奪悔遣人追之不及宣德實錄云太祖崩建文君嗣位時仁宗為世子太宗命偕高煦奔赴京師特戒高煦宜謹言動循禮法毋肆不率以故禍釁既至京任

情縱恣仁宗屢戒之不悛舅氏魏國公徐輝祖亦以為言不納一日入輝祖廢中奪其善馬不告亦不辭徑歸輝祖追之已渡江矣夫黃子澄之欲勿收世子二王慮成祖覺之而先發也設令成祖父子同在京師則必駢首就執矣何所顧忌而遣歸耶世子兄弟之奔討也以太祖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孳家入朝不虞後患如藩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帝曰高皇后尊母皇太子妃李氏為皇太后建文元年二月詔尊考妣為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熲允瀝允熒為王大政記則以尊呂氏為皇太后立馬氏為皇后子文奎為皇太子三事並繫於元年二月追尊者妣之下分封三弟之上此鄭氏之記事自相抵牾者也

革除遺事

書追尊孝康帝后尊呂太后皆在戊寅閏五月葬高皇帝之前而無上皇祖考妣廟謚事尤為疎摻又書立馬后太子封三王同在是月按高廟謚號上於孝陵卒葬之後無可疑

者孝康帝后之追崇當不逮而鄭氏繫之元年二月至於呂氏之尊為太后則在其前十月惠宗謹於禮安有考妣未追崇而先崇生母之理其在上與宗諡號後必矣而革朝志於元年正月並書追尊考妣及尊母后則又太遲恐子為天子半歲之間考妣猶守故號母妃不薦尊稱亦非孝思所敢出也鄭氏所載元年二月詔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以追尊考妣與冊皇后封三王同時舉行政體不當如是况詞旨之燕雜條章之疎濶其為偽託顯然革朝志亦載此詔而竄入尊呂太后一條於簡端皆不足據也

五

靖難事蹟云齊泰等密謀令人上變告適上遣人至京奏事泰喜曰吾事就矣遂執之鍛鍊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貴見發密誘長史葛誠為內應宋忠等為外應令王府人無大小獲即殺之遜國記云北平按

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

逮府中官旂于諒周鐸等伏誅又為湯宗立傳到於齊黃之後謂靖難陳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湯宗亦論死諸書皆因之考永樂實錄元年八月戊申蘇州府知府湯宗以坐視水患下獄六年十二月己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常奏北平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上曰帝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王惟才是使豈當屑肩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是湯宗實未嘗論死也宗之告變不著於國史惟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書白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為左副都御史瑛建文中坐藩邸事謫廣西故召用之蓋瑛先去北平而宗以同官之舊訐其受金錢事遂坐謫耳不在倪諒上告之日也使湯宗果發難於前齊泰等又何必執奏事人鍛鍊成獄耶宗既以憲臣首放禍釁端乃不與謝貴張昂同受奸黨

之月有是事乎鄭氏妄謂宗以告變得罪於燕且與瑛
 為讎決不能免不知宗之許瑛在兩人去燕之後雖事
 涉藩却非成祖所深惡彼瑛亦安能以私怨論殺之哉
 宗以太學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使
 瑛得陞 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又
 坐事左遷知祿州用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薦召還授大
 理寺丞後終南京大理寺卿見於宣德實錄所為小傳
 甚詳鄭氏不察乃與死事者同類而稱之此亦齊黃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人之所羞也

六

鄭氏今言云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選簿齊泰錄兵
 部左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選
 齊公已不僉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瑞為尚書并公
 姓亦不載矣豈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
 供詞往往有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軍馬者豈公時報
 部事理戎務耶
歸有先撰與安伯徐祥世家亦云敗齊
 尚書軍於鄭村壩蓋據其家牒書之耳

或謂公倡晁錯之議及北平兵起復偃然居守令庸懦
 如景隆者為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按靖
 難事蹟載元年十一月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
 遂遣人密語景隆令隱其敗勿奏景隆如指錄是內外
 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皆非實事夫軍機奏報兵部
 實主之言子澄而不及泰何也且泰首贊密謀自李景
 隆出師以後絕不聞有所建白豈白河德州之役泰皆
 躬歷戎行而中朝籌畫有不得預耶靖難事蹟又於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年六月甲午朔書齊泰黃子澄聞李景隆等屢敗濟南
 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寶司丞李得成等來講和
 以緩我師則是時泰已還理部事也永樂實錄茹瑞本
 傳云洪武中歷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建文中改吏部
 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黨子澄極
 力擠瑞以罪黜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瑞還復
 為兵部尚書上即位以推戴封忠誠伯仍太子少保兼
 兵部尚書按泰與子澄同黜在三年之春以諸書考之

則齊泰初出視師茹瑺實自吏部來代為尚書及泰既
還瑺以罪黜河南未幾泰等被逐而瑺復本兵柄於是
推戴之謀成國事去矣雷禮列御表謂茹瑺左遷河南
在洪武三十一年復任兵部在革除元年誤也遼國臣
記又言泰嘗使北平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為兵費上益
倚重泰泰使北平事無可考疑在燕師未起之先不然
成祖方以誅奸臣為名昌不取而甘心焉今並削去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靖難事蹟云元年十月甲寅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皆
回北平遼國記亦云冬十月甲寅成祖盡拔大寧諸軍
及烏蘭哈三衛邊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按大
寧之地圖初止設衛所不立郡縣自寧藩內徙而諸衛
軍之未附者往往闌上塞為盜賊其地漸成甌脫矣永
樂實錄云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
改置王府於南昌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為
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

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
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仍
隸大寧都司五月己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
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於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
朕念此輩皆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勇効勞後
出於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遂至劫奪陷為盜賊改過
無繇可即差人齎勅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
革心悔過各復職役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元年三月徙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北平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界烏蘭哈考實錄永樂元
年十一月勅諭烏蘭哈部落第云仍舊制設泰寧福餘
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而已初未直言
以大寧界烏蘭哈也余寅曰嗚呼成祖勅諭煌煌仍太
祖之舊制以潢水北烏蘭哈地界之衛耳而陳建鄭曉
不載豈可為信史又二十年三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
命諸將東擊烏蘭哈而自將從西要之寇大潰蓋至是
不惟烏蘭哈為我版圖而諸和林漠北地一空矣故嗚

鑿成之諭明乎滅寇當守大寧與遼東興和並為重鎮
大寧之未嘗界三衛也又一証也厥後宣德三年朵顏
寇邊使成祖果以大寧界之則史不宜言烏蘭哈萬眾
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是何後先之矛盾即所可
憾者宣德輔臣當英武之朝寬河奏捷不能贊成先志
僅進蹕會州而旋即振旅噫誰之咎哉余考職方地圖
烏蘭哈地在潢水北洪武二十三年北人來降者眾詔
於烏蘭哈地置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之西北起襄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十六

山東南抵金山即詳穩羣牧地也自永樂以後大寧既
空遂乘間南牧然皆逐水草遷徙無常至二十年八月
諸將征烏蘭哈者奏云已入寇穴寇悉眾來敗之餘眾
潰而西走盡收其人口孳畜先道大寧入喜峯口俟駕
則是時魏幕遠遁不敢復據大寧明矣後洪熙元年閏
七月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詣闕上言屯兵要地若朔
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
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耨宜令良將守兵廣屯

種修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邊可見此時大
寧尚未棄惜乎濟之策不用耳乃宣德三年烏蘭哈部
落逼近灤河兩岸牧馬已深入大寧之南而遼東總兵
官奏往時義州衛帶管大寧驛路常置馬驛於牛山今
大寧之路不通馬驛虛設蓋先是屯兵雖撤驛道尚存
遼東宣府聲援猶未甚隔也是秋有寬河之捷嗣是三
衛數與阿魯台相攻部曲離散而邊臣因循無復言修
大寧舊邊者馴至正統己巳之變三衛既導衛拉特入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十五

遂校馬渡潢河踞大寧分為三區福餘自黃泥窪跨開
原泰寧自錦義至白雲山朵顏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峯
近宣府當是時祠官至不能赴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
而何暇問灤河以北乎繇是屬夷藉口謂靖難初歸附
有功遂以大寧為賞而鄭氏不審從而書之若以為成
祖真有帶礪之誓茅土之分也者遂使二百餘年謀臣
勇將噤不敢議收復則此一言誤之哉又考重修會典
云洪武元年置大寧都司於烏蘭哈地置屯田永樂三

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領衛所一十二各置屯田是後烏蘭哈屯田捐之朵顏諸寇薊永一帶遂為邊鎮不知初置北平行都司在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其改大寧都司徙保定則在永樂元年三月會典所紀沿革年月皆大謬且其地在惠州之境非烏蘭哈地也不可辨

八

靖難事蹟二年五月上至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上以精騎赴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級獲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散遣之濟南城守不下上命諸將攻之辛巳堤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濟南前後被圍三月其間攻守勝敗之勢史皆諱而不言何耶且景隆既遁而城守不下者果何人也立齋間錄載高巍贈鐵司馬序云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并無守禦官軍人民逃散四野一空鐵相與巍並轡快快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不意於五

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鐵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摧其鋒乘劈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攻圍三月彼既智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其欲鐵鉉城守之功可謂簡而覈矣古穰雜錄云丈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出戰文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棄去遼國記因之夫據高巍之序則誘說軍民開門出見者燕師也使軍民穢罵彼知不下長圍四守與詐降之說絕異度文皇善用兵不應誤信輕率乃爾事蹟所載攻城在庚辰限水在辛巳又與巍序合則長圍既築之後必無開門用板之事矣革除遺忠錄又云鉉於城壞處輒懸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於像內潛修築完固太宗苦之不知危城中安得御容如此之多鄭氏獨削不取亦有見也大抵

鐵鉉倡義於景隆喪敗之餘集民丁守濟南僅能嬰城而不能決戰靖難師已疲老而盛庸又進逼德州有腹背坐困之勢故拔營歸耳鄭氏作鉉傳未免張大其實至謂文皇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出兵襲北平鉉不能用則文皇自解圍後即歸北平至十月始再出未嘗舍而南去也當以國史及高巍序正之

九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四

三

遜國記建文二年十月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三年三月辛巳成祖率眾至夾河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成祖以十餘騎逼盛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靖難事蹟亦云時迫暮各斂軍還營上以數十騎逼敵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敵左右曰亟出無為所困上曰且休無恐日高丈餘上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而出敵眾顧視驚愕不敢近然無詔旨不殺之說蓋是日兩軍力戰互有勝負黑夜敵營成祖以輕騎野宿

敵不覺也既而安卧以示閒暇出敵不意穿營而出即李廣解鞍縱馬以疑匈奴意耳否則南兵追射之立盡矣敵所以不敢近者蓋素憚成祖威名且疑其見誘耳非真顧忌詔旨也不然左右何以有亟出之請乎王世懋窺天外乘曰建文君勅諸將不得加矢及於燕邸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為實錄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成祖之忍愚以為不然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四

三

諸叔實嚴即位未幾齊周谷三王皆被囚繫豈有稱兵如燕邸而諄諄乃以殺叔為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亦有辭愈於擒而殺之乎即其君愚為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強諫而易其辭也至斂平安忠勇矛刃幾及成祖則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太宗數摧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勅勿傷之者大都廢興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之也高皇帝櫛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晚節於文臣多所誅戮建

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皆失職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兵出塞為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憚成祖之英武以茲多不肯用命至齊黃所白用大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心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逆降文臣死節詎非其效歟余謂成祖用兵絕類唐太宗每戰必挺身陷陣繞出其背而諸將乘之取勝其後出塞逐寇皆用此法非不欲計萬全蓋身先士卒勢不得不然也世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三

傳八駿圖其二曰赤兔戰於白溝河中箭都指揮雅實特穆爾拔之其七皆然此成祖命圖之以示子孫者也豈南軍射馬不射人故不受傷耶王氏歸之天命當矣建文此詔闕之可也

十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甲戌駐師齊眉山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遂各斂軍還營明旦敵技衆遁鄭氏大政記云建文四年四月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

靖難兵戰於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皇明通紀云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於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按齊眉山之戰在甲戌南軍之退在乙亥蓋是時兩軍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三

持力戰饑疲故何福等技營就糧而燕將亦有渡河之請成祖知兵勢貴進忌退決計追襲晝繞夜攻使不得息未幾即有靈壁之捷纔數日間事耳不聞有徐輝祖來援及召還之事也朱國禎曰輝祖將兵不少槩見國史述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何以不及一字也北將戰死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近地至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閒乃以傳言遂召

還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其論晰矣實錄於靖
 難死事諸將先後贈廕無不臚列而李斌之名無聞焉
 永樂八年七月甲午書命千戶胡文通侄襲陞指揮僉
 事以文通齊眉山陣亡故也同一千戶同一陣亡文通
 書而斌不書有是例耶遜國臣記謂靖難兵起輝祖與
 齊黃張昂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靖難兵至
 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
 散不肯嚮敵遂還京輝祖天性忠孝乃心王室其與齊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黃通謀議則有之至云督兵有功則非事實鄭氏又載

鎮撫楊本疏云如魏國公徐暉祖爵尊太傅率師征燕
 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帝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
 練軍士疏語誕妄亦偽作也至開國公嘗昇以洪武中
 坐黨而謂與輝祖分道禦戰不幾於說夢乎遜國臣記
 又為趙諒立傳謂諒鄧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
 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
 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踰月靖難兵起諒特

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午秋嘗宗人並得罪
 諒亦坐廢憂懼卒考之實錄永樂八年八月己未朔陞
 旂手衛指揮僉事翁巖趙諒為本衛指揮同知諒為鄧
 國公外孫與否固不可知但據實錄則其官為旂手衛
 非留守右衛也以永樂八年陞職而非以壬午秋廢死
 也且常宗人之得罪他無可考惠宗本非孝康皇后親
 子成祖何緣罪及常氏耶蓋常昇坐黨之後其家諱之
 而為是說耳鄭氏既誤載常昇而併趙諒是又夢中說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說夢也敢因輝祖之事而具論之

十一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辛巳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
 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擒敵將左副總
 兵都督陳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叅將都督馬溥都
 督徐真考徐真本傳當作都督僉事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
 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
 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是役也諸將陳暉馬溥

徐真等後皆顯用屢見於史而文臣若陳性善等則不詳所終意亦王氏所謂武臣迎降文臣死節者歟遜國臣記為性善與明伯完三人各立一傳於性善則云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於與明則云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於伯完則云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蓋皆被擒得釋而或死或生其本末未可明者也惟性善似稍列而革除遺事以為監李景隆軍戰白溝河敗績死之則又傳聞異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辭矣其與顏伯偉輩死事之臣相去蓋有間云

十二

遜國記云建文四年五月成祖至儀真詔天下勤王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此數人者其後死生不一觀叔英則殉節矣顯宗楊璉等則謫戍矣而金侍郎者獨無所考兵部貼黃冊載刑部侍郎金公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常州朱進隨公行六

月被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按雷禮列卿表云刑部右侍郎金純革除四年任則縛送京者疑即純也與觀等同事而獨蒙赦宥累進尚書此正故布政英所謂畏死歸附悉復其官見於兵部鄉縛冊者耳而朝野彙編置之有官無名之列豈亦傳疑意耶遜國臣記又載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文皇既即位械至京磔於市其事彷彿金公蓋得於傳聞也近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見錢氏表忠紀因之鑿空杜撰謂金公名有聲河南人為南昌百戶劉恩縛送京師松江同知姓周名繼瑜江西撫州人錢氏生鄭端簡之後又百餘年不知金公之為有聲同知之為周繼瑜以及南昌百戶之為劉恩果孰紀之而孰傳之耶弘光中禮臣失於考正遂請賜有聲諡翼慈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繼瑜諡莊慈贈太僕寺少卿矣吾不意子虛烏有亦可以濫冒盛典至此也噫此又鄭氏之罪人也

十三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及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嘆曰吾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亮而遽至此乎遂駐營龍潭發哀命有司治喪葬如儀遣官致祭布告天下壬申備禮葬建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遜國記云六月乙丑成祖入城

諸內臣詳言不如遜位去須史宮中火起傳言帝崩成祖為發喪治葬惠宗之自焚與遜去也諸書紛紜迄無定論而余以所見所聞反覆參訂則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而遜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其可疑者何也一曰喪禮之不備也史言成祖望見煙起遣中使往出屍火中還報而哭遂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是始終未嘗一臨其喪而通紀所傳撫屍而哭且以小子無知

斥之者亦妄語耳其謂喪葬如儀及備禮云者皆史家微辭初不言其儀注若何服制若何也遣官致祭輟朝三日此王公以下告哀之禮而以加之四年正朔之共主其他名數一切簡殺又可知成祖方以周公自居使非心知煨燼之中莫辨真偽寧忍槩從其薄乎一曰園陵之無考也實錄王景本傳云時建文君未葬上詢景葬禮景對以天子禮上然其言蓋然之而不能從也以事蹟所書觀之自明而仁宗御製長陵碑則云備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禮斂葬此亦飾美之言非實事也不然既已備禮葬矣何以諱其地而不傳或疑其附葬東房之旁而南京太常寺志明言建文君封樹莫識魂魄無依則橋山之藏竟安在耶通紀葬西山不封不樹之說亦因此傳訛耳一曰馬后之不知所終也國史正記呂太后隨數惠王居懿文陵園而馬后之存沒不著通紀云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上清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后屍應馬事雖無據然當闔宮自焚之時令

中使所出之屍果為帝而后屍竟安在也其可據者又何也一見於谷庶人之事也夫金川門之開谷庶人首為內主矣惠宗之存亡寧不心識之乃史載蜀王子悅樽獲罪避患所德詭眾曰建文君初實不死今已在此事在永樂十四年則不死之說必有自來矣豈比懷王扶蘇傳自民間而已哉一見於胡濙之使也李賢為濙墓碑云丁亥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癸卯自均襄還朝時車駕親征北部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且起慰勞之賜坐與語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李賢與濙同朝故所記最真自壬午至丁亥上御極已五年矣何尚介介於人心向背至暮年而疑慮始少釋乎一見於溥洽之獄也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戊戌降僧錄司右善世溥洽為右覺義今言云溥洽字南洲山陰人靖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三

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幟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草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楊士奇撰溥洽塔銘云太宗即位召斯道行於北京命主教事公以左善世遜行而已居右永樂四年有任覺義者忌其寵構辭間之左遷右覺義言左遷而不及下獄與國史書法公不辯自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又云三十四年間鉅綱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行公為首行公既進位宮師晚年於師尤厚將化之前一日太宗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其他列朝詩集云文貞於洽公繫獄及設識削髮之疑皆缺而不書但云遭讒左遷又云行公將化獨舉師為對則又隱括其事使讀者習而問之此所謂不沒其實史臣記事之體也正統三年周文襄撰鳳嶺寺記云公當永樂間嘗為同列所問太宗欲試其戒行幽之於禁衛者十有餘載其記洽公下獄與塔銘互相證明文貞文襄身事長陵服官吏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三

館其所記載非裨官野史可比觀洽公十載下獄考其

所以被讒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跡於是乎益彰明較著

矣然則地道之說信乎曰未可信也今觀南京宮城之

外環以御河果從地道出將安之乎意是時成祖頗兵

金川遣人奉章見長陵碑文實欲使惠宗自為計而京師遠

濶東南一隅燕師勢難徧及倉卒潛行誰為物色之者

而又何必假途隧中也況惠宗是日尚能手誅徐增壽

於左順門則非坐困宮中可知若夫出亡之實則其事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四

五

秘吾不得而知之矣必欲從二百載後而一一指其同

謀何人寄跡何地非愚則誕闕疑焉可也

十四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己丑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

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為汝罪何逃孝孺叩

頭祈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丁丑執奸臣齊

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咸伏辜遂戮於

市按一長陵碑文言奸臣倉皇知罪不宥開皇城門脅

建文君自焚與事蹟語合蓋直欲以弑逆之罪坐孝孺

等耳而叩頭祈哀一語曲筆又不待言也遜國臣記云

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

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入見悲慟徹

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

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

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四

五

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抵數字云云投筆

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

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孝孺以己丑被收丁丑就戮

在成祖後即位後八日則鄭氏所記台用及草詔事當不

妄而作史者因其緩死從而誣之何其橫也今言云彭

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

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

指西楊輩修實錄書方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未國禎

云太宗實錄進於宣德五年是時上嘗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觀書且賦祖德詩頌羣臣實錄重事焉知非經御覽改定是可以原矣余謂事蹟所書議者專以罪西楊非無據也楊溥撰西楊墓碑云朝廷修三朝實錄公為總裁筆削有公論若此者可謂有公論乎溥言既然則西楊之罪可他委乎若以為御覽改定則仁宗嘗諭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是當時朝廷已憐其忠而安得以此疑溥宣宗也然觀臨海章嶽所述方氏二女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謂有祝監生者及見西楊閣老嘆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下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為傳未就西楊於二女則烈之於先生則污之何耶豈嶽所述亦假托耶遜國臣記又載魏尚書澤藏孝孺幼子事朱國禎駁之云方氏既無唯類惟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公和城海上加賦寧民赴闕奏減請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

圖告調海門衛軍奪釋為民由是方氏之的盾始歸成化十八年謝文肅公輯先生遺稿謁祠琬孫志淵出迎文肅喜先生有後且錄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篇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游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斌原竈丁販布於寧欲脫其籍且艱慕恤錄結黜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於名官魏澤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摘去黃萌三行挿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王弇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濶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幾周延光查明黜單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真實錄也余按雷禮列卿表及刑部題名碑無尚書魏澤名考澤本傳則自督府經歷遷寧海典史未嘗官刑部亦無藏孝孺幼子之

說而諸書謂方氏被籍時賴澤周旋以幼子托方之門人俞山月為子既長欲配以女嫌其同姓故稱余氏山月即俞允王氏復姓記則謂先生在圍城時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葉君名琰一云魏澤所脫一云先生所託其說自相矛盾然以復姓記觀之則葉琰俞斌之詭冒昭然可知矣此亦鄭王公好奇輕信之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四

三五

十五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遂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萬曆實錄云萬曆十三年三月壬辰大學士申時行言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竊惟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為草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草除也但不

稱建文耳請復位號請修實錄事錄創舉臣等擅難定擬上諭建文年號仍已之二十三年九月禮科給事中楊天民請改正草除建文年號禮官范謙等覆奏詔以建文事蹟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按草除之名不見於正史遜國記云成祖即皇帝位草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立齋閣錄云太宗皇帝既即位草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此相傳草除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四

三五

之說也余友顧炎武嘗推申氏之意著論言實錄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辭此草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缺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草建文為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草建

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甲子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犂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於元年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避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疏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大臣奉行之過也其言尤辨博然覈其實則有未然者謹讀成祖即位詔書蓋意在修復舊制故仍紀洪武以風示天下未嘗惡建文之名而必去之但榜文條例並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皆除毀所謂用因非用革也然一時有司逢迎太過遂追改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以前皆繫以洪武亦勢不得不然耳即以實錄考之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賞已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文徐真本傳書三十二年陞都指揮僉事守山東宋旺本傳書三十二年調守彰德皆建文元年事也可見當時通稱皆易建文為洪武矣憲章錄云張太后大漸名三揚於榻前時楊榮已前卒問朝廷有何大事未辦士奇

首對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厯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厯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一年以亂實后納之事雖無考然亦厯日革除建文之一証也然則國史創一無號之元年果何說乎曰此為成祖而作故專述靖難用兵始末起於元年三月卒於四年六月耳皇明通紀載靖難兵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此言疑有所本豈當年軍中奏報惟署年月故史家因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之數其於洪武三十一年先書皇太孫矯詔嗣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謂改元之詔為矯此去建文年號之本指也亦據北平稱兵之辭而書之也若謂止改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而不及元二三年則將斷自即位以後乎抑斷自四年正月乎度非追改無以示畫一之制矣然則革除之名何自起耶曰靖難之後法禁甚嚴士大夫既不忍建文之舊而又不欲察察言故口傳筆記或稱革除朝或稱革除君所謂名以義起者耳至弘

治中修會典始儼然以革除紀年要其所緣起者舊矣
故謂成祖未嘗有革除之名可也謂未嘗有追改之實則
不可也

十六

靖難事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戊寅遣安王楹祭告懿
文太子遷其主於陵園蓋建文初尊諡懿文為孝康皇
帝廟號興宗升祭於太廟至是禮官言考之古典於禮
未安遂命以主置陵園仍舊諡號曰懿文皇太子歲時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致祭如常儀大明會典載懿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四
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及忌辰凡九祭俱孝陵祠祭署
兼主之又載孝陵每歲正旦孟冬忌辰萬壽聖節俱行
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特令勳舊大臣一員行禮長
陵以下並同是諸陵每歲大祭僅三而懿文太子陵大
祭凡九蓋以正旦酒果之奠其輕重疏數何倒置甚也
有司相傳不得其辭從而為之辭曰太祖之厚於子也
曰惠宗之豐於昵也若然則靖難之初豈宜因而不革

使孝陵祀典反薄於東陵乎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南京
太常寺少卿桂有根建議孝陵元旦孟冬兩忌辰與聖
節俱用太牢祝帛增三為八蓋於懿文園陵之舊既不
忍議裁而於制禮之意又有所疑而未安者改為是曲
說耳然祭不欲數識者非之且天壽諸陵並一歲三大
祭未聞有議增者南北異制尊親異施可謂稱乎即孝
陵之祭有八而東陵則獨以九其數終不相當也時禮
官不能通知典故依違遷就又以元旦聖節有司不便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易服行事乃改正月八日及聖節前二日致祭紛紛場
舉彌失其初余考東陵九祭若清明中元冬至與諸陵
同者無論矣惟四孟歲暮忌辰六祭會典既不能明而
國史亦述而未詳議禮之家未育知其所繇來者蓋
孝康諡號既廢并罷太廟之祀以其主置陵園於是并
廟中五大祭於陵祭之中凡四孟歲暮之加牲即所謂
致祭如常儀者也獨是諸陵忌辰俱用酒果無牲帛而
東陵何以獨厚則因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

故陵祭稍殺而孝康則無之故有所尚重也且諸陵歲祀俱命勳舊大臣行禮而東陵則無掌於祠官其輕重之間則微有辨矣雖然陵祭非古也而又并廟中之時祭用之此禮之變也若因此而上逮孝陵以元旦忌辰聖節並同時名實混亂其瀆已甚且何以處夫天壽諸陵乎竊謂孝康諡號既復自當別立專廟祀於南京而陵園祀典則以義裁之可也

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遜國記云或曰帝發大宮中即削髮為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迺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收曰胡濙名訪張儼備實為我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或曰帝之生也頂顙頗偏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髭緇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又曰建文君幼秀穎

能為詩高皇使賦新月曰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吞帝曰必免於難憲章錄云正統十一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為府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揚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視鄭氏尤詳考之正統實錄則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均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緝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王氏二史攷以為薛氏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

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戎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百首皆好事者附會詩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余謂惠宗而不出亡則已惠宗而出亡也當如龍潛鳳真惟恐不密又肯於三十載後無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四

故挺身自蹈網羅以覲不可知之福哉若謂年老思歸則埋骨西山當非首邱之志也諸書傳謠皆以土官岑瑛藉口然考之更正統四年十月丙戌陞廣西思恩州為府先是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殺賊有功特陞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而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其知府岑紹交惡各具以聞事下總兵官及三司官計議至是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為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之患從之則岑瑛先以功加知府後因柳溥之請乃

陞州為府事在正統四年而非以楊行祥故陞也王氏謂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為府蓋未及詳究耳至謂書所稱奉以王禮養其天年則當時何難出建庶人於幽閑之中而必俟天順復辟之後哉史載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機論死得宥事在正統五年五六月間則憲章錄所紀妄也遜國臣記作太監吳亮云朝廷以亮經侍建文君使審視老佛見亮云云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按實錄正統六年三月丁巳宥司設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四

太監吳亮罪錦衣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間地役人匠與太監吳亮等種菜縱容人匠置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竹木白藤車輛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鞠罪上命司禮監記亮死收宥之此楊行祥歿死之時而以為亮自命自經何耶近世有撰從亡隨筆者謂庚申夏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為帝藩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寺者皆建師預焉九月至京御史鞠僧言不合僧名楊應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

實論死餘各戍邊師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
官舊侍者吳亮諦視密返奏詔迎入大內稱老佛云此
又因楊行祥事為人所共知而更端以數世耳使建文
帝果預同謀十二人之數則當會鞠之初何不自陳而
待具獄遣戍之時耶且謂有僧冒其詩牽連逮訊行數
千里閱十餘月嘿嘿不自明而惟吳亮能識之又事理
之必無者鄭氏載建文君金陵詩曰禮樂再興龍虎地
衣冠重整鳳凰城見楊維禎詩集中其題羅永巷第二章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四十五

有笑者黃屋寄墨標之句建文君嫺於辭何至矢口犯
孝廉諱耶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詩與
遜國記所載正同其稱皇太子者庚申君之子也餘冬
序錄引為懿文太子作謂不及享國之識而鄭氏則歸
之建文君考楊維禎集此詩亦維禎作則諸書皆假托
也由此觀之建文迎歸之事斷不足信若遜位而出則
或有之耳

十八

遜國臣記八卷上自公卿大臣下至傭伍雜流無不臚
列其見於國史及他書可考者余得而次第論定之矣
詳見五
六卷中乃有姓名不著而行事無所表見者如雪菴和
尚東湖樵夫之類鄭氏比之齊二客魯兩生不論可也
建文編年有樂清熱會諸志有耶漢樵夫修類
稿有五華山樵翁仿佛東湖事蓋傳聞異耳有姓名
雖存而爵里事蹟若有若無者如忠賢奇秘錄所列梁
良玉等九人以為得之轉藏搜自斷簡然特王詔一人
之私記耳且九人之中定海梁氏居其四何諸臣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四十六

幸不幸若此未敢以為信也又有其人與其事本不相
蒙而諸書往往援引為重者則龔詡是已姑蘇志云龔
詡崑山人父晉洪武初為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
冒姓王氏既長隱跡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
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年
八十餘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遜國臣記則謂詡年十
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門詡大哭後還鄉宣
德中周忱巡撫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仕

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身夫據郡志則

詡之父死於戍而詡少依母族長隱田里安得有金川

川門之事乎考黃雲丹巖集有云安節龔大章代父給

事公補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君言及輒悲泣乃知

詡會代父荷戈宿衛第云既老歸鄉則其身初未離老

必經肆赦乃得歸耳而列朝詩集謂其父營戎五開死

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雙姓

名王大章遜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園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四

中恐當時盡藉法嚴無遜去不追之理且以王大章為

雙姓名尤誤蓋王從母姓大章其字也若詡者自宜入

隱逸傳不必附之忠節之末也

十九

遜國諸書真履雜出蓋作俑者王詒之奇祕錄而效尤

者史彬之致身錄也二書皆淺陋不經而致身錄以緣

飾從亡事尤為流俗所歆艷崇禎中南京科臣歐陽調

律上其書於朝張學士六吉乃據吳文定所撰彬墓表

作致身錄考其要云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

年縛貪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為

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

而已令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忌諱獨不當

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

書繼文何以盡淺而不書乎文定之表蓋據明古行狀

何失實一至於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

縣縣官以為能推使前對反覆辯論無所畏彬既從亡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四

間歸尚敢叩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

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為故翰林侍書推使前

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詣闕足

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關訪主廿一年之間徧走海內

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藉報民間廢田減色稅若干石

以錄考之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

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

亡為雛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曾死獄而云以從亡死

獄甚其詞以覲恤也其必無者四也從亡徇志之臣或
生扞收圍或死青草野或煙滅而淵沈或鳥集而獸散
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為
補鍋匠某為葛衣翁某為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疑期
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自港於樂
清之東湖遼國臣記作臨海東湖今則以為從亡之牛景先豈港
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
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十一

文時政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
詳載而獨於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
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東吳史仲彬縛貪縱官
吏見上於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陸辭朱給事吉祖
之秦淮王文學彝張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
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暮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
起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
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給

事祖秦淮也張羽為太常司丞滿嶺南半道召還自沈
於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魏觀高啟同誅洪武七
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
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
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湖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
於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踏駁若是其必無者
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十二

微哂而去當時匿革除奸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
彬開笑口相向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
八也當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
而外如沈啟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獨諱明
古之祖明古為姚善周是修黃觀立傳具在西邨集中
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於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
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梁田王等九人松陽王詔得
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

文燕陋亦非焦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至弘光初錄
遼國諸臣禮部疏列彬名科臣李清復摘其四証曰以
王良之抱印赴火矢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印信良
擅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殉國又分
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能度謀為高臯藏而讓皇故
遂祝髮以出此裨官私記耳而今忽云從亡方疑其事
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也以蔡運之坐
奸黨論死事景先之走蕭寺死梁田玉中節之為僧道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死宋和郭節之同賈卜客死俱雜載諸書較若列眉而
今忽皆云從亡將死者為誰遁者為誰從亡者又為誰
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為葉希賢見於本傳而今忽云
郭節以衣葛河西傭與馮翁之初無姓名而今忽指衣
葛為趙天泰馮翁為馮淮事愈詳而名益多四也尤可
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善也相約為筮人客死全身
遠害力固首陽其為士大夫何疑忽云太監果何所憑
夫為是書者尚履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履可知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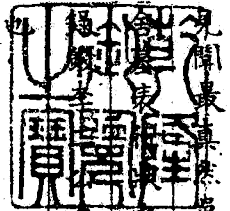
是史彬遂不預祀余攷史氏所刻仲彬行狀云府君性
忠愛然不樂仕進間膺薦命非其志也有黠民當運糧
負其才力百計求賂府君執不許其人憤且恥乃誣府
君不法事臺下御史治當代任逮府君獄不即治府君
竟死後御史辨所告事無纖毫實即坐告者以死府君
寃始白行狀不載西郵集中然就其所云間膺薦命者
不過為稅長課最縣官薦之耳初無以明經入仕之事
而其故下獄至所謂所告事無纖毫實則非以從亡被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四

五

許也可知矣墓表不著此事故錢氏謂彬未曾死獄然
彬即死獄於從亡又何與乎余家距黃溪史氏不數里
况聞墓表然也志既不為彬立傳而後之史人亦不能
之外別有考證余又何敢隨聲附和故備
之論以明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卷五



七月辛丑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
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
之已久何聞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
此于是天顏愴然變色乃進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王鈍論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
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反舊制者並
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按王鈍以越三
日甲辰奉命往山東等布政司巡視民瘼而張統不見
所終遜國臣記云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鈍論云
云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皇明通紀云成祖討姦黨
張統與焉以茹常李景隆言得宥復為吏部尚書一日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統懼而自

總校官編 修 臣 吳 裕 德

編 修 臣 羅 修 源

校對 貢 生 臣 陳 煦

鑑與實錄及遜國臣記相合余考統之死說者不一或

曰靖難師迫感高皇帝恩不食而卒或曰聞文皇帝即

位自堂上投地痛哭徹夜淚盡繼之以血迨曉竟自縊

或曰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僮皆從今按解職

之命在文皇帝即位後已踰月矣而謂統已前死者溢

美之譁也統之自經雖不着于實錄而其事略可互證

實錄稱成祖語及散官事數息變色因極道輕佻語諛

之徒導人君改祖法之害媿媿百餘言乃進統等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不斥其前此紛更之失而曰視時政有辰舊制者並向

朕直言之詞婉而意嚴此統所以慙懼而死歟然王統

復用而統不免者非獨人品不同亦以官制之改職在

冢宰統固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皇明記略云靖難兵渡

江吏部尚書張統自經于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

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葦除錄載而未備者據此則統

本縊於後堂而投水死者乃其家屬傳聞失真遂有並

投龍潭之說耳統之一死足以謝方鐵諸公而王世貞

以為宜入循吏傳誠有見也

二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

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公往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

速具奏來九月壬辰工部尚書嚴震直卒遜國臣記則

謂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

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使安南回至雲南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考實錄本

傳震直以洪武丁丑坐事降御史未幾復為工部尚書

不言曾以督餉被囚北平而雲南吞金之說尤為傳會

按洪武實錄二十八年八月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

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則

奉使安南乃洪武末年事耳若文皇帝位詔諭安南諸

國則在是年九月丁亥與震直邈不相及吳江謝常鞅

震直詩有云海隔華異勞遠使天生才傑佐高皇亦可

見遠使在高皇時非文皇也王純跋高太常前工部尚書嚴公歷官記云蒙太祖高皇之寵渥重其秩於左右而不暇輟於藩閭皇上繼登寶位之初公以老辭不預乎事皇上復以公任事之久眷顧而留居京師遂朔望之駕班皇上謂讓皇也雷禮列卿記謂震直建文中致事文皇即位復召為工部尚書巡視山西以疾卒於澤州公館其言歷歷有徵以實錄王純本傳考之則純使北京山東而震直使山西其卒於澤州而不於雲南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四

矣實錄本傳詆震直姿貌魁偉而寡學無識善附權要上頗薄之然史臣每日齋黃諸臣為權要則上之薄震直者其故有在而震直大節得此益彰何必飾言吞金而死以誣後世哉雷禮嘗與鄭氏同事吾學編之成禮又為序此等大事漫無質正何也

三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封都督僉事丘福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

督府左都督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按福於靖難功臣中位第一而其攻戰之績無聞馬寶錄本傳但云福質直無文有勇力每戰必先士卒所至克捷而已鄭氏異姓諸侯傳謂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議奪九門轉戰真定夾河滄州靈壁先登有功是以福之功亞於朱張二王也然福之善戰雖不及張王而視朱能則稍過焉以奉天靖難事蹟考之元年八月壬戌真定之戰耿炳文敗奔入城闔門自守丘福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五

殺入子城門閉乃退二年四月白溝河之戰令都指揮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上以精銳數千突入敵軍右掖殺傷甚眾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為戰勇氣百倍四年五月辛卯淮北之戰上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漸近敵營舉砲敵驚愕福等突衝敵陣敵棄戈甲而走我師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自四年四月以前福以都指揮故名長 王朱能之

次及四年五月則福反在朱能上其時張玉已死而六月癸酉陞都指揮使印福未能等俱為都督僉事則福已褒然居首矣可見福之戰功顯於白溝河而淮上先登亦其次也福既坐與高煦善不為清議所與又以臚胸河之敗身死家破故國史盡沒其功而鄭氏亦不能詳噫惜哉

四

寶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己丑勅遼王植曰賢弟以遼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六

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難固請改國荊州今勉從所請建國荊州而仍舊封丙申修荊州前護衛為遼王府鄭氏大政記謂建文元年八月徙封遼王於荊州誤矣王氏家乘攷云程敏政作其宗人長史通傳謂高皇帝上賓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已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公每召而答責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凡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

亦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殺之簿錄其家按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請徙國荊州從之是時文皇帝即位久矣乃謂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不亦誤乎又紀綱者山東臨邑書生也謂為遼府護衛公每召而答責之不又誤乎然則通之有忤於燕或佐遼時有之而不於荊州也余攷紀綱本傳謂綱濟南臨邑人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七

野記載濟南諸生高賢寧目綱為學校廢材蓋黜生也則程氏遼府衛士之說何自而來又考寶錄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丁巳陞羽林前衛千戶紀綱吳重要為指揮僉事俱府軍衛不知即此紀綱否果為一人則洪武未投投筆從軍安得靖難之初尚在遼府也建文元年八月召遼寧二王遼王浮海至寧王不至吾意遼王之舉國南還也安知通不有力焉而有左史之擢尋以是故得禍乎所草封事疑不虛然非紀綱所文致也敏政

既謂通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
荊州則亦知荊州之徙在壬午即位後矣而又有文皇
舉兵遣人至荊州之說自相桷鑿蓋出於流傳之謠也
通傳又云黃希范洪武未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
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
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馬遜國臣記因之遂
以通與希范並列死事然博覈如敏政而所述先世事
猶不免參差如此書又安可盡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五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陳用孫岳陳賢
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於北平之地設衛屯種
永樂元年四月丙子中軍都督僉事孫岳免岳建文中
領兵在鳳陽嘗毀太祖皇帝所建寺取材修戰艦至是
為刑部尚書鄭賜所劾免官安置海南遜國臣記云孫
岳洪武中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
難兵起大修守戰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有法

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
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九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
死安置海南鄭氏所記大概與國史合但云金川門不
守猶堅守中都則似增飾之詞蓋岳奉移軍北平之命
越半年而後謫海南非自中都逮至京也此與梅殷散
師還京之事正相類若果據城抗命則法司之劾當不
待元年四月而其罪有大於毀寺取材者又豈得宥死
安置也哉壬午之役武臣殉義寥寥如孫岳者亦可無
議但當據事直書則美惡自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六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壬子寧王權來朝丙辰宴寧
王權谷王穗於華蓋殿辛酉改江西布政司治為寧王
府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
寧王府於南昌是日遣王之國賜鈔一萬錠親制詩送
之按十月辛酉己書改寧王府二月己未又追述之書
法不無贅復先是寧王奏請封國欲得杭州上報書以

為天子畿內不以封祖訓不可違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可自擇之初不及南昌也豈南昌之徒實出王意因入朝自請之而成祖遂舉以授之耶且成祖前書固云往者嘗許弟自擇封國矣如遼王之荊州亦其自請而非朝命寧王援例以求或亦勢所不能靳也然洪熙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寧王又言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仁宗答之亦弟曰江西之地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此而已豈寧王先自擇之而後復悔之耶鄭曉同姓諸王傳云王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畿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云云王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藩司為府改封王此說最為踈野不經寧王初無欲得蘇州事所謂畿內不以封者蓋太祖始封於吳而杭州亦吳地也王以壬午十月來朝僅數日而江西之命下又五月而後之國安得有飛旗治道及

稱病卧城樓之說耶但王恃帷幄功以舊封荒瘠要求內徙則誠有之史官不深究其本末見永樂元年三月有大寧內徙之役在寧王改封之後遂謂以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故改耳不知南昌之封非成祖意也勢也

七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巳吏部奏請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皇上舉兵靖難之際俱棄職遠避宜實諸法命入粟贖罪畢發興州屯戍按當時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國法甚嚴自誅死之外復有謫戍興州一科而其姓氏多佚不傳避國臣記云周縉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民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為裏印南奔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云云有司遂逮縉至京師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於家吳文定公嘗為縉傳以故獨傳寧等竟不可考陳敬宗撰黃淮墓誌云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效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

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即罷之蓋此二百一十九人者皆以南人官北土不早歸順而得罪其後多得生還則黃淮一言之力也周紹懷印南奔於義無失而傳威讚其極力拒守與糾義旅勤王則似後人緣飾之辭未足盡信又教英襟言云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合御史部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邏者覺察以聞文皇悉寘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累累相繼以獻畏死者輒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鄉縛冊可概見也然烏舉雲匿亦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三

已多矣立齋開錄載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例刺字奉欽依還照舊例凌遲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於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此教坊冊所記景先不知何官而前云在逃後云奸惡則必名挂黨籍而脫身遠遁者故其家屬皆罹酷刑耳遼國臣記則謂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變姓名

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夫景先爵里且不可攷而以為數有戰功卒死蕭寺又執從而暗記之也萬曆三十三年葉文忠公向高署南京禮部事有牛濱者自言景先之裔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則吉速行則凶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寺中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遺子名能五傳至濱皆不肯失身葉公信之為除其樂籍事見朱國貞史概大都影響遼國臣記而曲為之辭弘光中禮部又引致身錄以景先為所鎮撫而祀之從亡之列噫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事遠矣以景先輩為夏五郭公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三

八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陳質有罪伏誅初質任江西都指揮建文中調守大同遂陞中軍都督同知擅作威福劫制代王借取府中器物鹵掠已附居民強奪良家子女至是事覺誅之遼國臣記云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

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

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上曰質姦人害代王者遂被殺

余謂燕師之起西北諸藩無不歸心如寧王則舉國以

從矣谷王則漏師先遁矣代簡王妃與仁孝皇后兄弟

也於燕至親而王年少好武所居又天下勁兵處成祖

之欲倚以為助久矣其出居庸攻大同雖曰誘李景隆

而罪之然安知非謀挾簡王合燕雲之衆左提右挈如

大寧已事乎質之劫制王也先事伐謀實為成祖所深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四

忌特以質手握重兵故遲回數月而後假他罪誅之耳

成祖大同之後蔚州廣昌相繼迎附旋復失之是時德

州真定諸軍遠不相及蓋亦質等之功所云鹵掠已附

居民即其事也簡王在國多過失自永樂以後屢賜勅

戒諭則其奪爵於建文時罪皆自取無可言者然當時

周齊岷湘諸王得禍甚酷而簡王止收寶冊見幽國中

則陳質之劫制未必非所以曲全之此與吳楚反時淮

南相城守不聽王而為漢之事何以異然則如質者不

特建文之忠臣抑亦簡王之功臣歟

九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陳瑛言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致死於建文者如

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

衛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隸知縣顏伯偉

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誅姦

臣不過齋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純王鈺鄭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五

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

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蓋上初

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

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闈家自焚死先是上兵至沛縣伯

偉不宥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儒等獄詞遂簿錄

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

於河遂自沈叔英二女皆笄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按

致死諸臣見於史死惟此數人首尾完備則陳瑛一疏

未必無表章之力矣然觀疏中所指似不止數人及考東里文集則周是修嘗與西楊約同死事者也王叔英嘗薦西楊後題其墓者也顏伯偉則產於廬陵西楊嘗為詩哀之者也乃知數人事跡之得見於史皆西楊之志也若其餘磨滅而不傳者何可勝言又豈獨叩頭乞哀一語為西楊曲筆乎哉二十九人姓名史不具錄以皇明通紀所載姦臣榜考之自子澄泰孝孺觀叔英及迎附五人而外則有陳迪練子寧胡閔鄒瑾郭任盧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六

侯泰暴昭毛泰亨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宋徽卓敬巨敬其數相符然此榜止及文職而不及武臣不知何據其後增為五十九人則諸書所載互有出入愈莫可致詰矣若立齊閔錄所記景清位甚顯死甚烈而史不著姦臣榜亦遺之此皆尚論者所深惜也

十

實錄永樂元年正月甲子武定侯郭英卒本傳言英從

太祖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恒宿衛帳中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郭英癸巳年十八從上起義兵宿帳中從取滁和又云郭興壬辰隸滁陽王麾下時上在元帥甥館專征伐興備宿衛從克滁和興英之兄也劉三吾撰郭興神道碑云自癸巳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即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亦既從龍濟江蓋郭興兄弟皆以癸巳歲仗劍入濠而歸心太祖者也黃金開國功臣錄則謂郭興父山甫高皇帝微時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七

山甫驚異留飲酒酣備陳天表之貴因以子女入侍此蓋小說家彷彿呂公相高祖事而為此言不知太祖托身於皇覺寺之前郭氏子女何從入侍若以癸巳起兵之後言之上方在滁陽甥館亦不聞其有副室也黃金之妾足資嗚噓又異姓諸侯傳云興有弟德成事上為驍騎舍人召投某府都督懇辭不受改楊榮撰郭英神道碑稱兄弟四人長早卒次興封鞏昌侯次某福建都指揮使意即德成也其官非舍人亦無辭都督事然則

鄭氏所記德成削髮披緇痛飲避禍又豈盡有依據耶
今皆不取

十一

實錄永樂元年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北京行部革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司等衙門
大明會典云永樂初陞北京為北京總真行部後既遷
都又分真六部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於北除行
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元年復稱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一

在宣德三年行部革正統六年復除行在二字遂為定
制鄭氏百官述亦云既遷都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
司分真行在六部是誤以行部之後分為行在六部似
是而實非也蓋北京肇建革布政按察二司而設行部
所以重其事權然行部之與六部階品雖埒職掌則殊
觀永樂四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職七
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賜
勅戒諭皆與三司同列而宣德三年三月勅云爾北京

行部實總畿內之郡邑以宣政化以共國用則其異於
六部斷可知矣且也遷都之後初真六部於時行部實
未嘗革而其革也乃在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之

後會典諸書皆誤也以國史彙之永樂十八年九月丁
亥命行在禮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為京師
不稱行在各衙門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綬監預遣人
取南京各衙門印給京師各衙門用十一月壬午革北
京行部并所屬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洪熙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一

三月命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
及行後軍都督府然則六部之去行在也行部與俱罷
其復加行在也行部亦再建兩者不相沿襲事理甚明
宣德實錄書三年八月辛卯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
行部永樂八年北京真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及遷都北
京真五府六部皆如南京行都督府行部猶存凡五府
六部六移合行北京直隸府縣者及直隸衛所府縣申
達五府六部者必經行都督府行部六移重複事或稽

誤上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學士議於是英國公張輔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其行府行部宜草上從此則行部之與行在六部名實相混在當時業已病之矣王世貞謂行部即布按二總司斯言最當而李友直本傳謂既建北京改北平布政司為部部蓋併二司之事為一者也考官制者其詳之

十二

實錄元樂元年九月戊戌以刑科給事中黃鉞為戶科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左給事中姑蘇志云黃鉞字叔揚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進士第遷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革除遺事亦同然以史攷之則永樂元年鉞尚在不死也豈當時官戶科者有兩黃鉞耶遜國臣記則謂鉞與姚善同盟勤王善死鉞亦投琴川橋下蓋本副使楊儀所為傳儀自記云後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則其偽托之跡顯然而鄭氏不察而書之何也然則鉞之死當以何書

為據余讀陸鉞病逸漫記云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

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其言與實錄合然後知鉞初以家居不與壬午之難明年服闋徵詣京師乃從容自投琴川而以半途溺死聞此全宗免禍之道也設令曾參姚善軍事安得不為遜者所跡而優游以終耶姑蘇志以先授刑科為戶科漫記以遭喪家居為養病則傳聞小異耳張氏退學集云吾邑有黃給事鉞者憂居聞變自投琴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州橋下里人楊儀為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濙濙之子福收其屍為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誇大其諧牒識者哂之同時鄧穀修邑志削濙福不載固已止其誣矣而此傳已傳流人間互相援據後之君子無好奇攬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噫誠知給事之死在踰年以後則楊儀牽合之謬不攻自破矣此張氏之所未及故究論之

十三

實錄永樂元年八月丙寅以羽林前衛致仕千戶王欽首歷城侯盛庸不法事得實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本衛指揮同知九月乙未削歷城侯盛庸爵蓋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口出怨誹心裏異圖請寘重典以警餘衆言之再三遂命削其爵皇明通紀云永樂元年九月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鄭氏異姓諸侯傳云永樂元年都御史陳瑛劾奏誅庸庸遂削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三

爵庸暴卒以鄭氏暴卒之例推之則庸當非令終者而史臣隱之但於是年閏月壬戌書賜汝南王有勲書及幣帛等物蓋以庸為有勲妃父故以此慰悅其意也則庸之死於獄在九月後明矣

十四

實錄永樂元年十月甲子勅晉府長史龍鐔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於有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

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

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寘汝于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毋復爾勉之戒之按明年九月甲辰擢刑部郎中艾少岳為晉府左長史禮科給事中何仕讓為右長史勅諭有云前長史龍鐔既不能以禮處已又不能以道事王故縱羣下侵奪百姓以累王之德今已黜之則鐔終不免於得罪也革朝志云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晉府左長史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引大義勸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十三

發兵潛邸即位詔械鐔繫錦衣衛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其所自書贊云云此必鐔之後人欲薦揚其先祖之詞而諸書不察收入死事中可笑也鐔自以晉府交通西番事被黜而云坐發兵舊嫌不知嚮時晉府所有者太原護衛兵耳朝廷以虎符徵之誰敢不發長史何功亦何罪豈可引以自文乎雖然當永樂初晉王弟濟熿已萌奪嫡之計日夜構成晉王罪惡而首以西番一事督過張本觀二年九月晉王欲上護衛及所畜小鞍

鞞成祖答書有惟當修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為非輒自懷疑之語則王之危懼可見矣鐔之繫獄寧知非為法受過乎嗚呼鐔何不幸而生罹實禍又何幸而死盜虛名也遜國事大率類此

十五

實錄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震澤記聞云吳有王光庵先生賓者高士也與廣孝友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四

渠易為作此事建文遺跡因之謂賓見廣孝連呼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因責數其背恩不義諸事累百餘言此皆吳人不滿靖難時事而歸過於榮國者之托詞也列朝詩集云賓字仲光長洲人同里好韓奕先生及姚榮國道衍榮國定策後徒步往訪歡若平生作賑災記輔陳其功德沒而榮國為立傳兩公契分如此盛世傳仲光詆媒榮國方盪却走終身不見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不可以不正也余謂榮國為人不可無議而其

佐命之功自不可沒世徒以其不能保全忠節而責備

之太過至於仲光往還酬贈亦交道之常豈必峻絕而後為高乎建文遺跡又謂廣孝賑濟蘇松等府威聲赫赫車徒甚盛及南行有醜詆者廣孝若弗知從官欲究之廣孝遽止之曰豈無同諱者耶楊循吉蘇談至言少師曳履獨步為縣丞所笞竟不加罪此皆劇言榮國之能忍辱而不知賑濟之命雖欲令為德於鄉亦將以畫錦榮之豈有橫受訶責等於野僧者此薦紳先生所不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三五

十六

實錄永樂二年七月丙辰勅李景隆曰自古勲戚始終保全必君臣兩得其道爾朕姑之孫少相親愛共享富貴實同此心此者不煩以政蓋欲遂爾優游爾不體此心內懷快快交構不靖潛謀日彰朕念至親略而不究爾乃恃恩益恣招誘無賴藏匿逋逃人發其奸證驗顯著尚偽言強辨不知慚懼論情據法豈可寬貸重念姑

氏之親但去勲號絕朝請其以曹國公爵歸第以奉曹國長公主之祀宜杜門省愆易慮為善庶稱朕保全之意八月癸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同六部都察院等劾奏景隆潛畜姦謀將為不軌廷臣累發其罪皇上曲賜生全而景隆略不戒懼益肆僭踰比者其家人被盜巡捕官臨視其家見景隆受閹者趨謁拜俯如君臣視其勢漸不可長乞正典刑以收國柄上曰朕自有以處之丙戌至剛等劾奏都督李增枝明知兄景隆不臣之跡曾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三五

無一言規諫且於各處多立莊田每莊畜佃僕無慮千百戶此其設意非小望明正典刑上曰景隆兄弟國之親屬朕自處之其莊田佃僕俱沒入官鄭氏大政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禁錮李景隆皇明通紀云永樂二年十一月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死坐僭踰不法及陸養亡命謀為不軌也上初宥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乃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下獄幽閉其家人谷王穗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

為高皇帝第十八子也余按永樂七年六月諭諸勲臣有云李景隆柔奸稔惡包藏凶惡造為妖讖覬覦神器天地鬼神暴其逆謀朕念其祖母至親曲存寬宥彼不知修省裏忿積怨久而益深若此豈自保之道乎所謂造為妖讖覬覦神器與通紀之說相符但云景隆下獄死則不然永樂十六年四月癸巳勅周王橚曰曩者李景隆謀逆其家屬法皆當死特寬宥之發戍遼東彼知景隆囚繫北京潛逃滄州諸處陰結黨與欲行劫獄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三五

人所告俱已禽捕置之於法儀賓盛瑜乃敢藏匿景隆家人在於國典瑜豈可容以爾之姘姑宥不問觀此則景隆十六年尚繫北京而其家屬則多駢死者矣公侯伯襲封底簿云李景隆因周王殿下奏奉太宗皇帝聖旨住爵住俸關門閑住正統十三年奉英宗皇帝聖旨開門閑住攷正統實錄載宣德十年正月乙酉命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罪囚俱遵詔例本司開具李景隆家屬一十四名上命仍監禁之正統十三年正月癸巳勅南

京守備豐城侯李賢等已廢曹國公李景隆家屬增枝等男婦大小三十八名拘繫年久人情不堪茲特推恩悉加寬釋令於所居閤住聽其出入生理其男女聽與軍民結婚嫁娶薪米之類悉皆住給蓋是時景隆增枝等自北京歸故第拘繫年久始得赦出耳鄭曉記云景隆下獄四十五年而卒自正統戊辰上邇永樂二年為四十五年則景隆卒於赦出之後矣景隆親為文皇射鉤斬祛之臣而僭侈怨望羣臣交劾比之胡維庸藍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二十一

豈自意得全首領於牖下非列聖親親之恩何以及此而載筆者闕而不宣亦可怪也皇明記略云李景隆初禦文皇既而降為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王氏岐陽王世家云景隆繫私第盡沒其田莊寶貨圖籍減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是謂恩例止及增枝等而景隆不與此不致之過耳

十七

實錄永樂二年十一月己亥朔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及無賴之徒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鞑靼人與女秀才劉氏之女造為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鞑靼人送遼東三年十月己丑駙馬都尉梅殷卒殷汝南侯思祖從子頗驕侈不慎行簡上即位廷臣多言其過者特優容之殷與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二十一

指揮趙曦有隙一日四鼓入朝經竹橋深曦令人捧殷陛橋下死而曦誣奏殷自赴水死上疑盜殺之命下捕盜甚急至是都督許成發其事上震怒命法司治深曦罪賜殷祭謚榮定遣官治喪葬官其二子順昌中軍都督同知景福旗手衛指揮使俱食祿不視事壬申譚深趙曦伏誅籍其家丙子封左軍都督同知許成為永新伯子孫世襲指揮使旌其發深等之姦也按國史所書殷之被殺最為詳明而遜國臣記則謂殷入朝譚深趙

曦令人擠殷死豈橋下曦言殷自投河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對曰此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初公主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余意陳瑛之劾殷繼曹國長興二獄之後則文皇固非無嫌於殷者然以寧國之故實無意殺之也而深曦以私怨逆探上指擠之死地觀成祖賜寧國書言駙馬梅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今都督許成來首乃小人所害訊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鞠果得其情則成祖之心事亦既暴於天下矣許成譚深皆靖難功臣實錄書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陞許成為左軍都督僉事潭深為前軍都督僉事而成以同僚之雅不難白發其奸此非賣深等以塞口可知也且深等事發下獄閱七月而伏誅何緣有觸怒立斬之說乎遜國臣記稱殷嘗受高皇帝命輔建文君及鎮淮安兵不降成祖迫公主以血書招至既見上有勞而無功之對皆鋪揚過失初疑其子孫自為之及閱梅純備志

錄云先高祖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當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置於法而臣家遠今受恩未艾云純之自記不過如此則鄭氏果何據而大書特書乎又攷之史殷實有三子中子永貴為孝陵衛指揮使在殷未卒之先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命永貞子永善襲職食祿不視事則受恩者不獨二子也而野史謂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於榻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其鄙妄尤不足辨

十八

實錄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大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棗編修周述周孟

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
訓榮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
汝敬盧翰湯沆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吾紳楊勉
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
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
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按二年三月己命擇第二甲
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沆等十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進學而周忱與馬至是請以
進學翰林者學於文淵且其年少不愧英敏之目故上
嘉而許之耳王氏科舉攷云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
知初為六十人是也野記則謂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
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
士周文襄不與乃自請於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
遂遍於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鄭氏
名臣記因之亦云周忱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

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
是皆誤以二年之選六十人與三年之選二十八人混
而為一也且庶吉士之名不自永樂初昉也國初選庶
吉士分置府部如觀政進士例耳洪武實錄有刑科庶
吉士楊靖而三吾有送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
序不專隸翰林也其專隸翰林則昉於永樂以後而又
拔其尤者與榜首三人同升文淵閣廩給賜予有加上
時至館中程其學業此蓋造士殊恩非常制矣然而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襄請之不為越守成祖許之不為破格以詞林之去秘
閣一間耳如野記所言則是庶常一席可以攀附而致
不幾令覬覦清要者借為口實乎吾不忍文襄之受誣
簡冊故為訂之

十九

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
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時命宥之於是
吏部言在京各王府官坐食奉祿閒暇無事致多縱肆

宜改用之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紀善教授
伴讀之官不可闕若審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間暇者
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召之於是韓滿安伊魯唐岷七府
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
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俟命遜國臣傳云程
濟朝邑人為翰林編修金川門破建文君亟召濟又問
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君
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五

三十四

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按
此一程濟也而編修與長史則稍異弘光初吏部議贈
謚靖難諸臣亦云不知當時有兩濟否姑列附祀蓋疑
之也然世言程濟為人多怪故好事者多托之近有從
七日記一書詭云濟等自金川門出奔以至迎入大內年
月歷歷可徵若以實錄攷之則永樂四年濟不出京師
即日記所述偕雪和尚居重慶之歲也或疑濟嘗寢食
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如張芹所錄則之燕之蜀何

所不可果爾則濟特王喬左慈之徒耳而又何以明犯
夜禁也況日記淺謬不止一端錢氏致身錄攷謂鄭端
簡未見實錄故楊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遜國記言
天順初斯已謫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史已明著其
偽而況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識之乎又況所謂日
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誰正之乎作致身錄者涉
獵草降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偽造彬與
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偽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五

三十五

明之者此其本衷也二書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汲郡
之古文不聞發冢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自日記出而
致身錄之偽愈不可掩矣此論可謂發奸擿伏若其書
之真贋則有目者能辨之故不復詳也

二十

實錄永樂五年七月辛巳命中山武寧王徐達長孫欽
襲封魏國公洪武中王之嫡長子輝祖襲封魏國公上
初即位輝祖以罪免歸第卒至是上念王開國元勳不

可無繼特命欽襲封祿米仍王之舊歲給五千石欽上所賜名云徐欽本傳云其父輝祖襲封魏國公得罪廢死於家遜國臣記輝祖中山王長子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一上曰輝祖與齊秦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沒後祿此見驗封司稿輝祖長子輝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三五

十二年卒皇明通紀云壬午六月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按遜國臣記止言勒罷幽繫與實錄本傳合而通紀則云先下獄後歸第輝祖乃心王室與齊黃同事而卒免於西市之誅者議親也議功也則

下獄之說似不為誣蓋與曹國公例正同而國史大書中山武寧王長孫欽襲封魏國公其指有在矣又攷之史永樂九年三月壬午給事中曹潤等劾奏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景昌等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槊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與請正其罪命錦衣衛悉捕其僕付法司勇等始宥其罪又曰徐欽未諳正務令歸第學長智識以奉宗祀庶免作過自累十九年正月壬午欽自南京來朝遽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三十七

辭歸上謂吏部臣曰欽往者不知奉法孤朕委任故令讀書以廣聞見今復不俟命汲汲圖歸此豈有立志可罷為民歸鳳陽守先塋用頓挫之庶幾將來不致墜其家二十二年十月乙巳復欽魏國公欽至是復至上念中山王開國元勳復欽爵祿俾奉宗祀十一月欽以疾卒蓋欽嗣奉之後繼掌都府坐累罷歸又十年以來朝遽辭為民鳳陽文皇何嘗因其父而譴及其子耶鄭氏乃謂其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又不及仁

宗復爵事正統實錄亦云欽永樂五年坐事削爵安置鳳陽府此皆承其家傳之誤而不察也

二十一

實錄永樂五年九月乙卯交趾總兵官張輔等遣都督僉事柳升齋露布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以黎季犛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宣德元年三月辛亥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黎澄考滿吏部劾奏澄歷九載悉不赴部給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由今又歷兩考始給由有違定制上曰澄在安南罪重皇祖特宥而用之今所犯小罪可宥也二年十二月丁卯陞行在工部營繕司郎中黎澄為本部右侍郎食祿不視事三年正月乙酉命黎澄月奉全支米澄前安南偽王黎蒼之兄太宗赦而用之正統元年九月丁酉陞黎澄為本部左侍郎仍於內府供事以九年秩滿也十一年七月丙子工部尚書黎澄卒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又交趾都指揮使張欽本傳永樂四年從黔國公沐

晟征安南嘗領哨騎千人覘賊於奇羅海口猝與賊遇

欽奪身提槊而前與賊戰數合賊敗走部卒李保保追

禽偽衛國大王黎澄及其二子澄之初授主事無可考

以諸書曩之當在永樂九年十月間也野記云黎季犛

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為工部尚書澄

善製槍為朝廷創造神槍後貶禁官而命其子世襲錦

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今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

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騰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縣佐有三子亦合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

永蠲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

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王氏二史攷云季犛之次子曰

澄即所謂魏相國越國大王者季犛及蒼既長繫澄赦

出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部

侍郎食尚書奉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按國史明

言黎澄為季犛長子蒼之兄而王氏云次子且以衛國

為越國亦謬至於野記鄧騰及其季自立之說尤為無

稽一江陰李訓謾筆載鄧尚書事狀略云公諱明字遠
遠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
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
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齋
方物表箋入慶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陞辭賜鈔錠
綺衣遣官護送還國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公毅
然興義兵伐之四年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鎮
撫使鄧師誨并官僉軍民獻納東都路英國張公輔受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四十一

之遂命統攝歸附人員六年七月勅公為參政撫其民
授其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功調知福安八年
陳季擴復嘯聚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黃公福遣公
至軍諭以禍福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詔授季擴左
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時黃福以工部尚書
掌交趾布政司事非
兵部也八年十二月季擴上表請降工
許之以為交趾布政使非左布政也上乃命戶部郎
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趨公至京錫之筵宴拜資善大
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師仍給鈔欵白金衣榻器用

命扈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季暄工部尚書黎
公澄創神機營建盛甲廠製神鎗神銃退社寇於九龍
下未幾道疾以永樂十年五月一日卒於王事享年六
十有一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西山王臺岡
南安河邨之原與陳黎二公丘隴相望誠異數也師誨
以公舊勲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請直隸常州府江陰
縣主簿卒於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由里山之
東麓未幾廷議交趾推誠宣化功臣子孫宜頒恩命勅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四十一

下戶工二部給勘合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
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十八頃有奇俾子孫居其
地仍世廕其後一為順天府儒學額外廩膳生員一為
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余攷之史永樂四年
討黎季犛歸附姓名無所謂鄧明與子師誨者惟九年
十一月張輔追陳季擴於綠海聞石室福安等州縣草
寇黎蓋范慷等迭交趾城為患遂往征之黎蓋中流矢
死賊將范慷社箇旦鄧明阮思斌等遠遁者相繼悉破

禽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帖然然後知此鄧明者嘗
附李擴為寇以力屈就禽而其地在福安州界與事狀
髣髴相近其後朝廷或赦而官之與黎澄例同而事狀
所云先為參政繼晉尚書疑亦後人夸大之辭也且鄧
明卒於永樂十年年六十有一則當死至正間不過十
餘歲國王安得遂以女妻之而有參知之命乎明以九
年至京而成祖北征衛拉特則十二年事計明之死亦已
久矣焉有扈駕退虜之事蓋鄧之子孫勦拾平定南交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四三

錄及通紀諸書而為事狀故其官爵功次多有其實至
若姓名存沒則約略可據亦足以證野記之誣矣又按
宣德三年八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交趾土官知州
阮德舉及州判縣丞訓導典史等以公差考滿丁憂同
妻於交人還交趾者中途聞王師已還而賊據城皆不
願歸其告有司過送來京願就京住上命各與房屋依
品級支奉無奉者月給食米一石故官家人月給食米
五斗七年七月改交趾上洪州等衙門歸順土官知州

等官阮遷子等四十五員為山東山西青州等府州縣
通判判官照磨驛丞蓋當時優恤嚮化之臣如此鄧師
誨之官主簿與賜田宅必有亦用此二例也而事狀云
以言事謫後贈光祿皆傳會不足信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五

四三

國史考異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卷六



己卯冊立張氏為貴妃權氏為賢
氏為昭容李氏為昭儀呂氏為婕
妤崔氏為美人張氏故追封河間忠武王王之女王氏
蘇州人餘皆朝鮮人庚辰命賢妃父權永均為光祿寺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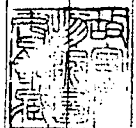
國史考異
卷六

御昭儀父李文命婕妤父呂貴真為少卿順妃父任添
年為鴻臚寺卿美人父崔得靈為少卿八年十月丁巳
車駕次臨城時賢妃權氏侍行以疾薨賜祭諡恭獻權
厝于嶧縣九年正月乙酉命鄭允厚為光祿寺少卿允
厚朝鮮人掖庭之親因其來朝特授是職而不任事二
月壬辰朔賜光祿寺卿權永均少卿鄭允厚誥命癸巳
賜永均允厚等宴十年二月戊辰給授鴻臚寺卿任添
年少卿崔得靈誥命王氏奇事述云權永均等雖至列

總校官編 修 臣 吳 裕 德

編 修 臣 羅 修 源

校對 貢 生 臣 陳 煦



卿而尚居朝鮮至宣德中永均以計聞賜白金米布列
朝詩集云永樂中有高麗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
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國王李芳遠所進而權妃穠
粹善吹簫最為寵幸永樂八年侍上征北還至臨城薨
諡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拜光祿大夫食祿不管
事尋遣歸國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女官王司彩有宮
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
步輦玉簫嘹唳月明中此詩專為權妃而作寧獻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六

二

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
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月
下教吹簫之句皆記其實也以史考之權永均等之官
列卿即在諸妃冊命之後其時永均等皆未至京師也
厥後因其來朝始以次授誥命而永均則九年正月初
非以妃歿後加恩且其官亦非光祿大夫也獨鄭允厚
者不知於掖庭何親觀其與永均同給官誥同與宴賜
豈亦以權妃故耶又洪熙元年三月戊子遣中官往朝

鮮賜祭光祿寺卿權永均賜其家白金二百兩衣幣表
裏各十為賻永均太宗皇帝賢妃之父至是以朝鮮國
王李禔言其卒恤典加焉蓋仁宗推廣先朝舊履之恩
而諸書謂永均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皆誤

二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乙卯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
卒安直隸涿州人濟寧衛指揮僉事上舉兵靖難安率
眾扼戰被擒上惜其才特宥之以為北京行後府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國文考異
卷六

三

僉事委任無間至是以疾卒九年正月庚寅北京行後
都督僉事平安之子宏陳乞優給特命月給指揮使祿
遜國臣記謂永樂七年三月成祖見安忽問曰安乃尚
無恙安慚懼遂自經野記謂守北平以事入見上曰保
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安已自經矣誤以
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是子錯說話矣按是時車駕未
至北京亦不聞安以事入見則自經之說虛也保兒一
鬪勇武夫雖親犯顏行非成祖所深忌靈璧之敗既已

惜其才而宥之委以居守之重數年于茲不聞有大罪
釁而一言之疑遽至自裁恐保兒亦不為也今成祖果
宿憾未釋則九年正月其子必不敢以優給上陳而猶
不失世職之祿果何幸而得此當以國史為信可矣

三

實錄永樂九年六月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縉有罪徵
下獄縉先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甚見寵任生
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會有言縉嘗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四

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趾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餽餉
時翰林簡討王侁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趾教縉指言
廣東化州二人遂去趨廣東娛嬉山水忘返縉又上言
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為臣受事則引而
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侁皆下獄後數歲皆瘦死楊士
奇撰解縉墓碣云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
文臣惟金文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
二子高煦謂其有危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

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為皇太
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
明年福等初議頗泄于外高煦素不樂公言于上曰藩
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者遂出公為廣西叅議又以李

至剛言公怨望故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
部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縉職上遠出觀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
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楊公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五

於縉有知己之感所書被讒至死最為詳數而國史多
所避諱其云坐讀卷不公及避事勞民等語皆文致之
辭也瑣綴錄云議儲未決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
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邱福等泄此語于漢庶人
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邂逅以死固非朝廷之意
實漢庶人之所為也天順實錄云文皇欲征交趾縉謂
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
為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

謂不宜過寵致生覬覦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
二諫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蓋
縉為人曠易無城府既預密議復時時進裁抑支庶之
說故上怒其離間而漏泄之譖得行耳攷實錄金忠本
傳言初議建儲上以問忠所對悉合上意上喜賜白金
百兩詹事之除蓋旌其直云忠與縉同持正論忠見旌
而縉被黜者一則股肱之舊一則新進之臣也縉之自
廣西狝交趾令督化州餉耳斷無妄指廣東化州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六

縉非病狂安肯聽人教誘為此意縉從南京歸必嘗與
僞逗遛江廣間故有娛嬉山水之謗賴江一議亦就所
見言之而文皇既入高煦等譖遂假此為罪耳至于李
至剛之軋縉國史不及以其嘗為縉牽引下獄故也然
士奇撰至剛墓表又載其言縉怨望事餘冬序錄以為
李之言解必因解有誕而附勢之目而怨之不知至剛
特因縉之失職左遷而媒孽其短俾遠竄荒微耳至於
下獄而死則漢庶人實主之至剛亦何能為黃淮本傳又

以為淮與有力皆未必然按鄭氏大政記永樂十三年
春正月解縉暴卒王氏家乘攷載野史云錦衣帥紀綱
上囚籍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死耶綱退而與縉
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以正統實錄所書縉下獄
死家產沒官妻子死遠東數語觀之則此說近實然縉
之大節在于安儲固不繫乎病死與否也

四

實錄永樂十年五月乙酉瓦剌順寧王瑪哈木等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七

知縣哈達爾等隨指揮孫觀保來朝且言既滅布尼雅錫
里得其傳國璽欲遣使進獻慮為阿魯台所要請天兵
除之上曰此寇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命禮部宴賚其
使者而遣之仍遣使賚勅諭瑪哈木太平巴圖博囉
十一年五月庚子漢北太師阿魯台使薩達實理等來
奏瑪哈木等弒其主收傳國寶又擅立達里巴為主請
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為前鋒十二月壬午開平備禦成
安侯郭亮等馳奏獲衛拉特謀者言瑪哈木等兵至飲馬

河聲言襲阿魯台實欲寇邊於是上決意伐之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十年九月衛拉特瑪哈木攻破布尼雅錫哩立達里巴為可汗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布尼雅錫哩自稱可汗按本紀為阿魯台所弑者乃達里巴非布尼雅錫哩此鄭氏之謬也按唐氏紀事本末云衛拉特瑪哈木立達里巴為主率兵攻布尼雅錫哩滅之然則弑布尼雅錫哩者瑪哈木也非阿魯台也永樂之十年非二十年也昭然可知矣而通紀諸書俱云阿魯台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二十年閏十二月弑其主布尼雅錫哩通記無此文唐氏誤引耳是時

去布尼雅錫哩之死已十餘年矣何得云阿魯台弑之耶阿魯台雖強漢北阻兵安忍然無端而加以弑布尼雅錫哩之罪且也羣公載筆列史同辭阿魯台百喙又何以自辨耶迄今二百餘年篡弑遺臭業已散于野燒反側餘魂未必遊于輦轂孰于舊簡之中求其失誣之故也哉按瑪哈木既立達里巴于其阿魯台不肯赴衙庭朝會至瑪哈木死阿魯台連破衛拉特之衆而達里巴亦

歸迤北至二十一年夏瑪哈木之子托歡大破阿魯台迨至宿窺山掠其人口畜牧殆盡阿魯台蓋以是懟而戕達里巴故額森土干既歸于我即奏阿魯台弑主瑪哈木奉達里巴為可汗故托歡與額森土干又以阿魯台為弑主矣余謂元運既終自阿裕錫哩達喇之後四十餘年凡九易主皆同類相噬慘于屠膾而其號為可汗者往往視傳國璽所在以為授受之符方阿魯台之奉布尼雅錫哩自謂守府之共主迨瑪哈木之滅布尼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雅錫哩居然問鼎之邪謀乃陽稱獻璽陰圖寇邊成祖知其氣驕非文告所能警服故決計出師衛拉特將居奇貨以要重利不知其抱空質而負不義也既而達里巴建號阿魯台以衛拉特所立不肯聽命乘瑪哈木之死遂弑之而奪其璽未幾瑪哈木之子托歡大破阿魯台又併太平部落由是衛拉特寔強宣德九年八月托歡遣使臣昂克等來朝貢馬且告已殺阿魯台獲傳國璽欲獻蓋師其父之故智也章皇知亡國之璽不足重輕故詔

書謙讓抑而不納厥後布哈額森之徒弒立相尋而此
輩不知何歸矣嗚呼可謂知所寶者也

五

實錄永樂十年十二月癸丑擢進士周文褒為河南布
政司左布政使十五年二月甲戌河南左布政使周文
褒右布政使王文振俱坐罪謫湖廣均州為民文褒以
新進驟膺左轄之命既而降為編氓不復收錄其得罪
顛末世莫能明嘗閱王錡寓圃雜記云我太祖以燕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一

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邊因以封我成祖焉及上登極
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知睿意所向
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妖言于是河南
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
之業雖殺函之固莫能及矣然則文褒等之謫蓋以阻
北遷故也攷之史永樂四年閏月壬戌文武羣臣淇國
公邱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十四年十一月壬
寅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

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

臣復議之則營建之議實在車駕南還之後初未嘗羣
臣進言也特廟謨先定故罪文褒等以示懲儆未可知
耳然遷都大事史但載公侯都督及大小九卿公疏餘
皆闕而不紀其為奉春之建策留侯之演成者果何人
哉觀鎮遠先猷記載其祖夏國公顧成與成祖論遷都
利害縷縷數百言則知當時造膝密謀者不止一成而
惜乎其無徵也蓉塘詩話又載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一

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
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蕭儀姓氏他書不少槩見至謂
言者與陳瑛忿爭闕下則瑛之誅死已久矣鄭氏今言
業辨其誣而名臣記復誤採之按史永樂十九年五月
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鄭維垣羅通等俱
為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
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于上罪之上曰敬
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慶等慚而退然上猶

恐慶等或害之故悉陞于外任云蓋奉天殿之灾在十
九年四月而其時營建宮室皆工部主之故柯暹等應
詔直言多侵李慶等事而傳者妄指為陳瑛也工於柯
暹等委曲保全如此何獨蕭儀一人以觸怒極刑耶繇
此言之可以斷其必無矣

六

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辛丑大理寺左丞王高右丞劉
端以縱姦惡外親棄市遜國臣記云劉端南昌人建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三

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
高並坐縱方孝孺坐樹陰剝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
又同官或曰高刑部郎中按是時距孝孺之死已越一
紀安得云坐縱孝孺耶至言端以建文二年進士驟遷
大理寺丞亦非也史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辰擢監
生劉端為給事中永樂元年八月己酉陞刑科給事中
王高為本科右給事中四年正月庚戌陞本科給事中
劉端為右春坊右司直郎七年六月乙丑書諭皇太子

所云欲陞王高為戶部侍郎舊制浙江江西人不得任

戶部如高非出浙江江西亦從陞用高本江西人時為

刑科給事中皇太子愛其詳謹端厚用急進用之而未

暇詢故事上蓋知之不欲顯言拒之故婉詞以諭云七

月己卯陞右春坊右司直郎劉端為大理寺右寺丞從

皇太子請也八年七月癸巳皇太子陞刑科左給事中

王高為大理寺左寺丞二人服官先後可考見者如此

王高資序似在劉端之前其起家進士與否不可知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三

非與端同年也二人之在廷尉皆出仁宗所拔擢左右

近侍必有齟齬其過于上前者故卒陷微文死耳觀七

年六月之諭則上之疑高實自此始鄭氏未見實錄宜

其影響失真也

七

實錄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亥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
使黃禧構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

世守其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禧為辰州府知府思州宣尉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虐民甚苦之禧自稱天主妻為地主禧為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教其地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資財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于朝屢勅田琛黃禧赴關自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為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托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應將向便為變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四

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勅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先黨叛散琛等就禽與黃禧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再氏尤强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為亂冀朝廷遣琛招撫以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威自歸得末減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上以其素先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發其

祖母陰事謂始與黃禧姦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死親母瀆亂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思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為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抗扼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為兇鷙絕滅倫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更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矣檄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五

紀聞云田琛者故思州宣尉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使以仁智為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州以獻偽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尉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于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杭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

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盡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許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戮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仍遣旗較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禽餘無所問于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歲斬之乃諭兵部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六

貴州以廷瓚為左布政使

按實錄以行人蔣廷瓚河南左叅政孟驥俱為右布政使

十三年六月廷瓚始轉左布政使此云左誤也

夫貴州之為郡縣其在十一年

二月甚明思琛就禽必於冬春之交而紀聞為十一月

事既謬且蔣廷瓚以工部侍郎左遷行人不在永樂初

而田宗鼎既歸朝田琛尚拒命然後使廷瓚召之安得

有琛先入覲許宗鼎不法之事也王氏二史改謂顧成

等以重兵壓境然後先黨叛散元惡就禽所謂旗較數

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非實錄也土酋出入皆有親

信擁護彼既縱惡若是豈肯斂手就縛其見卓矣然國史于琛等就禽之故殊為疎畧而王氏直以為顧成之功亦恐未然蓋蔣廷瓚承聖旨倚神靈單車深入獲其戎首雖鎮遠兵威以攝服之然其便宜方略有足多者史言廷瓚嘗與禽田琛等之謀故陞用之則廷瓚之有功于是役可知矣宣德實錄孟驥本傳云新設貴州布政司吏部以其名聞陞布政使此至貴州創置設施撫綏夷獠皆出右布政蔣廷瓚驥尸位而已此又廷瓚善後之勞見于史至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風憲劾其貪黷降本司左叅議蓋廷瓚有才而乏清譽其在貴州將踰一紀為軍民所信服而王氏乃云不久卒豈未深考耶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十七

八

王氏二史改云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韓觀守廣西尚然山忠毅公代觀則有聞馬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改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倂黃

參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參將者名

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季犛所

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為鷹揚將軍中無識寄從軍

自效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

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趾都司黔公之敗毅以

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

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輔所僇耶葉文莊

之所謂懲宣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為其功成而後寬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一

之且諱之耶復齋日記則云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

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參將黃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

公勸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

者為誰黃知公怒已斂手曰昨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

我獨不畏死耶我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

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責我乎命引出斬之黃以引者曰

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于軍門其子某訴

之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全之

其子知朝廷意率其家人于長安門外伺公出朝而毆

之朝廷知而不問則謂公宣德初征安南誤矣且又不

能舉參將名而所稱姓又謬公于宣德時雖罷兵政天

子寵眷之為諸勳臣之冠而其子敢率家人毆之長安

門外耶水東日記云云或太宗聞其事有所不懌耳余

攷實錄不見黃中所終惟于十一年十二月交趾右布

政使王平卒之下云時清化府蠻賊梗化平與都督黃

中往鎮其地民賴以安還至交趾卒則此時黃中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九

清化距簡定之誅且五年所以王氏因論功不及遂疑

中己為輔所僇殊為無據邱氏云朝廷屢下詔招撫授

陳李擴布政使彼受命制于其黨服而復叛偽稱王孫

以復陳氏為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

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于

奔命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

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未幾遂有愛于江之捷時

十一年冬也觀此則黃中之僇乃討陳李擴時事而非

討簡定時事也厥後英公鎮交趾不踰年而馳傳急徵
即黎利繼叛不聞再縮虎符意當時宵小如山壽輩必
有以專殺之事聞公于上者故北征之役請偏師追敵
而文皇不許東征之役請率兵誅叛而章皇不從雖曰
保全功臣而使折衝之畧不得竟其用亦可惜矣英公
之儒雅好文當在中山岐陽二王間而卒受制奄人以
死豈非命哉

九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一

實錄永樂十二年六月丙午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口
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寇衆馳報上率衆魚程而進命
皇太孫與寶璽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戊申駐蹕呼
蘭呼實溫是日北寇達里巴等率衆距我師上率鐵騎馳
擊寇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寇首數千級追至土刺
河瑪哈木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皇太孫遣騎兵
四出現視知寇已敗走上始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
以寇敗之故皇太孫叩頭稱賀上曰此寇尚未遠夜中

尤須防慎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
督戰勤勞天威所加寇衆破膽矣今即敗走假息無所
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當是時
太孫從行儼然撫軍之寄行則申做環衛止則防護帳
殿初未嘗令一當鋒鏑也而北主達里巴既敗窮追踰
兩山瑪哈木等奔迸不暇豈復有矚吾後者觀太孫班
師之請慎重周詳審慮夙成其與年少喜功者夏不侔
矣而通紀乃云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于九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十一

龍口迎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 懼罪自經死名
山藏又云一日以百騎覘敵至九龍口敵伏兵突起可
萬人被圍數十重左右皆大懼上神色自若徐指揮躍
馬貫陣而出邏騎奔告文皇妄言已沒文皇大驚急帥
親兵往救未二里上至下馬叩頭文皇喜而且泣從行
者陞一級沒者陞二級太監李謙在大營以不從懼罪
自縊二說不同其于李謙或謂以迎戰懼罪或謂以不
從懼罪而從行陞賞國史與北征後錄皆絕不之及攷

之野史李謙即保兒雲南人乃從文皇起兵靖難者亦莫能詳其所終也九龍口之役諸書皆不載惟正統實錄譚廣本傳云從征九龍口為前鋒賊數萬騎憑崖列陣廣以神箭萬人射之死者無算乘勝麾左右夾擊賊大敗陞中軍都督僉事按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甲戌陞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譚廣為中軍都督僉事總操練與本傳合然是役賊先與前鋒遇為廣等所敗安得有皇太孫被圍事耶今並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三

十

實錄永樂十二年閏九月甲辰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之不職遂徵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行在六部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交奏其罪遂下獄陳敬宗誌黃淮墓云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閒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

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郭氏名臣記全採誌文而為之論曰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按淮議建儲得禍國史既沒不著而三朝聖諭錄復備書淮與西楊不相容之事其故可知矣正統實錄黃淮本傳書建儲之議與墓誌合至謂淮直諫多才略熟諳朝政然同列有小過淮每以聞以故人或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三

解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斯亦瑕瑜不掩者也瑣綴錄乃云詢于博識諸士大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惜然耶夫尹許

之獄淮果與否不可知若方正學事淮方新入翰苑雖承顧問特達之知其力豈能生殺人哉淮于黨獄之起南人當戍邊者猶力為救解何獨贊成正學之獄所以然者西楊叩頭乞哀一語既已得罪信史而其徒欲以誅夷之酷委過于淮以欺後世耳彼尹氏惡能辨之哉立嫡以長之對璫綴錄又以為解縉意者二人不同謀同辭故文知物望有歸難動搖耳本傳獨言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恐亦得之傳聞之誤考縉誌狀皆所不載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四

陳敬宗正人其言必非阿所好者取信焉可也

十一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月丙申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為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為民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釋故江陰侯吳高之子亮等為民先是亮等有罪仁

宗皇帝發充海南衛軍中途赦還行在吏部以聞上命釋為民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高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三年子昇乞嗣不許實錄不著吳高之卒但云其子亮等有罪仁宗令戍海南而已而鄭氏謂仁宗惡高無禮故謫之則高至洪熙初尚在也竊疑靖難之初高以遼東兵敗攻永平為成祖所深憚雖用計去之或未能釋然于表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五

迨仁宗尤號寬大于高固非讎敵也何永樂間止為編氓洪熙初遂至遠戍耶果令高有嫌于東宮則宣宗又不宜援赦例輒免其子也至謂子昇乞嗣不知爾時亮復安在鄭氏益據襲封底簿其與實錄互異者莫可考正當以高卒于永樂末為近是江陰李氏漫筆云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給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扶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餒頭

又食艸茹俱成羅以充饑所云鐵舍未知為亮為昇恐
是誤以宣德中乞嗣為永樂時事蓋吳高既坐罪削爵
未死之前其子何從而襲蔭耶若其事之俚猥尤不足辯

十二

永樂十三年五月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姦惡的好
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
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姦惡
為繇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遜國臣記云永樂十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六

四年諭法司姦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未告者勿
理據此乃遷都北京後維新之美政所宜詳述而實錄
於成祖赦一人容一言無不委曲臚列以揄揚至德之
寬厚顧如此大事獨遺之何也然自黨禁少弛告訐之
風寢衰而紀綱莊敬等皆以殘刻誅則所全國體甚多
諸書豈盡無徵耶考胡廣本傳云嘗奔母喪還朝上問
百姓所苦對曰百姓安獨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為
害上立命罷之則德音之降當在廣還朝後矣皇明詔

今載十四年四月二日皇帝勅諭三法司曩者姦惡齊
黃等煽惡逞兇謀危社稷賴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
艾蕪去穢必絕其根掃滌不盡又將滋蔓益鋤莠所以
養嘉禾除惡所以保良善惡類既剪良善獲安自今年
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凡奸惡遠親已拿在官者不宥外
未拿者悉宥之有未告者勿理如勅奉行此與遜國臣
記合則通紀所載勅諭偽也今從詔令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七

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監察御史鄧真言十事
其一吏部之弊二戶部之弊三禮部之弊四兵部之弊
五刑官之弊六七八皆工部之弊九十軍衛之弊上可
其奏命諸司悛改再犯不赦水東日記云建安楊文敏
公行狀己亥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
三法司積弊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
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傳其奏衆皆股

粟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瑞公所為公傳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馬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颺言于庭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撰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思多猷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大學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不同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八

又略之矣王氏家乘攷云文貞為文敏墓誌據其辭義公與諸大臣相為排詆也攷行狀前事頗詳今止云留中不下則御史鄧真所上何疏耶抑將以此為諱耶若文定神道碑并上疏事盡削之大抵南楊為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余謂東楊密疏本留中不下而後授鄧真入告行狀傳誌雖互有詳畧原無不同也東楊以衆舉為祭酒遂指斥諸司積弊言雖公而意近私賴天子明聖曲全形跡故不犯大易失臣失身之戒然而授草

言官排詆大臣皆不為後世法是以實錄諱之神道碑又削之周學士敏所識三楊陽斂陰施此亦其一端也

十四

實錄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丙子上以壯人攜戴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謂宜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九

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憚召原吉頌繫之以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于是賓懼自殺賓見原吉遭繫念事由已發恐罪及遂自經死上聞之曰朕未嘗有罪賓意何遽自殞蓋猶惜其才居數日浸聞其平日所為怒曰生失誅矣命戮其屍下刑部尚書吳中獄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于頌繫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幃咸備復刑部尚書

吳中官夏原吉本傳云北騎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原吉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李東陽撰公傳則云十九年上議親征北寇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灾青間出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及罷命錦衣衛官尅日召公還公方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一

治粟使者趨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伐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宥公上察公忠問訪國事公數對如平時二十三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愛我者李氏序事號為典練而所記原吉諫吐征語皆本于太常君事狀故多過其實史言方賓先見上言邊儲不足原吉繼之遂有開平之行及吳中對與賓同上始

起徵原吉繫之賓亦懼罪自殺蓋主議者原吉而發端者賓也且邊廩空虛責在戶部今賓不先以其言入告又何懼罪之有哉李氏謂約賓同諫入則獨言又以賓死遂獲罪皆誤夫開平糧儲自有主者治之公特往視多寡已耳席未煖而召還繫內官監在賓未縊死之前特旬日間事也觀侍郎張本等奉命造車發民餽運宣府在是月甲申則原吉之過出過返亦可知矣當使者之急徵原吉雖德量過人亦何暇從容治粟下代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二

庚之事此皆不情之譽也故楊榮所為墓誌與楊士奇所為神道碑俱無此事今不取

十五

實錄永樂二十一年五月己丑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于上及皇太子命下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公侯伯都督尚書皆至上御右順門內親鞫之蓋是時上以疾多不視朝中

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仁明卹下往往裁抑宦
寺而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之于上賴
上聖明父子親愛終不能間然亦稀得進見而儼素厚
高燧常陰為之地且詐傳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
是賢等遂萌邪念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言
于賢曰觀天象非久當有易主之變賢與其弟孟三常
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
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俟上晏駕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一

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
部大臣豫令高正誦謬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
禁中識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皇帝
布置已定瑜正之甥正密以告之瑜力諫曰此舅氏滅
族之計正不從瑜遂入告上覽所誦謬遺詔震怒立捕
楊慶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
言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耳
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鞠治賢等翼日上曰王射成

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母令遽死遂下錦
衣衛研治未幾併其黨悉誅之二十二年九月丁亥陞
遼海衛千戶王瑜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旌其發孟賢等
逆謀也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云永樂癸卯五月太宗
皇帝微不憚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
政務悉啟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
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
數輩潛結歷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二

官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馬實秘不令
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齏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
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然曰奈何甘為覆家
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世也謀害之
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反覆詰難衆為公危公
詞色不少挫既捕寶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
所造偽詔立誅以王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
戶後賢等皆伏誅高以正即高正但實錄以為王瑜之

舅氏而碑則云姻家豈有所諱耶奉天靖難錄載方孝孺草書貽燕世子令錦衣衛千戶張安責詰世子時中官黃儼姦險素為世子所惡而高燧深結之為己地及安持書至儼已先遣人馳報上曰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上不信高煦時侍上亦贊儼言非謬上亦不信語竟世人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洪熙實錄云時二郡王高煦數出從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宦寺黃儼以高燧之幼鍾愛也為媒孽奪嫡之計將為己利使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四

其黨往來飾譽高燧而短帝又謂帝將為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觀此則靖難時黃儼已為媒孽奪嫡之計懼仁宗嗣立必不免于誅故俟官車晏駕倉卒出遺詔廢立如趙高之于胡亥而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希指謀為變實秘不令趙王知則又大類貫高之于張敖矣神道碑謂欲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最為得情而實錄則有舉兵推高燧為主及就宮中進毒藥于上之說蓋亦出一時告密張皇聳動之詞正統實錄王瑜本傳

云瑜發不軌事有枉者死之日自束兩手如高縣者號呼救解而卒則斯獄之不能無濫可知矣余嘗論高煦雖有戰功而先悍無賴非成祖所注顧獨憐高燧謹慮數命留守北京其麾下寧無欲富貴者而黃儼江保又為之內主讒言日聞故高煦雖徙樂安而仁宗之勢猶岌岌也宣德實錄趙王世家云王寡學問好武事初守北平時命有司悉啟王而後行而邪說左道之人多見進用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狩至北京聞其過失震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五

怒誅長史顧成盡執其所司小人褫王冠帶不許入侍賴仁宗皇帝力為救解乃復冠帶聽入侍以此推之知成祖無易太子之志甚明獨黃儼江保實為禍本久留左右而不如罪何也獄詞第以孟賢為首碑文又謂尸其謀者高正豈非事關宮禁有未可深言者耶觀是年十一月丁亥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諧之于上皆不聽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則是時儼保猶在肘

朕間禍本未除也故右順門之事余以為天意焉

十六

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己丑車駕次蒼崖戍上不豫
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
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
在外遠秘不發喪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
遵古禮舍斂畢載以龍輦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龍輦次雙筆峰文淵閣大學士楊榮御馬監少監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六

海壽奉遺命馳討皇太子洪熙實錄云初榮同幼孜扈
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
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謀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
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于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
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
言宜循古制用衾殯斂衆曰諾或有欲于他事寫勅
用寶遣人馳報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即稱勅賓天而
稱勅詐也獲罪非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命中官

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日月并遺命傳位之意故皇太子

雲等從之既作故遂以屬榮及少監馳報皇太子正統
實錄楊榮本傳云師次榆木川太宗不豫召榮等受遺
命已而宴駕惟榮與親密中貴二三人側榮極斂如
禮戒發喪整軍旅嚴號令外無知者王文端公所撰傳
亦同王氏二史攷云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
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為裊錮之即殺工減口作二
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于留都俾星馳即位此喪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七

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
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持成
之耳仁宗時有敕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八月甲辰
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
太子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龍輦報計各王公主諭
告中外丁未成服己酉龍輦次鵬鶚皇太孫至御營哭
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聲徹天地辛亥在京文武百
官軍民人等皆素服哭迎龍輦于居庸闕然則所謂太

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仲耶余謂此舉實文敏文靖同心共濟諸書或並美二公或首推文敏要之各不相掩史載洪熙元年正月丁丑楊榮金幼孜各辭尚書一奉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危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几筵未嘗忘今與三奉豈為過多卿等其勿辭揚文貞誌文敏墓云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蓋決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八

幾應變文敏所優文靖固不如也若遺命已馳京師太孫未赴行營所恃以鎮靜物情者非文靖而誰歟宣德實錄金幼孜本傳云扈從北征道中兵疲上以問羣臣皆莫敢對初孜獨請還師雖忤旨不悔又稱幼孜心正則班師之早文靖實有功焉按遣使諭敵在五月甲申班師之計已決於此不然大舉親討安肯未見敵而還而又久掩沙漠兵疲餉匱猝有鼎成之變將為殘孽所乘中外恒擾可為寒心然則文靖獨請還師尤繫安危

大計而文敏所為北征記直以振旅之速歸之宸斷國史因之恐非事實墓誌謂二十二年從上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公言遣使諭敵還師臣之罪下令班師此似文貞緣飾之詞使大敏者據是言北征記不當自沒其善而幼孜本傳何以長君臨其敢對也讀者審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史考異
卷六

三十九

國史考異卷六

總校官編 修臣吳裕德
編 修臣羅修源
校對貢生臣陳煦

欽定四庫全書南唐書合訂目錄

提要(紀昀等) 一

南唐書序(趙世延) 二

南唐書題辭(沈士龍) 三

南唐書題辭(胡震亨) 四

唐餘紀傳序(陳霆) 五

南唐書合訂序(顧士吉) 六

點朱梁紀年論(附圖)(宋實穎) 八

南唐書年世總釋前論(李清) 一〇

三唐傳國圖譜序(陳宏緒) 一二

三唐傳國圖譜前序(吳非) 一三

三唐傳國圖譜後序(吳非) 一四

南唐承唐總論(邱鍾仁) 一五

南唐書合訂凡例 一六

卷一 一八

卷二 三九

卷三 後主本紀 五六

卷四 后妃諸王列傳 七一

卷五 宋周徐列傳 九〇

卷六 張李嚴游列傳 一〇二

卷七 徐喬陸高等列傳 一〇七

卷八 馬刁王高等列傳 一一一

卷九 柴何陳林列傳 一四〇

欽定四庫全書國史考異目錄

卷十 張常張江等列傳 一四六

卷十一 忠義列傳 一五九

卷十二 循吏列傳 一七八

卷十三 獨行列傳 一八一

卷十四 文學列傳 一八四

卷十五 隱逸列傳 一九一

卷十六 烈女列傳 一九七

卷十七 姦倖列傳 二〇〇

卷十八 方技列傳 二一六

卷十九 浮屠列傳 二二五

卷二十 滅國列傳 二二八

卷二十一 吳唐二臣列傳 二三六

卷二十二 唐周宋諸臣別傳 二四一

卷二十三 北狄列傳 二五五

卷二十四 叛逆列傳 二六〇

卷二十五 志(補遺) 二六四

卷一 高皇帝 二七〇

卷二 高皇帝 二九三

卷三 高皇帝 三一九

卷四 三四三

卷五 三七〇

卷六 文皇帝 三九二